出版说明

我社於一九九七年出版了《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一書，通過將《四庫全書》的文淵閣本與國家圖書館藏的文津閣本的比對校勘，共輯錄出歷代的詩文集四千餘篇，皆取自文津閣本《四庫全書》，而爲文淵閣本所未收。該書的出版爲《四庫全書》的版本研究，尤其是對文津閣本的深入發掘，提供了寶貴的文獻資料。

爲便於廣大學者的使用，我社現將該書析爲『宋元卷』和『明代卷』（二〇〇五年已刊行）兩編分別出版。其中《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宋元卷》一書共收錄宋元人的別集、總集、詩文評、詞曲等類文集二百二十九種，一千六百八十餘篇。例如《和靖集》、《景文集》、《丹淵集》、《元豐類稿》、《嘉祐集》、《東坡全集》、《山谷集》、《少陽集》、《象山集》、《劍南詩稿》、《白石詩集》、《湖山類稿》、《晞髪集》、《山村遺集》、《文苑英華》、《唐文粹》、《宋文鑑》等。其內容不僅包含序跋、詩詞、詩話、遊記、信劄，而且收入大量的奏稿、墓誌銘、行狀、遺事等等。其中宋祁的《景文集》，有四百八十一篇爲文淵閣本所未收，是数量最多的一种。這些失收的宋元文集文體衆多，題材廣泛。不僅有利於瞭解著者的個人生平及其詩文，而且爲研究相關的歷史事件、制度和社會現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史料。

另外，在《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中，國家圖書館的楊訥先生對於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的抄成、收藏、清點情況及版本價值都有詳盡深入的論述，因而本書將其照錄於後，以求能有裨益於讀者。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二〇〇六年六月

前言

一

本書收録歷代詩文四千餘篇，全部輯自文津閣本《四庫全書》集部書，爲同書之文淵閣本所未見，用補其缺，故而書名題作《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遺——集部》。

文津閣《四庫全書》竣工於乾隆四十九年（公元一七八四年）冬，次年春夏間送承德避暑山莊文津閣收藏，因而得名。其成書時間晚於文淵、文溯、文源三個閣本，是七部《四庫全書》的第四部。書的裝幀與前三部相同；不同的是鈐印，文津閣本每册首頁蓋「文津閣寶」，末頁蓋「避暑山莊」與「太上皇帝之寶」。入藏以後，它與其它閣本一樣，經過撤改與復校。終清之世，它一直藏在文津閣。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撥歸創建伊始的京師圖書館。

京師圖書館是北京圖書館的前身，它與文津閣《四庫全書》的緣分，可説是與生俱來。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六月，羅振玉在王國維主編的上海《教育世界》雜誌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爲《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提出：「保固有之國粹，而進以世界之知識，一舉而二善備者，莫如設圖書館。……鄙意此事亟應由學部倡率，先規劃京師之圖書館，而推之各省會。」文中列舉京師創設圖書館的六條辦法，其中第二條爲：「奉天、熱河之賜書」同「當日四庫存目之書……與夫翰林院所存《永樂大典》之燼餘者，均宜奏請頒賜圖書館存儲」。所謂「熱河之賜書」，自應包括文津閣《四庫全書》在内。此時羅振玉爲學部參事廳行走，尚非品官，所言并不代表官方，故曰「私議」。他的倡議符合時代潮流，有積極影響。及至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春，羅振玉任學部參事官，他的倡議也於同年被學部採納。這年閏二月，學部奏陳在京師開設圖書館，獲得允准。七月二十五日，清廷又允准學部爲籌建京師圖書館折奏數事，第一件就是「賞給熱河文津閣所藏《四庫全書》」。民國建立，原議不變。一九一三年六月，教育部函告熱河都統，擬派員往取避暑山莊藏書。八月，得熱河都統復函，表示「除將文津閣庫書存候貴部派員領取外，其餘

殿閣藏書發交熱河圖書館庋藏」。十二月三十一日，新任熱河都統姜桂題派人押送《四庫全書》及其它文物赴京，數日後抵達。當時魯迅是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僉事，圖書館的事屬他職司範圍，故而他在一九一四年一月六日的日記中對《四庫全書》的運到記了一筆：「晨，教育部役人來云，熱河文津閣書已至京，促赴部，遂赴部，議暫儲大學校，遂往大學校，待久不至，詢以德律風，則云已爲內務部員運入文華殿，遂回部。」那時京師圖書館沒有適當房舍可以存放《四庫全書》，故而不急於向內務部古物陳列所索要。全書在故宮文華殿存放年餘，到一九一五年八月，因教育部已將安定門內方家胡同前國子監南學舊址撥作京師圖書館館舍，這才向內務部交涉取書。點收工作始於九月六日，至十月七日結束，陸續裝運到館。一年後圖書館又從古物陳列所取回《四庫全書》原配全部書架，隨即雇工修理，準備陳列。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六日，方家胡同京師圖書館舉行開館式，文津閣本《四庫全書》從此向公衆開放。

一九二八年七月，京師圖書館改稱國立北平圖書館，自十一月開始遷至中南海居仁堂及鄰近房舍，《四庫全書》隨同遷移。一九三一年北海西側館舍建成，全書再次易地；館舍前一段街道向無專稱，乃因全書而得名文津街。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全書仍存館中，賴多數留守人員愛國盡職，得保完璧。一九八七年白石橋新館落成，全書隨館第四次搬遷。

二

在過去的八十餘年中，文津閣《四庫全書》一直被視爲北京圖書館一大特藏，受到特殊的保護。對它的收藏、閱覽、轉抄與攝影，有一些專門的規定。對如何發揮它在學術研究中的作用，學界和館人也費過不少心思與勞力。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有過影印津本全書的動議，事雖不果，卻使津本全書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認真的清點，在《四庫全書》研究史上留下一段佳話，這就是一九二〇年陳垣先生主持的對全書册頁的清點。清點結果，製成《文津閣四庫全書册數頁數表》、《四庫全書中過萬頁之書》。人們由此知道，《四庫全書》的字數多達七億。但關於這次清點的經過，後來卻有一些誤傳。已故的柴德賡教授曾經說：「《四庫全書》修成後，有的書很少有人翻過，所以切過後尚未分開，頁與頁還粘在一起。他（陳垣）曾經帶領幾個中學生到館內，專門去點頁數，兩個人一部，一頁一頁點過。」這段話對津本全書的描述顯然失實，哪有切過後頁和頁還粘在一起的道理。關於陳先生帶領中學生點數的說法，卻

就此傳開了，近幾年尚有人重複，其實也是不真實的。我們找到當年京師圖書館館員譚新嘉在清點數據單後面題寫的跋語，可以使這個誤傳得到澄清。下面是譚跋原文：

本年十月九日，政府任命開州朱桂莘（啟鈐）為印行四庫全書督理。先是番禺葉玉甫（恭綽）遊歷泰西歸，慨祖國古籍淪胥，欲印行四庫全書，爰托新會陳援庵（垣）招延同志閩人樊君名守執、楊君名韶、王君名若璧、粵人李君名倬均、李君名宏業，至本館點查四庫全書頁數，預備印行。計劃經始於本年六月十五日，藏事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時政爭劇烈，近畿槍林彈雨，京城各門白晝僅啟一二小時者二十餘日。樊君諸人每日揮汗點查，未嘗一日間斷。而余與宜賓爨頌生（汝僖）、泗縣楊鑒溏（憲成）、京兆李翰璋（文裿）編輯本館各直省志書目錄，亦未嘗一日間斷。當戎馬倥傯之際，得以從容鎮靜各事其冷淡生涯，幾若世外桃源，謂非無獨有偶、難得之遭逢歟！民國九年十月，京師圖書館目錄課嘉興譚新嘉志賢甫識。」（下有鈐印）

讀了這篇跋文，不僅可以知道中學生點頁之說為誤傳，也可了解當年清點工作的辛苦。這次清點是為估算影印成本用的，故而只計册數和頁數，總計為三六二七七册、二二九一一〇〇頁。一九二八年譚新嘉又點了一次册數，比一九二〇年的統計多六册。

一九一四年在文津閣《四庫全書》運抵北京以後，原藏瀋陽清宮的文溯閣本也運到北京，歸內務部掌管。直到一九二五年文溯閣本運回瀋陽，文淵、文溯、文津三部《四庫全書》薈集北京達十年之久。一九二三年底浙江教育廳向教育部提出用文津閣本抄補文瀾閣本并請求豁免底本費，得到批准。京師圖書館予以支持。其後文溯、文淵閣本也用文津閣本抄補了個別殘缺書頁。一九二八年六月，北平圖書館在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送交的報告中不無自豪地說：「《四庫全書》原有七部，已佚其三，今存四部，獨本（館）所藏文津閣本最完好。文瀾閣本佚失過半，經向本館借抄補全。文溯、文淵之有殘缺者亦然。」在此期間，館內為便於閱覽，對文津閣本做了一些目錄工作。一九二九至一九三〇年，鑒於「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所收各書概無篇目，翻檢諸多不便」，開始編製別集類諸書篇目，「先從宋代別集世鮮傳本者入手」。這套別集篇目現存四十餘種，至今紙墨如新。

三

早就有人發現，不同閣本的同一種書，其卷數、篇數未必相同，有的甚至出入較大；即使卷數、篇數相同，文字也會存在差異。因而有的讀者并不以讀了某書的某一閣本爲滿足，還想查對其它閣本。這樣就使人想做四庫書目錄異的工作，即編製尚存的四部閣書中卷數不同的諸書目錄。在過去的條件下，很難完成這項工作。有人説，原浙江圖書館館長張宗祥先生對文瀾閣本曾「兩次通體翻卷并與其他各閣互校，至於零星抽校，更不計其數。遇他閣不全時，求民間精刻本校之，其數更多」。這恐怕是誤記，因爲在臺北商務印書館將文淵閣《四庫全書》全部影印出來以前，誰都没有可能把兩種閣本放在一塊全部校對一遍；即便是在文淵、文溯、文津三部閣書齊聚北京時期，也不可能。

一九八六年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全部出齊，爲核對不同的閣本創造了條件。同時，由於過去論幾個閣本的繕寫質量，總以文淵閣本爲第一，淵本既已廣泛流傳，其它閣本是否仍具有實用價值，也使人産生疑問。釋疑的唯一辦法就是核對。所以從一九九一年冬季起，我們核對了文淵、文津兩個閣本的集部書，錄下兩個閣本在篇、卷上的差異，陸續發表於《北京圖書館館刊》。記錄表明，在一二七三種集部書中，兩個閣本有篇、卷之差的竟有七八八種，約占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二。就篇數講，淵本有而津本無與津本有而淵本無的，其量幾乎相當。這一核對結果不僅證明了文津閣本的實用價值猶存，而且使得在總體上比較不同閣本的高低失去了意義（文瀾閣本除外，它大部份是後來補抄的）。因爲讀者用書首先是要知道某書以哪個閣本爲全。以元別集爲例，讀趙孟頫《松雪齋集》應選文津閣本，因爲津本比淵本多外集一卷；反之，讀鄭玉《師山文集》則應選文淵閣本，因爲淵本比津本多《遺文》五卷。以明別集爲例，讀劉球《兩谿文集》應選津本，因爲津本第十四卷比淵本多二十二篇；反之，讀顧璘《顧華玉集》宜選淵本，因爲其中《山中集》淵本比津本多出整六卷。宋別也不乏這類例子，以宋祁《景文集》與王珪《華陽集》最突出。《景文集》表面上看兩個本子的正文都是六十二卷，津本只比淵本多補遺二卷、附錄一卷，實際上正文編次大異，津本比淵本多出詩文二百餘篇。《華陽集》津本僅四十卷，淵本卻有六十卷。尤需注意的是，這兩個集子都是從《永樂大典》輯出的，可是它們的兩個閣本就有這麼大的差異。而總集類中的《明文海》，津本又比淵本多

出那麼多篇文字。從前人們往往以爲，晚出的六個閣本均據文淵閣本抄出；上面的這些例子足以説明，這一看法是沒有根據的。既然如此，籠統地説某閣全書比另閣全書校對精細，又有多大意義呢！

上面的例子主要是就正文講的。如果比較一下各集的序、跋和附錄，就會發現兩個閣本的差異更大。以元別集爲例，津本有附錄而淵本不收的，有仇遠《山村遺集》（一卷）、安熙《默庵集》（一卷）、胡炳文《雲峰集》（二卷）、許有壬《圭塘小稿》（一卷）、宋褧《燕石集》（一卷）等等；淵本有附錄而津本缺的，有吾丘衍《竹素山房詩集》（一卷）、許謙《白雲集》（一卷）、馬祖常《石田集》（一卷）、貢師泰《玩齋集》（一卷）等等。有的集子序、跋、附錄的有無可能是因爲用了兩個不同的底本，但造成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在四庫館臣根本没有爲序、跋、附錄的删存做一個統一的規定，表現出極大的隨意性。

津本的訛誤確實不少，有的簡直是錯得出奇。例如元人張養浩的《歸田類稿》，書前提要明明寫着「養浩有《三事忠告》，已著錄，是編乃其詩文也」，但書中仍把《三事忠告》收作卷八、卷九，與淵本核對，實缺二卷。又如金人王若虚的《滹南集》，津本卷二七全部重抄卷二五，卷二八全部重抄卷二六（此四卷抄者均爲監生李芬），卷二九即淵本之卷二八；與淵本相比，實缺二七、二九兩卷。再如南宋杜範《清獻集》，其卷八、九、十竟然抄了北宋趙抃《清獻集》的卷八、九、十，實缺三卷；這大概是所據底本業已錯亂的緣故。津本全書名義上是經過紀昀覆勘的，每種書的第一册扉頁背面都貼有黄簽，上書「臣紀昀覆勘」。上述三個集子都有此簽，實際上他并没有親執其事，否則不會如此糟糕。

《四庫全書》改了不少歷史上少數民族的族名、人名、國名，還改了許多忌諱文字，但没有全按統一的規範改，因而有些書用不同閣本對勘，有助於恢復該書的本來面目。

可見，在文淵閣本全書影印出版以後，文津閣本仍有它的實用價值，哪一個閣本都不能替代另一個閣本。有鑒於此，幾年前學術界和出版界也曾有人議論過影印津本全書，但在現今的條件下，那樣做耗資太大，顯然没有必要。一個經濟可行的辦法，便是先把津本書中多於淵本的部份輯錄影印。這就是出版本書的原因。

總目録

第一册

一　宋別集一

景文集。宋祁撰。六十二卷，補遺二卷，附録一卷。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二　宋別集二

丹淵集。文同撰，宋家誠之编。四十卷，年譜一卷，拾遺二卷，附録一卷。

淨德集。吕陶撰。三十八卷。

第二冊

三　宋別集三

四　宋別集四

五　宋別集五

六　宋別集六

卷九・附録

卷十・附録

七　宋別集七

八　宋別集八

九 宋別集九

第三册

十 宋别集十

十一　宋別集十一

十二　宋別集十二

十三　宋別集十三

十四　宋別集十四

十五　金別集　元別集一

第四册

十六　元別集二

十七　元別集三

十八 總集類一

唐文粹。(宋)姚鉉編。一百卷。

十九　總集類二

萬首唐人絶句。（宋）洪邁編。原一百卷（七言七十五卷，五言二十五卷），存九十一卷（缺七言卷十八至二十二，五言卷十七，二十三至二十五）

宋文鑑。（宋）呂祖謙編。一百五十卷。

古文關鍵。（宋）呂祖謙編。二卷。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宋）魏齊賢、葉棻同編。一百十卷。

二十　總集類三

二十一 詩文評類一

二十二 詞曲類一

二十三　詞曲類二

第一册目録

一　宋別集一

景文集。宋祁撰。六十二卷，補遺二卷，附録一卷。

卷二十一

卷五十一

二 宋別集二

拾遺二卷，附録一卷。

淨德集。呂陶撰。三十八卷。

騎省集附錄

宋故金紫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東海縣開國伯授静難軍節度行軍司馬徐公行狀

公諱鉉字鼎臣其先東海郯人也周德之衰偃王以仁義所歸者七十餘國乃遯於江淮之南會稽太末里有廟存焉積慶所鍾令嗣蕃衍故自烈考以上皆生於會稽公所譔妣卜合葬烈考太夫人於洪州西山墓誌詳矣公與弟鍇屬烈考即世年皆幼稚太夫人撫育教導

資以生而知之質以雄文粤學克振令譽公未弱冠以
歷釋褐為校書郎直宣徽北院機命文翰實專司之以
謹密稱先主即位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緋試知制誥辭
達典雅智效勤恪嗣主初拜祠部員外郎知制誥後覩
受命草詔者無所經據不根事實繇是駮議忤旨左遷
泰州幕職途中詩云浮名浮利信悠悠四海干戈痛主
憂三諫不從為逐客一身無累似虚舟滿朝權貴皆曽
忤遶郭林泉已遍遊惟有戀恩心不改半程猶自望城

樓謫居三年嗣主知其無罪徵復本官仍知制誥公餘
力攻篆書度越陽冰而與李斯為等夷著質論十四篇
極刑政之要盡君臣之際並傳於世斯為不朽矣文章
論議與故贈揆相韓公同志齊名時人謂之韓徐及江
淮之平建州也而福州與越人拒命不服使陳覺馮延
魯招撫之未報遂擅興兵攻取時軍帥不一聽而無上
又出不以律家敗績而退乃歸罪二師將誅之時陳覺
之使國老宋公之所舉也於是上表待罪益欲救解之

遂械二使以歸聽命公與韓公議赦此二人則萬姓謗讟之怨歸於上二使首領之惠在於齊丘辱國容姦斯為巨蠹遂同上疏極言其罪追正刑書克協衆心式沮狂計嗣主親批荅疏略曰昨陳覺之行實太傅舉之矣及師敗之後事下有司太傅無救拔之詞有自訟之表以是之故得不再思何者先朝舊臣國家元老不惟舉人偶失可得興言直是謀之不臧亦未有加罪之理昔魏武帝乘降劉琮之勢將兼并吳國張昭時居朝右為

吳老臣一旦勸請其君臣妾於魏此謀不以為拙曷以
為拙乎賴周瑜輩力爭而止之及魏師之敗昭亦晏然
自處吳大帝亦不之見責彼二子孫若懷憤悱之意戮
之久矣此際長流遠郡斥為庶人五木被身一家狼藉
永從流放與死何殊卿等憂國情深除姦意切諸所徵
引批荅未殫公與韓公同表謝略曰伏讀批荅曰卿等
憂國情深除姦意切是陛下知其姦也又曰永從流放
與死何殊知陛下必不用也既知而棄雖在何為公事

君匪躬嫉惡好直危言危行始終不變率此類焉壽徵
拜中書舍人公常誘掖後進苟有一善必延譽之潔巳
請益者亦誨導之不懈壬子歲翰林學士江公知貢舉
始以進士王克貞等三人及第盡復舉場之故事獨由
公左右贊成之江公即長興三年盧華下及第嗣主固
問北朝取人何如御此來江公對以北朝公薦私屬相
半若此來唯以公道選材實無有此事嗣主甚善之中
書舍人張緯聞之以為皆大朝及第不本江公之意甚

銜之時宰執皆非名第同此欲罷此科遂下制輟應舉馬明年公兼判文理院遂首言此事纔後不可遽止乃以進士張仲尼鳳賦朱觀老子猶龍賦郭青無聲樂賦印葵石城虎踞賦寫之以進遂下制云去歲所司上言暫罷貢舉本難久廢況以經年其諸色舉人並宜依舊解送自此不復廢矣公之為文長於典雅直而不迂以理勝為貴其武成王廟碑序末云微臣學愧常師用慚兼備承明再入故無經國之材宣室徵還幸對受釐之

問將使延陵聽樂長聞雅正之聲圯上受書世出帝王之佐將莊武帝廟碑序末云微臣潤色無功討論奚取思問神於先聖姑欲事君苟獲罪於玄穹曷容媚竈唯於舊史想見英風適當罷役之初爰奉屬辭之詔西州作頌誠慙邑子見稱南國刋銘或望至尊所改又銘末云謝傅長逝王公不作獨我莊武獨廷睿略斯皆披文相質立言邁俗豈唯情見乎詞而已矣時江南民不聊生言事者累諫弗聽洎國老宋公上疏主者堅執不易

於是命公往察訪一如親行可興可廢悉以便宜從事
後奏公既行而羣黨巳切齒矣楚州應非理遷入屯田
之産業盡還本戸百姓讙譁感泣如釋桎犴次至常州
亦如楚州處置協比衆惡之徒誣以擅作威福徵還私
第待罪蒼蠅貝錦膠固組織詰難問狀不容自理鍛鍊
深刻將置大辟其貶制乃張緯所草末云尚以年齡方
壯文學甚優特屈彛章宜從流放於是長流舒州時弟
鍇任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亦貶秘書郎分司東都公

前左遷泰州弟亦貶烏江尉及流舒州親友臨江相送韓相有詩云昔年悽斷此江湄風滿征帆淚滿衣今日重憐鶺鴒羽不堪波上又分飛在同城三年唯游覽勝境披玩典籍尤攻吟咏情性未常以得喪蔕芥於方寸撰周將軍廟碑銘文宣王廟碑序喬公亭記九疊松讚皆足志之文刻於貞石及豐移饒州未登途而周世宗之師過淮取舒蘄公遽攜家榜小舟由皖口歸昇州公賦詩末云一夜黃星照官渡本初何面見田豐其情發

於中不顧言之太直如此明年授太子左諭德未幾復知制誥拜中書舍人通署中書省事時周世宗彌兵修好待嗣君以優禮異數凡章表往復討論潤色多公所為及世宗崩祭文實公視草嗣主嘉賞時人傳寫為之紙貴侍嗣主徂於豫章護喪歸建業後主即位官職如故而訪問諮謀無改嗣主之道其知舉也不獨考其文章必先察其德行故難於得人出群拔萃者最稱吳淑復以子妻之其所問策五道盡時務政理之要後主並

親答焉仍俾詞臣悉對之後主以尚書省綱條弛紊官司怠棄積習已久思公正之人以糾劾提振之徙公為尚書左丞逾月而罷以尚書右僕射游公判六司拜公為工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尋以憲署曠職法吏侮文非委清直不能嚴肅拜公御史大夫而佞用讒勝吾道不行於是奉身而退拜兵部尚書知制誥翰林學士以先奉命修嗣 主實録乃專以屬辭比事為務後主每有著述必令公兄弟視草而後編録故雜說公為之序

文集弟集賢舍人為之序彼昔之二龍兩驥烏足以方茲令名焉王師之弔伐金陵也公急病讓夷請使於天朝以釋後主之前事辨疑分謗且服罪降名以鄰入為請庶不隳奕世之國祀已行遂拜右僕射同參左右內史事及覲太祖敷奏忠懇執議誠信雖不得請太祖亦甚嘉歎美其秉節無撓既復命自以不能副後主之望雪泣固讓不受其新命焉尋從後主歸朝授太子率更令皇上登極素知公之文學優贍久司教令特授直翰

林學士院拜給事中侍從鑾輿下并汾襲僞之地巡狩
魏博逐入寇之虜申威耀德因聖懐來告至策勲詔示
塡委雖翰林諸公盡熙帝之載而公亦豫有力焉數年
拜右散騎常侍慶恩升左散騎常侍末年公著静齋自
箴篆書刋石寘於座右曰爰有愚叟栖此陋室風雨可
蔽戸庭不出知足為富娯老以逸貂冠蟬冕虎皮羊質
處之勿疑永爾終吉後之君子觀之有以見公名重益
謙德成藏密與其一無所鑒而窺冀所不休者是天之

戮民不可同年而語矣惟公未冠筮仕名稱籍甚日彰夙習非聚學辨問之所克也稟心忠正治身儉約公家之事知無不為自幼至老惡其聚斂貪冒未常微寘於懷俸祿所入不問多少隨時供億而已居處求安不務顯敞但聊以蔽其風雨量家所受餘分貸親故舊知寓止焉與人交有始有卒必誠必信久要不替雖中或不善人無間然初與禮部尚書常夢錫給事中蕭儼之為莫逆蓋以二公常忿宋國老紐于締搆之業包藏凶慝

每章言其罪公亦同力嫉惡先主嗣主因審度為虞故不任之以政及宋國老暮年因陳覺李徵古協謀不軌貫盈事發同時殛死嗣主追念常蕭與公疇昔敢言果今日之迹禍也時常公已卒因言曰夢錫常欲殺齊丘恨其誅戮不見於是贈右僕射馬適後主從容言及此事公且曰夢錫先卒不見齊丘之敗嗣主已追贈矣唯臣與蕭儼之目覩朝典況臣塵忝官列八座矣獨蕭儼之往為理官以赦前失入貶黜吉州以老告退願以臣

令所居官授儼之旌其先見後主由是召蕭儼之至建業以公所陳列慰勞特授工部尚書以年過懸車致仕居吉州給俸祿終身焉公於內外族視無踈密待之如一其有孤嫠無告者皆糾合收養稱家之有無隨事拯濟婚嫁視之如家人子雖讒口謗議紛紜盈耳公自信不疑惟恤孤念舊是急不知其它及左遷邠岐亦坐此獲譴矣有子曰東直朗州桃源令先公疾卒女三人長適左贊善大夫高敦交次女適國子博士吳淑先公卒次

女幼有才淑未笄而卒公享年七十六某年月日以疾終於邠州官舍恬然神氣不亂唯禁家人勿哭以為怛化但囑以殯歸于洪州西山祔塋於烈考太夫人之墓即以某年月日洪州胡某以舟至京護載公之柩歸西山從理命也公業隆儒行奉五常而不隳志嚮道風稟三寶而無玷故其立言藴德久而彌芳繕性觀妙老而益壯實古之人歟克播遺風允資鴻筆謹狀

大宋故靜難軍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工部尚書東海徐公墓誌銘

上即位之元年冬以學士李昉獨直翰林詔太子率更令徐鉉入院分直視草是時昉與公以同道相知論交契之始也越四年春天子率六師親征太原并壘既平遂北幸塞垣耀兵盧龍秋七月凱歌歸於京師軍衛之中書詔塡委公援筆馬上應荅如流以扈蹕勞遷給事中直學士院如故又四年授右散騎常侍始罷文翰之

職端拱元年帝親耕籍田改左散騎常侍積階至金紫
光祿大夫敘勲至上柱國累封至東海郡開國侯食邑
一千戸以淳化二年秋九月檢校工部尚書出為靜難
軍節度行軍司馬明年八月二十六日晨時起方冠帶
遽命筆硯語左右曰吾疾作矣手疏一幅約束後事又
别署一幅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終年七十六陝西道
轉運副使鄭適來邠州遂出家財竭力襄事即以其年
十月奉遷靈柩還京師權厝於板橋東南之佛舍愛婿

國子博士吳澂門生殿中丞杜鎬時皆典治中秘書遂以公凶訃聞上覽表軫悼詔出內府錢二十萬賜其家及明年七月洪州奉新縣義門胡仲堯自豫章具舟楫迎公之喪葬於洪州新建縣西山之鸞岡原奉遺令從先塋也公字鼎臣其先會稽人自言生於揚州曾祖諱源祖諱徽皆隱德不仕父諱延休衛尉卿贈左僕射才高道直有名於時公幼孤與弟鍇俱苦節自立未弱冠以文行稱於時仕江南李氏周旋三世歷校書郎直宣

徽北院尋直門下省三知制誥一遷司封郎中兩拜中書舍人再入翰林為學士自貶官起為太子右諭德由尚書左丞為兵部侍郎為御史大夫由大夫為吏部尚書由尚書為右僕射同參左右内史事堅讓不就王師下金陵隨後主歸朝以太子率更令奉朝請令諫議大夫張公佖說公在江南時奉太夫人慈訓不妄交游下帷著書雖親族罕見其面年十六遇李氏先主霸有南土辟命累至釋褐連任書府縣是經史百家爛然於胷

中矣其典與誥命也落筆灑翰應用無窮皆混然而成有雅正之體當時名士如韓熙載者無敵尤長於制誥公與之齊名其豫機密也居中守正無所附會雖在家宴居如對君父其恭慎也如此當時用事臣有陳覺魏岑者樂禍好權多撓時政公嫉之如讐其掌貢舉也至公取人不受私謁先策問而後詞賦進德行而黜浮華當時舉場號為得士公弟内史舍人鍇每主文柄亦以直道自持故江表後進力學未至者聞二徐為春官多望

風引退其精鑒無私也如此其持憲也當官執法無所屈撓姦邪為之側目權貴因之斂手當時言風憲者惟公與故御史中丞江文蔚王師之渡江也公將本君之命使於朝廷且乞緩師以奉祭祀太祖引見謂公曰汝主託疾不朝乖事大之禮況吾兵業已行無中輟之理歸報汝主善為之謀公因慷慨鋪陳自古成敗之道表明後主忠孝之節太祖亦為之動容厚禮之遣歸初大軍已圍建康後主命于交兵之間左右咸有難色公欣然

請行後主謂之曰爾既往即當止上江救兵勿令來下公曰是行非全策今城中所恃者救兵奈何以臣此行止之後主曰比以和解為請復用決戰即是自相矛楯於爾得不危乎公曰今豈以一介之微而忘社稷之重但置臣於度外耳後主撫之泣下曰時危見節汝有之矣及歸朝太祖盛怒責之曰吾向與汝言何謂弗達於汝主且拒抗之罪皆汝所為公頓首謝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其國滅亡抵此死有餘罪餘復何言太祖於是歎

息曰忠於所事者乎汝當事我如事李氏命坐存撫甚
厚故相太子太師王公溥一見如舊相識每有經史異
義多質疑於公繇是琴罇嘯歌筆硯酬唱無有虛日相
得甚歡故工部尚書李公穆有清識常語人曰吾觀江
表冠葢若中立有道之士惟徐公近之耳兵部侍郎王
公祐負才尚氣未常輕許人及見公常言於朝曰文質
彬彬學問無窮惟徐公耳公亦曰王公詞如江海心無
城府眞奇士也今吏部侍郎李公至翰林學士承旨蘇

公易簡皆當世英俊奉公以師友之禮公仕朝廷將二十年前後錫賜所得俸祿所入備伏臘外未常蓄聚一金所居之地僅蔽風雨惟古木數株每夏秋之際霖潦為患頹垣壞宇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晏如也江南故人子弟暨親族之孫遺者來投於公歲無虛月公分廩祿以卹之虛館舍以安之殆於終年未有倦色有布衣蒯亮者老而多誕遊公之門僅五十稔年九十猶矍鑠不衰每從江南來詣公公置之道院日與之碁未常語

及它事而待之如初公常言江南有處士朱貞白常語人曰令人或言不欺神明也吾常佩服斯言不敢為欺心之事有故人謝岳嘗為虢州盧氏令刺史與之有隙凡選舉之制過七十即罷去遂奏謝年過不堪其任時江東初下仕人有可疑者咸質於公謝因私請曰某之葢公實知之茍朝廷問公不敢望公言未七十但言不知其年即幸矣公曰君之甲子某具知之而云不知是欺天也茍或見問必以實對其至行無誑又如此公為

文智思敏速或求其文不樂豫作令其臨事見白立為草之云速則意壯敏緩則體勢踈慢公愛婿吳淑言江南宰相馮延巳常語人曰凡人為文皆事奇語不爾則不足觀惟徐公不然率意而成自造精極時人以知言所著文多遺落今其存者編成三十卷又擬徐幹中論作質論數十篇集耳目聞見之異作稽神録二十卷並行於世公文學之外長於篆隷其書札之妙自成一家當世士大夫有得其書者無不寶之以為楷法任常侍

日奉詔與直史館句中正等重修許慎說文自撰韻譜一十卷學者服其精博公常慕老子清淨之教莊周齊物之理故内不能以得喪動外不能以榮辱干然而為學之心老而彌篤在邠日以時俗文字偽謬乃親以隸字寫說文字體纖細正如蠅頭過數萬言年高目明洞見毫末其精力不怠如此夫人太原王氏子朗州桃源令夷直並先公而卒長女適吳氏早亡次女適左贊善大夫高愼交幼女十七娘才淑過人未及笄年而夭自

為誌文辭甚悽楚意孔門四科德行文學洪範五福壽考康寧在於古人鮮有兼美惟公高才懿行善始令終所謂登孔門之二科居洪範之三福也語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惜哉銘曰

祖丘軻兮宗老莊奉三寶兮師五常生維揚兮仕建康歸皇宋兮老大梁歿幽土兮茔豫章儒林文人兮今也則亡嗚呼

祭文

維淳化三年歲次壬辰十月辛酉朔十八日戊寅銀青
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兼秘書監上柱國李至朝
奉大夫左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判館事上柱國賜紫
金魚袋楊徽之張洎等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左省
騎常侍徐公之靈惟公博識宏才懿文茂學如金之渾
如玉之璞天然混成不加彫琢頃在江左巳聞素履及
來天庭孰不仰止周旋清顯殆將二紀相如視草隰朋
近侍篆籀稱絕典謨得體其聲如蘭其直如矢令問令

望之才之美今也儒宗古之君子五百年來一人而已道屈於位遇休明之世未盡伸才困於命當衰晚之年不得志嗟乎天地之間人生如寄自古迄今其誰不死矧素髮之垂領復何悲乎已矣可惜者淪於遠郡契濶千里鵬鳥之賦未成二豎之災奄至淳于意兮止一女鄧伯道兮終無子此素友清交門生故吏可以失聲而長號沈瀾而屑涕以為天道難忱善人如是至受教文字執弟子之禮徽之洎有舊瀟湘敦故人之契迎親櫬

於西郊風切切兮雨蕭蕭靈筵慘兮素帷動疑肸蠁於寂寥嗚呼臨喪一奠庶英魂之可招尚饗

東海徐公輓歌詞

吾道亡宗匠明時喪大儒家傳無嗣子封岳有遺書命劣長沙賈名齊鄴下徐不知千古後文行復誰如

執友韓夫子傳家弟楚金人稱聯璧重世慕二龍深鮑謝須慙德機雲亦醉心可憐黃壤下埋沒此瑤琳

海内才名重儒中學問高病猶不釋卷老亦自揮毫壼

簡披皆識亡書誦豈勞如能百身贖爭惜一鴻毛
說文修古篆質論著新詞尚父鷹揚頌周瑜水戰碑家
藏為世寶手寫作人師惜不歸宣室吾皇問受釐
薄暮邠郊遠何人不慘顏無兒見星往有妾護喪還舊
宅猶臨水空車却度關平生衣上淚今日為君斑

左散騎常侍東海徐公此五君詠中之一

徐公眞丈夫不獨文章伯江南兵未解主憂臣慘戚公
願紓其難苦求使上國庶獲一言仲少息苞茅責其君

驚且歎執手湯沾臆謂言知爾晚何此忠義激天子叱在庭誚讓雷霆赫公亦從容對曽不渝神色仁者必有勇斯亦古遺直書大畧其小我有春秋癖所以此詩中不言公翰墨庶警事君心勉旃希令德

南陽集卷二

贈省安上人

閉門棲古寺塵路杳無蹤夜講香飄月晨齋磬入松石屏泉氣冷山屐蘚痕濃自說秋來興時時夢遠峰

僧院呰

香銷人寂寂鋪碧𪖙塵埃積雨聲初盡高僧定未開冷痕穿竹去秋陣隔泉回此處應長在閒人況不來

會平上人夜話

秋燈照岳容深夜坐前軒白髮新聞雨青山舊聽猿病多添藥債吟苦避蟲喧不寐還相對高梧葉自翻

照上人山房庭樹

悲雲非手植自與薜蘿交雨過皆侵影秋來月照巢錫寒枝上掛偈好葉中抄誰見僧行遶煙凉夜磬敲

贈水墨巒上人

講餘精小筆深院竹脩脩試墨因磨雨思山忽寫秋靜曾窮鶴趣高亦近詩流更擬緣清思和雲狀沃洲

送僧歸終南

夏滿辭京寺終南路有松月高緣白閣葉盡到中峰漱齒泉飄錫冥心露滴鍾長安如不去期與鹿相逢

南陽集卷三

春夕偶作

一夕衡門獨自開雨陰深巷少塵埃酒醒風傍池邊起坐久月從花上來何處夜歌初欲斷四鄰春夢未知回因思此興無人共時復孤吟步綠苔

贈張處士

應問秋雲學得閑飄然如不在人間青藤蓋裏詩多怪紫栗枝邊藥更癡江客對碁曾賭鶴野僧分屐借登山仍聞昨日來城市又抱孤琴踏月還

武夷新集卷十二

賀高陽官路破賊表

臣某言得進奏院報前月二十四日鎮定高陽關馬步軍都部署傅潛等差侍禁郭筠齎到狀奏稱九月十七日先鋒使田紹斌差人報楊嗣石普殺下敵軍二千餘人所到首級五百个奪到馬五百匹衣甲器械不少者蠢爾充渠敢犯邊境靈誅所及厥類以殲克傳三捷之音實賴一人之慶臣某中謝臣聞疆埸之事用備不虞

金革之興蓋非獲已而况竝建萬國表正四方崇山之阿或蟻壤之斯漏隆車之轍猶螳臂之敢張舞干雖示於懷徠祝網豈容於越逸是用西藩命將北落徵師授以廟謀龔行天討兵鋒未接熊羆尚肆於無厭湯沐既陳鐵虬果聞於相予渠魁折北餘黨膏原斬馘擒俘已倍雲中之級投戈棄甲更齊熊耳之山獲冀馬以谷量表北庭之運盡此蓋皇帝陛下道符天錫化比神馳樽俎折衝懸知於千里邊陲息警將自於一戎佇收督亢

之圖便勒燕然之石克清朔漠永洽承平臣忝備諫垣
遠分憂寄明庭獻捷阻聞振凱之音宣室策勲不在稱
觴之列歌時戀聖倍萬常情臣無任歡欣激切

駕幸河北起居表

臣某言今月八日得進奏院狀報去年十二月三日御
札取五日車駕暫幸河北者毳幕稽誅鑾輿順動羽衛
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荒慰邊甿徯后之心增壯
士平邊之氣臣某中謝臣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

單于之臺漢帝因之耀武用殲除於允悖遂底定於邊陲五材竝陳益去兵之未可六龍時邁固犯順以必誅矧朔漠餘氓蕃戎雜類敢因膠折之候輒為烏舉之謀固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雖達名王之帳未焚老上之庭是用親御戎車躬行天討勞軍細柳之壁巡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挾纊匈奴未滅受命而孰不忘家行當肅靜塞垣削平部落梟冐頓之首收督亢之圖使漁陽八州之民得聞聲教榆關千里之地盡入

提封蛇豕之穴悉除干戈之事永戢然後登臨瀚海刻石以銘功陟降云亭泥金而展禮逮追八九之跡永垂億萬之年臣忝守方州莫參法從空勵請纓之志慙無扈蹕之勞唯聆三捷之音遠同百獸之舞臣無任

賀車駕還京表

臣某言今月廿七日得本州進奏院狀稱前月廿二日車駕還京者邊境已清宸遊乃復凡在臣子慶抃同深臣某中謝伏以五載四巡虞書所紀一月三捷周雅攸

稱商湯乃致討於鬼方漢文亦親臨於細柳東征西怨用慰徯后之心春蒐夏苗爰示治兵之典顧惟時邁允謂國章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陛下誕膺元符奉若古訓垂衣裳而致治百度惟貞舞干羽以懷柔五兵載戢然燕南尚屯於虎旅漠北猶幕於王庭輒率引弓之民敢肆穿窬之盜雖九天將命六月出師日獻豪街之俘行案榆溪之塞而陛下方欲勞軍於壁責戰於邊親御戎車躬秉武節貔貅奮怒將食肉以寢皮氊毳餘妖

悉膏原而塗地風塵永息冀北克清出觀民風既省方
而展義入數軍實爰舍爵以策勲擧羣臣之壽觴獻九
廟之戎捷歡娛載洽慶賜遂行固與夫瑤池之濱空疲
於八駿有洛之表遂至於十旬不可同日而語也臣叅
守使符僻在裔壤六龍順動獨遠屬車之塵百辟歡呼
莫厠大夫之後瞻戀之極忭蹈無涯

和靖集　　　　　　　　　　　　　别集類二　北宋

和靖集記

和靖先生墓在孤山宋紹興間建四聖延祥觀詔勿徙墓後賈似道葺祠宇命金華王庭書和靖先生墓五字表墓道林泳為記元僧楊總統徙延祥祠墓無預至元己卯江浙儒學提舉余謙德撝命西湖書院山長陳泌汝泉同森修葺之復言於憲屬以達憲副楊公翼飛各捐捧助森因偕士人陳子安王思齊朱信甫韓伯清朱

晉齋莫景行張景仁僧本初如志道流王眉叟張伯雨作祠堂庖湢而西湖書院特建一亭錢唐尹趙名淵復建墓前屋始於是年四月二十三日成於五月十三日是日祀以少牢名其軒曰鶴軒冀飛書扁又得張南軒先生梅軒二字揭諸亭植梅數百本於山之上下子安持一鶴為山中榮因致告先生曰昔人以先生遊觀之所匪鶴不能今人以先生神遊之所亦匪鶴不能故獻玆禽方其號處士溝適集賢學士揭公曼碩奉詔祀南

鎮弭節葛嶺捐助百千衆因名學士溝揭公遂書學士溝三字並為文記之於是開涉地疏僕夫泉修瑪瑙陂揭處士橋監察御史趙公宗吉書門額及堂復與御史張公國禎移檄請謚而春秋祭之於時行參知政事吴公彥弘偕廉訪司諸公並士人僧道祭告不絶德撝命森書辭於石並撰歲祀文乃檄森主奉祠事以郃壽方成亦嘗效力俾為掌墓之職並設門子二人取米於嘉湖宜興平江四學量給之焉至正七年杭州路總管趙

公國器增蓋一亭德撝又建巢居閣於亭後云

和靖集詩話

林逋隱居孤山常畜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時泛小艇遊西湖諸寺客至則一童應門延坐開籠縱鶴必棹舟而歸蓋以鶴為驗也嘗曰逋世間事皆能之惟不能擔糞與着棋（夢溪筆談）

李侍郎及性清介簡重知杭州惡俗輕靡不事遊燕一

日微雪遽命出郊衆意當召賓朋為髙會乃獨訪林逋處士清談至暮而歸墨客揮犀

西湖風物固不還但無和靖輩人物耳覽之慨然姑蘇老農史論

王冀公鎮金陵以書致錢塘講師遵式遵式以病辭及愈將謁公乃過孤山訪逋逋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崇賓謁少清談應喜道人來冷齋夜話

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木殆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云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云無情有恨何人見月曉風清欲墜時決非紅蓮詩此乃寫物之工若石曼卿紅梅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蓋村學究體也東坡志林

林詩暗香浮動月黃昏黃昏以對清淺乃兩字非一字也月黃昏謂夜深香動月為之黃而昏非謂人定時也

蓋晝午後陰氣用事花房斂藏夜半後陽氣用事而花敷蕋散香凡花皆然不獨梅也東坡詩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是此理韋航紀談

林和靖詩疎影横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寫梅之風韻高季迪詩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狀梅之精神楊康夫詩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樹獨先天下春道梅之氣節花史

草泥行郭索雲木呌鉤輈歐陽永叔謂語新而屬對精

切惜老失全篇耳鈎輈鷓鴣聲李羣玉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輈格磔聲郭索蟹行貌揚雄太玄曰蟹之郭索用心躁也沈括筆談

和靖臨終時其卒章曰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識趣過人如此其風姿安得不清妙也秦觀史論

晉桓玄喜陳書畫客有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涴之後遂不設寒具齊民要術並食經皆云環餅世疑饊子也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黄深夜

來春睡無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盞以寒具為饊子也宋人小說以寒具為寒食之具即閩人所謂煎餔以糯粉和麵油煎沃以糖食之不濯手則能污物具可留月餘宜禁烟用也林逋寒食詩云有客初嘗寒具罷據梧慵復散幽經則寒具又非饊子並存之以俟博古者

楊升卷集

天聖中丞相王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林逋唱和訪其廬出俸錢新之逋乃以啓謝其畧曰伏蒙府主給事

差人送到留題唱和石一片拜世軒榮以庇風日衡茅改色猿鳥交驚夫何至陋之窮居獲此不朽之奇事竊念頃者清賢鉅公出鎮藩服亦嘗顧丘園之側微念土木之衰病不過一枉駕一式廬而已未有迂回玉趾歷覽環堵當纓緌之盛集攄風雅之秘思幸以賡載殆成編軸且復搆他山之堅潤刋羣言之鴻麗珠聯綺錯雕鎸相照輦植置立貴於空林信可以奪山水之清輝發斗牛之寶氣者矣 青箱雜記

林處士書清氣照人其端勁有骨亦似斯人涉世也黄庭堅集

先生書法深入晉室惟停雲館二小東流傳於世清瘦遒勁語亦澄淡孤峭因附録於此云逋奉白秋涼體履清適大師去後曾得信未院中諸事如常否今送到少許菱角容易容易謹此馳致不宣逋小簡上瑫兄座主

暫倩一人引此僕去章八郎家又云逋奉簡三君數日前曾勞下訪屬以多故未果致謝感媿感媿榜名必已

見了彼珍重者果為兩手所揹矣呵呵如因暇時許相過否馳此不宣從表林逋頓首所託買物錢二索省是前人留下尚恐未足餘俟面致多感多感附言 何養純林集

朱紫陽畫深得吳道子筆法林和靖亦善繪事 妮古錄

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靖祠堂近之東坡謂和靖清節映世遂以神像配食水仙黃山谷題水仙花用此事云錢塘昔聞水仙廟荊州今見水仙花暗香靚色撩詩句宜在林逋處士家 眉公筆記

穆參軍集附録

遺事

陳摶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伯長修授李之才挺之之才授康節邵雍堯夫 辨惑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事師事伯長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斥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略無倦急 同上

富韓公初遊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

之才當以大科名也公果禮部試下繼以賢良方正登第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修伯長二人首為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蚤工偶儷之文故試於國學南省皆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于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文學之公之自叙云爾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為古文後登甲科

聞見錄

歐陽文忠公作蘇子美文集叙云天聖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為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獘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稍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

濮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

傳周茂叔　朱晦菴記太極

河南先生師魯古文學於伯長伯長有文十餘篇行於世韓柳之文因伯長而後行國初知者有柳開　言行錄

尹師魯傳文章自唐末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朝柳開始為古文天聖初洙與穆修大振起之

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寖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復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參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

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踰
漢唐云
唐至元和間韓退之主盟於文而風雅最盛寖及五代
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
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
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詞鏤意以希髣髴未暇及古也
其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
不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與穆伯

長遊力為古文士林始聳慕焉復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是大有功於道也范文正公撰尹師魯文集序

予識浮居秘演二十年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剛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之善詩復辨博好論天下事自謂浮屠其學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衣而振起之必犖犖取奇節今老且貧其為佛縛詎得已耶伯長小州參軍已死演老浮圖固其分也師魯文

歐陽文忠公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明道先生作卲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其餘門人各以己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

之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葢可見矣呂氏家塾

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之才挺之李之才受學於穆修伯長穆伯長受學於陳摶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具見於易圖皇極經世書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有端緒

文莊集卷八

宋　夏竦　撰

謝賜奬諭襄州日公政詔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襄州奏天禧四年中民食荒歉賊盗相乗臣在任勸誘得斛斗一十一萬石救濟得饑民四十六萬一千三百餘口等事特賜詔書奬諭者孤臣自勵偶著於微勞聖念過深特頒於温詔退自惟省罔措心顔中謝伏念臣頃歲襄樊㢘民饑饉聚而為盗烟火相望繫以議刑獄犴充塞猥當綏撫之職合思拯濟

之方乃置醇醪躬觴右族諭以朝廷之意貸其廩給之
餘並遣屬僚分領流冗頒使軒之上狀蒙臺敇以垂褒
伊俾後人遂刊於石歲當再閏郡有彝章爰敷述於奏
封請肇編於地志伏遇尊位皇帝陛下恵深求舊政切
愛民念茲侍從之臣嘗罄忠勞之節璽書敦賞式勸於
在公芻效瑣微曷勝於云補惟期況瘁少謝鴻私

謝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襄州奏天禧四年中民食荒歉賑

盜相乘臣在任勸誘得斛斗一十一萬石救濟得饑民四十六萬一千三百餘口等事特賜詔書獎諭者薄效誤聞中宸過聽特垂獎飾伏積兢榮中謝竊念臣往自宛穰臨於漢汭當荐饑之山歲聚乏食之流民寇劇生郊餓殍橫路顧聞易子事迫於圖生雖欲峻刑理難於弭患爰陳威食志召豪宗諭朝廷之愛人貸囷倉之滯穀亟令賙饑獲濟瘵羸安知行路之謠誤中輶軒之采猥煩臺禮曲盡褒稱維彼編氓列諸樂石屬更閏歷將載

於郡圖式崇奨章先形於奏牘豈謂伏遇尊位皇太后陛下仁惟樂善政在任能念兹孤賤之臣頗稱循良之選俯頒中詔用獎前勞敢勸萬區務恢於大體顧慚微物曷稱於鴻私惟冀夙宵少醻省録

謝恤刑詔表

臣某言伏奉詔命云云朱火揚威適臨於炎燠紫宸興念深惻於係縲爰勅庶邦俾清幽圄涣恩遐被蠢類相懽中謝伏惟尊位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法約

三章之要明見萬里之微當天序之藴隆慮國刑之淹久乃頒温詔用戒守臣示欽恤於聖懷俾肅清於滞訟臣叨司留鑰恪奉化條當天下在宥之朝守君子盡心之訓庶無苛刻上副哀矜

南京謝減降勅表

臣等言今月二十八日侍御史張沔到府准勅原減見禁罪人者臺理布恩大刑遞降府僚行縣輕繫畢除隱賑日纖滲漉春澤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寶慈體道為恵

效天軨輦轂之劇繁慮係縲之幽滯黄雲書出式傅籥動之祥紫幄齋居悉宥鼎書之罪矧伊瀍之西闕洎濉涣之下都凡有羅辜亦從末減使車冠多肇復於漢行丹筆漏魚盡開於湯網臣等幸居官守獲奉恩章忭躍之誠倍百倫等

元憲集卷二

宋 宋庠 撰

出自薊北門三首

家本關西族身出薊城門手持漢家詔往救遼西屯彤弓向風勁金甲犯霜昏但願君知己微軀何足論

霍家少年兒不讀孫吳傳營中蹋鞠戲山下麾兵戰大旆掃長空飛礮激流電今歲降骨都明年禪姑衍

步卒出幽并意氣欲横行借問誰家子將軍李少卿能擒候月虜解用擊虛兵男兒當自爾不是為功名

元憲集卷四

宋　宋庠　撰

北樓詩三首

孤堞神垧畔平原歲琯陰驚麏時易藪倦鳥即投林日舍翻車恨天旋伏櫪心蓮池八十首半是爲登臨

危檻倚孤城風襟俗慮醒天高鴻類亂雲散日如萍疊巘斜銜岫回川曲抱汀騷愁千古地椒醑弔遺靈

送兩浙轉運道卿學士二首

彼美閨臺彦胡爲江海行眞貪子舍養不厭使軺輕茂

草姑蘇苑蒼山越絶城莫因羊酪味終擬笑諸傖
新歲郵中問殘冬湖外書歡同烹鯉日情自斷金餘澤
節行臺峻天垣右席虚不應周吏課朝紱企歸歟

晚登東樓懷鎮陽子京二首

洛表樓堪倚燕陲望不窮秋聲南送雁寒意北隨風斂
瞑闗雲黑銜規苑日紅凋年霜霰惡慎勿損荆叢
周界西窮陜常山北盡邊闗河相望日容髮各衰年逢
亂將風野禽稀欲雪天治戎如有暇莫惜賦歸田

秋圃感物

秋葉霜前緑秋池雨後清殘蟬多默默寒蝶強輕輕丹果林梢熟黄花草際明心慚逃相客世外掩柴荆

羣玉殿十二月二十三日錫宴

歲宴彤帷敞天深紫宇寛氣和先合樂仗密不知寒斟酌中衢飲伊亞平聲别殿歡先春皇意悦花滿從臣冠

寶翰揮文罷瑤觴續宴初帝韶重舞鳳玉藻更歌魚景駐三休閣歡留六尺輿賜金將厚意併入史臣書

晨興春冷

玉骨臨風怯華釘恨帶寬凍醪催卯醉小雪造春寒錦瑟弦聲潤山鑪蕙炷乾良辰它日意慎勿怨花殘

赴洛經鄭馬上偶成

去國雖傷别乘軺尚及春榮風清翼蓋聳樹緑迎人後騎金鐃響前驅隼旆新衰懐無麗賦何以詫西賓

元憲集卷七

宋 宋庠 撰

長寧節觀北使陪禮

漢策和親日堯封祝壽年輸琛人戴斗膺歷后捫天膜拜參龐序鞮音接句傳旅肴蠡味溢濯足湩華鮮貂毳誇中勁龍媒入右牽禮豐庭燎客誠盛國獒篇颺脫闕譏縻留黎信誓堅弭兵皇意悅歲歲會甘泉

鳳凰臺

昔云丹穴鳳翔集高臺端彩羽去不復層基今尚完桐

罔蔓草沒麟藪晚煙寒茇竹弗遑食嚇鳩徒自安音非

嶰律響名類秦樓歡寄語覽輝者聖朝方紀官

元憲集卷十

宋　宋庠　撰

和致政王子融侍郎喜昭文厖相公登庸詩

感會由來屬偶賢誰知出處更相先蒲且卷弋冥鴻日

茍令開池浴鳳年佚老踈金催具酒濟時高楫正横川

高風盛德俱難狀留與名山信史傳

城頭見野外春色

河氣陰陰壓路塵柳橋桑陌蔽長津山溪不斷牂牁嶺
酒幟閑垂犬吠人嵐巘參差仙髻密野煙濃淡畫圖新
西疇浥浥多耕耦疑有堯年傲俗民

送柳學士出守秀州

仙閬初陪霧市游直廬相對宿瀛洲豕分譌篆刋疑畫
獸引新聲代故頭漢檢封泥温札密吳羹下筯紫蒪秋
登高定賦華亭事木脫霜飛鶴語愁

元憲集卷十五

宋 宋庠 撰

天聖己巳余倅事佐民公庭有叢竹可愛嘗為小賦以寄懷俄丁内艱去職癸酉春復忝前局首訪珍篠但存空檻詰於廳吏對云後因主者不復賞玩又為吏人有馬逸者食其梢葉遂枯死因成感詠二首

病免三年去國人再來華省訪霜筠蕭蕭翠葉今何在徑蘚庭蕪取次春

小檻叢篁不復存始嗟風馬此驚奔黍芻秣粟真天分
何意來傷練實根

讀書多所廢忘

讀徧經墳道轉迷蓬心衰晚更傷悲猶欣不預名臣論
正是師丹多忘時

和晏尚書宣德門侍宴觀燈

梵樓佛火千輪出漢時神光百道來為報金吾休禁夜
太平簫鼓宴鈞臺

嘉祐二年四月中旬雷始發聲至六月二十六
日夜大雨震雷異於常時
迅霆鴻響擘空來玉女傾壺笑電開莫恨經春天怒晚
今宵應有霹靂回

元憲集卷二十一　　宋　宋庠　撰

懷州武德縣令孔延傑衛州共城縣令案此下原本有闕文

勑具官孔延傑等早沿官牒出宰縣封眷言將漕之臣

方蔵務農之役具陳才用各有攸宜盖禆諶適野而後謀薛宣換縣而皆治不枉其分乃能成功或寵元戎之賓或仍百里之任勉集来効無忝哉恩可

前婺州東陽縣令劉碩可中嶽廟令制

勑具官劉碩曩以挾筴之勤膺試吏之補累繇銓啟調宰縣封鄙值私艱且嬰末疾雖外除當任而窮款自歸備陳痌瘝軫我仁惻宜假嶽祠之廪尚紓醫肱之良可

翰林畫待詔光禄寺丞趙元亨可河陽濟源縣

濟源廟令制

勅具官趙元亨執藝庶工編名近局自陳衰暮罔克服勤矜其責事之能優以初官之秩念勞從欲當體朝恩可

元憲集卷二十二

宋　宋庠　撰

簽署樞密院王德用加檢校食邑實封制

勅朕疇咨信臣参幹幾事內則講前箸之畧外則贊偃戈之期績用尙彰褒進惟允具官王德用姿性沉毅謀畧與微克紹世勲游階勇爵嘗護邊庭之戍寘昭帥節

之忠逮進掌於禁也彌增重於王室遂從公議入署繁機綿歲歷以載周茂忠勞而有恪宜因試效序陟寵名視台秩於上司衍食采於多邑欽玆榮命益茂殊勳可

司天監丞來慶祥可降授司天監主簿制

勑具官來慶祥隸業候臺參榮官簿固當夙夜審察躔離輒輕肆以上書且稽測而進實迹其詭辯合正嚴科聊從降秩之文尚聯視夜之職勉思勤術以荷矜恩可

元憲集卷二十四

宋　宋庠　撰

環州洪德寨熟户白馬族廵檢殿侍布展男威

環州洪德寨熟户白馬族軍主尼瑪男多納克

可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監祭酒兼監察御

史武騎尉充本族軍主制

勑具官布展男威尼瑪男多納克世勤邊闗義承主畧惟乃

親之盡瘁因所屬以上聞宜襲寵名且綏舊族文階庠

職憲秩武勲併示恩褒勉繼忠恪可

溪洞彭師亜可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敕具官彭師亜荆土邊酋武谿舊姓奉承王畧式遏夷疆比參邏察之權且有捕擒之效騰章來上疏寵爾宜文秩胄官憲僚勲級往祇優渥益勵忠勤可

慶州蕃部羅尼男將羅可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敕慶州東谷界熟戸外尸族蕃部羅尼男將羅乃親以

捍塞之酋主幢仍世鼎緣外禦弗及身防隕命疆陲盡

忠幕府眷言嗣嫡宜襲官榮勉撫族人尚終先構可

元憲集卷三十四　　　宋　宋庠　撰

宗室六宅使殤女墓記

皇再從凡六宅使承裕之次女生于景祐元祀夭于來

歲仲夏之丙申明年孟春丁酉祔窆于汝州之梁縣封

樹所記則其曾祖秦悼王之尊域大父保平軍節度使

鄖國公之傍兆天族所庇終禮厚焉惟秦之支蕃于小

宗保姓者十族惟鄆之嗣炳于中葉承家者十一故椒聊蕃衍觽帨交佩秀蘭壼而篆瑜偞莫與爲比然壽夭福極紛綸相糾雖甚盛德其能槩于一乎則殤之罹災胡可詰已刻誌新壠尚寄其哀云謹記

宗室如京使殤女墓記

宗室如京使承顯故武勝元帥馮翊郡公諱德文之穆始以列侯子奉朝請于京師天蕃其支屬籍凡盛于是生女十四年而夭時景祐元祀後六月之乙丑舉宗悼

馮始樂平郡君韓氏嬪于如京實誕柔哲生知孝愛不待姆師内姻羣娟式其秀婉而賴慶天極百福馮厚宜其肅雝法度以尸季蘭阿澤之享甫笄而字遘此不偷嗟乎命之所以難言情之所以不忘哀喪慎終䙝䙝之至也先此寓攢于奉先梵刹至是遷祔于汝州梁縣皇祖秦悼王之域實明年孟春辰次丁酉也詔叙其實故月而日之謹記

宋景文集　　　　別集類二 北宋

原序

仁廟初號人物全盛時而尚書與其兄鄭公以文章擅名天下其後鄭公作宰相以事業顯於時而尚書獨不至大用徘徊掖垣十數年間故其文時多奇特兄弟於字學至深故其文多奇字讀者往往不識其將歿世又命其子慎無刋類文集故甚祕而不傳於世元符二年其子衮臣為利路轉運判官予典獄益昌始得尚書所

為文讀之粲然東坡所謂字字照縑素渠不信哉文集二百卷予得九十九卷其餘云在曾子開家衮臣謂予他日當取之并以授予云唐庚序

荆湖之間國朝以來安州為望郡名公鉅卿相繼而出元憲景文宋公伯仲則其傑也昔太守今右司李公揆繪其像而立之祠逮之强之來請於郡而春秋致祭亦可以夸示後學矣然宋公之典刑雖在而文集不傳於鄉郡謂之闕典按晁氏讀書志庠遺命子孫不得以其文集流傳與祁治戒毋安編綴作集相

類

寓公李令尹之家舊有繕本太守今都運王公允初
昔為通守每與之強言欲借而刊之未能逮持節京西
於其行以帑藏之餘幾千緡屬之強與之鋟本以廣其
傳又分數冊以往將以速其就也然考之二集既富且
贍其言八十餘萬工以字計為錢幾四百萬米以石計
百有二十他費不與焉之強懼其難成也而白之太守
陳公芾公一聞之欣然謂之強曰是亦予志也郡當瘡
痍之後雖賑恤施予日不暇給然亦當輟他費以成之

二公政事文章兩極其至故能於倥傯艱難之際而為粉飾治具之舉其與蓄財而不知予妄費而不知用者豈不大有逕庭耶之强深有感焉因其成也書之篇首以告來者若夫贊元憲景文之鉅篇大作則有國史在於前輩之鋪張揚厲而為之序則之强晚生不敢措辭觀是集者自當知所敬歎今之序姑記其文集之傳云耳嘉定二禩三月上澣郡文學陳之强序

按此序已載元憲集因係合刊二宋文集之序故并載於此

景文集卷一

感玉賦

宋　宋祁　撰

楚王遊于章華子革子夕侍工尹請曰君有命剥圭為秘君豈臨辱式裁其制王因感玉事出謂子革曰夫藻玉為旒以前冕黈纊飾纓以充耳昔以震照大物今以鋪宣縟禮雖經有以文為貴而吾謂煩而非是今將矯革以崇簡易其可乎哉子革對曰唯唯言之非艱行之未易先王大章厥有名器縮取備物顯庸飾貢匪華貌

以自矜欲邦鎮之無替臣以謂政之美惡在彼而不在此臣有一說請祛王意王曰孤願聞之子草曰有無疆之休則有無疆之恤人道存危微之本邪正乗治亂之術疇不得之以勞孰匪乙之于逸昔有寒浞比黨以畋為纊羿用失聽窮師乃喪妲己佞柔因色為旒紂用失物湯都始丘少康又功劃然披聾抉眊之纊兆人含聰武王逆取奮如發瞽褫色之旒萬物斯覩是故禹以思日而昌聖以罔念而狂黄軒存巾几之誡大羅告瓜華

之藏君苟是思庶乎小康彼旒纊之充飾于治體其何傷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而思天下之事

景文集卷七

宋　宋祁　撰

元會詩六首

寶典叢三朔中闈闢九閽羣臣深拱宁列仗儼屯門輦出東房秘宸居北極尊熊羆連寨負日月傍旗𣄼亨運樂斯逢多儀鰲云展雜襲置羅圖顒卬瞻遼晃沿礹㞊行進分琕佩聲轉賓極自成恭歡餘還作抃

惟新玆首祚傾祝乃祈年先華無斁旦先後不違天貣

牘紛陳几祥圖藹奏篇南金然庇麗塗玉裁肪鮮

穆穆集華蕤煌煌開燕席壽薦萬年觴音諧四廂石右

東壷文羽左軒揚武戚再飲人屬厭三行酒温克

陽秋履端月象魏布和辰解辮穹廬伏吹笙葦野賓帝

睥仍接畫皇澤共成春盛禮年年覲祥祺日日新

自昔君無勞有言朝不夕遑開索扇上已見歸輿飭千

門詔解嚴萬官均詠德愧以斐然章無裨從臣職

挽真宗文明章聖元孝皇帝詩四首

封嶽曾觀日游河屢告星一王遺漢法九錫誤周齡襲
几傷新誥窺盤識舊銘徒聞不毁廟千古薦明馨
御辨三元正槖鑰四海賓龜書方告祚象野忽収神姬
德歌餘慽莊齡失大椿祇宮愁一閉從此罷西巡
垂策凝皇運升天逼壽期彌留顧康命過客喪堯悲昊
景愁黄道濃雲慘素旗淒涼宣室事寧獨賈生知
姑射追仙軑星臺奏夕氛祈年収寶策陽月奉遺文瑞

歷龍為紀神阡烏助耘惟應汾岱側長勒告成勳

莊懿皇太后哀挽應制二首 按詩當係明道二年追尊追謚時作

國啟重雍祚天推太極尊夏祠今化石堯母舊題門不待寒泉養空流渭水恩烝哉王者孝別廟奉姜嫄

遺饌行將徹哀笳咽不前風驚長樂樹月苦鮒隅天恤典禕章備神塗魏駕騑故奩脂澤具留待上陵年

莊獻明肅皇太后哀挽應制二首

寶慈垂母訓一紀御璿除地有占沙舊天仍補石餘軒

星淪夕緯翟輅去宸居異日金縢啟方知復辟書太后上僊後皇帝於中箱中得明辟詔草

旰昃身無憚寒暄疾有加災生織女柰魂斷濯龍車廞翣浮晨旭邊簫咽暝霞帷留長樂注刋美在皇家

莊惠皇太后哀挽應制二首

嬀幄柔明訓堯闈保護賢別居長樂寢讓給水衡錢慎疾方加膳收神亟去仙宸襟增服紀追報煥終天

昔帝推嬪則吾君賴母慈陪陵漢家葬異室閟宮祠露

暗星軒隱天愁月御移蹕車參享路無復廟中期

讀史

昔事堪追咎斯人亦寂寥謀藏倉君側毀趙孟死前偷直筆空料理忠臣遂隱憂只應貽後世三嘆廢緹油

景文集卷九　　宋　宋祁　撰

早春

春來人暗知何物驗來時林暖樹改色山晴雲弄姿歸鴻鴰的的生浪細差差老帥非行樂幼（音趙）農一駐旂

鷗雪銷平苑烏風晨逈竿暖容侵柳動寒意向梅殘雲薄來無定天晴望更寬杯霞莫辭醉朝野日多歡

西園早春二首

芳意稍非非春城濃淡暉霞留早陰住風遣薄寒歸細溜兼沙漾初禽隱葉飛要知刀筆暇文酒得相依

樽酒不常滿年華秖自春言歸雖薄澣祟已負良辰野翠欣欣徧林紅撲撲新其如好風景料理愛詩人

答翁愈賦卷

登高大夫事感物古詩流韻變齊風緩辭凌漢氣遒恨非雖覔賞惟祝洞簫求病客無盤玉琅玕未易酬

池上

晩矚西池上池清暑氣微雲煙互明滅蒲荇兩因依戲鰷來無定眠鳧久自飛紛吾刀筆慮逢此憺忘歸

雨止菰蒲老風生杜若秋水光晴動日蓮氣晩薫舟暗塢飛螢出跡叢白鳥留此時成麗賦寧減謝游儵

北園池上

中圃稍蕭槭日脚淨空埃寒蝶飛還下飢鷗去又回林

高風攪葉垣暗雨留苔叵賦高秋興人非騎省才

景文集卷十　宋　宋祁　撰

休日出城寓郊墅

清和遷首序岑寂此憑欄澗雨虹前罷林櫻鳥後殘野

姿連草向天影入池寛日暮嚴城阻裴回惜據鞍

景文集卷十四　宋　宋祁　撰

送澶淵李太傅

左契銅魚服綬囊上頭車騎冠東方三交蔗杖中軍戲

一割牛心右客嘗烽靜塞垣宵燐滅橋横河曲暮虹長

歸來競病喧笳鼓不畏休文賦韻張

樂語口號三首 附

歷啟新年譪萬祥詔開慈宴順三陽紫雲度曲調天樂

北斗回杓挹壽觴帝澤普臨春自暖人心歡極日先長

拭圭講好多儀備永奉威顏對未央

百官星拱侍堯眉紫殿縉山拂太微仙鶴露凝初日注

瑞烏風引早涼歸天臨陛戟千重闔霧雜爐香四坐飛

南北通歡馳使節萬斯稱壽贊垂衣

千官星拱侍凝旒紫殿餘寒已暗收日湛露華浮宴席

天回春色徧皇州雲韶三闋翔朱鷺錦幕千層舞翠虬

拭玉隣邦通使節萬齡亨會慶洪猷

景文集卷十九

宋　宋祁　撰

皇帝賀契丹皇帝生辰書

正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總文聖武英略

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華歷始和方新於庶彙慶辰誕紀允集於多歡顧欽奉於有慈諒叢臻於式喜特申信聘參續壽祺

皇帝回契丹太后賀正書

正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皇太后闕下上日標華淑闈叢祉煩信軺而將命重聘玉之講和慶祝交深善祥均輯顧惟感抱奚罄飛文今章國軍節度使蕭運等迴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旦書

正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皇帝闕下祚首康年禮交華幣欽善鄰之厚聘永修睦之至懷萬寓普安百昌萌育併茲感悅罔及文陳今懷德軍節度使耶律順等回專奉書謝不宣白

貝州賜契丹國信使茶藥詔

勑卿肅持信節祗駕飛軺馳朔易以冒寒達朝言而申好已趨半道差息餘勤芳歲云初韶陽已布寢餗所慎

調護尤先俾錫桐録之良仍副茗園之美祛煩為助慎疾有經用示睠嘉便當欽受

賜韓琦赴闕茶藥詔

勅韓琦朕永念西人被侵掠之苦吏數傷懈器不精良是以藉卿渠行臨授方略霜雪暴露山川阻長夙夕為勤嘉尚何以今邊事粗定使節來還特申眷懐齋睨調劑宣和慎疾宜即欽承前席洛謀日以虛竚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黄門王世寧往沿邊路賜卿茶藥具如别

錄至可領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田況赴闕茶藥詔

卿輟自詞省往副使軺跋歷窮邊候民病利臨察諸戍諭國恩勤亭保少安節傳歸止蒙犯之苦日月之勞申賚茗藥以佐調衛非曰多物姑示至懷

貝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使茶藥詔

卿受命北臺展聘南闕飛軺馳遠踰月告勞已頓近邦方臨淑節暄涼未定調適難中持賚甘良俾佐烹飲安

爾與寤體我褒懷

貝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

卿副持轡幣入會慶辰道路之煩日月云久節文涼燠時適寢居藥劑蠲勞茗腴袪滯併茲賚錫當體褒勤

貝州賜契丹太后賀乾元節使茶藥詔

卿祗稟慈言茂修慶問車軿停軫舍及中塗陟頓差勤嘉念無已春陽行晏寢味須調特頒劑飲之良俾助晏私之適用昭眷厚宜即欽膺

貝州賜契丹太后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

卿肅介聘軺聿遵大路方春云晏曷日彌勤況次舍適中齋疾參愼就頒劑品俾助鈞調用厚眷懷便應祇受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使茶藥詔

勅卿以臨遣之重能力之勤遐飭使驂謹修歲聘方屬星霜之晏罔留川陸之行顧惟汝嘉宜繁乃錫臨頒茗飲之劑中擇藥録之宜參詔甘良用適調護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勅卿祇膺使輶佐持信幣道途云久夙暮載勤與嘉將命之華參賜養和之物俾蠲勞勩宜體眷存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使茶藥詔

勅卿奉將邦命馳賀歲朝駸衢所經次舍云久得無暴露之苦尤體忠力之虔宜有匪頒庸慰勤劇茗芽芳潔藥品滋良俾釋乃勞兼慎爾疾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勅卿肅持邦節參副使車恭無憚勞誼不忘敏引道云

久行李少勤特頒飲液之良用資强力之衛

貝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使茶藥詔

勑卿肅持慶幣方舍中塗風埃之冒既多銜策之勤未已載嘉劬勩宜啚寤興特頒藥劑之良兼副茗團之品輔和宣滯蠲疾適宜盡體眷褒即當祗受

貝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勑卿榮介使華入趨朝慶鶩星詔而半道涉歲管之載陰暴露惟勤嘉尚無已特頒藥餌兼降茗腴俾參適於

景文集卷二十　　宋　宋祁　撰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御筵口宣

將命至虜計途甚遠猥當炎暑少憇留都俾錫宴羞以嘉勤亮

宣

賜契丹賀正旦人使迴至雄州白溝驛御筵口

卿等克展聘儀肅驅還鞅冒春逵之餘凛眷夕次之為

勞已舍邊鄙聊停信節特申式宴用慰將歸

賜契丹人使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等口宣

卿特命節祇達獻言屬茲授館之初宜有便躬之賜特頒器服用示眷恩

南郊禮畢賜宰臣已下御筵口宣

卿等共宣忠恪參相典儀逮禧事之迄成慶天心之合答特申式宴用表勞旋並可樂胥以光嘉會

就驛賜契丹人使御筵酒果口宣

卿方理歸軺即頒宴席太官美果內府醇醅並此霑洽分
宜膺睠異

賜契丹人使迴至班荆館御筵口宣

卿甫飭輶軒方達華闕詔候亭之為餞眷長道之方初
特賜宴胥用昭渥惠

賜契丹人使迴至雄州御筵兼撫問口宣

卿疾馳歸節已舍南疆暫息行騑方還北國惟山川之
有問想夙夜之為勞特命宴胥式昭眷獎

賜契丹人使回至瀛州御筵口宣

卿持節言歸遵途云久馳驅罔憚忠力可嘉已即行鄉俾頒宴具聊紓于役宜洽爾私

賜高陽關副都部署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王信赴關生料口宣

卿趨節既虔辦嚴多緒載念來儀之恪方休良苦之煩宜有頒分用光眷奬饔庖之給廐御所須既有常規即應祇受

撫問鄜延路知州已下口宣

有勑卿汝等遠司邊劇分總戍屯陣塞阜安師人宿飽訓韃橐而惟習謹烽燧以無虞成此威懐克符眷委暴露良苦既悉於朕心訓定有經更宣於爾力

賜契丹國信使茶藥口宣

馳軺將命彌月諏途方此炎歊尤宜攝衛已頒嘉劑宜即祇膺

雄州撫問契丹人使口宣

肅駕聘軺甫安候館適屆炎歊之盛固多次舍之勞載
軫忠勤不忘鑒寐

就驛使賜契丹兩蕃使副賀正旦生餼口宣

有勅卿等奉將隣聘祗達歡言即館云初解驂多適特
頒餼廩用示寵嘉今差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皇甫永
錫賜卿等生餼想宜知悉

雄州撫問契丹人使賀乾元節口宣

卿等奉將君命胥會朝歡入境雖初涉途已久芳春云

碁良會何如

撫問道州等處捉蠻賊使臣并知州轉運提刑等口宣

荒蠻乘間邊户不寧汝等恊力討擒即時奔破夙宵冒犯士伍勞勤有軫予懷復嘉成效自餘差賞方付攸司

故令公柴宗慶碑文賜姪孫貽正口宣

嚮爾諸父襄事松塋尋詔近臣表辭牲石特頒定本諒慰哀懷

貝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持節載勤冒寒良苦肅虔君命胥協隣歡特有頒分用申褒睠

賜晏殊生日禮物口宣

有勑卿方以俊望升冠台司日及始生禮榮申賚續茲老壽示朕睠懷今差卿外甥楊文仲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撫問梓夔益利路知州已下俵散特支傳宣口

宣

卿汝等各將命寄分扞方隅夙夜有勞嘉歎無已適當凝凜均叶晏安

雄州撫問契丹皇太后皇帝兩蕃賀正旦人使口宣

卿等肅將歡聘祇會慶儀跨涉川塗勤勞次舍乃誠云恪予瞻所嘉

賜張耆致仕告勅口宣

卿耆年知止朝議難逵還節推恩官儀異等眷言舊老頗慰沖懷頓隔咨謀良增竚悒

賜德文生日口宣按宋史元儼傳仁宗初賜詔書不名德文乃其字也本傳失載

卿王室懿藩高年就德適臨誕日諒集慶懷賜典有常壽祺云續併昭恩禮胥寵宗盟

宣召新學士口宣

有勅卿識貫天常文經國體曩自星垣之選再升坡禁之華多識舊章有裨至治内叩誠明之蘊追還渾灝之

風換籍經帷參榮規殿間膺閶寄速上最係渴竚老成趣還侍從宜復言緡之職兼須夜席之咨無憚回翔式光遴擇

賜章得象杜衍賈昌朝王貽永讓恩命不允口宣

禮當飲至國用圖勞何徇常謙欲辭褒典已還章牘宜體眷懷

賜陳執中讓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卿肅侍郊祠茂推朝賞何執謙冲之素欲還慶賜之榮已却奏封便膺成命

賜王德用加恩告勅口宣

克成禋典徧策朝勲顧樞舊之維藩進恩章而異等就頒奬制宜悉眷懐

賜契丹人使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等口宣

卿肅持命節祗達歡言屬茲授館之初宜有便體之賜特頒器服用示睠恩

撫問接伴契丹國信人使口宣

卿等肅將朝命馳勞使華涉故臘之感寒跨初年之淑節勤勞斯至嘉尚不忘

撫問河北沿邊諸州軍寨榷場臣寮口宣

汝奉將朝命遠戍邊屯眷惟靡盬之勞緜及載陽之序忠虔恪至咨尚不忘

勅牒口宣

閤門賜宰臣杜衍官告賈昌朝充樞密使官告

有勑卿素隆民望賈云擢冠天柜杜云進秉國鈞燭賢路而有光詢朝言而咸允俾頒告命宜體眷求今賜卿官告勑牒想宜知悉

賜新除授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陳執中口宣

卿早更樞軸久偃翰垣眷惟國器之良俾貳宰司之政就頒恩典昭體予懷

賜杜衍讓恩命第一批不允口宣

卿邁修清德贊翊大猷已僉叶於朝言俾勤熙於帝載無煩遜讓當悉眷期

賜賈昌朝讓恩命第一批不允口宣

卿材猷懿敏機詣精深擢升宥密之司用竚謨明之效已還讓牘宜體褒恩

賜賈昌朝讓恩命第二批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粹謀經國俊望光朝擢綜中樞久頒定命已還讓奏無執素懷

賜杜衍讓恩命第二批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直清挺操恭懿存誠向推爰立之恩允賴同寅之績再披讓奏難徇沖懷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迴酒果口宣

卿等已飭歸軺少留候館載軫道途之役方勤銜策之勞俾錫芳醽且兼佳果並宜祇受式示眷恩

賜陳執中陳讓恩命不允斷來章口宣

卿召自侯藩入陪台采朕志先定成命已行無用懇辭

便當祗受已批讓牘宜喻此懷

賜契丹人使到闕生餼口宣

卿甫税使軺方休賓館勤勞備歷忠恪可嘉用頒牢餼之豐胥洽庖羞之飫並宜良食式表榮恩

賜新除東平郡王德文讓恩命第一表不允口宣

卿始開王社式寵懿親譕訢遽聞忠勤可亮已嘉讓牘無執素懷

雄州白溝驛撫問賀正旦契丹人使兼賜御筵

口宣

有勑卿等遠將歡聘來會慶儀嘉乃馳軺甫茲就舍特申宴惠以達眷懷令差某官趙及等傳宣撫問兼賜卿等御筵想宜知悉

卿等肅將慶問入會華正甫憩行郵諒多勞瘁特頒宴席以昴歡勤

朝辭訖就驛賜契丹人使御筵口宣

卿已達聘言方馳旋鞅顧茲行邁甫屬變商特頒式宴之慈并慰將歸之戀無辭酣飫思體眷嘉

就驛賜契丹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已訖陛辭少留館寓宜有籩罍之適特頒醪果之甘昭體恩私即膺霑賜

賜契丹人使迴至班荆館酒果口宣

卿適茲首路已錫餞觴仍令酒正之甘并致果丞之品無辭既醉用慰於行

賜新除汝南郡王允讓陳讓恩命第二表不允

斷來章口宣

卿再有讓封未膺殊渥朝僉既定謙執難從已斷來章便當祗命

貝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奉將君命胥會歲元跨彤節之冱寒謹飛軺之夙駕已齋品劑宜體褒嘉

賜契丹人使迴至北京御筵口宣

卿肅持還節已次離都當冉物之變衰眷道途之勞瘁就頒宴席聊憩行軺深體惠慈即宜歆飫

撫問河東等路臣寮將校口宣

卿汝等勤修武經嘉靖疆事暴露於外夙夜有勞方屬折膠之嚴靡憚雄邊之扞載惟忠力尤切眷懐

雄州撫問契丹人使口宣

卿閒持聘節甫戒賔郵惟道里之悠長諒騑騑之勤瘁載言忠恪尤用睠嘉

貝州賜契丹人使茶藥口宣

卿奉將問聘申導歡言惟夙暮之載馳眷勤勞之未息就頒飲劑以示眷懷

就驛賜契丹人使朝辭酒果口宣

卿等已訖陛辭將從信邁特頒芳菓申副甘醪且推既醉之仁以慰將歸之戀

貝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口宣

卿等肅將歡贄來賀元正載言馳傳之勞彌見奉辭之

恪已頒嘉劑用表褒懷

南郊禮畢宣德門肆赦宣勞將士口宣

有勑朕仰惟日至躬展天禋合六變以告虔枉三靈之
垂貺旋衢端闕肆眚縣區眷行在之謹嚴緊衛屯之警
護載言暴露並諒忠勤將士等各好在否

賜宣州觀察使郭承祐赴闕生料口宣

卿近總使華入申覲禮眷惟就舍諒亦告勞特俾霑分
即宜祇受

閤門賜宰臣章得象杜衍樞密使賈昌朝樞密副使王貽永加恩告勅口宣

卿等參侍天禋亮成帝釆爰録相儀之敏各膺進律之華當體茂恩並宜祗受

賜德文允讓允弼允迪口宣

卿等參陪禋類備致忠虔已録成勞普從誕告宜體先親之眷並膺加等之華

賜李用和口宣

卿肅將嚴旅祗護齋帷方飲至以疇勞用推恩而異等

便應顯受用表崇褒

賜新除汝南郡王允讓陳讓恩命不允第一表

口宣

卿進啓王封僉同朝議不容遜執久緩寵章已悉讓辭

速膺所授

批答

賜王貽永第四表批答

比閲讜言求解接政再有詔答備達眷懐頃因晝日親
諭朕志何潔操獨行介而不通將一心同德委而未諒
且卿茂戚華冑克昌千代慎密和懿弗勉而能任在禁
樞實允大事胡然披請自保宴安今邊鄙尚勤師戍良
若方藉碩畫協濟時艱即廢沖懐善庀官次

景文集卷二十一　　宋　宋祁　撰

晏殊曽祖加贈開府儀同三司制

勑率誼而上實顯先猷追遠云厚聿隆褒册著為令甲

以勸人倫具官某素槩不渝清暉自遠彷徉至教遂蹈大方優游終老肥我嘉遯人爵弗勉孫謀是開叢祥鬱慶鍾美三葉克誕俊乂為予股肱屬進拜之初漏澤彌渥茂顯嘉胙崇極貴階徽章焜煌備物蕃衍尚庇昆裔永弼王家可

曾祖妣追封魏國太夫人李氏玫封鄭國太夫人制

勑善之積也厚則來祉蕃孝之思也廣則報禮縟矧乃

儁老相予一人揚名推澤於是乎在具官某曾祖妣李氏系自仙胄安於姆儀作合令人協種清德琴瑟靜好蘋蘩吉蠲開胙後人毓慶台弼光輔云始永懷茲切攺踈近甸大啓而封寵章物來參慰幽顯可

祖加贈開府儀同三司制

勅推尊尊者祖重本善善者慶悠況台宰舊膚世列推寵褒懿之發抑惟共規具官某祖某挺秀江介含華世表放言而有慥行抱質而無流心委遠囂務弗滓沖境

淳蓄具美浚為慶源寔啓孝孫克相王室方封格天之績宜篤流根之仁申冠崇階式重蕃數往告幽路欽體褒章可

祖妣傅氏改封許國夫人制

勅揚名顯親以教於下人道之光艷國體之休嘉況聿念爾祖方報兹德具官某祖妣追封楚國太夫人傅氏甚婉而德有齊而恭合好以宜其家儲靈以大於後蕃衍必報非止其身褒優有典越在重世時維哲輔顯相

朕躬特慰永懷之切改封近國之典褕鎮參賁塋廟增
華庶乎有知嘉此榮渙可
父加贈開府儀同三司制
勅朕惟一二執政由吾股肱褒對尊屬每異常等足以
推本三葉交漏茂恩矧率仁而降乃考彌重具官某父
某業尚閒諡器懷清冲有佐王之才而隱於不試有內
天之蘊而恬於用和盤桓甘節考終厥命回復蕃祉啟
茲後人實生上賢克對嘉運肆朕初載勤勞帷幄遂階

丕績以隮大寧浩然朝野人餙其問爰正台宰若時登
庸永言孝治之辰宜先追命之寵即其前授更進上階
既慰時思之感并獎流先之厚欽我華冊往賁幽埏可

母吳氏改封唐國太夫人制

勑列等念親為子深悼自葉推澤有國通規具官某母
追封齊國太夫人吳氏徽範柔風嘉耦明德以如賓之
待訓恭內黨以無遂之吉流芳外姻馮厚慶基挺育英
宰然而采蘋法度生隅大夫之榮蓼莪劬勞殁深母氏

之報錫類在旦敷奬惟蕃政啓唐封增重國服珈製殊等翟采有華尚享明恩益佐來嗣可

喃厮囉光祿大夫加食邑實封制 係河洲羌人

門下朕涓選至日大報圜丘循三歲之常典率九州之助職上帝來享羣望普懷已解玉鑾之嚴遂布金雞之慶或扞城宣力或景從陪祀均敘乃勤並論爾賞具官喃厮囉朴質有守忠孝不回光胙西土之良訓定中軍之教亭候完謹民屋阜安奉宣朝猷協底貢藝乘章卓

馬則踵及有司垂槖偃節則坐固吾圉僉咨輿議誠謂
有勞用當釐事之成貽進寵階之等拓封大邑加食爰
租於戲天介鴻休式覃雷雨之施國有繁奬肩厚金石
之臣進膺恩章益奮忠槩勿休勿怠以究成勲可

孫瑜父奭贈太尉制

勅朕以仲冬景至拜貺於郊百執奔走相我釐事亦既
受祉嘉與衆均賁幽襃顯交沛恩册具官某父某官某
莊重温毅閎深博洽曩朕初政自爲經師儼然耿論參

弼台德方頼成訓廸於引年尊褒未加哲人萎落每用
怛悼憮然載懷克有嗣賢寔我朝序屬茲陪祀云巳疏
渥普加永惟舊人弗泯芳烈易有餘慶詩無不酬宜崇
上公之贈以昭右賢之獎庇昆徽福尚鑒茲榮

母趙氏追封寧國郡太夫人制

勅丙寅詔書已封贈者得更封贈所以普慶賜而一中
外也具官某亡母天水郡太夫人趙氏懿婉居質柔徽
流範卓為女士嬪於令人能循成法無告攸遂而自家

作教訓予有方克崮朝紳陪侍郊燎宜因捨爵更俾易
封先石窌之前典慰蓼莪之永孝往告于第尚對寵靈

降晏殊行工部尚書知潁州制　按此制人多異議惟李心傳辨其誤

門下夫乾台之任曷足承君奮績謨明均國休戚朕既
不敏委政輔臣冀臻斷金之誼以康涉淵之濟茍眛茲
道疇為協恭具官晏殊夙以稚才被遇文考實參儲寀
之選因附天鱗之華程其器能與我朝柄或間守屏翰
或主領劇繁比緣樞省之勞遂正冢司之總屬邉場曰

駮調饟繁興老師留屯肝食焦勞而罔念艱疚頗圖晏安廣營產而殖私多役兵以規利致乃公論達於予聞永惟荃宰之方思全進退之禮俾上機政旼秩冬官仍委州邦且邇京邑於戲承弼未驗罷免所宜眷舊人之弗忘匪至公之獲已當體恩遇毋怠省循可

鄭從政可内殿承制制

勑鄭從政材銳思密長於整訓比駐屯壁謹視邊秋帥臣陟狀保任來績質之公實允副薦言進承制音并護

州戍夫料敵當審撫士在和往悉精果以光褒進可

麗克恭可内殿承制制

勑麗克恭志宿厥官勤不憚遠向以撿邏克靖荒遐滿歲罷歸職勞茂著進承中制勉服華恩可

景文集卷二十二　　宋　宋祁　撰

吃咩族軍主吃埋將授銀酒監武制

勑吃咩克奮忠勇禽破亡叛赤心保塞見効可嘉俾煥寵靈還遂主屯部可

尚舍奉御李震可尚藥奉御制

勅具官某六尚奉御各有攸司而尚藥以和劑為職選任加慎惟爾掌予幄帟克著恪勤宜服命書進踐厥次往思所稱務悉乃心可

張昭吉復尚藥奉御制

勅張昭吉嚮以調劑之失降秩示懲能省往愆益究良術比主閤侍疾參診無差藥石所治良已遄效嘉其補過俾復尚醫宜省榮恩勿替來效可

劉賔可中允致仕制

勑具官某淹歷吏調頗著事勞年塗云晚丐從優故少盡旅力茲用憫馬俾升朝序以優中耋可

章文度可奉禮郎致仕制

勑章文度比服初命旋迫高年憫其衰晏俾就休佚參名禮屬俾艾且榮可

游開可太常博士制

勑游開本以儒猷參飾吏事齎厥最等會以歲成歷踐

既勤差考當陟宜升博士之職尚倅陰平之章增秩留官以勉終譽可

彭思永可太常博士制

勅彭思永有試而譽無害而文更累吏勤參閱歲攷攸司檢結官牒次遷俾踐容臺之華且仍劇邑之煩無虛爾受彌樹乃猷可

楊至可太常博士韓綱張式並可國子博士制

勅經庠客省品清任華博士之選時稱榮次以爾楊至

等或儒猷自奮或風力見推甘節安行不替常守而年所三閲吏治有勞咸俾恩遷以獎功緒揆嘉保往滋勵爾勤可

李百川可安國軍節度推官權知磁州昭德縣事制

勑李百川服勞官牒能幹事經監司保任校績如狀特升賓幄仍領縣章方須來譽更啓榮擢可

張憲可供備庫副使制

勅張憲爾以勇材服予介士比因便坐親閱其能屬鞬馳突氣有餘壯參效技擊秀於顏行擢貳專使之華用光孔武之力往罄忠果思稱寵褒可

高惟慶可供備庫副使制

勅高惟慶資胄蔭之華躬材質之敏服勞禁殿司謁華扉而乃父還政露章有請嘉其知子特俾推恩升介使聯之崇益圖世美之濟可

東方辛堂除簿尉制

勅東方辛爾弟故大名府經城縣尉朝宗薄鬪猾賊殞身無悔延茲憫賞俾及同生進始仕階欽服恩典可

李慶宗可蘇州吳江縣尉兼主簿制

勅李慶宗將事殿闥頗歷歲時懇丐畨休亦嘉久次俾司邑盜以啓仕途可

衛尉寺丞錢彥遠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錢彥遠茅社貴支弓裘良嗣奉承門訖克謹官箴掌搉寰畿考勤功令宜疇三載之績進換九卿之屬

可

衛尉寺丞監福州臨河鹽稅務杜彬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杜彬世德餘華卿司列屬比監利筦越在遐邦齎伐於朝序年通課宜由屯衛之來稍遷理讞之員尚克敦修無忝門緒可

衛尉寺丞監延州鹽稅李丕旦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李丕旦承籍門資肅給官守鼎服衛屯之佐出

幹宰征之煩歲課聿周功簿云協宜進丞於理法尚守拘於漢邊欽序寵階無廢前績可

衛尉寺丞監在京富國倉盛化成可大理寺丞

制

勑具官盛化成食德之餘補吏茲久比丞屯衛分掌太倉歲限有周課目無殿宜進理卿之屬尚率廪人之官欽服稍遷罔易初履可

奏舉人前衡州耒陽縣令陳丹可大理寺丞制

勅具官陳丹久漸仕階善宿官次庇邑有狀交章亟聞録其吏勞中我褒格俾丞卿署之列無謗朝言之薦可

奏舉人前亳州司理參軍王中立可大理寺丞

制

勅具官王中立藝文階仕調集有年參掾近藩矜情庶獄名臣陟狀選牒稽勞俾丞聽棘之聯尚疇束矢之最可

奏舉人前權許州觀察推官張遵可大理寺丞

制

勅具官張遵修詞中科沿牒從事鄉賔廉慕雜有薦章才惟伸知課訖無殿宜階卿路之屬且信銓流之賞可

奏舉人前濠州司理參軍高惟幾可大理寺丞

制

勅具官高惟幾仕階儒猷資寄銓格嚮調州掾實主獄官曹無頗辭考有成最外臺首陟其狀他章雜薦於朝覆覈攸司參應公賞宜改丞於理法玗材能於邑政可

十二考人前雅州軍事判官張拱奏舉人前開

封府扶溝縣主簿蘇舜元並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張拱等累調銓流載勤吏役或從軍蜀道年考

應於赦條或鉤稽褒邑風績形於薦牘攸司覈實便坐

按名俾從最狀之目偕補刑卿之佐終爾素守稱我茂

恩可

王球可工部郎中張叔詹盧安並比部員外郎

制

勑王球等或風尚開爽或理懷脩舉並宣力繁鞅績用屢升陟狀鉤校年庸茲久格有成例朝嘉爾勞況吏三千石朕所倚辦就膺進秩之典皆竚報成之良正局外曹官以差進可

表抗可益州轉運使制

勑漕節觀能益部為劇非專調經費實兼撫懷人間或鈌官推擇方遣以爾表抗有端靖之操有開濟之材更踐諸煩必底成績梓潼轉餉最狀已聞西州換節朝寄

適寵盍繕游刃以釋盤根藝物襄征無失來譽可

陳靖可少府監丞依舊翰林待詔制

勑陳靖比覩象作圖使執藝陳力既經茂績蕪致恪恭嘉其久勞式俾增秩可

瞎蘇等充軍副軍主制

勑瞎蘇等綏協種人謹奉王畧邊吏言狀忠欵可嘉各申茂恩還主其部可

書令史劉仲立授梓州司户制

勑劉仲立服勞茲久比援自陳俾啓命階留執官事益祗所奉方録乃勤可

汝州團練副使董仲言監揚州商税制

勑董仲言向坐賕墨自絓憲科累經蕩宥稍示收齒而攺行差恪省歳已淹俾乃散秩移主征貨益震前眚思荅茂恩可

景文集卷二十三

景文集卷二十四

宋　宋祁　撰

奏告天地靈祇宻祠祝文

臣猥以蒙德臨治羣元聽斷弗明政治多闕版戎未叙師卒遠屯調發勞煩遠近愁怨結為沴氣上損太和遂致經象干凌災熇荒熾江淮久旱蝗或羣飛寖入河岱之區並為稼穡之害責躬念咎通夕弗寧且念上天降災由君之失德下土罹患則民也何辜臣誠願以不類之軀自當大譴多罪之責無及萬方至懇自中明神為監儻得蚩蚩有衆免饑餒之虞畟畟大田收侵蝆之孼是為得請敢有自誣虔叩高明俯矜憂切

延福宫開啟為水災祈晴文

炎序戢和沴陰乘變天為淫澍水濫平原外薄燕趙之郊内滕齊楚之畛蕩為汙潦害及粢盛黔首何辜冲人執咎用嚴秘宇肅按真科諷藥笈之靈文烈秀華之寶炷普延飈駕臨集霨場起禬典之祓除灑民災之堙鬱化機為稔易歎成謳鋪薦至誠竚回昭答

天地社稷祝文

恭念比年以來四鄙差謐物安生殖人無恫咎顧謝兹

貺饗爾大神已勅攸司欽述常典馨香博碩思有以加齊明蠲潔庶夫必信輒陳菲薦籍達至誠謹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事于南郊不敢不告

太廟七室祝文

恭念饗帝以虔祫親而食三歲欽奉列聖共規令間時小康與物偕遂得以拜貺因用薦誠誕戒多方咸俾措事庶昭鉅典無忝先猷謹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事于南郊不敢不告

皇帝朝饗太廟祭七祠祝文

粤惟仲冬有事清廟惟神仰佐幽治分察民間載之祀族不忘報禮俾旅嘉薦以介多祥

太祖太宗祝文

向差至日恭詣泰壇今六飛戒嚴百執展釆玉帛云具牲栗載虔已即齋居屬圖釐事況推上祖烈顯對皇靈方竚垂歆用燾純祉以今月二十五日有事于南郊不敢不告

后廟四室祝文

今者幸飭玉幣將款天郊已執牲彝先見宗祏祀難徧
奉禮不容煩特詔攸司往攝嘉獻樂節諧叙禮品蠲烝
有赫慈靈仰竚臨格

皇后廟并奉慈廟祝文

恭以方國少閒生類滋殖顧謝天貺親展祀容三載之
行安敢忘舊百執之戒已用先期禮敎加恭享思及物
仰惟光烈垂鑒齋精不敢不告

諸皇后陵祝文

臣祗紹丕緒適遵成典率以三歲對越上靈幸蒙顧諟託無菑害願拜洪貺藉薦精衷普示先期申戒羣執祀容方蕆慈鑒是依

在京諸神廟祝文

玆者率三歲之舊躬吉土之行對越上帝遂徧羣望已從先甲普戒攸司冀契精意敦聞天極蕃祥介祉均冒黎元瞻言至神期亮玆懇

安陵永昌永熙永定陵祝文二道

昆裔陪陵墓圖蕆役卜墨順食工錚叢輿仰止靈威相

乃安兆昭垂陰祉叶濟事經

臣祗守成猷寢循治體率用三載躬展圓丘幸及洽平

敢忘毖祀已申先甲昭諭多方介天之明敷佑于下仰

祈純烈俯亮至誠

朱雀門擡拔展闊拆拽修蓋祭告祝文

國塗南出城闉內嚴將屬禋燔稍加修飭錚鱀丕集穿

築爲煩仰冀靈休助竣役事

九宮貴神祝文

兹者獲執圭幣祗款郊丘既享上帝遂醊羣祀永惟真極參運乾剛敢敕官師攝進祠具於昭降監用浹迎釐

太廟太祝奉禮位井太尉廳行墻舍屋等折修

蓋造告土地祝文

齋房陊撓已卜修完壖壤靜夷稍須穿斸幽坤所託厚德實憑欽達信辭幸安柔禮

景靈宮里域眞官祝文

恭欽藥晨已奠瑤函乜眷惟靈職參袚殊庭分薦令芳交迎瑞福

修朱雀門樓了畢掛牌告土地祝文

嚴闔訖功華題外榜人斯改觀役不淹期特薦嘉馨式申祈祝

告后土祝文

相彼鮮原圖厥王兆揆日之吉穿土實初欽惟博厚臨

鑾輿作俾奉蠲潔言祓咎災

朱雀門上梁告土地諸神祝文

比僝庶工聿新嚴闉日無淹久績乃雄成上棟有初立舉旋息俾陳令薦以答潛休

牧地神祝文

古頒馬政歲舉常祀今校人謹職出牧于野豐草美泉飲齕自如勿夭勿傷宜神為庇俾佶且才無為神懟

祈馬步神文

比近牧之地疾癘暴興騶奴驚怪蹄尾逾耗從古畜事神惟相之便安飲齕無俾傷殞祇飭薄具以達祈禳

兗州萊州定州澶州祈雨雪祝文

齊東垂楚南鄗河北盡邉皆雨雪未降旱自故歲已廣十旬三農歎懼鞠為艱食今春氣普達土膏僨蒸分命守臣祇叩羣望速冀甘澤周及三方朝隮夕徧晨動昏作民惟神庇罔或作羞

江州九天使者越州禹廟祈雨祝文

江淮而南暘旱為沴水耨之俗膏潤未霑災緣政來咎由君始中夙省念懼歎參并瞻言種祠陰佐洪造特遣使節祗按禮儀方春厚生百穀蕃廡興雲流渥九農實依顧丐餘靈胥導佳霈順成無害昭報敢忘

外州等處祈雨祝文

方時長贏萬物有以自遂而淮浙亢旱甘霈勿時農愁赤地芒種未入朕為民父母惕然咎懷德不能覆氣有併隅艱食卒歲何恃而安今專勅使人臨禱淵會惟神

靈長所託涵養無涯騰虹見怪衆所依仰速冀豊澍垂濟大田物克順成神應應報至誠罄露毋或作吝

北郊壇望祭山川祈雨雪文

緜秋跨冬膏澤未渥澌煖成沴凍閉弗嚴損及歲功咎由君德瞻望分庇斯人現物出雲竚速甘霈劭農作稼無俾旱殃格玆至誠係爾昭荅

天地大社等處祈雨雪文

霜亭寖高天澤愆應凍冱不容煖氣干時永言隅併深

用愧咎已遣執事並禮羣祠仰控靈心孚叶善應涵膏洒潤霑渥田畝名豐祓厲惠育黎元惟時美祥敢忘昭報

西京無畏三藏祈雨雪密祠祝文

向自秋餘及冬初膏潤弗霑旱沴參搆朕德有闕民命何辜已既仁祠特開勝供袚災徼福誼有可憑出雲遊壤理無虛應幸而幽贊諒我精祈

祈雨祝文

比以蒙恒示咎政失有初慮取怨於人或移災於歲内
省云屢遠復逾非用凝藥都之庭恭展霄綱之式畫御
三復熈事具成顧除貪墜之災且祓冥塵之晦順氣來
應嘉澍滂流蟊螣弗生札瘥咸弭惟彼蒼之垂鑒顧自
孽之難逃叢遣尸臣回祐黎庶至誠罄列真庇是依

北嶽祈雨文

自故冬汔玆雨不時降十有二旬墾田如焚斯人困窮
顲神神未賜答臣惟天子明德憂勞萬方簡在上帝宜

無災害吏下畏法小大之獄必情黎元底業無敢驕怠然而嘉生弗至者無所執咎咎殆在臣智昏識暗弗達治體憎愛顛倒民生有鬱堙日積月儲以害和氣翦翦一方化為饑區臣忝州刺史請以身塞無狀伏聞明則有典刑幽則有殃厲有如加之臣身可解亢愆臣所甚願雖帝之責猶受賜也羣彙翹然以竚天澤則以活以滋否則以殞以瘁帝德在生敢冀哀憐不任懇禱之至

大茂山祈雨文

比自冬踰春雨澤不降農畝若焚民疫流行刺史以身
請罪期沛時澍神未垂答恭聞渟涵不測神物攸萃顧
挹華清歸寵祠場馮雲見怪以救暘暵不敢私請謹以
醪幣沈贄諸淵

請諸廟謝雨文

比以時澍愆應秋種未及下畯夫斂手慮或無年下不
逞安長人任咎是用分遣僚掾暴懇于有神神鑒其衷
善應如答沛然浹洽耘耔其興敢忘馨香以夸神賜謹

以果饗清酌祗修執事

大雨祭北嶽文

惟丙辰暴雨大集至辛酉復集奔澍數百里猛於倒井川谷湧流敗畎畒壞廬舍什四以上民皆震驚臣既長人夙夜惟念為政繆戾感動太和則雨暘不時臣之咎粢盛有害臣之咎匪民多罪罪實在臣祟降疾病臣固其分蚩蚩羣元宜賜更生收還陰沴普賜有秋泥首歸訴惟帝是諒臣係符印不獲身謁謹遣屬官孫傳代走

長源公廟祈雨文

惟公族載經祀望表代邦長瀾旻注參紀南國蒸為嘉溜百穀是仍乃者夏秋之交炎暵搆厲苞旱悴枯厥田如焚陂障一溉所利無幾是用分遣僚掾徧告於爾有神今天高霜降懇未有應雲聚復還雨降即收毛澤既竭首種未入長人無狀震愧弗寧然念下車六旬悉心奉詔弗敢左右惟政之思徭賦獄訟罔不如律念咎未

獲匪神曷歸古者方不順成不通其蜡雖謹用民力亦并馭種祠然則神與長人分挈幽顯之任助天澤物以佐天子奉黍稷玉帛事上帝神祇且長既愚無以感徹顧以區區之禱上乞靈於神冀福於人敢煩靈貺叶隮和氣興蟠出雲霈足此疆使九農昏作克有善歲馨香博碩神實享之投誠委素獲請乃已六日令所司宿具黎明行事是夜甘

謝盈尺擇日祇謝神貺

賑以祠版納諸廟壁

景文集卷二十四　　宋　宋祁　撰

謝雨文

昨以雨弗時降歲之將害也亟以幣祝走請於神聰直靖端厥監如響油然朝隮霈然夕灑溝塍陂澤普有渟灌蔚蔚蔚蔚勞人化愁為懽弗惟有秋又且使夫農如期輸入得脫咎罰惟帝之廕庇大德夙夜不敢忘臣躬佩天子印章弗獲春秋時見稽首祠下不腆牢醴以將至誠謹遣文學參軍文郁祗謝成貺

密禱南嶽文

臣比以炎暵奉幣祝有祈于爾大帝帝不臣鄙時雨遄降耋歡稚嬉極蒙靈休然澤閟未滂稻滋復瘁重陰屢合日駮風解意者誠訴淺薄帝賜未終于茲無年大命將乏賦稅不給民之罪也祭祀不供神之羞也二者告匱長人咎也今臣蒙闇不事適遘旱災既無以庇民又無以媚神其剪而仆之惟帝命假手于司敗簡書罰而懲之亦惟帝命若惠綏茲土憫元元之艱敷施豊澍就

成百穀使輸入京庾薦在粢盛家業足食紓執事者之責以終神賜其自長人以下誰不震動祗肅馨香淳濯以報帝之成勞誰不鼓舞尊事以侈帝之廕庇肖貌動植誰非帝之更生恭聞為風雨見怪物山川之神是禳是禬臣已遣掾屬辭請一再為煩敢具密祝升聞帝鑒惟垂慈許

祈南嶽文

蝗自他境延及下邑雖課吏討撲以石斟受錢奈何秋

稼蟊成害此蟲孽皇矣帝鑒實哀下民冀早殄除罔俾遺育祓殃迎祉以克有年敢用制幣祗率禮典

密禱淮瀆文

向以暑雨愆候奉幣有祈神誘厥衷翌日蒙應霏霂四境弗能周洽晚稻者未布早秀者已滋今而暘旱是晚不得種而早不圖穫民命殆矣調度租稅弗給于官粢盛饋糗弗充于祀餱飴滈淖弗卒于歲雖長是不職身也當坐其又使我民大小搏手愁嘆獲戾于上下以貽

神羞惟公奫淪汪茫望紀於楚捍禦災患厥實尸之如令時播甘澤霑足田畝高原下隰率俾有秋其歲時馨潔敢不惟神是事奔走拜伏以夸神之據哉太守職事是嬰敢聒塵垢未敢以身見謹遣左司理參軍曾奉先容祝申請以須昭答

諸廟謝雨文

暵殄隅併彌廣十旬歲聿云暮霏雪愆應首種告悴田畯顰窮長守蒙閤振復無救是以徧遣僚掾徼福至神

煩悰瀆請神赦其罪垂祐厥壤靈澤普霑滲漉原田訖息災癘人免艱食匪神曷依敢奉蠲苾仰謝冥貺

禬龍祈雨文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六月戊子朔十三日庚子具官宋某謹以清酌脯鱐時果信繒之奠昭告於定州社令后土神君嘉穀方茂時雨未降早夜惟憂罔知所圖輒擇此地置壇禬龍惟神垂鑒至誠是衛是呵俾龍臨降庶不爲厲

里社龍神祈雨文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六月戊子朔十三日庚子具官宋某謹以醪脯果羞舒鴈之牲敢告于里社龍神某受天子命實守此邦凡水旱雨暘身任厥咎案六月當大雨時行乃今雨不順應嘉穀芸黃恐害有秋旱夜震咎是用擇地治壇因薄物歸訴於龍龍能乘風雲變見不測沃旱就豐職龍之功有祈必應惟龍之命敢與神為誓以五日為期俾甘雨告足

祭土牛文

刺史奉甲令修漢祠事出肖象以示農人惟立春在故歲而月隔來年耕事得中既以告百姓又氣本諸丑惟神能牽制長陰止四司之病東作有常厥祐穰穰醪進饗升須神迪嘗

惟神協靈丑位肖象玄武參聞時令具載國章春管肇初膏脈云動告我穡事契茲農祥儺陰祈歲弁奉馨薦百穀早暮神實尸之

祈福祝文

伏聞庶品每生有爲皆罪至愆無上自新者容敢據斯言昧陳愚赤伏以臣本乏材力過冒寵名入侍禁嚴出領藩劇多歷年所未報國恩而智慮昏蒙舉措違遲刑罰弗中賦斂失期感害至和自取幽罰遂致疾苦綿跨歲時祝不信辭鬼用瞰室撫心内省咎有初今者祇潔清場廣延上士披拂琅蘊申啟珠篇備舉明科祓除餘責臣今願洗濯情府茂對聖眞已造之非從而知悔

將來之殆決不再為少禳降厲之來仰幸添齡之貺披
宣至若監照是依
臣稟生暗愚少小多病十有三歲慈母見捐年甫及冠
又失父膺訓誨弗終志操晚立行年二十有七乃始登
科片文單伎遇天子十有六載擢為從臣或外領劇州
或內幹繁局邊要帥領皆責便宜每念短謀謬計弗暢
人事輕重失措處置乖方下情壅隔庶務漏鎛貪榮冒
祿苟進偷安雖逃邦刑先罹鬼責抱疢沉頓出入三年

寒暑交侵藥石無效誠恐值乃厄會不復永年内求諸心敢不知罪向者預編條敕兼領史書情淺意迂斟酌無準識昏學陋褒貶妄加幽明難誣報應俄至又如獄案繁重軍律峻嚴從權作法臨機制變纖微有失生死殊乖及兹追咎慘如焚灼伏念訓有改過法容自新況惟高眞必許悔謝若乃命歷素定安敢有祈至於生理未終則將自誓已往之咎訖靡再造未來之惡罔或輒萌履于有常敢其過分見寵思辱在安念危捐忿𢙢驕

踐言慎獨不敗人成已不掩短現長舍五欲濁緣去六塵妄念漸臻寡過以贖曩愆明神在前慈衛如咫有渝玆戒是殛是顛崇降大厲有如皎日無任懇禱之至

知益州祝文

臣荷天子眷委臨撫西人立功賦事多所不逮慮索智窮日負罪尤永惟巴益之地生聚百萬臣爲之長脫一繆悠民受厥愆今者上啓天帝高眞列聖曁鑒下臣矜照危懇俾發寤未通濯祓暗冥使裁處寡悔措置時當

上不誘朝廷之法下得遂黎庶所宜嚮方遠罪實天之
貺

禳謝文

臣於慶歷八年被命案視商胡决河於時將議修塞財
用未辦民無聊生臣恐智慮昏愚不克集事默發心誓
仰叩上眞願開發所見冀無迷謬其年遂諫議罷修河
口休息兵民朝廷頗以爲便免于罪悔神實佑之今謹
修薄具歸謝靈造冀臣自今以往凡百所爲每賜警寤

無陷非僻無墜咎辜無謬正作回無迷禍爲福敢因報
祀兼達至誠

景文集卷二十五　　宋　宋祁　撰

冬節賀西京應天禪院太祖表　按宋史地理志河南府爲西京

伏以慶長君道儀亞歲朝撫天啓以介祥企神闗而萃
感伏惟太祖皇帝肇功鼇極歸運蘿圖滌閏位之殘氛
襲天元之正統鴻徽所燾丕祚其昌茂對光靈幸通慽
慕

伏以慶律上生長暉南儀緬懷祖則參企蒙襟恭惟尊謚太祖皇帝甚武濟勤時雍敷烈奄定裨瀛之廣會朝冒玉之華啟翼後昆奉承丕業幸緣至序虔廸恩悰

冬節賀西京應天禪院太宗表

伏以陽管升和天正肇序永念事存之恪是通申慶之虔恭惟太宗皇帝俾姒膺圖於唐闡繹奄神華而廓宇肆時夏以告功委付成規用恢後業幸緣嘉序欽薦齋誠

伏以穀管迎陽圭躔羨景賀更時序彌切孝思恭惟尊謚太宗皇帝功格二儀化綿九服升道白雲之表遺慶緑車之餘謨烈彌新感昭無隔郵通精悃仰對貽謀

冬節賀西京應天禪院真宗表

伏以天朔肇更歲儀叅亞撫流光之交序怵中感以兼常恭惟尊謚真宗皇帝敷德昭清翔仁溥博交際三辰之況延洪萬葉之遐耿耿奉承昭昭顧在敢因長賀冀逹永懷

伏以天步推元雲官告瑞恭念事存之禮式修稱慶之
常伏惟真宗皇帝探道取淵包皇建極舉升中之鉅典膺
下稷之秘圖置器已安在天有赫敢忘餘烈尚達至虔

冬節賀永定陵真宗表

伏以幽荔挺華蕭雲書候踐茲慶會感乃先猷恭惟尊
謚真宗皇帝凝命有光合符不隕坐格大庭之豫聊示
橋山之藏宏烈在天純休瀝下適臨長景祇達慕懷
伏以日周四極聿踐長曦朝合八能是標華序恭惟真

宗皇帝道侔天覆澤與春熙戢蕭斧以措刑擁蘭圖而
永命裁成至治開祐後昆甫慶陽升願憑辭達

冬節賀永定陵章獻明肅章懿章惠皇太后表

伏以協氣升陽歡儀亞歲企杳陵而在望眷璇歷之更
時恭惟章獻明肅皇太后順德函元柔風競世藹彤毫
而交頌歷華序以如新感此慶辰庶通慈嘏

冬節賀永定陵章獻明肅章懿章惠皇太后表

伏以初陽播序長旭迎辰眷雲物之美祥結寢園之深

慕恭惟章獻皇太后誕靈沙麓騰瑞軒龍冒萬物以推
仁首生民而流懿敢忘慈烈祗達慶懷

十月一日西京應天禪院奏告太祖表

伏以水德乘辰鳥官司閉眷場功之畢入奉庶品以進
嘗恭惟太祖皇帝總文皇猷剗除霸軌奄九區而大定
詒萬業之重雍賀變歲時僾懷光烈至誠仰達靈顧垂
昭

十月一日西京應天禪院奏告太宗表

氣肅上冬管推良月毛澤含收之始農田休息之餘恭惟太宗皇帝順古經猷合華布度右人文而長世藹天則以垂鴻寒序云初孝襟茲愴敢敷精懇有竚幽通

十月一日西京應天禪院奏告真宗表

霜篇迎寒水官順職眷豐盛之備含企原廟以薦誠恭惟真宗皇帝至德昭天丕功冒海接殊庭之祕誥佑緜瓞之永基屬是歲餘永言時慕神靈有在悃愊期通

十月一日奏告永定等三陵并諸后表

歲燭告和冬權謹職屬馨香之備舍眷悽愴以叢襟恭
惟章獻明肅皇太后德備徽柔仁含普博聆仙游而上
儀藹慈烈以常存環歷歲陰永懷親感尚憑辭信或冀
天通

十月一日奏告永定陵真宗表

歲功司用月數就盈眷霜篇之淒寒耿孺襟之愴慕恭
惟真宗皇帝治先邃古道合聖仙緘鏐牒以升中委雲
裘而燕翼歲成易及明發靡忘尚抒永懷仰通靈聽

永定陵賀章獻章懿章惠皇太后表

歲易故躔朔標新會慶儀參絢嘉祐普臻恭惟尊謚皇太后儷德坤柔俔華天極競懿風於內則庇慈實於黎人訓育寡躬越成至治履端云屆結慕何言

上永安陵昭憲永昌陵孝明懿德孝惠孝章永熙陵明德元德章穆章懷永定陵章獻章懿章惠皇太后表

春物流通天陽開動候屬農祥之正律函太簇之和恭

惟尊謚皇太后厚德儀坤徽猷儷極誦遺芳於史策念淪耀於橋陵永慕音塵實深怵愴

賀西京應天禪院太祖表

伏以律鳳更新星龍改舍歲時紛慶感企交懷恭惟尊謚太祖皇帝立極鼇區援圖蘿序撝鴻勛而蔣古擁純烈以在天涼寡繼承夙宵寅畏昭臨上日祗達魏誠

賀西京應天禪院太宗表

伏以寶歷開端華正萃慶情深永慕理或幽通恭惟尊

謚太宗皇帝丕建民中順稽古則偃斯干而弗試溝車軌以同歸乃眷後昆仰膺成矩熈韶云始感怵兼盈

西京應天禅院永定陵賀真宗表

伏以寶典開年治朝頒朔百儀申講萬福臻穰恭惟尊謚真宗皇帝盛德光天至仁漸海交聖仙於惚怳膺瑞福之葳蕤威烈常新聊冲蒙庇幸縁榖旦申達永懐

慰鄂王薨表 按仁宗本紀鄂王曦薨于慶歴三年

臣某言近得進奏院状報今月一日皇子鄂王薨謝輟

朝三日者皇閤纏哀慶支掩秀訃傳中夏慘結羣心中

謝

恭以皇子鄂王生賦敏齊日升令秀弗俟祿教自凝天資已疏釆於朱維方竚華於蒼震而霄寓生沴星躔隱暉休精上還翼子中奪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念深祀邑慟結膂襟徙重軒渠之憐靡逮温文之就夭壽有底悲傷奈何伏望推理於難諶割慈於無益漸平鯁惻專育粹純況宗稷流光春秋鼎茂已告功於晏晏方受報於繩繩今此悼懷幸寬至愛臣限分符第方隅禁聯憂

烟飛馳臨文帳塞臣無任

慰皇兄汝南郡王薨表 按宋史宗室傳允讓薨于嘉祐四年封濮王謚安懿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今月八日皇兄汝南郡王薨謝追封濮王者沴羅棣鄂悼結楓宸置訃外聞輿心中怛臣某誠悲誠鯁頓首頓首恭以濮王承華皇籍育德慶源備王禮於三騑首天倫於萬乘表儀朝序友悌宗藩當延盤石之封奄速壞梁之釁伏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義深斯痛情篤孔懷賁泉壤以

追榮極典章而恤命恩親茲厚尊寵何加伏蘄理遣深衷道齊達觀割奈何之重愛順有典之常經臣限守藩符阻趨廷陛臣無任瞻天望聖慘惻屏營之至

慰安壽公主薨表 按宋史公主傳仁宗十三女九皆早亡安壽未詳何封國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五月七日安壽公主薨謝輟朝三日者沴生皇壼悼結宸襟訃驛外騰輿情均欷 中謝 恭以故安壽公主誕華寶胄充懿神閨岐嶷自天而成柔芳與月而挺雖開腊澤之邑未茂桃李之齡奄賓上

圓弗諟蕃祉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凝懷夙就纏愴有加停左墄之早朝極漏泉之卹典愛風被物黎姓知仁臣又聞天壽有終者達觀畧而不懷感傷能損者聖人置而弗處況權綱總擥晝日咨諏彌頸健行克奮熈載顧損無益之念專介咸宜之祥傃祝天塗震惶心極臣無任

慰溫成皇后大葬表 按溫成后即張貴妃以至和元年正月薨十月葬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十月七日溫成皇后大葬禮畢

者椒壼上賓梓宮永閟恩厚泉穸慘結瑣闈臣某誠哽誠咽頓首頓首恭以溫成皇后肖順坤元俱異天表內輔柔教旁翊鴻機大練有以自修彤管不可勝美宜享難老遽及寘升伏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厚眷賢家追正慈極卜建園寢近負都城匪棘而緩者俾守常經弗奢而儉者以成遺志復土斯已納主方初然情與文殫則哀隨日遣望平怛悼彌含粹純儀祝震嚴飛越心爽臣限總軍務不獲奔赴闕庭臣無

任瞻天企聖禱係屏營之至謹差本州都知兵馬使呂從奉表陳慰以聞臣某誠哽誠咽頓首頓首謹言

慰張貴妃薨表

臣某言得本州進奏院狀報貴妃以今月八日薨治喪皇儀殿追冊為皇后賜謚溫成羣臣奉慰者宂纏淑閫隱結宸帷以懿烈可懷故褒名絕等翌日騰告有位均哀臣某中謝竊以故貴妃贈溫成皇后生禮義之宗躬圖史之告內佐天綍進亞坤儀奉上有自損之謙挺身

無可撓之勇日月獻納寒暑勤勞用傷至和弗克遐壽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夙眷徽順聿悼柔恭方春掩華幾望淪魄盡哀女管之美追正椒極之名節惠示終置朝踰數竊惟卹典具則情可抑去日遠則禮益文伏望垂答羣情寢紓餘鯁含道沖於有謚挺天健之無為使長逝有知蒙榮何極臣地當遐戚身隔近班悸懇所叢涕毫奚叙臣無任

慰魏國公主薨表

按宋史公主傳太宗女魏國大長公主薨于皇祐三年

臣某言得進奏院狀報云三月二十五日魏國大長公主薨輟朝五日者姬館淪華沴生意表天襟叢惻禮極哀餘訃問外騰人倫胥戚臣某中謝伏以魏國大長公主行爲婉則德冠壼彛宜胙高年昭祉元吉胡不憖遺遽及云亡伏惟皇帝陛下推先聖歸妹之仁原本朝諸姑之懿當所置務易服申慈愴沁幄之長違賁窀宵而極寵情兼文盡孝與治隆然宵旰既勤聽斷斯廣顧禮有限雖聖弗違願抑遣於悲懷勉遂迎於順福臣適

守郡印不獲奔赴闕庭無任瞻天係聖竦怛屏營之至
謹遣知兵馬使郭玉奉表陳慰以聞

景文集卷二十七　　宋　宋祁　撰

代石少傅賀南郊禮畢表 石中立慶曆四年除太子少傅致仕

臣某言伏覩今月二十五日南郊禮畢者國祀告竣天行飲至慶騰方夏歡浹綫紳中謝竊惟恤祀以誠有國之大節饗帝為報唯聖之上儀矧三歲以躬行合百神而並職本朝所重縟典攸先恭惟陛下誕受蓀圖丕承

前憲躬自儉薄政實焦勞百穀已登坐躋仁壽之俗五兵雖用常戒忿鷙之師是以列緯澄霄佳祥駢集用懐景貺乃講鴻儀申敕庶官駿奔百執欵殊庭之秘奥覲清廟之邃嚴遂及郊丘祗奉圭幣儀必及物史皆信辭樂六變以咸和合祛乎天地禮三獻而不息哀對乎祖宗熙事備成至靈歆感逮彫輿之旋軫坐嶢闕以推恩澤與雲翔俾羣元之更始命先郵速包無外以相撒昭洗故疵導迎新祉臣幸還所事繼屬緜痾留滯一壓空

羨藻鳧之遥羽蹤跚三陌但同陽藿之傾心引領私門

注情神闕臣無任

臣某言伏覩今月二十八日南郊禮畢者陽郊已事邦

節有容列位均歡綿區浹慶中謝恭以享帝莫先於聖

報本莫隆於天有國所修舊章惟允走四海而來助聿

展多儀閱三年而後行舉無違禮屬當盛際昭憲先謀

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天秉粹溫時行剛健紹休謨烈之

懿同底方隅之寧秉時尚文賁雲章於天極推懷布惠

淪膏澤於民心法令詳平吏治修謹遂使休光瑞應同日並臻式勤讓善之方以飭就陽之典相惟羣后鋪究上儀殊庭左廟之嚴前升乎圭瓚厚地皇穹之重合薦乎陶匏敷侑席於層垓煬高煙於紫宙三靈交感百禮具成且復御象闕以嚮明稽奮雷而肆眚内策勲乎從衛外疇賞乎方州慶賞遂行表裏胥悅臣向叨近侍今退私閑苦盭瓅之不仁陪末行而莫逮朋坊就第但聆於穆之餘法從觀光莫覯猗那之盛欣愉内積距踊無

從臣無任

代石少傅賀表 拱表文保 賀乾元節

臣某言伏以天祉所基聖期斯集昭題出震之始茂著生民之祥令日環經羣情欣企臣某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屬精庶務之重優游上聖之資聲明光輝道德藩富奄中區而泰定屬善歲之登成顯及亨辰誕敷縟禮欽踵露囊之舊時惟夏篇之初卓馬介圭咸在庭而來獻呼嵩躋日同介壽於無疆宴洽需雲歡騰綿宇臣

久嬰疲瘵阻望威顏抃鳴社之有初預稱觴而罔獲內勤慶祝永俾熾昌臣無任

代石少傅賀正表

臣某言伏以五紀更端三朝集慶湛晉醽而稱壽徇道鐸以宣和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執競居尊嚮明布度秉歲元之肇啟肅容典以交修旅幣在庭森璋就列濯從春發祚與時昌臣身伏丘樊迹疎閶闔緣步趨之甚梗陪抃蹈以無階臣無任

臣某言伏以玉儀改度實典開祥堯文恭授於民時周典布和於治象臣某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懋昭聖職丕建民中括環海以共規坐太庭而執競履端有序開賜無垠臣出守一麾馳神九閩隅虎樽之盛會壅鳧藻而餘歡臣無任

臣某言伏以杓建寅辰日躔營室夏正啟序品彚昻新漢厯受圖華夷輻湊臣某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紹統熈洽凝神穆清憲泰象以相宜體乾元而邁德民歌

舜旦世浴堯仁丕丕寳圖衍鴻休而增熾簡簡景貺秉
慶序以叢休臣叨奉邦符恪司藩輔頌南山而拜壽莫
忝翔鷺之聯企北闕以馳魂徒欝疲駑之戀臣無任

代上尊號表

伏奉詔答以臣等五奉表請加尊號特賜俞允者羣心
歸美薦叩帝閽曠度延慈俯從人欲徇強名于有衆復
徽冊于昌辰中詔誕頒三靈交豫臣等中謝恭惟尊號
皇帝陛下紹恢興運勤體大猷豫奮九乾之剛總觀衆

甫之妙嗣臨大寶彌亘周星非慈惠弗施于民非清淨
靡圖于治廼我亨會昭于前人曩藉郊貺之成胥洎農
祠之報率繇輸嚮增建號榮克纂舊章再腾茂實而嚮
者歲氛或殄民粒少艱陛下祇若奉時葦然引咎應
天以實靡角無用之文懼灾之流悉除移過之祝特形
冲諭貶去徽名誠發自中報不旋晷迎夫善氣訖此屢
豐蓋皇矣之鑒已昭而巍然之稱未復淵衷久黙公議
無階比者幸以昭戒先期中嚴大報官師動色朝野一

辭藻授因襲之文係上形容之論願陳顯冊丕對靈休雖與情引義以弗 闕 且明詔申諫 闕 曾是 闕 表於 闕 聰遂跨浹旬繼臻五請敢 闕 蒙陛下神明軫慮金玉 闕 音數告外庭 闕 細 闕 遐功弗有則 闕 曷歸為身壽辭則祖

闕 答愛心載繹為 闕 辭 闕 既 闕

同前上皇太后第一表 楊柩客加恩

第二表

臣具言臣近以併塵寵數亟逵讓封猥奉訓辭未垂順

許夙宵惟念氷谷震惶臣某中謝臣聞官惟其人授受存乎實賞不可僭輕重視其功故師錫則勞臣不疑冒居則處士横議大猷所繫從古而然竊念臣一介非夫兩朝善使雖微斡裕絶有他腸泳空乏於樞庭速謗叢於鄉校法官雲構偶貳使權麗澤風翔第膺常級蓋聽謀之抑畏答大徽於高明與物惟新祈天永命如臣無狀為國具僚慮不先幾事多遺策至仁在宥裁赦已多詎可當憂勞之辰自安過寵昧廉隅之守以啟偷風取

身咎以不辭玷國經而為惜伏望皇帝陛下酌於舊典斷自清衷俯念傷微追還渥縟示名器之尤重俾顛僨之罔加祇竢俞音用寧危悃臣無任

景文集卷二十八

宋　宋祁　撰

代昭文為飛蝗乞罷免第一表

按明道二年張士遜為昭文館大學士

第二表

臣某等言昨以天降薦瘥歲非平秩咎由近輔災流下民各控嚴宸願還宰政可音猶閟危懇弗寧進退省循

啓處慚震中謝　竊念臣等業殊經遠治匪及幾本一介之顓愚承四近之空乏勉當柄用冀穆國經而綆短困於汲深轅弱窮於致遠民怨成府吏政不綱感傷太和寖成戾氣滌滌旱野播為蟲螟嗷嗷力農罄爾稼穡始自淮楚施及青徐民屋流亡物價翔踊上煩慈貸申詔攸司轉積粟以賑饑赦常租而紓患致君旰昃之地虧國富庶之風庸非佐邦安所歸咎臣等聞三事之任不惟其官百度失宜焉用彼相譬夫龜玉過不自他如彼

棟榱壓焉何頼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審其咎職儆以官刑誚駿假之罔聞暴贊寔襄之非是許停繁軸改命宗臣上當天心下厭人望庶可以蕩消紛勝還定勞人况漢室嚴科有災輒劾阿衡明訓自孽罔違願詢舊章即降成命無招飛語取玷大猷幸得罷歸緩忍懸於提市莫能夙夜免浮禄於當民至款苦煩俟俞後已

第三表

昨以蟲螣其興原疇兹瘁勞人捐瘠比屋轉流歲月荐

飢物價騰涌惟上穹之降異由當國之曠官再瀝囊封
願還魁柄期以振除云瘼消伏薦瘥頻煩諭音未賜開
可退惟震咎弗遑啓居用罄述於惷悃冀必從於切免
中謝 竊念臣等出於感會進預弼諧姑守謹廉蔑施稱
報共浮詔祿坐數彝倫遂俾昆蟲為災旱魃成虐民罹
半菽之困吏疲秉火之謀上惻睿仁罔安昧旦乃至救
倉轉餉而賙濟使人係道以撫綏減避鴻名省嘗法膳
請禱所奉靡神不臻然而飛孽未衰休符猶鬱蓋由臣

等代工無狀熙載弗昭百度或愆六氣遞戾虧陶姚之至化實皐夔之罪人是而可容誰將執咎臣等聞一夫不獲阿衡尚且爲恥萬物咸遂陳平所以致言矧今旋節愼遷杼軸將罄齊民搏手善地卒萊非天不庸惟人實召尚據同寅之地曷勝有靦之顔伏望尊號皇帝陛下特舉舊章許辭大任改咨良弼升贊遠猷張瑟柱於不調和羮飪於旣戒庶當顧諟旋召善祥傾聞上節之期罔逭吁閽之罪

代中書為飛蝗乞降官第一表 按明道二年李迪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第二表

臣某等言近以燮調無狀陽併為災會是宰司任其咎職願諧朕秩冀塞攸箴列牆進之危誠叩天從之善聽未蒙順許尤劇震惶中謝竊念臣等本出親逢誤叨善任迓衡萬務闕策四聰淺謀弗以鈞深曠位因而取悔上干天譴貽累聖猷穧穗卒痒流亡輩出輕去先畝仰給縣官庾廩其空財用將乏尊號皇帝陛下葦然仁惻

形於宵旰撤陪鼎之盛饌損鏤玉之鴻名訪逮矢言冀新至治弗遑燕處期臻大康蓋以臣等天秩久塵公言不避相邦積咎納政靡從穹昊疾威黎苗艱阨法宮寅畏軫雲漢之憂巖廊宴安保腊毒之厚日益愚惷心焉愧恥器誠有極人且何辜臣等聞之績用靡成古皆削地職云不稱法有免官而況舉玷彝倫坐招戾氣具爾之瞻奚取隋哉之謗已興雖復司敗官刑罔加簿責棧車匹馬未賜退還追揜昨非以期夕改尚當權降高爵

策勵謫材示誘上之有刑俾改圖而自贖許還一級昭示百工庶使丕覆監觀聿彰於修省有邦黜陟足示於勸懲所賴惟恩乃心非飾必垂矜遂庶息怔忪

第三表

臣某等言比者推本乾災懋明邦政累章伏閤俟命免官冀塞議於盈庭庶還威於有昊若言無感徽欲罔從罪以愛忘事由恩奪捫心內省抃服弗遑雖瀆於三者易戒其凶然過之貳者古明其訓敢緣善貸固列危悰

中謝臣等竊聞四輔之官一樞所繫國有憂而必戚政用乂則共安譬同濟之無異心由相成之為一體是以臨朝興嘆范睢懼而請罪歸難安所石慶退而上書責賞有歸典刑可復至於堯水湯旱魯蝝晉饑室若磬空民違土著本乃責成近輔協濟永圖著燮理之大端為荃宰之明分曾未若尊號皇帝陛下損甘念咎而臣等飽食取容貽號慮危而臣等尨司自若致君於勤則下蒙其恥遺民之力則上曠其官或容自私何以為國伏

望與稽丕式旁采衆藝言許臣等量降舊官畧各如前請勿敢飾小讓之偽跡角無用之空言實冀微誠上感天道必若獲戴鳴於失旦課千慮之至愚還逐定務人導迎善氣汔茲小息無累大康然後除其過而計功未為失爵取諸懷而復與更表至仁援古則煩盡辭亦厭必垂開可少寬憂忡

代楊樞密讓邑封第二表

臣某言比者甫屬勞還逐例蒙進律即憑露奏切冀回恩

嚴詔閔俞危悰無慼省循甚孰啟處若驚中謝臣聞人食不浮有邦所慎名器為假先聖必書是以祿緣德而為差賞待勞而作勸君臣之際進退至公竊念臣料自散材本惟近器當有道之日而抱甯生之愚在諸臣之中而專石建之謹遂邀誤寵入幹鴻樞大度見容寸長未效三事六府交修之訓亟聞百禮千儀法從之榮斯極方虞校議貽損國經敢圖舍爵之辰亦預揚庭之告峻升儀等優食邑租且夫器敗其盈物衰於盛假令有

功可紀尚當遵易退之規况其何力於時無啓取疾顛之咎敢兹再瀆虔竢曲從伏望尊號皇帝陛下體天極之好生法道先之善貸保全舊物開布德音儻收已尌之恩是免不濡之刺

同前上皇太后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玷壓褒製褒虔貢讓函屬蒙大言未垂可報慮食浮之損國彌夕惕以裴懷罔追攸誅更期瀝懇中謝竊念臣舄微衆驗椎鈍自知覯千載以開榮幸二宮

之圖舊逢陷顯仕或累寸勞未淹緹莞之期已正黃樞之署洪惟聖旦務講上儀振萬宗祊之中載邦坻場之左而臣屬當景從內惡寡聞動有昆閽之迷居無伯始之問睿明垂庇責讓罔加乘此策勳例蒙席寵益微臣之高秩增晉食之爰封所宜拜嘉以示殊獎其如道路之論憯莫懲嗟犬馬之懷不能無感儻自安於異數實取棄於彝倫苟玷大猷靡為細事伏望尊號皇太后陛下詢謀衆采俯諒丹愚協議長君賜停前授使罷有所

極無至於害盈且功在不疑何煩於推重獲依慈貸庶克保全

景文集卷二十九

宋　宋祁　撰

代宋參政生日謝賜羊酒米麪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賜云云者推六物之舊私計所生緣三事之常曲頒多物惕焉升受罔以為顔

臣中謝竊念臣素禀樸忠幸陶愛教蒙天至幸備國邇

臣日以累勞自知無狀夜而計過未始獲安幸司敗紓

諉上之訶俾偏覩及養志之禄洪惟大造固已不貲敢謂尊號皇帝陛下推善養之仁記載育之始餼醪紛降豐稻旅盈備其宴喜之資申以顧復之樂昔三釜而仕魯國為矜二首之年絳人獲問比臣叨遇負絶等倫誓苦節之寸長答鴻慈之厚枉感非自外言曷能宣臣無任

代參政生日詔書賜牲餼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麵

者驛使紆緋綈封壂眷旅臻錫品紛照家庭衙惠靡貲捫心知愧中謝竊念臣叨陪宰政再貿歲躔庶務所縈淺謀不輯託包荒於天地未罷賜於丘園載育在辰早孤集感方夤緣寵例推衍恩華分碩畜於牧人沾美醪於酒正屑麷珍潔䆃米粲甘榮所自生私訂累茵之歎俾于爾艾更蒙全領之慈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道茂養賢誼深愛禮忘其愚短假乃褒優佐家食以屬厭闔宗盟而循省誓勤夙夜歸報涓分臣無任

代楊相公謝賜生日銀器衣物鞍馬表

臣某言多物焜煌騣膺於君賜幽悰距躍式嫮於私庭惟賤息以奉將實僥躬之深幸中謝竊念臣代族寒悴識機蠢寘偶與時偕寖叨器使每包羞於賞僭率自戒於侈期入管黃樞彌覩繡扆踰年待罪訖無告於內猷積謗隳官獲上還於中務為藩伊始存闕滋深敢圖當宁之慈垂記射蓬之旦衢輦佶駟特出於天閑麗服精金頫榮於家壁撫身枝而傳逹續壽紀之衰餘此蓋尊

號皇帝陛下護彼朽姿循夫舊體斥豐財之藩庶駭窮里以聞知養不洎親感所生而罔極身方許國知有殞以為酬獲列涓分誓存顛沛

景文集卷三十　　宋　宋祁　撰

代謝敕設上皇帝表

複閣嚴召宿業以惟新夏屋多儀惟慈而均養柱烹調於牢味靄翔集於僚英率用舊章式光盛集斯蓋皇帝陛下假文儒之異數舉宴喜之豐規申命有嚴先期畢

給湛郢醪而既醉閱漢戲以侑歡内省材駑仰叨宴惠
養賢而不家食已服至仁育莪之在中陵方懋譽處深
荷絶倫之賜未知歸報之期

謝御筆批表與下首係代作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乞罷免重任伏奉今月三
日御筆答候郊禮畢一年後許退不得更上表求罷者
事敘情迫業已啓聞恩隆諭至罔垂開允刻誦聖訓傾
駭乃衷臣某中謝伏念臣中人之才無善可録因縁過

聽叨冒上司奉承明制而宣之朝什不能五總領羣務而達於上什不能三徒以斷斷樸愚區區慎慤旅進旅退不敢後人公事公言止於寡過若乃調度兵食由畳取豐羈致戎獷化桀為順靖多辟之俗去無用之官訂正度程變撫樞極則臣之自視性有不能陛下雖欲庇之至仁貸以不死謂慤則宜恕直可弗疑奈何妨賢之譏譁而弗可解備位之責至而弗敢辭令臣順命則取尤違詔又抵咎稱疾以邀上則詐俛首而還位則慙茲

焉危窘匪謂文飾而且寶筆親示金口宣聞既賒歲期仍畢禋禮切却來奏奬邱叢軀粗識名教之方敢渝君臣之誼恭遵慈勅已默費詞誓勉不肖之材上酬再造之賜然念年齒頽邁精力耗殘陽雖蒙榮陰或取譴悔常待亢弔正在閭閻終冀數月之間更續乞骸之請眷深難荷感至無言

謝皇太后表

臣某言若丁辰軫懐於幽鬱坦然頒訓申誠於適司董以至

和叉茲多辟中謝竊以易象之明折獄蓋即天倫時訓之者挺因本昭君德惟萬區之至廣非一德之可純時有根論上煩隱悼恭惟尊號皇太后陛下厲精政本灼序帝紘賾惟精而守中研至深而成務在勤訓俗勝其欲利之心去泰敦風納于仁壽之域式屆暑隆之候永言罪罟之人亟詔多方務欽庶獄清其盜械慮淹久之不聊審厥成科俾哀矜而無失絲言所出盆照同睎臣久玷簡僚備聞丕律屬分千石之重恭承一札之文敢

怠奉行以孤共治

代上皇太后謝出外表

霈發天旻澤流巖槁內循亨會函寘情涯中謝竊念臣一介孤生兩朝誤寵無裨王度有玷官箴再躋鴛浪之居繼掌隨風之命司馬素遲之恩動或淹時倚相能讀之書老而彌忘且以稟生多病仍歲弗支匪服成災瘵官在慮乘霜露之邪隙動冰炭之宿痾結為沈緜損其強力臣亦仰體洪造思致小康經熊鳥以養和觀龜頤

而告吉移書請告沓委於攸司瞑欒攻中寖成於淹卧
迭陳囊啓求假郡麾危心苦言援天非一至仁大度戚
疾已多賴祝網之在寬輒竄章而終請豈謂伏蒙尊號
皇太后陛下蓋高垂聽善貸均慈恕及惷愚罄無底裏
許中停於辭禁更推進於官聯寶構清司使符重寄併
爲烜赫垂逮廷殘矧惟此邦臣之舊治周知風土之樂
具存條教之規庶盡力於朞年俟有全於癃瘵復瞻丕
律仰謝大恩勉於未死之前奉乃彌文之化私悰所誓

淪髓同深

代謝敕設上皇太后表

宿官有始趨漢闈之靚深善養推仁盛唐家之供擬申嚴內局昭式彝經霶潔觶之仙醅分治庖之秩膳帟雲默布佩縈趨鳴仍覯平樂之優式踵禁林之事斯盖皇太后陛下奬其涖職洽乃多歡因式宴以示慈顧宜疏而斯糈俾兹孱淺洊辱寵私訂汝寛之屬厭絶無餘歎諒長卿之遲訥曷用仰酬

代謝表

臣某言近以進列官著叨服寵名昧死剡章還封俟報恃豁如之度罔動其違煩往哉之音謂諧所授拒恩難再瀆等知榮 中謝 竊念臣輶質謭材單門平進偶專文史仰會聖真一忝掖垣再升詞禁間守離宮之鑰歸侍華光之筵天誘乃衷君藏其疾遂階關决俾效進思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湯德不邇舜華重協九功翕受萬寶厚生佳兵偃櫜斷獄衷止而臣論思之際但稟成規處

可之間類多常務括囊匪譽浮食取唾退居以思自卜
惟審若使告猷替否固不逮人至於濫進叨功亦云知
恥何言大造更示兼容但論歲月之勤罔計明幽之實
茂推賞策越亞天工内懷三褫之虞亟控四聰之聽而
危心耿耿非口能宣淺志區區遇時斯奪景風遂布渙
汗匪收罕所讓以弗皇忍終慭而何極此蓋伏蒙皇帝
陛下深憐耆舊垂亮樸忠奮如一之仁從寧僭之賞不
因人而廢禮示與物以無私謹當仰體堯言益循禹律

勵乎十駕中以九思庶臻同底之和免玷其難之哲銘心有素如日敢忘

代楊樞密謝第三表

臣某言再達奏函願還明制猥諭已行之命且均寧僭之科往愬莫申冒榮何幸中謝竊念臣本微風績偶會盛明料自冗閒迭階華要譬如枯木靡自先容及乃秋毫罔非帝力遂謹一心之事慎隨異物之遷發于誠明期貫夷險至于諸葛應敵臣則闕于所長方叔有猷臣

則愆于未壯樞員承乏機務頗叢屬容典之交修顧建明之匪效庶官長力謹爾奉行百度森羅居然飾盡實忍懟于無用徒庇質于至明敢冀勞還首膺第賞寵階凝峻封宇便蕃懼授受之兩虛控懇感而再瀆冀收成命俯穆大倫寧謂綍靡還綸之期爵存厲世之本先加無狀庶勸有庸緊治典之化源匪孤臣之私荷龍光下賁震抃參懷斯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普氾翔仁保和樂育業已升于四近求無備于一夫特假先榮將權後效

敢不退求于己罔伏攸箴持守嚚于易盈靜長柯于有
隧竭情夙莫歸報消分臣無任

謝皇太后第三表

臣某言昨以玷塵懋賞訴丙還恩伏省陳章既殫于所
請枉音催拜遂隔于由衷承命若驚省躬銜感中謝竊
念臣少緣羈蹇獲對嘉亨出無以藩扞四方入不足重
輕九鼎但以斷斷之介蚤移于忠區區之心所守惟道
兩宮察乎少懃三事悉其無邪遂正右樞仰參熙緈朝

家累戚禮典懋修或恤祀以展牲或勸耕而育穀親逢至幸法從為榮曾是惷煩淺為職業漢庭故事僅且奉行魯廟多儀疲于每問外速瘝官之謗上貽有國之羞切免且宜褒揚絕望敢謂尊號皇太后陛下慈均丕冒利篤廣生因太寢以還衡告外庭而席寵進階近列益戶大邦繼昧死以上言冀課功而責實蓋高莫訴虛授為慙敢不勵翼謀謨賛襄戴采戒園葵之爭利敦皮弁之守官庶詭微功罔浮厚食誓心有素摩踵為期臣無

任

代鄭公乞外任第一表

第三表

臣某言近者累披丹悃上叩謀聰願罷台司退從冗職言煩而聽者倦可報莫期情迫而喻匪工薄懷彌阻然而臣存量力之誠君推善養之私進于禮者未始困于隆淵盡其力者弗忍忘于棄馬終緣況喻仰冀矜俞臣某中謝伏念臣拙與性成幸由天假徧躋兩府縣亘六

碁不能内協謀謨力希彦聖斷無他之技僅足自修萬有一之長奚能云補未安官守之次巳罹福過之災禍罰繼臻私闔相吊沈憂中潰衰態日侵耳聒沸羹目眩朱碧危心悸動素領紛焦坐迷千慮之煩居忘百為之半率平强之盛尚不逮人罹悲咤之餘何能佐國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以仁從欲因恵保終念數奇不足共功憫力殫無以致遠許從策罷靡悼後艱用舍以公纖介胡諉自昔君臣之際明哲以多或有先狗馬之虞或有

蒙牛酒之養或煩于慮而損壽或臨其摯而致顛値材者而尚然矧孤生之曷免若使衮章旦褫川謗暮平保榖餗之殘軀盡婆娑之生意是云紓死敢不銜恩

景文集卷三十五

宋 宋祁 撰

謝賜夏藥狀

右臣今月五日入内内侍省内西頭供奉官衛克明到州伏蒙聖慈賜臣夏藥一角者炎歊方盛疾癘可虞臨

遣使臣垂賜方劑守戍在遠拜貺為榮伏惟皇帝陛下
均下濟之仁推善養之愛無嗇精品普救羣痾矧時燠
有常協氣如彝殊無暴疾上累至慈第祕五藥之良式
重萬金之比無妄蒙喜有殞為酬臣不任

右臣今月八日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裴致用到州伏
蒙聖慈賜臣夏藥一角者暘炎在燠痟痒或興敦命使
人頒分藥劑守戍在遠下逮為榮伏惟皇帝陛下端拱
以嚮明推慈以及物蠲疾所軫命賜尤先惟順氣之茂躋

藹多祥而紛集過計民瘼致惻層懷分餘品於大醫濟元和於裔壤 原闕

代人乞存歿臣僚納家集狀

右臣竊以周德之興多文以監二代舜華其協好問而察邇言爰歷古先咸遵風軌期有裨於治體無容廢於瞽詞輙罄芻微仰裨漏闕伏念臣材惟闒茸職本掃除服君度之在寬不汝瑕而垂采曩者太宗皇帝亮其愚訥奬以寵靈命臣充史館書庫都監兼祕閣供御圖書

時屬聖念嚮儒朝猷被世旁求典故備覽清閟又命臣
往江浙搜訪遺書真宗皇帝繼體丕承好生善養洗其
痕黜秩以冗閑伏遇尊號太后尊號皇帝陛下祗適珍
圖交修先憲遺簪未棄塗襮再加又命臣同天章龍圖
閣都監臣委質三朝行年八十鍾漏方盡雖愧於夜行
塵露之施敢忘於上報臣嘗覽祕書目錄伏覩自唐末
至五代其間有以文章取名當世者咸存屬綴列在緹
緗載冊府以相輝賁牙籤而有第我國家承百王之末

披三代之英師儒挺生名臣輩出或高文大冊為廊廟之珍或隱居放言樂山林之志從臣咨嘆太史陳詩炳然斯文高映前代然四部之內編集無聞一王之言規蒦安寄使彌文不表則至化弗昭後之視今闕孰為大臣今欲乞降聖旨下中書取四朝以來存殁臣僚及隱逸之士以文學顯名者各許其人及子孫獻納所著家集仍降下兩制詳定若其深厚溫潤可以埀著不朽者具姓名聞奏官為給墨差人繕寫三本付龍圖天章閣

太清樓秘閣收藏足使增觀本朝垂榮來籍開元之目大備有司之副可求上以見文思安安堯之稽于古下以見賢士濟濟周之所以寧臣之至愚竊為深惜且年祀寖遠則亡逸滋多今而不求後亦隨廢異日當使陳農訪舊結馳傳之勞河間購遺軫補亡之慮功相遠矣詎曰不然臣衰疾見乘懵昧惟素願留餘景期覩大化之成輕率狂言或俟聖人之擇越干程覽伏待誅夷臣無任

代石太尉謝宣妻入內狀

右臣某月日得家信報於六月十五日奉宣臣妻濟陽郡夫人程氏依舊入內仍加錫賚者投荒之典方緩於誅夷加等之恩俯流於伉儷獲凝嚴而入覲矧賜予之薦隆遜聽寵靈內增愧畏斯蓋尊號皇帝陛下顒卬在宥憯怛推仁憫一夫之向隅荷十世之猶宥念原簪之賤未忍於棄捐顧石窌之封免從於削奪時霈非常之命茂宣求舊之恩注兇澤於私門濟天光於中饋雖一

疲之體施及於照臨而十駕之駑敢忘於報效誓捐餘喘上答鴻私臣無任

代石太尉謝移蔡州安置狀 按石普移蔡州據狀亦屬真宗朝事

右臣今月日安州馬遞到勑書一道移臣蔡州安置者湯羅一面久寛天討之刑虞宅三居驟遷日圍之地繼荷燭幽之治彌增若隕之憂竊念臣畧謝佐時功非半古韓壇曠責久貽貆特之羞遼豕矜功素昧盤盂之誠而自賤軀集釁具獄徵辭官既有於常刑孽寧容於自

逭舉嚴棘之議合正國章弛威鉞之誅獨從宸斷止峻
投荒之憲用遵惡殺之文獲俯庇於微生實仰依於大
度雖魚將薤腹誓投於遐陬而豺不食人偶還於散睨
屬以祥徵屢集洪澤荐頒永惟屏弛之餘亦在甄揚之
末越從外服再置內藩陞近衛於周廬豐廩錢於長府
偷安腹背徒慙六翮之勞捐景桑榆永謝東隅之失不
謂未周時籥亟濟天光錫成命之溫純徙大邦之容遹
斯蓋皇帝陛下包荒在念起廢推仁侔厚地以無容體

明陽而茂育顧杯棬之失性未舍育材憫鍾漏之偷生
忍同齋志屬因大賚旅霈鴻私滌瑕雖極於寵榮牘髮
未知於啓處舉頭見日空傾如就之心側足及泉終誓
猶生之報

代鄭公謝參政狀

右某啟比者祗荷褒綸擢陪台席亟露陳於護奏枉垂
報於斅音趣拜寵靈交深榮懼竊念某本緣儒服驟旅
朝綏寢持從橐之華寀蹈禁門之複蔑齎最狀少報上

仁方虞具僘之訶復忝數求之錫諫曹茂秩政弼崇聯
雖薄訴以冒聞猥批章而蒙諭寵非其次將忍終身之
慙服不值庸更畏千人之指此蓋某官封殖夙加題評
素定因卬卬之訪逮亮斷斷之顓愚助育譾才賛行賞
典敢不益探深志仰叩大猷載驅駑緩之姿或禦負乘
之冦冀紓諝議少荅恩勤感灼叅懷名言罔叙

代前謝兩地狀

右某啟伏奉制書特授前件官者諫曹上列宰政崇聯

併荷寵靈不勝感懼竊念某謏才曲學惷慮煩襟興于悴族之餘玷厥殊科之選荐塵榮次取愧英游書命掖垣了無裨於國采慎辭鑾署始有愓於官箴幸遭山藪之藏弗責斗箕之實獲紓罪戾寖易歲時不謂台序乏員宸心慎舉首頒成命猥及孫生尋昧死以自陳冀咨賢而改擇曲煩聖諭終廢危誠此蓋某官助穆公言序熙朝緯因為容之素定致延渥以逮臻然而三事陪榮萬幾竚訪恊成樞極非庸妄之所堪忝佩韋弦或箴規

之自勉益勤圖止用副恩斯

代人謝大王兩地狀 按大王即荆王元儼當時有八大王之稱

右某啟比者叨奉制恩顯階事任已陳讓奏終閟俞音顧允命以難違祓嶶章而增惧竊念某本緣感會遂服耳嘉非有深博之謀仍孤宥密之寄聯三公之風采莫效建明處萬事之便宜終乖時當敢圖聖造止罷繁樞薦推將鉞之榮僉假台槐之任徒懷知止罔克讓還假名器以甚隆畏否臧而取咎此蓋某官深憐墜履助殖

孤根贊襄疇采之咨誤及罔功之列期殫忠力庶荅保

全

代謝兩地狀

右某啓某被病彌年墮官有典坐尸廩稍再錫告休所

慎之疾益臻有喜之占未驗内惟屯蹇審已阨殘諒何

以趨走墀塗奉望帷幄輙昧塵於天奏願近守於留都

庶使蔵瘵以紓晷日敢圖天造垂枉詔音特留止於上

京庶就詢於高手勉其支壞兾以汔康斯蓋某官容道

惠慈俯寬緜惙厚博陽之陰德還楚客之離魂銜感于
玆銘中畧叙

殿前李都尉謝狀 按李都尉卽臨西都正用和之子璋尚福康公主

右某啓國家以宗祧合享保介務農儼飛輅以還衛坐中天而灑澤眷言陪祀首議策勳惟十乘以扈行式四藩而宣力果升寵數允穆朝僉增寶鼎於既安煥太常而動衆私悰竊抃公翰見詒但祗服於謙儀莫罄陳於感抱

代上大王兩地謝狀

右某比者叨奉制恩顯升樞席讓還弗允胥掾知懇竊念某材不逮羣智非先物有嘉所會閥閱無聞貳幾事於禁庭讙人言於鄉校露蕭均沛班賞旣加月管未淹都言亟降改副名於舊局亞髙秩於宗正帝右師師曷諗惟幾之務河千坎坎坐貽不稱之訶伏蒙某官幽贊天工弼成邦釆料此錯薪之猥參夫隆棟之求茍忠力之可圖實坯陶之爲地

回李給事謝加集賢狀

右某啟伏承茂膺恩制玷領華資伏惟慶慰恭以給事德器閎深行枝翹秀遴千齡之嘉運復九變之彛言充懿德符發為藝極宣四藩之風力追兩漢之吏師外俞臣僉上簡皇揆弗移瑣闥無綜書林錫吳社之陪敦賁奎鈞之符景方深嚮慕遽怵音題荷沖意之降階戢懦衷而盈感

回王太傅謝狀

右某啟伏承讓削報聞詔音敦奬協剛辰而進見膺榮典之焜煌式是臣鄰允於公議伏況某官夙勞旦暮克壯謀猷守風雲之四方揚才劇任隱金湯之萬里歸重本朝進直中樞彌昭茂績詢求盟府之舊僉同黎獻之咨果沛徽恩次升上列竊比在陵之栢均悅居多幸依同臭之蘭敷言何幸惟街勤誨永篤朋情欣慰感悚一二非述

回王參政讓狀

右某啟伏審光奉恩綍進參鈞席伏惟慶慰恭以台階
辨等亞天宰以鈞尊鼎鉉有儀助政羹而調味庸咨哲
艾迺貳論思參政侍郎器蘊中庸照鄰殆庶撫長離而
上擊式契可嘉掩大蔡而前知久陪訪逮頃以詔民多
瘠遣使有華轂祕殿之擁經包長淮而振廩甫臨歸節
前被賛書僉同四岳之咨進與三公之論人瞻具爾皇
揆翹然承確讓以露封祈鴻恩而收澍深惟時望難抑
寵靈顧遵太上之永時總廷鈞衡之急務猥蒙誨翰但

戢感懷

回賀轉左丞前兩地謝狀

右某啟比者祇奉恩華越陞臺轄負茲臞瘠席寵震惶某項官近班受寄舊史索隱螭頭之記研精仗下之書裁成簡編僅塞詔旨奏御之始蒙榮以遷愧形於顔感識所受此蓋伏遇某官台司舊德嶽鎮宗工推化筆之先容枉飛文而厚貺將報大過永堅夙誠

回陳州楊相公問候狀

右某啓伏念地尊國屏洋洋之潤旁霑目傃霄躔兩兩之符在望間闕嗣音之問日增想見之勞敢謂台隣遠馳記尺晉軍開府迴敦悅禮之風漢相無勞榮重移書之賜載循撝借但切銘葴冀異天祉以茂將副人彜之嚮

回張侍中問候狀

右某啓伏念坐隔師垣寖踰時琯倡風九牧均體四隣藹巨伐於緫旂貫英規於金石誕敷善教俾乂斯人屬

兹盱鎮之餘間以馳郵之問美言載郁譙象有光惟百順以內滋肇九商而惟秩益祈沖用允叶輔諧感抱自中勸談非述

攀章侍郎狀

右某伏審侍郎克消今日夙艤行艫順楚汰以揚舲彗淮雲而引旆祖壺係出朝紱惀違某比屬綿痾阻陪餞禮銜恩惟舊銷志無從願安遵渚之行彌保慎齋之訓永惟愧戀罔及文陳

上李相公狀

右某伏審顯膺名旨入肆覲儀擁瑞節以辨嚴趍鋒車而倍道赫然巖石慰師尹之具瞻是有袞衣賀邦人之信處乍茲跋履克饗祺祥竚式序於公槐用增華於帝扆坯陶所託凫藻同深某限以守官不獲奔趍道次

代鄭公謝參政狀

右某啟近叨進秩尋貢讓封枉賜詔文趣膺寵典命且違而難再賞方濫以知慙竊念某陪貳宰司荐更年所

知人之賜有忝無酬佐國之謀匪迂則淺宜在黜幽之目庶懲不職之風而睿渥既優榮階增陟味羹之和俾重於鼎司借陛以高式尊於堂勢周詢介節超服皇僚斯蓋某官啟國至仁愛邦大體匪取一人之備姑聯四輔之崇敢怠謹廉以孫鈞治循涯自視撫臆何言

代鄭公讓參政狀

右某啟伏奉制命授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者掖省華資宰朝機政併虛寵授交積愧悰竊念某本自諸生弗

期膴仕蒙上仁之含垢階詞禁以代言黽勉窮年稽留多咎入朝靡嫉諒為不肖之容受祿有常曰厚無功之刺何圖僉擢遞逮羇平峻陟官聯進陪台輔顧省躬而不稱方瀝懇以自陳願寢誤恩庶孚公議伏望某官俯矜叨冒别借論恩勿令疇儁之辰獨被瘝官之儆儻收成命永荷曲全

代上許州柳公狀

右某啟伏自某官引避茂功薦臨巨屏兼夫注意之重

樹茲倡牧之風賁霄極之六符迴尊台座擁帝圖之三輔遂得長城坐鎮云初具瞻茲切顧內樞之待罪煩記室以移書刻厲矜哀但銜謙借聲苦言而無次銘感臆以爰忘

代上大王讓狀

右某祠燎效儀制函延霈恩緣幸集懼與愧深竊念某叨服政樞獲陪齋輅奉帝容而肅展覲天瑞之蕃臻曾乏遠猷少圖犨事猥屬均禧之旦普蒙懋賞之華階號

兩躋幹封參衍虔披露奏顧寢褒音伏望某官垂察至誠協經治體特矜誤寵為達聰闢儻收已綍之言永荷分光之賜

代上兩地謝狀

右某啟蒙恩特授前件官充職者私門移病自列於奏函内禁備員尚切於邇著仰銜拔擢交積震慙竊念某性稟空疎仕微閥閱匪躬之蹇故諒於大君在醒而狂見容於當國連階仕任遂副宰司雖衆獲於淺謀或主

臣於近對屬茲至治垂貸罔功而器卒易盈疾臻无妄跨三時而弗損曠四近以為羞固請慈宸願還重柄不圖再造收齒餘生進亞地官升華雲殿文昌簡務免至於傷神斗極餘年殆同於肉骨斯蓋某官軫其所廢憫以嘗僚助招離散之魂猥濫凝嚴之地儻緣庇賴漸間痌瘝敢自夭於力忠少歸酬於寬疾

代上兩府讓狀 按兩府即兩地詳田錄後唐用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院

右某啟樞帷決乘宸幄僉疇過聽桴跡豫參機要恩靈

踰次震悖裴懷竊念某學術匪優仕塗茲膴久塵禁職獲奉帝暉姑效螢爝之餘罔裨金玉之度驗於已效奚所取材不圖咨岳之求俾貳本兵之重內循諸已實竦於多言上累而邦敢安於誤寵伏望某官憫其知止惠以有終助推則哲之慈追罷惟行之命儻從至讓是免疾顛悃愊既叢文陳奚喻

代前回兩地狀

右某啟近者叨聯宰政尋布感悰雖趣附於星郵或未

通於鈐史敢謂某官曲敦夙契前陛書辭助恢則哲之謀陰禦多言之畏波餘所逮夕惕差安屬私抱之巳敷且費辭之難再姑葳褒激庸識獎成

代河陽王資政到任狀

右某啟伏承消旦孔嘉頒常有始撫封樂國蒙福上都擇土訓之寛柔罔如韓樂簡上心之圖任居作魏藩方傾素於樹聲忽傳詒於執訓載循撝槩彌深感悰九旻寥泬以氣清百卉具腓而嵗阜顧勤冲抑進荷蕃禧廷

祝所叢述宣匪罄

代到任狀

右某啟比者某官解謨明之任進秩均勞宣夾輔之勤陪京作屏卜東甸而歷吉引左虎以就封觀政萬夫倡能九牧擇其甚樂莫如韓國之田蒙厥餘波弁坿賴川之福倚成方切式序有初遽辱緘縢備形譙借佩至言之復貫戢中府以忘勞善啚粹冲益蕃天祉永維瞻傃罔罄文陳

代張侍中回呂相公謝狀

右某啟比自某官道孚駿假功暎洽平避阿衡專美之名揖成周居外之懿然而都將相之重邦靡間言保君臣之休誼無二色畬庸為盛從古罕偕雖露奏以讓還亟發中而催拜金城萬里載嚴節制之師璿蓋六符光暎熒煌之座某欽聆誕告屬苦幽憂阻陪賀客之趨忽枉圓封之誨病軀三陌但服於過謙榮府千憖詎殫於敘感

代回副樞侍郎讓狀

右某啟伏審顯奉恩章佐經樞務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志含愿塞器挺閎深陶天粹和為邦茂傑徧偕華近綽樹聲猷籠經入於縣官絕誅求於民屋坐豐邦計增貴國猷屬明辟之諏咨眷邇臣而遴柬疇其盡瘁寵以登樞接規地之凝深貳本兵之神密式諧公論遽沐鈞函承尚執於冲情方顯騰於讓奏願遵睿旨即署繁機庶符僉岳之言以副當僚之願

代回宗正狀

右某啟比者叨荷朝咨入聯台乘揆譾材之不稱淹寵冊以自陳顧寢誤恩少安公議而詔音垂諭人乏須承已冒服於寵章方懋震於心術敢圖宗哲助穆邦猷列芳牘以鋪芬借餘光而收飾庶緣外獎更激懦衷榮感參懷書言罔敘

代回皇族狀

右某啟某近蒙恩制入服台聯嘗啟讓以報聞勉協恭

而冒處慮塵至化方惕危悰敢謂宗英首詣書指借衮言而煥發助公論之僉宜榮感於茲文陳罔旣

代回薛資政狀

右某啟伏承剡奏中宸求藩近甸嗇茲无妄之疾保乎易退之風洪惟簡心眷深同體告猷定命方渴於儀刑省慮存神果形於敦勉剡自天而篤祜宜勿藥以煬和息偃第家遵承詔旨煩占辭而彌郁但集感以忘劬

代回胥李二舍人狀

右某啟伏承肅奉制函顯升仙掖誼光崇東譽穆僉言某官器適代資業優聖域儼鴻儀而振羽蔚豹變以成文時㕒大中視乎素履遘堯華之重協謹巽命以惟行首春朝髦入司贊命西漢郎官之草聊視於文書東里大夫之才亟資於潤色慎絲緡之所出易佩璲以斯長方忭為僚猥煩占牘玩撝冲而載郁敷愧荷以奚殫

景文集卷三十九　　宋　宋祁　撰

蜀人李仲元贊并序

内發乎天光外隱乎人曜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先生聞其風而悅之境乎太虛鄉乎何有上際於天不足容其高下蟠於淵不足寄其深芴乎其未始有也漠然其不可測也故先生之道無跡而稱焉上不涵其至眞下不異乎當世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先生聞其風而悅之接之以太和冥之以常動盡乎物眇放乎天均泰山縣雲與之齊其大纖塵飄空與之等其細粲焉其未嘗黙也故先生之名有謂而述焉先生嗡岷山之英儲星

絡之精鳳翔覽德龍蟠隱靈若乃孤風扇於緜區長波
溢於來世道隔用表隱顯無跡身寄形外名言所絶是
以良史不得牒其世聘輪不得寵其家三府不得署其
行諸儒不得宗其教乘萬物而連扴襲一氣而訢合彼
其視爵位若雛鼠之腐朼毀譽如蚊虻之過況夫規規
末俗悠悠常論可髣髴其道乎惟揚子稱之曰不屈其
志不累其身仲元世之師也雖然子嘗言之無用之用
大矣有用之用小矣持蒸燭於幽室雖然稱其景及夫

翔陽逸駭天寓同煥則未嘗謝其明挾重纊於大寒𤼵
然愛其溫至乎陽春發榮萬彚該暢則無能論其煥先
生之道非近是乎夫至人不待江海而閒非取晉楚而
富工乎天而不繫同乎人而俱化孰肯覬驕餌以邀盈
背之福冐賔名以取畸人之戮哉千載寂寥高範隆絶
挹咀遺味敢稱贊云

道不可識識之淺矣道不可知知之褊矣不識不知乃
道之微先生用舍此焉是依乎雲稱述外而不内晦不

我賤達不吾貴無言有言有謂無謂綿代不窮高風難
對

又贊

高也絶俗雖介不通卑也汙俗雖順不恭淵哉仲元内
粹外渾衆不我知揚子識其賢其賢奈何在通恭之間
可器有名非行至完彼顯在人吾晦與天天而不人萬
世其傳

襄州大悲真容贊

神靈之封七千並宅積高之隩能仁之化百億多在震旦之區自舌人來具音横布有諸聖之出現作羣迷之歸救若乃以自在願力為一切方便廣大無礙周流不居應以其身即為說法挺洪軀之百尺湛寶掌之千目十方諸佛所共讚歎後五百歲謹乎薫修其惟大悲觀音者乎南雍東馳漢源夾右有三聖蘭若即唐武德中淨行尼某之所造也尼秉操精進深悟濁惡占度勝壞揭為精廬又常誦大悲陀羅尼若坐若卧未常少廢益

作堂殿濵乎水崖既而堊塗其墻欲繪天仙真容為慈
仰之所白水之誓前定真畫之工未逢會有夫婦何方
而來捨女童使師事于尼尼雖納之峙不為禮尼常歎
素願未就女以為請因約闔戶七日而畢及期發視則
睟姿妙好煥然具足而女童不知所如往邦人異之以
為神應無方因類託寓之為也由是合爪膜拜丏靈徼
福者不虛於日百舍重趼三匝右繞者相繼於路香火
作佛事之供俎豆冠賢人之間怏然一方庇其慈護周

廣順中滛注盆溢兩崖不辨院至庳下水弗能及民抶細弱悉舍淨宇雞㺯紛擾雜于階陀神監在上不蠲其為正晝有風霆之異壅波飛潦溢其殿址民懼引去少選水息則瓴墄有如濯溉之者咸聞異香滿室久而方散豈娵觜之彖獨神明之所扶刼季之時惟佛土之安隱功德所被不可思議者已噫無乎不在者道等無差別者法天下天上惟我獨尊有情無情同佛一性誠之感也至則聖人之應也速惠之及也遠則禮之報也重

以比丘之雅志中挺慎獨而不改天僊之神力旁庚炳
青而寫照彼都之善根者植種祠而有嚴三美冥符百
代隤祉儒家之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比丘尼有焉
不可度思矧可斁思天僊在焉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彼
都與焉天聖龍集丁卯歲予捧檄是邦稽首真相按視
鑱石之敷周知降神之因素匪息心之流徒勤努目之
鄙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贊曰
天僊憁持位後尊願力洪深世亦有降神寫影鎮靈壤

能度一切諸有情聞見即發悲增心刼石未澌應信禮

景文集卷四十二

宋　宋祁　撰

宋皇女故保和公主贈越國公主石記

慶歴建元之年冬十二月皇第四女生其母曰修媛張氏既免懐柔婉靜安姆不告勤乃册拜保和公主不幸早薨上卹然隠悼追贈越國公主薨之明年詔鴻臚啓奉先院之殯以夏四月癸卯葬河南永安縣莊懿皇太后之餘園嗚呼以天祐之祥帝闈之愛若啓其夀則王

姬肅雝之詩與周南同風今也則亡哀哉臣奉詔謹書
日月表諸壙前云

宋皇從姪女故江華郡君石記

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之長息女者保寧郡夫人之所生生六年服姆教內則淵懿幽閒日就而月有聞焉不幸早終父母尤憐之表於上贈江華郡君葬於祖燕王塋之乾維於時慶曆四年歲在實沈直鶉尾夏四月癸卯留後名允迪夫人姓錢氏

宋皇從姪左千牛衛大將軍殤女石記

殤女性韶悟工箴組事紛帨圖史其習若自然生十一年而夭以慶歷四年孟夏之癸卯葬於永安西原嗚呼以左千牛衛大將軍從贄育之會稽郡君康夫人腹之然而不克於年果有命哉

台州白雲山北淨名庵般若臺記

建塔廟散香華奉經典攝受妄而為功德有為者為之雖然佛滅度二千年世與法交相喪濁劫下根詸為愚

冥非廣示像法無以震動而傾駭之使趍善良神道化時叵得而已沙門長吉當茲世為功德者也初師以釋子之秀來上都會釋場高選義學僧敷演祖教名在籍右姑與龍象為徒而覺華餘輝注射物境頗作歌詩雜擬輒自翼異其宗由是益為人聞俄詔賜紫方袍號梵才大師勝流欽風多所延供久之厭著謝去復山林之遊歲在降婁始還台州州守悅其風虛淨名庵以舍之惟師行嚴而身修寓曠而氣安能示方便悅可大衆居三

年道益光明台人異焉捐金抵壁踵徃瞻事四方來者
與麻葦俱乃闢精廬而肆之刋林衡鏤巖椒棘如而堂
翬如而庭者且數百筵朝熏夜祓供擬尤具九年後作
一成臺置大般若經六百篇及刻千刼佛像彼化貝與力
不募自至弗可貲紀師復砭膚取血書維摩經質神為
要又欲推慧命而廣之乃謀於公卿大人於是龍圖閣
直學士南陽葉君倡始籲謀分繕寳典凡臺閣方面知
名士數十族叢喜迭捨叅訖寫庸閲三年臺成納經奉

像虔而安之黑白相趍距躍圍繞以為去聖滋遠有能
駕其説植德於人令佛威神巍巍現前如親炙面命不
在是經乎因是經讀誦悟入掊五藴泯空色攬萬異為
一真其為福又可稱量邪僕頃與師游樂其誓願之就
且枉錫顧我丐辭以永傳因宣是義而偈之曰臺屹而
崇摧我慢而恭兮經華而精竦我怠而誠兮像嚴而顯
破吾魔而善兮報我四恩常不滅而存兮師聞之謂余
言為信若其營綜之烈投施之衆日月之謹大槩具之

至夫筆不可文言不能宣者僕與師均寄一嘆而已時慶歷二年八月中旬記原注至五年臺成刻石

景文集卷四十四　宋　宋祁　撰

見任兩府賀冬啟

右某啟伏以天元華旦陽復慶辰考應鳳於嶰筩步聯珠於漢歷恭惟某官業熙帝緯望映民宗翊嬀后之萬幾協商衡之一德外繫鎮撫中賴謨明茂對嘉時宣臻繁祉昭奮臣鄰之懿永偕君道之安某早累坯陶今縻

邊鎖跂擞儀之有煥趨萧屏以未從悃祝并交文陳曷既

外任兩府賀冬啟

右啟伏以慶序履長初陽肇復易謹閉關之象史標書物之祥恭惟某官望映乾符器含國釆弼萬幾而底績倡九牧以阜成浹而中和憲是文武昭臨茂節叢向純禧其方謹障邊阻稱壽觴載言欣禱曷既文陳

高觀文賀冬啟

右某啓伏以天正建統圭日迎蹕記頌禨之歡儀謹代冰之常令恭惟某官謀經國論學貫儒先弼成宰路之勛退奉師臣之訪推隆聖典恢道帝聰茂届嘉辰宣臻繁祉某銜恩最舊傾禱尤勤悵賓輦之莫陪舐壓毫而奚叙

致政杜相公賀冬啓

右某啓伏以朋陽來復南景迎長會朝弁於漢儀正星躔於堯歷恭惟某官謀冺天縡學踐聖幾適皐呂之成

功收彭舳之遐算昭臨茂節俞受繁禧其方戍窮邊奠迓右卮載言懽祝姑戢襟悰

上陳相公賀冬啓

右某啓伏以至景南回初陽内復亞歲元正中拜慶君道之履長恭惟某官識挺天常功華帝綷懇避巖廊之柄任暫安方國之燕居種德愈滋簡心彌切藹茂辰之昭届祝清祐之叢臻還持政機永翊邦祚其早銜恩紀屬謹官箴擁為壽之迓懽阻歴階之近對載言禱詠無

喻端倪

賀冬啟

右某啟伏以寶典迎長歡儀亞歲本軒箭而鳳應參漢歷以珠聯某官六德映辰九言貫道紀丕庸於王府憲嘉靖於友邦望與日升福偕時億願契朋陽之復早瞻裨衮之歸訓有宿官禮瞻薦慶欣祈所嚮一二罔宣

回外任賀冬啟

右某啟伏以天晷迎長歲儀參亞候魯氛於十燿冠周

歷於三徵恭惟某官業擅儒先論高師釆露誠明而膴仕樹風績以宣方陽序昭臨靈蹔臻嚮寧圖謙槩先示慶辭敢緣垂祝之褒還奉俾臧之壽永言欣戴少表丹衷

外兩府賀冬啟

右某啟伏以瑞占雲史氣應天元回愛景於南霄動華萌於幽壤恭惟某官識函三古功濟萬徵謳祝交升福祚並至進冠華綏之貴出分茅社之雄昭叶履長茂膺

崇蝦其嬰居塞壘阻詣賔榮欣祝在中鋪芬難旣

上知府賀冬啟

竊以黄鍾宣氣肇紀於一陽君子對時茂膺於百福恭惟知府諫議學士學惟稽古道可致君方席寵於華資甍均勞於鉅屏衆上剛下適當咸盛之時小往大來宜亹復亨之吉圩闈嚴召入拜寵光其夙荷眷私阻仲慶謁首蒙嘉頌第積感悰

上晏尚書啟

右某啟阻侍師帷遽草歳律星匏跡滯鉛筆思殫天禄圖書獨抱子雲之誚後堂絲竹長憶戴崇之歡因累欷於勞懐時抒辭於疾置尚書負忘位貌垂問舊常臭味所同罔言地勢之隔精微可寫不知心術之遐亶樹孫風期敦僾俗内惟無似何以克堪奮軒下之駑筋庶增善價留道邊之直死庸俟洪鈞顧充美於德符永亮成於天緈瞻眦有在質俚奚宣

上兖州尚書啟

右其啟其比伏民壓一更閏籥幽憂餘息厄憹殘骸偶犬馬之未先見還司命辱乾坤之再造復齒備官撫舊物以自憐知所天之兼燾宜抒感臆以布私函伏惟其官六德淵京九流師式入承厥辟左右而啟乃心出長斯人鎮靖而疏其職暴秋陽而不耗貫歲寒而自知引避寵榮溉清婾僾斐然吾黨共欣關里之歸賢哉丈夫猶抒都門之歎帝方圖舊天實右仁愬五福以是何倡四藩而俾乂孤生無狀懷德寖深渴右坐之誨言擁束

雲之歸思私靳大庇永奬彝倫

上宋尚書啟

近齋郎丘良孫至蒙賜訓答中復恩最感惕兼懷如聞府事纖鞅頗須臨決然泰宇定中固不為煩方迓追鋒歸總魁柄中外之冀亦少勤矣良孫材美氣充容當遠到雅懷與進實値其人比聆搜獲碑刻甚多不審頗有餘本可垂賜否細故干浼伏紙兢汗

景文集卷四十五

宋　宋祁　撰

回昭潭知府司勲啟

右某啟某嚮者頓首中宸乞麾閒郡上仁無愛微欲見從留籍雲章之華俾守州來之劇下車班詔案籍觀風乃知雅官之游因占僑鄉之貫每欽臺彥輒試里居敢謂某官顧星署之聯灑月毫之訊褒譙過分道舊無常窮側理以敷辭訂疏麻而凝馥永惟銜佩曷寄聲言矧萬里之名沙本一都之作會已聆異等間竚褒章齋疾

愼持禱懷參劇

上兩府賀正啓

右某啓伏以芳歳更新爕章和布蒔月奠而治歴瀆星栢以祈年恭惟某官惇德佐邦大猷名世光聖神之感會均蕃輔之賢勞慶序照臨時祺叢嚮某職塵從槖蹟遠賔陪姑勤俾艾之祈仰誌在鎔之託歡翹所積溢訥奚宣

上致政相公賀正啓

右某啟伏以夏正啟序和歷更端藹萬壽之歡儀布百常之治象恭惟某官器含民極勛濟王塗避人爵以自高擁天龢而俾熾慶辰茲踐多祿用蕃諒回丙魏之勞更益松喬之紀某幸塵從橐阻奉賓階抃禱之勤溢訥非敘

回外任賀正啟

右某啟歲令履端春塗肇始湛椒花而為壽振金鐸以宣和恭惟某官雅量淵澄清機穎發居洽朝綏之譽出

揚使隰之華適啟康年載蕃休祉譙悰有裕慶問見存愧佩所條無陳奚悉

外任兩地賀正啟

右某啟伏以王朔履新國韋和布湛椒霞而集慶踞樽虎以陳儀恭惟某功映臣鄰德含天粹入告有猷之盛間宣為憲之宜茂氣至臻允繁於爽輔明神攸勞彌介於善祥昭叶壽祺還膺亮釆某式勤官守阻望台華欣祝内并題名罔喻

回外任賀正啓

右某啓伏以七政肇端百昌華始揭葦桃於門閭漬椒栢之觴霞恭惟某官素履視祥顯猷基德善為邦而俾富嚮用福以載蕃茂啓人元愈露天霈何煩譙抑尚枉題封聳延祝以有初會感悰而加極

代回前兩地賀正啓

右某啓伏以夏正啓序和歷更端藹萬壽之歡儀布百常之治象恭惟某官道已民極飭濟王塗回丙魏之成

勞殿韓申之劇屛甫臨獻歲方蹈蕃禧敢冀褒譙遠流嘉問竊訂愛存之渥第均慶頌之勤感詠于茲文陳罔既

外兩府賀正啟

右某啟伏以七始標祥三朝啟序揭仙符於禬典狥天鐸於道司恭惟某官凝鑒民宗闡猷邦極種茲九德殿是四蕃均實相之勞暫圖坐鎮迓維蕃之盛固與時偕竚零雨以来思奉和梅而既戒某夙銘恩紀今限官成

慶祝匪期禱延無極

賀楊三司啟

右某啟伏審茂膺制渙寵正使名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職貫二儀文叅九變業由可大而奮言以有道而危榮譽日躋羣望茲愯向以用度云廣經總是咨爰求哲人盡制晐入山海不竭足横調於大農蠻髦是膺佐豊財於常武丕績云輯公言共咨進列周官之貳卿光嗣非平之司主民瞻未慊得非以練覈示功天意久儲蓋欲

以老成耆國諒非潦久即副都俞某早接趨翔欽聆褒任庇官有次展慶無從

景文集卷四十六　　　宋　宋祁　撰

上夏太尉啟

右某啟伏自某官肅持齋鉞出屏輿區總師節於中軍暢天聲於西略諏長前定樹政允和惟中外之瞻懷宜神明之禔勞隱居一面界上國之金湯下自九天失殊隣之匕箸重威臨撫丕績竚光動御粹冲上膺欽倚某

庇司計幞阻蹟賓綦姑含螭陛之毫行記星巖之命此焉傾嚮巨既敷陳

上夏太尉啟

右某啟伏承總臨陝服入守雍都師錫所符寵靈茲煥恭以經略太尉大猷遠業文事武經忠結本朝功暴羣辟向者羌酋畔逸軍鎮謹嚴首圖舊人出制師節會風塵之微擾苦部領之素分邊奏薦聞睿衷改制亟換高牙之鎮盡護西方之屯幕府大開屬僚參建決千里之

勝聊假坐籌便一切之宜靡從中覆望高羣帥威憺殊
隣諒繫方叔之行企賀營平之捷某忝膺台眷欽覿恩
章懽素所并費詞無喻

上狄太尉啟

右某啟伏承茂膺恩冊對執天樞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器函鼎彜誠貫金石自奮忠勇親逢盛明秉鉞中壇副
席機省適以蠻賊挻孽嶺候失寧不肖之吏相讙驟合
之兵輒北養成蚩蟻緣撲封陲亟聞請行聊用平亂一

旅才引萬衆已奔如砥破癰譬沐除垢捷布北上名節右還俄正上司用光丕績予有禦侮知中夏之益尊幹不庭方何四夷之敢桀墨麻騰諭紳紱胥歡其方護窮邊阻趨盛府

上宣徽太尉啟

右某啟伏審疏榮褒冊建節中權弗移舊藩式重殊典都俞交叶瞻頌胥歡恭惟宣徽太尉照洞聖機思函天紐入階機宥參翼權綱浩然中區任我公論向回台路

之要外領戎昭之繁自陝而右則安寧斯人薄河而東
則整勒諸將績光盟府威憺萑盧果消日以圖勞遂築
壇而席寵申擇東淛總制元戎推轂示恩固倚成於將
閫禡牙先令方虛候於天衛竚究前庸進都元輔其銜
知最舊聆命叢欣懼離次之有誅阻趨風而偕慶永惟
距躍第百常均

右某啟比者某官祗奉命書進膺褒禮適衍欽柴之貺
首加壽社之勛府制尊榮户封繁實疇勞有典上均華

衮之上公將命非他況是緇衣之嗣子歡聞殊渥疾布
慶辭不謂謙懷前頒書教罔徇重侯之倨貴彌欽閱禮
於中軍惠奬有加扉砥知庇

上殿前太尉啟

右某啟某比者叨奉恩俞入司名命方積氷淵之懼仍
加金艾之榮寵數薦臻慙愧靡據竊念某天姿蒙淺世
系單微偶陶潤於素風始呻吟於槁簡猥緣童刻遂玷
甲科一通閨籍之華十換歲躔之次尸官道室被箕斗

之虛名佐畫計圖乏銅鹽之篤論訖無善狀可稱上恩
方謀自効之歸詎有當遷之望不圖睿奬俯及孤生濯
疪穢於靈波飾青黄於枯朽跂躋近掖對演温辭奉四
禁以方初惕多言而曷弭永惟幸會抑有題評此蓋伏
遇殿前太尉内茂壯猷旁收介善嘉育材之在運樂推
轂以移談俾此安庸驟階嚴秘感悰未布台翰仍臻盡
忘倨貴之風曲示謙尊之吉華褒一字以寵於後生素
節五紽誓遵於往誡靜言感服莫狀精微

上韓相州太尉啟

右某啟伏審屢通至懇求偃近藩天眷重違制音垂可讓功弗處有道同浴恭以某官學冠天人誠開金石邁種六德俾乂萬樞薦護邊陲臨倡方牧雖庇民尊主數告大猷而内天外人弗累真守遽遠光寵姑適清閒鬱塞具瞻非百執事之攸庇優游近輔終一敵國之隱如但虞桑蔭之淹還被槐庭之名陰報方厚景福無涯顧少廢於沖情永鄉成於丕緈官次有限賓贄無期傾係

前旌飛馳中府

上駙馬李太尉啟

右某啟伏承光奉制書寵升節制伏惟慶慰恭以太尉謀猷肅給業範淹華秀冲韻於天倪動正聲於律外烝彝代顯允對於亨嘉王館地崇不形於倨貴久疏近屏令樹英聲累諧僉岳之咨遂進齋壇之律國華人望既允於敭求素履道風詎容於執遜顧導成命即拜徽章煩點翰之多儀但藏心而永好

賀安撫夏太尉啟

右某啟伏審昜建高牙惣臨西服葥緣皇揆美洽朝言𢙊以某官爵並天人才兼文武不回不跆則克保於身有猷有為則用乂厥碎發自至慮奮為嘉庸六府勸而可歌九鼎隱而增重比緣醜敵未即靈誅敢謀風塵輕動疆場亟煩經武薦及扞城大兵久屯諸將難一洪惟睿筭思革舊章特包全陝之區悉受中軍之節入居都會參建屬僚一切從宜百全制勝陳平盡護漢后倚而

差强充國既行罕羌聞而自潰不逞殘慾指景成禽某夙佩鈞憐欣聞遂東從軍甚樂已隔後車之行作誦美勤願附清風之末瞻顒詠抃併萃乃誠

回問候啟

右某啟伏念壁水胄筵揣才最陋牙旗大府結戀尤深若塵教之自蒙闕私書而修好心不迷於所指自比北辰宦莫樂於從軍長懷後乘而某官道敦要久業以獎成遺墮月之精毫託歸風之輕舸占詞有味更品彌高

一逢掖之微奚堪厚貺雙南金之遺冀訂珍藏承嘉靖之載和且斯人之既富道由虛舍氣以節宣對戩穀以攸宜竚龍光之盛事禱悰至猥睠語奚周

迎體量雜端啟

右某啟伏承祗飭飛輅已臨北道少留使節參整事經方炎旻賜雨之交且衙府文書之總雖煩省閱無爽宣調百吏望風斯人翹首願安道粹仰對宸咨竚獲瞻陪尤深欣企

西安撫雜端啟

[illegible]伏承某官暫董省闥臨撫邊障持節戒嚴駐車問俗導下情之湮鬱宣上意之丁寧易嘆為歡化勞而抃顧屬鞬之列帥方負弩以趨風欣企所叢名言罔喻

景文集卷四十七　　宋　宋祁　撰

上集賢相公啓

右某啓今月四日得進奏院狀報伏審欽膺茂冊兼領鴻樞伏惟慶慰竊以台宰所司文武參憲號無不統烏

得有分況二垂宿師三接論道帷幄制勝尊俎折衝果
出吁俞並茲眷委伏惟某官至誠天挺清節世洛輔政
六年均邦一體大猷懿德暴中外以徧知確懇沖言讓
功名而已屢終不得謝倚而代工復涓外日之良合愬
中機之密除音四達歡議交騰方將燮伐詭謀增修王
度足兵謹備靖西土之驛騷按節撫和取匈奴之要領
民瞻叢仰丕績佇升某祇佩左符阻陪慶謁埏鎔所洎
距躍兼常

上青州相公啓

右某啓伏以某官材任四隣勲包九宇由先朝之感會佐下武之纉承和商鼎以既平坐左槐而實相胡公練達貫萬事之中庯陳平燮和成四夷之鎮撫最者長君恭默真廟頤成巨慝竊權羣邪間釁締惡氛而貫日煽僞象于滔天某官接梟翼以鸞翔截河流而濟貫發於至性則金石為開厭其未萌則匕箸自失或投畀豺虎或暴以秋陽援白日而再中遏尾閭之將泄曁湯而有

一德式契尹躬為堯而去四凶遂光虞典永言忠壯蓋
絕等夷閭復内樞之臣蜚語為變託此城社構為鯨鯢
駭機潛張異議放肆其官躡足定計膝席建言豶封豕
之怒牙羸狠羊之藩角脅從罔治反側之子自安開陳
其端震電之刑為措袞安之府不忍錮人邴吉之庭未
嘗按吏坐清亂象迎召太和至於擇典以震國容納誨
以輔君德二精揚燎再侍上帝之郊三適造庭兩較羣
髦之譽百穀長懋三光仰澄邊境無忽鷙之師海隅蹐

仁壽之域故以垂光南簡傳信後昆若乃正色端朝詳
言處事不吐不茹柅羣動於始騷有猷有為鍵多門之
敗政作帝元輔為天孝俟益昭著於本朝匪妄宣于曲
筆一昨上穹見戒靜館挻灾本寄寓于何言啓側身之
至德其官繫國休戚為時慘舒亟引咎以自陳願避賢
而塞責遜誠確守惟碎重違聊罷機衡用均勞逸進退
之際下蕆間言榮悴所交上無二色全齊巨鎮維梓先
疇有多士以名鄉實髙陽之著里揮金而娛逸老灑酒

以見故人當代之榮自我奚讓竊詳前代非無鉅公蓋
齪齪者遺誚於具員容容者本圖於邀福徒跣謝罪良
昧於知幾惶懼可憐亦顛於臨事徐防坐灾而切免石
慶視事於安歸功名難全希曠如此寧若某官奮格天
之業避其成功釐靖國之謀訖無纖隙履重剛而不躓
訂大蔡而前知冠乎三階順經躔於軒老不咎十策全
大體於漢庭終始弗渝古今絕擬伏望益儲道妙進荷
春祺遵几几之碩膚暢冥冥於何慕安石同樂既遂治

城之言赤松與游遂抗留侯之志俾懦夫之有立何祇悔之可虞某早託鈞陶阻陪車乘瑞圭出國曾賦崧高之八章蘉桂非珍猶是藥籠之一物佩台憐而有素書感臆以無懃

上陳州相公啓

右某啓伏自台旆注髦祖壇轢軷以道山寂寞之質抱漳濱沉痼之嗟阻望行塵嘗騰奏記逮承就社式倚殿邦結深戀於所天報厚恩以曷日恭以太尉相公惇崇

九德感會千齡身為金湯慮襲著蔡靜喬柯於有隧貫夷道於重剛俾民不迷禦外之侮周旋十稔終始一心勿貳者同體之明時惟靖國不居者成功之會遂用出藩保是全名訖無纖毀在昔志勤王室代挾茂勛尚且祖東山之三年投飛書之一篋以今較美實古多慙近輔地雄中宸眷切岡陵俾壽冀昭嚮於繁禧天地播鈞竹再陶於舊物羈縻無狀覆露知歸

上集賢相公啓

右某啓阻侍台華稍淹時管列邦地冗罔敢通書羈齒心危未常寧舍本和鈞之曲賜及藏疾之寛科貸以所窮詭其汲報襪褷跕翮諒無彈射之虞荏苒孤根或動勾萌之望然念朴愚云舊樹立匪他明有自知越思盍鮮士無不肖免嫉良難追悟昨非幾成夕惕淮壖繁浩楚俗剽輕雖勉頒條未知寡悔所賴博陽在位邁陰德以方遐宣父為師主斯文而未棄踵門雖遠馳悃知歸

回提刑舍人啓

右某啓伏承臨按屬郡已叨近郊積茲歡翹期望符采

某官忘提總之重申謙下之私垂報公衘有異常體捧

閲之次愧汗交流伏況某初涖劇藩始謀從政攸蔵具

儆悉禀於教條漏目頽綱仰繫於誨督儻茲倒置是隔

芘庥望全持節之威冀展趨風之素怔惶蘄嚮一二靡

宣

代回大王謝轉官啓

右某啓比者與聆肅膺典冊已布書辭切惟藩屏之封

本支攸芘堯道光於旣睦周室重乎為依恭惟大王望
冠宗英寵昭親始茂間平之乂業藹駉泮之芳風允契
亨辰増隆徽數華圭備物式慰於民瞻碣館多聞猥頒
於教諭仰銜禮意內刻心微

回定州部署王步軍啓

右某啓伏審序遷要職臨部列屯將命有光聞風胥抃
恭以某官壯猷經武積閥暎時外略定於仇方內供嚴
於藻衛果疇見效盍峻華資秩正廉車任參帥節中權

山立足爲王室之爪牙先甲霜明當失敵人之匕筯方
欣聯事遽枉移音載欣悅禮之賢彌溢循衿之愧晤陪
匪遠感服奚云

回王大卿啓

右某啓某祗屏劇州逈遥治閣拙汗書筠之訊長懷卿
月之華緹篇更時甫田均悵比者敢圖者哲遐覿緘滕
一介奉將八行周諭仍聞易地將及交符來暮去思容
切二邦之仰道冲神勞囿叢百福之宜胥嘆異疆奚階

接履尚希良食式對亨期附遣布懷牽文寡述

回諸官啓

右某啓比叨藩閫已見吏民責委素隆榮惕参并竊循儒緩之習本微帥領之才恩浮所能誼不辭劇况提師衆萬綿地六州雖有郤縠之長年叵如倪寛之懦武所賴戎壁虛佐賢將叶鄰大蒙河海之餘不遺葵藿之採依仁為幸締好有初敢冀謙懷先詒慶問第銘嘉惠参澂勞矜

回韓觀文遠迎啓

右某啓祇飭單輳徑趨治舍周視民訟顧瞻顏行旣富且安孔武而整盖俗陶善教之日久故事有成法而可循嘉美在前舞歎奚狀而又過紆鈞念前賜惠音勞勉加常驅策忘遠將煩典謁罔待費辭

回陳州楊相公啓

右某啓伏念仰止台躔寖依義府緣參承於下執時通列於單函位隔等威禮無報復某官弗矜元輔厚禮諸

生特遵宜答之常俾作焉依之地富隣華燭均蔀屋之餘輝暄律熙春動枯株之生意永言銜欵罔及喩名三輔奥雄四隣欽眷竊祈順攝用介藩釐孤冗之情懇勤兹切

回澶州王相公啓

右某啓伏念某跡局禁聯地遥材館毎懐恩紀之舊罕通記幅之私惄焉乃心歳聿云暮恭惟某官天挺懿德邦咨大猷暫輟樞機總臨都會眷兹北道台輔所以具

瞻沔彼大河京邑由茲蒙福諒緣倚注克保休嘉益光維屏之勲還奉疇庸之訪此焉祈嚮罔喻文陳

回曹留後謝轉官啓

右某啓伏承顯奉恩章寵留使務式樹殿藩之績允膺進律之褒延照代家重威帥府抃策飭而方切形劖牘以茲勤矧出公僉敢紓私悶姑佩勞謙之況用昭悅禮之華披晤尚遙感祈何喻

代回樞密王太傅啓

右某啓伏承需奏報聞詔音敦勸已揆惟良之旦式光往踐之規善舉在兹僉言允穆伏況某官謀經王體武訓師和著慎將之威名應康侯之蕃錫内贊宥命時敘繁機未满歲以為真本稽賞典惟其人而後備式寵臣隣榮誨首貽謙誠增慹顧寵靈而伊始積欣感以何言

賀嵇舍人啓

右某啓伏承茂膺制檢進直辭垣伏惟慶慰恭以紫微舍人貫道幾深陶天粹美顧九言而視履淬百行以保

躬適時重熙歷仕淹久間關進退養成中沚之材慷慨
徐驅不詭多禽之遇果由密啓參籍書林間籠鹽筴之
繁兼舐螭毫之直厲四尸當選三俊程能首推修飾之
賢俾率温純之命詞歸修潤已兼羽産之華訓總大常
更助陶姚之煥得賢兹盛有道胥歡敢圖謙沖猥貺題
啓敘撫塵之舊好衍推轂之餘詞糠粃簸揚久負先登
之恨松筠茂悦今同彚進之榮欣感併銜精微拙喻

賀韓舍人啓

右其啓伏審茂膺制綍入直薇垣詔目四臓儒紳交抃

恭以新恩紫微舍人器涵國采學踐聖幾食懿德以挺

祥露雅才而名世懐鉛遞直屢更積月之勞掞響徐驅

不詭終朝之遇益儲素望爰啓上心趣試宰廷進司綸

户抑而後發見賢業之大光用乃所長宜公言之叶諗

方欽蕃渥遽枉芳函述顥俊之在辰謂辱游之胥助化

鵬已擊匪緣在下之資纎粃載揚第有居前之愧鈞埏

自此詹賴知歸

景文集卷四十八

宋 宋祁 撰

回楊舍人啓

右某啓伏審顯膺中詔擯直右垣官適值才頌無容口

恭惟某官器陶天粹業殆聖幾以勁氣凜風霜用至誠

開金石外膺煩使内進大猷妙擢華光之筵聿重甘盤

之學果以餘力復代王言斯文有光多士云愜方且謹

内史之贊慎出乃辭下淮南之書視而後遣不圖謙槩

垂記雅游鋪述歡言謹修華牘閒明哲之進固已彈冠

讀深厚之文遂甘閣筆永言likely愧無喻誠悰

回趙舍人啓

右某啓向承告勞星掖將命州麾當出祖於河梁阻叙違於刺字緬惟共治已協宣和某官才裕氣純志恬履潔靡寘懷於出處方樂職於東南引郡紱以為榮雖從已欲坐棠陰而決訟行及政成甫此歊炎諒加顧護禱虔瞻切無喻悃誠

回三舍人啓

右某啓伏審被寵制函聯榮禁掖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機神秀擧器采詳華自州士以叅髦逮朝綬而譜羽含
章襲美遂暢於四支大對危言實均於千牘允升清貫
茂對聖朝向以星省須才槐庭給簡旅咨宅畯入代徽
言魯桑蔭之未移粲綸辭而已屬奏篇上御成命遂行
蹈四户之凝嚴分六曹之平決尚方染綵聿頒安吉之
衣武郡封泥式布溫純之檢方欽詔德猥辱移書獲覩
掞藻之干兼幸判花之接玆爲欣仰倂戢襟悰

回稽舍人啓

右某啓伏自寵膺制綍入直書垣偕賀者以踵門獲禧如而内謁丁辰逢吉朴吾黨之寵嘉以聖得賢恆至公之頌歎刻參曩照胥接邇班覿瑞羽以上搏躍春螽而中極敢圖沖尚專徇彝儀謂揚粃以居先紆墜書而厚謝詞條披秀墨藪騰芬駮炙輠之不窮竊循襟而有述且西臺祕地東里俊僚言成世謨意如上出筆端暫下則震若風雷文彩一騰則倬為雲漢諒匪薄三古之沿

襲貫萬物之本元美充於中行飭於外譔注之勞已積疇咨之命惟行逦今值才識為妙選徧聆羣議誰不為然尚敷感遇之繁盖本勞謙之懿永惟銘戢拙寫端倪

代回王舍人啟

右某啟向審恩章進陞辭省慶儀未展私抃已深恭以某官早智夙成清嶶獨睽本邁辰而發策夊効智以牽絲敦詩無邪蹈道難進縹囊緗簡恣閲書林之嚴更玉河圖自是皇居之實果膺試札入服禁垣易染筴之珍

袍著判花之曩式方且帝猷以之紛深雲漢天章金相玉振士馬為盛增四户之凝嚴文果在兹進三王之灝噩擢材之美悦栢所均敢緊明哲之懷尚顧衰殘之質飛文見眂約禮彌勤顧謹銘藏永隆夙契

代回彭舍人啟

右某啟近審光奉恩章進升禁職伏惟歡慶竊以乾文彪列上憲於掖垣王命慎思下嚴於簡冊卓為盛選要

值難才恭惟某官旦暮亨期珪璋令聞書林紬簡早欽宿業之勤仕路牽絲久欝潛郎之望向還使節入侍螭凹適茲籲晙之宸宜被非常之寵遂諧僉美分掌命書方且丹青聖文鼓舞王化視淮南之詔固本於深純奮東里之辭一歸乎灝噩自茲器任叵測宜升詎意衰殘尚繫存記推之謙柄貺以長牋姑謹銘藏罔殫文述

代謝荆王并兩地啟

右某啟上還宰柄進忝官儀清職兼華危心增悸竊念

某親逢最舊用拙故多取踣畏途蒙榮暮齒誤奉慈宸之眷再司機務之繁塗遠力窮恩盈悔及而顒卬諒其孤懵丞弼審其朴忠當切免之云初遘便蕃而彌渥趣收函節留侍規廷荷山藪之兼容俾桑榆而收報斯蓋某官恢明大體推本至仁示疑箴以明書激衰風而振羽敢忘循省庸答保全

代人謝改京官啟

右某昨蒙恩授前件官祗膺褒擢伏積震惶竊念某系

出單平才惟常短自褫巾於嘉會繼治牒於大邦家難中嬰氣機久耗觸屬羣舒之境愼圖榷茗之豊偶玷擧知往專左職月凡歲要顧商算之有條州攝臺符幸地求之如律攸司言狀保牘中程不圖啟凝之扆超預制除之目況書簽佐局省戶隸名雖改宿官之常要是開榮之序靜言優奬仰本先容此盖某官助沚養材因雲需潤念倀倀之昧久困迷津俾種種之衰漸希來譽得肩髦乂進冒寵私敢忘士節之甘庸累汝評之愛

代到任謝兩地啟

右某昨蒙恩差知兖州軍州事已於今月日到任訖龍筦秘曹魯瞻善部併塵東寄增腆情顏竊念某一介拘儒三朝誤寵盡忠無補所食皆浮緣舊齒以見收玷講筵之參勸春秋暮止内識於遽非筋力滿然頻煩于漢告閒露乞身之奏冀諧歸老之求當守汞慈秉鈞為地廢其始願寵以崇資進喉舌之官聯領股肱之使寄賚金充褚因許其過家賜車在庭更慙於稽古此蓋某官

全有邦之大體假前席之餘言務穆彝倫罔捐故老伏況左符所治先壤連疇單車就行中宿而至家為儒里無煩崔篆之班春日稟餐錢足驗龐願之强飯因茲善養漸及退歸罔讙中外之言實賴埏陶之賜過茲而往未識所圖

謝大名王相公啟

右某啟比自太師相公光膺帝制兼秩台司聯茂公槐叶維邦杌斯民之望允慰於巖巖上帝之心方咨于采

采亟聆還賞務欲敦風然而襲卜其依明緡素定熊羆崇讓雖形吁昇之言箕尾垂精終應營求之賚拜嘉在旦有位相歡何辱撝沖曲貽誨翰荷坯陶而最舊篆肝禹以無忘

代張問謝解啟

右某啟伏覩解牓叨預薦名玷斯士之髦宜從人廢署茂才之等輙以名聞撫才表以自驚刻情涯而罔寘竊以斂材之重歷代尤難漢則令計吏而常偕優其續食

唐則具鄉飲而申送侑以少牢一再之適貢有差造秀
之序升咸允若夫王在之邑天下為樞本英雄之所躔
視郡國而為首乙公車之牘動或三千盛橋門之觀居
然萬計國家丕承聖職善述先猷炳乎人文重我王國
乃至慎洛朝彥謹司馬之辨材臨勅貢條俾新書而從
事必先所試冀得其真或內樂之致嫌許別頭而練實
洪惟典制高出古先諒匪行比師儒譽推鄉曲敏以求
於方策遂際天人默而好於深沉周知統畧則何以言

詩後素用賦升堂一縱一横析理而歸於正勿并勿猥射策而著于篇中識矩以不私臏錫朋而為盛若某者稟生疏闇累世羁平幼陶郁郁之風進服青青之佩杏花菖葉早去先疇鐵擿韋編顓懷典學囊緣方物之選獲參鄉老之書再試宗司率見呵於非是覆求佔畢徒貽嗤於諱窮加以多難間纏病悰無賴罷歸故里頗同馮衍之掃關循陟南陔姑奉詩人之潔膳奚其為政是亦素心頃聆深詔於四方内廹偏親之一懼臨博而企

未能忘懷再鼓必衰猶期決勝是用齎函鄉部連襟國游會執事之避親當至公之第可毫錐若綴銀紵如雲仰昇試之謹嚴苦措辭之澀訥逮終削柹遽迫銜山已忘之步與行自知將踣既僨之軍語勇曷足論功方竢報聞即謀藏家敢言齗齗之技亦階濟濟之英擢自下流致之上列伏況夔圃勵存之士莫匪雅材中興第二之流綽存清議遽茲忝冒愈集震慙此蓋某官簧鼓斯文朱丹至治樂嘉魚之與共劭乃進賢軫函人之恐傷

兹焉藏疾因三物賓興之際恢四科進擢之規水鑑之妍醜洞分鐵炭之低昂無舛遂令庸儒亦齒題評敢不景止前修務時往載九變貫而知選采遡本元一飛鳴而及扆寢偕寥廓庶伸尺寸上答奬成

益州謝上啟

右某啟向者納節塞垣引章蜀部祗畏成命趨服攸箴伏念某自去近班數供麤使乘邊兩路結課四期力與年衰質隨日積云補無狀幽黜應條蒙君相之函容抑

簡書之鐫免眷惟西絡擢領中軍以萬分一之長無四千石之罷況風俗文順禁令謹嚴雖則不材猶冀成效白髮垂領黑花亂眸史藁闌單吏業與委理無俱濟技有必窮伏冀其官閑遠官之危惜並游之雅培孤根於將蹶收老馬於方捐恃眷有期臨文難悉

謝相公啟

右某啟某惕服官司頗淹時紀徒勤典學未始名家費揚雄之解嘲有史遷之寡要坐違材館延遡符階雖非

脱粟之故人要是為銅之萬物切銜恩齒內刻肝膺屬者皇父都官至都敢謂某官垂軫覊平未忘全度援毫暢意溢幅重緘惜恐函人之傷義比原簪之愛債夫壞脈固冉冉之孤根灼以燎光破悵悵之暗室玩辭云已横滞無從念託賜於所天知庇身而有地薫琴順暑鷁閤偃蕃陰德素多方享博陽之報民瞻未改行竚東山之歸繫爲重輕介天福祉茲為懇禱可質明神

上陳州張相公舉違啟

右某啓比者伏審某官得請宸旒出藩京輔即乾台之大任領齋鉞之中權以恩均勞便日趨治乘安流而順泝冒炎序之方隆善御粹沖式符瞻賴某阻陪行帟罔訴離衿愧戀所并文陳無喻

賀曾參政啓

右某啓伏審光膺制命進貳台司伏惟慶慰伏以某官識照幾神體含彥聖所立不倚我思無邪早勸講於金華晚代言於玉署思式方夏實尹王京澄涵化源裁定

民極久儲上帝之賚果躋三事之榮百工傳聞一口欽歎神介于福固正直之是歸君庸作歌信明良之胥契於光熙緈遂正丘公某方剖州符阻從賓序乃情叢忭

臨翰難文

回呂賛善啟

右某啟伏承開榮恩檢通守輿藩惟京輔之宣風重吏師之畫諾選能斯在視政云初顧惟不腆之邦胥慶有鄰之幸方馳思緒遠枉芳音荷永好之芳椒動私悰之

悅栢第銘禮覞曷謦言聲

景文集卷四十九　　　　宋　宋祁　撰

回晁參政啟

右某啟伏自某官顯膺恩制升貳宰庭即抗讓函懇辭渙策稽禁臺之成渥戢列位之至歡夙秉淵衷亟陳優荅允嘉撝冲之尚且聆懋勉之言温旨載融輿情益洽威顔對越茂覲陟恪之儀機政交修行賴謨明之畧方深慶忭猥沐題封因感會以敷華損煩膺而寓意第增

注仰併積欣銘

上西洛宋資政啟

右某啟伏自某官茂將中詔出總留符趣周道以少勤冒陬春之餘凛便時府上宣美化條綿深息以内充諶繁祺而詒介矧玆奥洛實號離都藺錡誰何素謹千門之衛杏陵充奉類多三選之繁居守所咨倚成尤重顧答維嚴之望益孚瞻闕之祥某早服恩徽坐揺心極限省藺之常局隅藩枳之餘陰慙懇叢并索言安敘

回韓資政謝到任啟

右某啟比自某官入覲帝畿荐臨侯服經涂甚邇追蓐無留亟請日以宣條屬偃藩而落職陪敢千里崇戴二天敢蕢讒懷遠流公翰欽銘所萃崖畧罔周

河南資政啟

右某啟今者護將王樞淹邮祠闈幸支便時已終蕆事自客轢之暫稅煩使介之繼來中遣英僚就為供具醪牽紛屬果餌嗣頒嘉賜不停行人敗覲雖重本朝之常

體亦緣舊物以致懷㧞遇非常撫襟奚報而還衡所迫詣府早諧攡朝節以亟趨儀台光而茲耿望遵沖衛增又繁祺早正鴻鈞大庇㚖品紳緌之顧日月以勞下情不任係戀之至

代回韓資政啟

右某啟伏承解務貴台冠名華殿伏惟慶慰恭以其官識經王術履蹈天常包美而暢四支建中以宜萬事自㒸弼直彌樹風猷守道不私確匪躬而蹇蹇貫時無改

獨受命以青青偶苦懲和遽祈自解露章仍上當宁重違帖雲構之清司升地卿之亞秩沖情易副聊齒於粹真羣務少閒更深於敦勉猥煩榮誨鼛序徼恩銜譙德之在勞裴感懷而奚極

代回薛資政啟

右某啟伏承露章切至上解於參機秘構神深顯升於邇職誼光難進禮極同寅恭惟某官韞智自將存誠不伐贊咸熙之庶績滿無過之危言曾是勤勞罔怠一心

之事間嬰順啇恥援三最之恩謝政彌堅俟俞終獲冠名温室免煩務以傷神叙秩文昌示養賢而易禄猥垂勤誨曲叙徽章永惟高世之風彌激由衷之素

上范資政啓

右某啓某比者名自星垣入躋鑾署寵靈沛集榮震参懐伏念某本出羇平仰陶文治託質中陵之養遵羽西崑之游所食皆浮效能故短一塵侍槖四犢年圭無裨深厚之風舉觸羈留之禁何言轜冗忽玷甄陞齒於褉

被之餘代厥明緡之乏揖私書對榮規地之晨趨淺慮

費詞孤路門之夜訪内循躐進罔克遑安斯盖其官樂

教士林助貽邦穀盖無初假早就魯人之長木有先容

更備漢皇之器敢忘策發少副褒延侍坐末由遡風增

黯

回亳州韓資政啟

右某啟某伏念六枳聯藩三能在望頃嘗奏記俄沐報

章冒橛蒸膏然灰發燎鬱為叢感方冀其嗣緘不謂其官

坐閣之餘隱几流問敷陳穀幅疾走齋兵下致雌黄之
堂垂責支離之翰湔埃擢皴可質於褒言棄埴頑金終
依於巨治敢論比壤自是所天願導迺頤食之宜參副維
巖之禱況於爵冗尤切翹依

同前

右某啟某嚮奉單函獲通藏府爵懷薄訢訥語無華緣
大庇之有初非報章之宜及敢圖鈞抱尚眷鰥儒謂左
竹之鄰禮均胥命且洪河之浸福有慚慷屈此雄巖裁

為訊教曲圭夂轉縣回陽管之春跕羽重蘇併解虛弓之怯永銜存撫還圩埏和

上程左丞啟

某啟某比膺成命入守近藩顧表蒙榮悖餘集非伏念某性疎之媚材拙少施早誤朝咨偶塵法從稟生多病移狀亟言間緣蜚語之興遂獲出麾之便而淮肥郡劇獄務事叢日困鞅罵生需諉譴天誘私望詔俾內遷還江海之遐身訂丘山之大賜然結根苒荏巳嘗一拔之

危而引吭喈喈敢有再鳴之伺危心漸釋鈞庇有基此蓋其官景式彝倫邁種陰德激波迎涸穿隙逗輝尚令羈蹇之人復寘妥安之地敢忘頌祝還奉耆明伏謁未辰吭毫奚叙

回盛右丞啟

右某啟近憑小紙冒列思悰計行舍以未遙枉詒書之垂問永惟恩紀伏誦誨言噢咻瘝存一出少原之借支離顯系參慰東山之懷承福履之茂綏副官司之蘄嚮

併玆欣服罔喻名言春莞寢餘夏筒玆啟願綿存於道味永光弼於王塗趨伏末辰贍馳偕極

回謝右丞謝改職啟

右某啟伏承兼榮祕殿移總離都伏惟慶慰恭以某官丈責天常謀經王體參裨四輔冠領萬樞緣夙夜以告勤姑翰垣而均逸終然宿望簡乃上心久聯規禁之華改佩騶符之寵民瞻胥慶公路有光適與奉行陰叢舞歎敢圖譓德敷悉書辭居形引重之懷欽伏降階之懿

銘心有感吮墨無陳

上三司王右丞啓

右某啓伏審祗奉朝言專司邦計明哲云復僉允同歸恭惟三司右丞道俾沖和天與懿德徧都顯次撝發大猷丈包典刑言滿函夏方帝念經用故恩屈再來盡斡山海之藏庸該金粟之富賢雖已試尚孤四國之瞻班乃特升巳等三公之重爾在伊任爰立何稽某遜聽除音內深私抃乘軺茲恪請省莫諧

上永興王右丞啟

右某啟伏自端明左丞學士瑞節疾西使驂徐稅風偃咸鎬霜厲軍胥謠頌轉閑日月餘暇徧紀游舊參列書辭惟衰老之所屯乃次舍之尤僻帳下來戾墨誨才乾旦且之誓不忘勞勞之懷一解竊聆沖衛聿介善祥天生俊賢邦須弼直暫屈枳藩之維北行歸槐路以調元是時埏陶當賜收卹願進顒實式副人瞻

回揚州盛右丞啟

右某啟向自某官進遡肅臺機外觀藩政本緣樞宥之劇重為哲艾之煩逮此均勞允貽同體武經文緯聊資作憲之華衿頌穪歌抑有報成之舊詎期鈞念遐貺芳音數感會之餘言寫謙冲之深旨薦循雅諭真切勞悰茂氣方深寬條適布願安和粹仰契眷懷

上程左丞啟

近緣奏記特蒙訓荅三復恩勖感惕兼懷比承府事靖嚴神宇泰定又用多祉深慰具瞻所諭向來云云誠是

巧為逮引然元功舊德訖無纖介朝旨申獎人心釋然乃知明哲保躬所從有素年序華始福祚滋蕃日待公歸大庇鈞造公府崇重不容輒通小紙恃眷進越臨啟兢慚

賀資政范侍郎啟

右某啟伏承疏榮朔冊貳秩天臺有命自中至公脊扑恭以資政侍郎道資含厚天與不回剛羽慶霄按轡夷軌茂勛丕績載良史而有光大對昌言拂謀聰而罔伏

入知機政外倡化條夷險一置於懷浮沈靡徇於物浹君子之愷弟美俗為敦居天下之中庸斯文知仰上心允簡褒典亟須位由德躋器與名重尚留藩寄蓋緣西漢之規盡露冕裳足謹南公之寵少須夙夕歸正鈞衡與頌則然斯言非佞某適還近綴增企末光趨慶莫從遡風惟極謹奉狀陳賀

回安州范侍郎啟

右某啟阻奉台儀坐馳勞憮逖仰維翰之重凡繄共治

之良敢謂伏蒙某官曲徇鳴謙特詒芳訊訂芳椒而有馥均永雋之逾滋竊用中藏式敷至春歲華晼晚邦政靖嘉願協順賢佇圖熙絳瞻懷所萃粗畧匪宣

代鄭公回樞密侍郎啟

右某啟伏審祇膺敦勸入對寵靈廢克讓之素懷總惟幾之祕務耆明茲賴中外相歡恭惟某官節貫淄磷業昭久大曩參宰旅惟阿衡之致君闇當道冲專仲尼之慎疾太和保御介福叢滋師錫于帝而不謀圖任惟人

而最舊冠躋樞禁數閒內猷綱紀所歸下式瞻於風采老成來復國方寄於典刑辱況書辭增衘讓柄慶友賢之有始矧咨長以馬依抃悚忝并文陳罔及

回韓侍郎啟

右某啟伏以秉鈞舊德維枳輔邦嚮緣共治之宜遂倚于宣之重下車未幾班詔式勤浹嘉頌之歡流謳太和而煬攝猥詒芳翰敷衍讓懷欽言雋之永長服潤波之霑洽載惟感緒始戢煩悰披晤方睽瞻蕲忝侍

陳州胡侍郎問候啟

右某啟伏以淮陽缺輔素倚於吏師河曲餘波久蒙於京室送仰褰帷之化善移植翻之風節宣有宜戩穀云嚮竚九重之圖循參四近以宣猷揖晤未開傾膽何極

回安州范侍郎謝上啟

右某啟比者某官肅奉璽章言馳旌馭合符惟謹坐閤云初陳美化以在人雍太和而視履華樞舊望聊均左史之勞細札寬恩更厚南公之幸敢圖譕裕遠錫誨言

咀嚼味之腴豐泳情瀾之霑渥此為佩戴永誌誠悰涼

籥肅辰黃堂暇景盍遵順實胥副民瞻

回韓侍郎謝加職啓

右某啓伏以茂膺褒命進帖崇資伏惟慶慰恭惟某官

誠藴忠純器包閎遠參斡機衡之重荐倚藩垣之行靜

壹政條妥安民極上心為簡者範有光亟升規殿之華

移總使符之劇河海之波并潤適寄老成股肱之郡名

還圻階丞弼方深舞歎遽枉緘封味譙意之冲勞聳與

情之欽仰永言欣戴倍越等夷

上外任啟

右某啟伏念靈臺終宴歲已二周太學滿員智無一效誼當自効恩弗汝瑕山藪見藏機櫨增短睇神交之在遠折蒸簡以尤疎涉此歲陰諒敎時祉萬兵幕府三揖上賔所奉惟賢坐必資於主諾並游為美古有樂於從軍聊藉雋聲行躋榮綴邈山河而見阻設杯案以無從尚良食以喬神毋容音而增欷布言若訥叙懇罔周

代回外任賀入兩地啟

右某啟某比塵台務尋布感悰雖趣附於星郵或未通於鈴吏敢圖恩睞前墜書辭助愜則哲之猷為禦多言之侮行餘所逮夕惕差安屬私報之已敷且貴詞之難再姑藏褒激庸謝獎成

回通事李舍人啟

右某啟伏承奉將典冊登受廷闈擁使節以焜煌動齋壇之歆艷爛盈國采申展家情蕃間榮觀閥閱尤盛敢

期求舊遠辱飛文厚褒出守之一麾重取勞譙之四益言雖踰實感已藏襟私覩莫諧深悰何喻

賀資政侍郎啟

右某啟伏承肅奉褒恩榮兼祕職序進春官之亞移撫价藩之雄寵集朝僉諠諧公論恭惟某官器函道通識貫民彝裁總萬樞懋經一德屬告勞於基命聊倡化於大邦未幾班條亟聞異等果茲叢渥爰示簡心華幄宣温之嚴斗宮喉古之貳黃圖敕輔紫縣聯圻諒緣景福

之蒙滋趣稽書之拜永言慶悃曷喻賚詞謹修啓事陳
賀

提刑轉運置制到任啓

右某啓某近祇詔檢已署藩條參省思榮舉增慙仄伏
念某福基庳下心術惷煩曩以丁辰無勞而冒祿頃因
多病未老而逢衰雖參皁衣之聯久露左魚之請天衷
開可朝議誰差及此守邦居同藏疾然甫沿外牒猥直
劇州國府遞更本為都之一會農商雜處率放利於三

游處以拙艱慮於墮斁所賴化條明備使範布開振以宏綱攝其漏目漸蕪循良之勉罔煩鶚薦之科企竦於兹名言罕既

回李中允啟

右某啟某抱疾叅衰乞州自效向雖開允乃值劇煩簿最置敦簡書塡委分為俗狀絕晩英塵某官以傑出之才應試可之名旦程奏牘暮直道山耿賢路之光華竦仕塗之歆艷發舒感遇騰播成移已施臺省之英兼顧

潘翰之冗鼓詞華欝約禮渠勤願推一飯之先優借百函之眂重惟退墮久去凝嚴三貫蒙嗤已忘討論之舊九言知選始降紬繹之精欽祝翰飛益據盛業餘光所臮吾黨焉依感悚方欣臧裂非叙

回致政郎中啟

右某啟某坐縻諂祿日恪攸司逖瞻華省之英方畫西侯之諾長懷晤對中極銷凝敢圖齋閣之邇前枉襆泥之訊間不容髮彌露於心徵上言加餐迥昭於意表

其如蓬山歲晏芝室人遐多聞之益寖違未見之憂難
釋為遵善養克乂常休禱懇所叢賁詞安狀

景文集卷五十　　宋　宋祁　撰

回制置林郎中啓

右具啓比承具官改領外臺總經南漕柬求至選調度
實繁騰制目以四馳浹公言而同允側聆行府將出屬
藩追郎舍之綿遊接朝綏而最舊負簡清道幸識騶呼
之華執板造庭方稟教條之謹敢期謙損先墜縢封推

禮意於降階損使咸之異等捧窺窮幅懊駭叢衿顧邇望於末光冀異面敷於感緒自餘欣躍曷寄言辭

回江郎中啓

右某啓睽風兹久參訊良踈近緣子舍之行厚枉書筠之問意譊辭篤感與媿并欽推靈渊之封愼擇潛郎之俊歲成佇報宸獎惟蕃顧遵明晦之宜交集康寧之祉並游末卜結想何言

回知郡郎中謝改官啓

右某啓伏審祇奉朝綸即真郎選褒嘉有燦聳慰兼常
恭惟某官纂紹世靈踐修賢業早叙通閨之籍見稱奏
刀之能游攝阮麾民謡坐洽久潛漢署官最連陞欽積
閥之應科茂墾田而正秩考明有陟式光嫣后之言增
秩以留更重孝宣之治與談允務亨躅奚蛍敢謂譾懷
首貽書指閲辭條之咸叙增心窾之盍銘款對未從𧺫
懽曷喻

龍圖給事啓

右某啓伏自某官輟於臣隣式是蕃翰揚旌于邁乘驛載華遂紆引紱之章徑坐塗雎之閤湯湯德水播餘潤以蒙禧桑桑都人藹徒謠而式舞永惟出處實表大中儻来者纓冕之華寄而勿拒難居者功名之際退實自高蕩衹悔于靈臺居元和於素履操堅茂栢志薄青霞奈何吾黨成章久嗟宣尼之去詔書間問趣期嚴助之歸傾佇報成虔觀特名旅平之蹟埏鑄焉依

上寇給事復官啓

右某啓伏承茂膺明制式叙華資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識際幾神謀經信采光華茲邁名命允諧宣三德以有家暢四支而含美頃自伻圖壞決俾乂墊昬屹巨防以新謀搴長[illegible]而厎續清衷攸簡慶賚遂行屬神燎之冠雲包中區而灑澤曰咨上綴式是近藩首申緑詔之温詞復引黄闈之舊物不失正於進退愈見履基樂相説於君臣更符邦頌方均悦栢頃佇追鋒

樞密孫給事啓

右其啓伏審顯膺成命入斡洪樞伏惟慶慰恭以某官

天資高明神賛忠力避名自至畏寵益光一昨入覲宸

帷豫策鑾事語未淹日事若合符特簡上衷遂當一面

繼遣柄輔參督中軍王師夕張餽旅宵潰被腥膻於巹

頸洗汙蠛於猺區爰疇茂庸入總幾命固列沖懇未對

殊恩一心於讓功所以如慢無意於求福是謂不回辭

靡獲仰受乃適寵華毛映弁髦天下之事已多祕節告

猷副蒼生之望兹允其夙依大治今扦窮邊欣企叢懷

倍萬常等

回張給事謝上啓

右啓者向者其官均賢樞禁總務侯藩肅憁膂以徐驅儆齋鈴而便入普須寬詔胥慰齊人美俗移風已貽神明之化燕衿慎補茂均齋戰之宜樂職有初占辭云槩屈邦垣之椎劇徇譙柄之撝勞敢用拜嘉式敦由禮戢勞悰而無斁託縏翰以奚宣

判府侍中啓

右其啓伏自其官解務樞庭就藩壁壤擁注旄而首路謹食墨以涓辰即布寛條遂開尊閤惟殷邦之雄重表藏府之勲勤揆路台階遥資於舊德師垣肅社更極於大封藹休望之在民固純禧而集履適懷芘賴遽沐音滕認擕妙於五雲訂獲珍於十部永銜謙借誓貫初終

回賈侍中啓

右其啓近蒙恩詔擢冠禁林以病告之未寧記奏囊而陳謙敢謂太師侍中前命記室垂賜尺書方祈中吉之

俞敢拜慶言之辱內銜嘉惠永刻丹膺

上王鼎都官啓

右某啓伏承被選朝塗參僚京幕類才以進顧傚有光恭惟某官閥閱高深風節明峻方嚴而視於履清白以世其家使轍所馳吏股皆慄庶獄詳允休聲轉聞出延帝簡之從入佐天畿之治蚩蚩浩穰諒資百汰之精顯顯神華庸示四方之則側聞除目尤忭私衿但緣華壯之歸頓失卿雲之庇趨陪彌阻依戀相并

上楊都官啓

右某啓比自都官六丈以天臺選郎守漢東大國懷紱未幾南轅趣路文學讌論留著鹽鐵之篇中和美政奉揚江漢之域騖周道之有蕩薄和歷之彤年從者追聳之勤百舍搏銜之苦逮兹署事無與顒神載念一麾之行深鬱與人之詠中庸居易之説易卦或默之占恭惟粹衿已實情理善地敏政柔俗有年簿領或迷市獄無撓然身在江海常存北闕之思收於桑榆何恤東隅之嘆

壽神是祝來饗有開遐邇緒風終食三輟

九江知郡都官啓

右某啓嚮以聯羽鷺雍比曹雄省時覲道舊之樂尤服締交之情屬東吏師出觀民政擁麾南引摻袂中惟方耿嘆於驂離忽傳音於款密恭承令日旋伏華輜薄九疊之天鄣奠區尤奥宣十行之臺禮克裕在寬順氣來孚繁禧茲協蚑化條之馳報欽着範之俾昌禱詠叢臻端倪匪叙

賀薛參政生日啓

右某啓伏以三階布象下儲名世之賢六矢在門聿記炳靈之旦恭惟參政侍郎順咨是采罔伏斯謀負歆鼎以和梅坐巖廊而厚棟歲周慶育月叶清和共延祝於壽祺益進階於皇掞有少微禮具列別封

回賀冬啓

右某啓伏以鼎躔日短正和歷之仲冬鍾律管長稱漢儀之慶典恭惟某官廣勤賢業純脩德元申百禄於神

祺覩藹夫之政長風行有裕時並開榮猥煩占牘之私但濫藏心之感

彭州知郡朱職方啓

右某啓伏自某官榮引州章再紆教署以帥府之常體屈賢守之謙儀叵知衰殘曷稱褒美九里非遠宜蒙潤以在茲五月可期諒報成之匪日順膺景福式副遐祺

駙馬柴相公啓

右某啓伏審顯承制命蕪秩台司伏惟廣慰恭以某官

業茂柔嘉望推沈正不隕之名世濟乃神之運覩逢姬館開榮再華於國器韓壇授律久倚於師垣抃是列邦隠然禦侮昭選上文之運允膺注意之求弗改干城就開牢府動良哉於帝唱尉具爾之民瞻承執謙懷尚稽盛禮諒嚴廊之虚佇宜典册以時膺過損書辭但銘心極

回柴相公謝到任啓

右𠀤啓伏審肅驅旄棨改殿翰垣歷吉班條順時集祉

恭以其官天嫺懿望國鉉英猷忠力自偕宣和交濟比緣三輔之奥陪治九畿之康式倚貴台用倡庶妝觚稜在望諒切於存心河曲霑餘固期於蒙福敢圖鈞眷特貺華音咀言味之勤斯戢感懷而萃止趨陪尚隔凝佇何云

又鎭府部署團練太傅啓

右具啓伏審榮奉茂恩進加藩數伏惟慶慰恭以其官挺忠克壯積閥有光素撫義府之淵蓉副師垣之劇令

者帝儀訖享王霈普宣用嘉禦侮之勤遂舉策勳之典
仕階益峻禮命云優其幸比富隣欣聞疏寵瞻翹所萃
一二匪殫

太傅相公啓

右某啓伏審疊抗疏函上歸政柄諭批七反誠悃載堅
果軫慈宸重違素守特頒恩册超序師聯寵絶令榮事
無往比恭以某官端誠真質妙用宏謀荷先真托付之
明翊丕后飛潛之運冠升上衮三穆泰階寵靈被覞而

弗知戩福輸祥而俾熾壽椿增茂神谷載沖甫礌石之遐年邁蒻潭之壯力克符同體永陟茂勲終緣進退之方更示君臣之契善夫養老則周家顯於上仁遂我退身則伯陽謂之天道詹言茲舉交訓大倫寧將徇一世之高固將流千載之範其早塵士品俛佐台華顧埏埴之有初歎望涯而將遠銘恩戀德倍篤常均即俟繼承更期敷罄

代回簽樞王太傅啓

右某啓伏審光膺制命升佐樞庭伏惟慶慰恭以太傅器識沈雄忠誠愊臆藹茂功於旂采經善武於軍和參衛鈞陳日宣於詵力刋勲甲令世嗣於公侯洪惟還辟之辰元眷本兵之地慎咨傑望陪輔繁機自絲綍之惟行增鼎鼐之甚重方忻聯寀忽枉讓函承露奏於宸帷尚淹時於寵典況隆睿眄顧畧常儀竚覲拜嘉始符深待

代回樞密太傅啓

右某啓伏審顯奉制恩正司樞務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烝彝世烈盟府茂勲參裁坐幄之猷惠底甿黎之化四夷來饗賴先計以周知三接同寅服嘉謨之關合成勞灼叙異數進加蓋積歲以宜遷別師言之幸覩方欽蕃獎遽都善辭款譙驟之有光顧王言之既紓幸遵眷倚時荷薦升欽祝感慙萃集誠府

魏府太傅啓

右某啓伏念夙以下材久浮諂祿獨福基之甚庳滯郎

署而罔遷頃以緜蕞上麻使廳因簿書之猥幾賓儆科
㐭符檄之規偶逃敗事訖於終課復此還臺免三考之
云幽有二天而戴賜恭惟知府太傅道孚亮采聲振列
邦均陜伯之東西閫儀克壯裂星街之南北戎索是疆
暫倚重於偃藩佇入應於夢賚羣倫注聽介福大來顧
拱著以方初邈遡風而增歎神馳在遠思軋罔宣

觀察太傅啓

右某啓伏審欽奉命書進升連國都俞與等悚慰無懷

其官世挺忠淳天資幹畧親遘千齡之運早為三聖之知歷踐邇聯載揚禁職邊藩護帥講戎索以惟和斗極奉宸翊皇威而載恪壯猷彌卲直節適廿道結清衷福躋華省向緣子告遂切辭豈迂敦詔之洊臨抗嗣章而彌確重違所請果霈明恩襲號唐儀因寀廡而置使優賢漢禄許官屬以還家自聆大綍之音方聳高山之仰敢期沖念遽損長牋閱善叙之撝勞重深悰之感戢末由欵拜但積兢惶

提點王太保啓

右某嬰釁私門寄奴近甸謝英遊而却掃續餘喘以偷生遯者敢謂某官案部神畿回車窮閈諸勞備至存勉兼常逮使轍之言旋復兵騶而傳問哀悰易感危涕幾零兩日前邑佐斯來敎文申諭彌佪異狀之懿曷勝置袖之榮徒爾銘藏尚遥款叙方新歲紀茂集春祺倚戀之私荒疚無述

益州劉太保啓

右具啓具玷塵橐從睽逷簪朋寓書驛以曠沉慨歲筒之紛襲遡風勞止式詠於壯猷講好勤斯悅披於妙尺言章有煥感臆茲盈具官抱嵒閎深襄誠忠幅服周行而惟舊還姚旦以載華亟換使名且宣忠力蔽旒申眷素厚於東塗秉羽銷氛聊經於西事欽哉載常之伐益疏壽社之榮歆滲在辰精和襲祉願言久禱罔喻常均

回交代王大卿啓

右具啓具自忝為邦已常進牘行郵稍緩私悃未通敢

謂其官樂匱印之方交敕書函而前貺特緣謙裕屈徇公儀伸閱未周愧墨交集伏況外朝譽處名世吏師本扞海之崇聯接樹槐之顯位甫緊告政乃爾降階儻拜行人之榮是貽有位之哂輙完署墨還致齋鈐願遵咫尺之常得憲考成之懿餘光可託危慮差安感切所叢敷陳彌訥

到任上兩制啓

右某啓比膺中詔移守近藩躅入謝以致虔許之官而

從使即因良月祗服郡條循撥上恩猥并歡素伏念某天鍾愚直任忝華亨不衷取災無妄成疾移書賜告動輒旬時請間願麾向蒙開可值淮肥幽殿望止罷歸敢圖藏疾之憐遽徙陪京之屏疲軒載奮秋蔕重附胡謂泥中茇有銜人之嘆已為關內居無漢將之憖此盖某官恕以推心形於引重先迷弗遠終惠乃長庇陰德之能銘匪言貌之索序趨陪尚阻嶄向增勤

定州回兩制賀端明啓

右其啓其叨被誤恩彌通邇籍讓弗蒙可愧罔容顔伏
念某器本下中謀非遠到當力方壯尚不逮人況年已
衰渠能立事偶承使乏之俾護塞防娑娑二茲屏營百慮
賴縣官之威與天等故匈奴之謀以日衰第操空文使
為厖職不謂朝矜久戍上貸不才特由巢鳳之嚴引内
重雲之秘尚秩勸講仍守藩維固節避禁必涉罷歸之
計紆躬就寵詎無觖望之心但誼不辭難故言容寧僭
竊名及此為地有初此盖某官發部引睥假雲敷䕃將

安將樂業已甄收或輓或推訖延褒進捫心自傚惟德
是酬

謝兩制啓

右某啓近祗恩檢已署郡條滋俗匪能循榮集悖伏念
某罷非適用材不逾人筋力之强早為病奪緹油所學
遂與年侵荷漢槖以無裨乞阮麾而自試嚮緣蒙可獲
此庇身曾是劇藩號為難治銅鹽輈餉歲溢於商緡薪
粲論輸日交於吏桊楚傖俗錯符攝務煩內惟泥遠之

姿必震驚官之咎所賴至公當路明詔在寬審盧鑄之異宜俾韋弦而參企漸圖有政庶服攸箴擁符絫於一方隔紳綏之三揖永言縣戀恨不翰飛

謝在京兩制啓

右某啓比者祗奉命書進陞臺轄恩加無狀愧靡容顔伏念某頃與羣英共刋舊史攜藁在外淹思累年煩詔高才分討餘帙用能絶筆得上送官曾是良翁竄名賞典衆功交借孤讓難申遂廢素懷冒居榮次此盖某官

締遊玆久為地有初式遏多言俾安誤寵敢忘晚節歸
報已知

謝兩地兩制問候啓

右某啓某以禀氣素弱為客寒所乘薄於滕膚伏在床
枕藉轄交逞區霧不分謹湯劑以迭攻啜淖糜而自救
浹此旬日粗獲痊瘉與伏蒙某官屢墜誨言并降新筆惻
某戚悛惕以護將蔚陰德之敷施撫危軀而三百伏況
朝符行下假式甚優函成便養之私厚作庭殘之地述

魂初復耗力未完須任折右之趍延釐翹材之謝愧悰感緒萬靡一宣

代謝外任兩制啓

右甚蕭膺褒制外贊宰司祗荷寵靈交深感悸其本緣儒服寖齒朝纓項持從橐之華罙蹈禁門之被曾無最狀可報上恩豈謂台序之負宸私誤奬改諍曹之茂秩齊政循之崇聯省已甚朗控朝希免曲煩聖諭終廢危悰寡冒服於官成徙震懸於心術曷圖謙槩前墜慶辭

曲敦征彙之情陰禦樂煩宣之誚永惟最愛敢怠銘藏清
覽未期遙懷匪聲興言感遇仰假風期尚丐良箴以終
前貺旬餘感戢罔既文陳

景文集卷五十一

宋 宋祁 撰

與陳待制啟

右某啟某叨塵官籍倫比儒紳私記所生内惟永慼而
貴交垂記寵問馳頒牢牽在庭薰劑凝器副之僊繪申
以齊醪惟山木之不才况櫪駿之且老猥蒙善顧俾永

天年記蔭映之恩勤動尫殘之氣焰敢膺內刻訥語難宣

與呂待制啟

右某啟伏承祗膺名節將造昕朝詒目疾騰士倫交抃恭以某官食德維舊挺世自高使煩而能與聖胥會河朔艱食縣官之財首膺僉求大經用度游及於肯綮之地遺秉於滅裂之餘勤勞三年兵以足食殿最百吏察不過條見效著明清議推允用虛前席之待趣竚追鋒

之還至於遑保盈虛士夫臧否料敵人所以進退繫今日所以安危必為上言以救時弊然後徐副民望安步台階再世司徒紹鄭人之前美一門宰相匪衛公之獨賢某素接游從久棲蔭映側聞稱娖陰禱延登慎夏有初含祥惟競

與周待制啟

右某啟伏承祗奉詔言出提使務仰給尤重差擇惟諧伏以某官道付粹和天挺明哲才緣聖偶業與志如按

六轡以徐行截九河而不混儲徳既熟席寵愈隆籍内雲章之嚴法許雞翹之從帝念河朔地挾塞垣惟大農煩費之餘倚行臺懋遷之敏紫雲臨遣聊均珥筆之勞赤轂馳驅式竚流錢之富先庚所暨庶吏相歡其夙忝善交今依美蔭永言欣幸自倍常均

與陝西都運田待制啓

右某啓伏審被恩制綍易地西州唯咸秦之要衝捍先零之猖蹶郡邑櫛比甲兵雲屯宜轍邇臣往將漕節恭

惟其官高文復古清識照幾事功茂於朝廷議論藹於臺閣兵食倚辦帝識耀卿之才舊章不忌人推伯始之學其方依朋舊記庇哀孱伐木叙情日期於攜好改轅易治旋歎於睽風頌詠之懷怊悵荐至

回錢待制啟

右某啟伏承祗奉茂恩進都邇職事緣遴簡誼移至公恭惟待制學士學粹天常器函國采覽德而集不屑卑飛按轡自如恥從詭遇四方使遝白首郎潛稍籍露門

寢侍端宁果膺前席之名入班曾構之嚴光厥疇咨士共推於俊乂久而後笑朝有待於老成益出嘉猷共熙丕績某早聯官采素賴切磨逖聽寵靈內深距躍先煩示翰姑用題褋

回發運蔣待制啓

右某啓某自膺藩寄尋列公函付驛舍之尚迂塵記曹而未獲某官追懷游舊先損音勝屈使軺之崇嚴布情條而款密剡緊退蹟方庇末光遽承高義之敦或冀多

言之息感悰非一巧諭難名適届孤生尚遥行府瞻言
覯晤可量悁勞

回成德軍魚待制謝上啟

右某啟伏自某官違交戟之嚴擁左符之寄便時署政
已日乃孚眷師壁之所屯控邊關之尤極暫煩卧治欽
覿報成何即席以未安已占辭而流問圖書對峙比跡
援武之餘膠漆投堅姑荷同心之契欣慰騈集款鏤奚
忘

回瀛州陳待制啟

右某啟伏承祇奉綸恩肅持帥節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契聖之會蹈道之中暴秋陽以愈明觸疾風而弗偃所繫安危者日陳於上要須名實者外試諸艱然且臨寵固辭待教先著會遇期歲列啟最功果留内禁之才遂專北道之寄盡護列將光撫中軍顔行刮目以觀風屬城傾首而聽命寛條式布均衣被於一方秘計暫陳藏金湯於萬里報成在旦入輔何疑其早底使華今依隣

睦執柯之則非遠沛河之潤有餘徽福云初撫襟增抃

謝王侍制啟

右其啟屬者某官寵深簡注籍内秘嚴除目外騰有識胥慶方修尺素未達清防敢圖謙槩之勞前示書辭之懿鋪陳感會推致僚朋緣馨味之所同費冗踈而為間題襟佩賜足厚於民風彈幘去塵更深於私抃乘障有次聯鑾未從企戢所并一二非述

代賀初入兩府啟

右其啟伏審光奉制書榮參宰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懿文緯世彛德端朝遺復旦之顯時矯圖溟之怒翼措辭尚要助宣郁郁之風求福不回自保青青之操薦升通著益壯遠猷藹岳論以僉同預政機而關決至公攸寄列位相趨方敦尚讓之風亟露辭隆之請俯貽誨翰但服沖謙垿敦詔以發中副羣倫之足歎

又代回賀入兩府啟

右其啟近叨制命進貳宰司傳奏獲聞還恩罔遂榮加

分表愧溢情涯竊念其早服仕途仰陶邦教以勤自補
為上見憐料於平進之中載以邇臣之策間由外屏復
備內朝日討攸箴冀施有政而膺明隆眷拙訥垂申俾
亞三階之崇與聞萬事之治人謀齪齪自判於毋庸天
保安安未知於所報敢謂其官密熙燮序助飭譾材寓
問置郵均歡臭味庇末光而惟舊荷絢禮以增華愧感
內叢敷形曷既

代上大王謝入兩府啟

右某啟比者祇荷褒綸擢陪台席亟露陳於讓奏枉垂報於敦音趣拜寵靈交深榮媿竊念某本緣儒服驟旅朝綏寖持從槖之華冞蹈禁門之複莅齋最狀少報上仁方虞具儆之訶復忝敷求之錫諫曹茂秩政弼崇聯雖薄訢以昌榮猥批章而蒙諭寵非其次將忍終身之慚服不值庸更畏千人之指遽兹虛授抑本僉言此蓋某官封植夙加題評素定因卬卬之訪逮亮斷斷之嶺愚助育譾材贊行賞典敢不益探深志仰叩大猷載驅

鵞綴之姿或繫貿乘之冠冀紓誚議仰答恩勤感灼參
懷名言罔叙

又上外兩府啓

右某啓肇創清司踵華近綴猥叨簡擢伏用震懸伏念
某術學迂踈器能庸近曩時從槀久直禁林荅天保以
無期料孤生而有底比因積歲甫獲爲邦氣耗則疲道
悠必泛審於自卜罔敢越思遽蒙郁穆之褒名復凝嚴
之侍慮浮詒祿或啓偷風而大度匿瑕至慈念舊因擅

蛸之便坐有詢度之前猷善建美名順咨懵學四聰垂采蓋敦寧僭之規三揖在前詎伏攸箴之議斯蓋其官察無他技謂有所能收墜甑於半途導餘波於涵海上循樂育次佩保全冀知晚歲之非不載濫官之策茲為素蘊潛誓丹愚

又兩府謝啟

右某啟伏蒙聖恩以唐書成改尚書左丞餘職如舊者祇荷恩典交覩情顏伏念某向豫諸儒共刊舊史簉蒙

在外絶筆無期蒙選髦英并力論次十有七載遂得成書其官内樂奏篇仰賛褒命淹引當劾貸而弗論綴屬為勤例使增秩獨讓難聽冒受靡遑永惟大鈞盡勵多士敢忘恪守上荅生成

代謝兩府啟

右某啟昨蒙恩差充知兖州軍州事即於某月日到任訖誤牽王綍辱播化鈞獲此長民居然浮禄竊念某禀姿甚陋典學非精韋屬泰來偶參仕綴弛其擔負收乃

脆肢不爾疵而見容寘彼行而懵惕頃由郡佐超剌窴
纖玷列宿之郎官懼襄公遜均杜陵之男子廛脫殿科
賴巖石之餘麻綏天網之漏日瞻言近輔更導上恩假
以一麾撫兹萬室伏況魯瞻善地虞狩舊邦五教均陶
九農齊出敢不懋求政體勤緝化條大東小東俾臻於
富俗公言公事庶謹於廉維託鎔造以在斯釐慓悰而
冒叙

上外任兩府賀正啓

右某啓伏以歷謹三朝邦熈百禮舜職舉授時之典周官載佐治之常伏惟某官碩望冠時忠規映國暫均勞於樞鼎方夾輔於藩維願乘歲祚之蕃還變階符之重某早銜恩紀甫限官箴睇尊府以馳誠阻歡觴之介壽永言瞻頌拙喻端倪

兩府問候啓

右某啓伏以函寓乂安協氣翔舞四鄙弗竦九扈告成

仰至治之日隮惟宗工之時乂昭文相公茂摠民極翊
宣帝華奮之為昌言大猷歌之於六府三事是以方國
騰頌神明効祥截然棟隆屹若山立格高穹而底績暢
熈載於無疆某遠布州條夙麻公廕身限江漢心馳門
闌通謁未辰禱懇兹極

上兩府謝轉官啟

右某啟某近蒙恩改授前件官依舊充職者官循歲限
例結課條仰荷恩除交麻榮悸竊念某本階薄技進

服周行籍通天閣之華法許荷囊之從承平有謚獻納無裨積日還官為朝速謗何圖久次亦俾稍遷循外署之故資正中闈之劇補末明而陟居塵虞典之常增秩以留仍本漢章之舊此葢其官夙嘉士品協啟朝言跡此冐榮本於為地敢不愈安亨節祇率攸箴報山藪之上仁答坏陶之鉅錫題襟自刻臨啟奚宣

兩府問候啟

右某啟協氣茂躋嘉生臻降四鄙無警五刃久櫜惟元

輔之贊襄翊聖猷之光裕外安品彙示平陽清靜之風内
舍善祥見宣尼齋疾之慎大鈞所庇有識胥歡悵麋鞮
弭之勤阻飭巾幯之詣永懷蔭映曷喻情涯

鎭府謝上任上兩府啟按鎭府即成德軍

右某啟常山劇部全趙故封地聯六州身擁三綬任踰
於分榮不償懃伏念某為術空單稟生尫怯叨華禁署
謬籍經筵惟孤拙以自持無游說而為助年將壯邁疾
引哀來遂丐外除兾逃多悔國有賢翰朝無廢人料自

開州授以戎閫因過都而俾謁緣重帥而許遷敢留於行已踐而職此盖伏蒙某官助邦善青為上亟言齒擢誤加庸祇思報竊以河朔之地天下勁兵分四帥臣皆一都會然而狃承平之習訓練不精因流徤之餘廩餼常乏馬不充士官靡偵才幕府欲仰給之餽度支辭經用之窘交相為患未知所圖伏其廟謀深體邉務峙隄於未潰之日投藥於可療之初誓當悉心稍期集事守符云始趨府方睎託庇高明叩襟危戀

與陳州楊相公啓

右某啓竊以紆壽春之組次宛丘之郊緣材闇之末行擁原簪之舊感即趨府上獲侍台光間郤縠之談彌臻義府規方叔之政交樹壯猷乃知右輔之安式有長城之寄且復眷存羈齒崇比上賓拜嘉授綮以不遑始至如歸之絶擬萬夫歆豔一介光榮迫此簡書之期遂悵風波之阻乃情知竊曷日敢忘矧以虛從槖之聯守左符之遠孤根曷附墜羽可矜惟祈卓馬之亟還入冠乾

樞而作輔大坯兼造羼蹟攸依叢禱於中訥言安喻

與陳相公啟

右某啟某病多歲晚益北乘鄣才短術疎未遑施政每懐盛府早庇太鈞雖身滯守麾而心注賓閣比春寖豫介福攸宜愷悌則民懐正直者神勞交孚順履彌重簡心諒非萬戸之留還冠三槐之治斯人並祝舊物宜然

右某啟伏念某身扞窮邉心馳右席擁五符之鉤考曠

尺牘之參承緬惟太和翕舍靈府恭以其官茂猷世濟直道躬行調鼎居中作萬幾之衡石建牙夾輔介一面之金湯功名兩全文武雙劭才膺黼扆之眷歸冠槐庭之嚴孤生無庸陰庇惟舊若時煩燠愼厥養順

與亳州陳相公啟

右某啟違遠台府貿易歲華以乘鄣未得代更故彈幘無從叩閣企戀恩紀飛馳夢魂恭以其官宣勞王家種德方夏翊戴丕后財成治功卷藏經世之大猷偃息

陪京之近輔盖髙情峻節不以物嬰但偉望元勛常為
國重完太和於靈府進遐算於期頤永冠宗臣載光
惇史其久依坏治今屬櫜鞬蘄嚮所叢言不能狀
右某啟伏承懇避元台出疏近輔旌鉞交寵邦社倚寧
恭惟某官天禆以賢世推其亮皐陶美德種在四方鄰
侯舊規歌於畫一再冠宰路光乂帝庸遂收經國之餘
謨回作沖襟之至嗇功成有地我所不居雙府併開固
兩光於文武一心無間諒兼繫於安危茂躅迥升斯文

景仰其襄參史屬今滯邉符上謁莫從儀風增歧

與梁相公啓

右某啓某藩侯職冗庸蜀地卑誠有限於官儀難數通於私問然結戀公府譬萬類之在鈞而布武賓階乏兩翰之飛肉孤懐坐壅芳歳漫遷恭以大觀文相公學士道含至和徳色咸事光輔丕后茂熙庶工已成輔相之宜遂去功名之地再更巨鎮聊倡四方惟克簡於上心無不在於王室顧總諸福普慰羣瞻刋舊物之未捐荷

所天之全覆其為禱係自萬故常

與青州李相公啟

右某啟伏念汙玉堂之署斷斷技殫頃金絡之羈諄諄嵗晏仰大圓之職覆眷舊物以色荒尚爾甄收未容謝免邀阻翹材之謁居同析羽之搖惟百順以導迎協四時之燕處恭惟亮邦六德張國四維履前險於重剛鬱後彤而受命如慢如偽式茲大雅之風維藩維垣控是長城之重賚予有素啟乃方勤玗二節之走朝冠三台

而相比桑榆之景坯治焉依

與昭文相公啟

右某啟某拙政無狀病質久衰方自力於乘鄣難數通於奏記身限疆埸心係門闌伏惟某官業煥九歌誠含一德陳平佐漢羣物遂宜皐陶賛唐不仁茲遠協氣翔舞絶域懐来卓然之勲疇與為比側聞屢罄沖懇將遜成勞其如翊戴丕圖非老成人則不可遂抗高節或大君子所未專望體眷懐永光承弼訓有慎疢養貴順時

望副民瞻益舍天祐

與官師相公啟

右某啟乘鄣三載未得代更結想九回奈何慕義每識恩紀飛馳夢魂伏以某官禀道沖俔入聖優域實相丕后克成茂勛卷經邦之大猷抗引年之高致帝顧逾厚寵册屢頒臯陶之種德有初宜收恩報伯陽之知止不逮回作遐年天俾老成國賴明哲望循沖衛永庇斯文

與王端公啟

右其啟伏念遏遠犀表紛易龍纏東方待詔之饑若嗟抽軋子産寓書之便間偵寤興極睇南雲馳神右座恭惟其官立誠無競介祉不回貫直節於大寒重剛失險總寘摳於衆妙泰定有光昭洗有辰朋来無悔族類非我終判於羣邪險阻備嘗果延於後喜暫約六榦行企十旬幸占象於顒賢益考祥於居易禱悰兹切桒翰匪宣

與渭州戴屯田啟

右其啟伏念芬椒服御素景於朝髦談樹宿官阻申於私見自辟書之高選監近輔以陪京固有隔於等威矧敢交於記奏斯者詎謂倅理郎中毀方求合稱物以譏因門子之賓興謂冑筵之僚屬特煩下教罔愛優評九河之潤餘沾頓祛鄙吝兩喜之言溢美奚所克堪願竊楮以珍藏為他年之恩紀秋辰適啟時訓是遵溯仙表以在邇伏空函而奚狀

與張滄州啟

右某啟伏念比因遠客獲貢單函自史觀以濫巾會朝家之多慶宿官少暇奏記未遑銜感抱以歆然之師門而底止敢謂知郡都官愛夫舊物本以先容因訟樹之餘閒占書筠而均禮激揚疏退遂免於隧淵敷衍褒評自均於贈褒敢忘飭厲上忝薦延南宅方交右賢共治顧遵嘗道彌嚮緐祺詹系所勤編摩非既

與諸同年啟

右某啟某玷職道山長懷徳宇涉彫年而多感抽軋思

以無文闕奉書滕仰詢羈靮敢謂某官惇將謙意申講故情踰越亭皐齋緘墨牘味善辭之篤密貴病幹之支離内刻私悰期光永好撫風波之趍忽想蘭霧之霑熏顧進道腴以娩福履入階華劇始副傾祈

與權磁州啟

右某啟久限畯游漫踰年所江海胥邈結苦難并不圖王國之賢尚滯臺郎之選臨長千騎共治一方適總州條亟推鄰好占史作訊道舊為言内惟完士之早衰偶

忝中軍之假節秉鄣無狀徼福是依熟觀褒袞之辭及逭瘝官之詆姑戢雅況將訖斯文

上龍圖啓

右某啓今者奉被嚴詔移守中山罔敢留行即時署事以一介之懦怯制萬夫之便宜聨地八州濱塞千里蓋屬承平之久弗專武力之求遂俾尫衰間承空乏敢冀某官因朝過聽爲士藏瘵貽溢美之褒言解曠官之餘責內千心極引領德藩拜貺之嘉銜感茲暨

回姚龍圖謝改職啓

右某啓兹者某官奉承襃檢改陟華聯由漕最之比聞實師興而有賴冞通禁籍就總雄藩參右武之訓嚴慰西人之翹治方昭賢業遽枉書辭矧當顓俊之良何損敷言之懿載惟感緒姑誌深悰

回王龍圖啓

右某啓伏自肅奉襃恩已伸慶禮竊惟奎文交絢雲構肇營胥宇中天之嚴參倂册府訪逮西清之輿益乃俊

僚舉選者英茂光禁直恭惟某官含章文苑潔矩仕途本難進以處躬介不回而取福縣官食給薦彰煩使之能省署輦過滋軫潛郎之歎請間論事造辟蒙知果因疇俊之辰式昭類能之舉進偕嚴助諒無待槖之勞榮過東家親見出圖之盛方深舞詠猥閱函封忌淹恤之為嗟樂嚮儒而抒感餘言垂逮沖意彌惇戢勞府以永藏搖腐唇而冒叙

上許州孫龍圖啓

右某啟某昨以解符下蔡換節究丘便道無留即官云
恪祇循恩任併集縈慙伏念學匪逮優狷而近介向叨
法從亟避親嫌多病自陳言皆有狀不材遭詆上煩見
哀顧淮楚之劇州假圭魚之寵刺甫更年舍方絓殿科
遽煩緑詔之追入屏皇圖之邇跕波猶奮僵焰重燃天
實誘衷人希藉口此蓋其官念嘗僚之舊傾先否之期
協導僉疇采收羈僨伏況前瞻名父具有教條北面齊
俟又依隣庇叢兹多幸免恤後艱修謁尚賒抒辭奚狀

青州田龍圖啟

右某啟比承違侍青廂出符巨屏因俗報政已日告孚遠念故人之守邉三考記曹而流問成誦云已叢感無涯某官識照天倪才挺王佐舒發沖藴進服近班屢輟荷槖之從行用布棠廬之美化南北海之遠邇仰於綏懷大小東之謡今蘇於疲瘼矧兹圖任方切老成敢告舍人之趣裝共慶王臣之勵節晏陰在序慎疾惟時未克對言曷宣勞素

回盧州愼龍圖啟

右某啟比自某官偃息大藩妥綏善俗化行已日福集有基藹五袴於斯人潤靈河於比壤方茲景行將列感懷敢圖宣布之間曲示諄勤之誨多文博我早欣冊府之聯儌福事君今竚簡書之郵佩音有裕敷禱奚殫尚昔歊炎願持齋疾

又啟

右某啟伏承某官捨舟嬰邑馳傳樂郊冒涉初炎保寧

王體顧我邦之密邇繄師節之糾提特辱貽書聿崇修睦坐縻符印阻屬櫜鞬尚聆追蓐之勤望勉加湌之愛瞻懷感服減裂匪宣

又啟

右某啟伏審某官欽咨日御肅展藩儀啟大府之雄嚴副南公之歡踴泰然樂職式是爲邦曾坐席之未溫遽占書而垂喻報成五月竚覲齊魯之能修睦四鄰前服陽秋之懿疆分有守踵見無從姑服眷私內銘膺腑益

持齋疾以副悁翹

高密龍圖啟

右某啟一昨某官避榮中禁退偃近藩涉彫節以啟行為諸公之惜去輒壇申餞扉棹順流懷三組以過家止留前驽抗雙旌而引道俄彗東雲茇及便時克修敏政啚太和之有裕對喜社以咸宜恭惟内閣學士知道幾深貫時夷險内天外人而隱照退揚進揖以由儀安步夷塗寑階隆器夕修朝訪上所禮而改容王色揚休外

無言而可間比緣均逸聊用出麾方乃辭萬戸之留都
樂小東之善地毅然中立介乎不偷風激而貪夫為廉
理勝而重剛失險金柅牽制乎羣動玉斗標指乎四方
晉之鉅平功名不居其險漢之黄憲清濁未議其方忌
懷出處之間不開榮悴之隙清埃所奮夐古與稽然而
天挺鉅賢國之重器帝心所簡民望未移且毀譽之在
至人一過去而無吝而富貴之同外物儻來寄而罔辭
顧詢善攝之方回副疇咨之眷咸事九德訏欽廸於有

庸作為三公茲僉同於羣辟諒於難進必廢素懷其納顧最深晞風惟極慶雲所潤蚤霑荆刺之微大治行開更啟坏陶之漸茲焉久禱敢後常均

知府龍圖啟

右某啟伏自某官兼榮內閣出領留都存象闕以違顏徑周郊而弭節承涓善旦聿布寬條仁扇之風坐揚於黎庶靈河之潤企及於京師結離緒以雖勞剽徒謠之遽洽未遑郵訊仰達齋鈴敢謂仁憐曲敦奬借稅征騶

而甫爾敕記室以勤斯聯牘布懷荷戈傒道恭閲相先之致備欽有味之言刻誦無忘慙兢擧集矧離宮付鑰姑賴於邦翰而瑞景延圭式新於王歷冀遵順福允蹈元辰展集尚遥祈銘罔慂

上呂龍圖啟 按宋史列傳呂公綽字穉臣

某頓首遞邸得除目承有京尹之拜不任欣忭竊以龍圖挾王霸之術遭時得君傑然公望一旦在廷臣右令又追節北馳引車右還都人士女無頑與艷翹企美化

搢紳斯文僉曰盛哉至於父子弟兄繼居厥職自是國朝之美不敢私慶也老僕荷眷之厚聞命踊躍不宜為他人下謹手啟為賀不宣

錢龍圖啟

某頓首承持節還朝近在旦暮不任慰忭龍廷寒苦王體得無少勤然宣導恩言綏撫遐俗自應光華貴重叉忌其遠矣某移病卧家未任祇迓馬首悵恨萃中弗能究宣且遣小史具啟走浴

回南京蔡龍圖謝上啓

右某啓比者伏承就膺温詔移總留符便道抗旍消辰坐府伏惟慶慰恭以內閣學士履敦常德心貫大猷早露雅材亟階隆器清明有守自結長君之知方重莫回不刈羣言之剡引避承明之直樂守東平之麾矯戎順之動支洗他腸之惡俗道風坐勝天聽日躋果延咨岳之求重壽設都之鎮洪惟巨屛厥有離宮家後雲霓識真人之舊蹕氣成龍虎紀藝祖之新邦自匪眷求曷膺

藩翰然而股肱所寄蓋特召以有初霄極上沖欲斜飛而取勢玠聆節走復厠旦鄰方抃煩悰猥窺妙尺願言莘感罔怠昭銘

景文集卷五十二　　宋　宋祁　撰

代姚待制謝轉官啟

右某啟伏承滿歲第勞郎臺增秩恩章載郁朝論允孚某官直質坦懐遠猷淵識歷更事最允號吏師宣威星節之華按部天街之廣倚成尤重仰給屢豐屬明陟之

在辰果階升而留任聊光仕次遽辱書文矧王爵之惟公枉歡言之敷喻但欽勤挹庸誌誠悰

回都運龎待制謝轉官啓

右某啓伏承職勞有狀滿歲當遷真拜郎闈即褒使府元穆紳緌之論踵增簪槖之華況自分陝輿區雄邊列戍聚粮大廣擊轂尚勤諒玆進等之階聊啓懋功之漸遽煩敦喻益見多儀銜挹所深銘藏曷已

賀王待制啓

右其啟伏審茂膺徽數進怗華聯邦得畯良事兆僉錫
恭以其官德含彥聖識貫幾神才為世資望與時就秉
難進之操仕必階升挺不回之常理宜後笑練覈在旦
授受惟精果圓三接之勞引內萬楹之秘丕績卓爾上
簡于心中朝浩然物允其論尚將明命出布上愚蓋縣
官不欲輕外而為言然薦紳必謂以賢而復入但慮坐
未溫席節已及門還侍清光永乂熙緯其夙陪著定欽
仰龍光敢論悅栢之情第誦有臺之樂宿官在遠展慶

無從

賀陳待制轉官啟

右某啟伏審結最公府進級郎臺雖官有常規然事光
興議恭惟安撫待制學士自天稟直逄聖露才入伏禁
蒲危言當世之事出分閫外雄成一面之功因滿比年
姑循茂秩尚留連於坐鎮將飫足於具瞻乃被節趨用
光台極禱祈有素欣慰奚宣

回賀改待制啟

右其啟近蒙褒命進服禁聯祇荷寵榮交深怏懼竊念其志雖典學資適逢辰拱著治朝竄名秘館專記言於左史仍叅權於縣官淺智有涯畏汲深而乏綆長年多病賴藏疾以如山詎意清衷垂收冗質因憐孤拙之效時升華近之班拂豹省之清塵旋叅法從企鳳阿之層構寢造仙游內揆蠢庸慮興觖望敢謂其官樂開朝渙助穆邦猷紛鋪題誘之辭外禦浮囂之議餘光所逮危悃差安永惟謙柄之勞但戢心蓬之感

回賀政待制啓

右某啓某近沐宸恩入充禁職寵緣時集愧與榮參猥瞻雲構之崇驟識天光之邇重循至幸甫畏曠僚敢期益者之游前致勤斯之問推先仕路孚協朝言第衘悦栢之情茲締曲蓬之感自餘欣誦罔既敷宣

回狄侍郎謝轉官啓

右某啓伏承茂膺方贊外亞冬卿賞典有光朝言胥允恭惟某官參和熈采安節蹈中世資樹政之良上倚告

猷之穆輟于法從撫是价藩徧愷悌於懷柔協中和於

儷曲職勞騰報增秩許留尚蒙潤於靈波足露華於賜

冕遷煩滕訊敦列感懷矧惟公爵之行敢荷歡言之辱

姑欽謙假異永銘藏

與轉運兵部啟

右某啟伏承光膺寵詔外總行臺除目四騰公言參允

恭惟某官含章暢美游聖殆幾自結清衷早階華仕垂

紳授玦久已寘行觿韘捘柝舉皆游刃鬱緣四壯之選

式撫三吳之疆民克用和使還有指未温魯席遽飭漢
軺掩三淮之右區趣萬倉之西漕轡無停攬遂經澄汰
之謀貲有餘貲並調盈虛之筭先聲云洎郡望自歸其
早締雅游令叨屬部敢恃私於舊惠方稟誨於化條欽
偃歡愉叢并心極

回狀元監丞啟

右其啟其比自苫盖投艱郊壘鏈蹟絕聞代事薦易歲
箭祥紀汔終迸魂来復早者亦承狀元監丞大孝奄鍾

偏罰歸伏倚廬內抑摧哀顧服調養其適當病力罔及聞知洎得行路之傳已當踰月之外匍匐莫展慙震何言月初秀才范君過訪蓬華伏蒙特墜矜誨曲亮尫殘始罄述於孝思終惻發而收菌溝中木在詎稱於繁文河上病同但均於哀欵永言心照足厚民風切聆艫燧在勤羞膳無爽順變為大惟疾其憂千萬支持以副深祝

代回太師相公謝轉官啟

右其啓伏審光奉制書兼升命數伏惟慶慰恭以其官憲先著蔡誠蘊金湯感會兩朝惇崇一德帝賚良弼爰光啟沃之求天錫孝侯載奮謨明之業萬物用乂三階既平惟簡在於宸衷憲重勞於吏事暫休繁柄以寵宗臣聊光揆路之榮回揖師垣之寄仍疏近壤崇冠庶邦尚執冲規少遜咸典占辭函而有煥闕

代上集賢相公啟

右其啟伏以命說興商克稟箕矚之粹生申作雅誕昭

崧鎮之歸惟哲𫔭之挺生矽前開而合契恭惟某官至誠山立妙識淵沖感會帝期贊襄大業赫師巖之望早副民瞻詠公袞之歸載安王室欽聞仲序實看元臣蕃王錫以褒華擁壽祺而紛委某忝聯尊府竊抃嘉辰敢忘芹野之微仰續椿齡之茂有少塵浼具於别牋

上金陵相公啟

右某啟伏念夙藎𩔖材仰依大冶自肅封於千社閲修門於百函佐神縣之浩繁睇醉茵而凝黷恭惟某官為

天一柱撫國五辰丙魏之風采興朝元凱之宣慈及物暫臨南屏式固中邦帝實賚予梅鼎方推于說命公歸有所袞衣行慶於周人願介藩祺下副羣禱

代上荆王生日馳禮啓

右某啓伏以周係發祥挺生文武之宗子漢基馮厚推崇元獻之茂親惟穀旦之有初煥多儀而申祝恭惟某官履光惠廸業懋告猷冠五王于治朝藹三麟之吁詠日周逢射永念於堯惇慶續椿年敢忘於孔禱深懇菲

贄具列別封

上外任舊兩地啟

右某啟嚮以明晦纒痾久從移告涼炎交序甫獲有瘳奉未央之治朝宿蓬萊之故業乾台在望瞻石知歸恭惟資政僕射相公克懿德符參和民極綢繆丞弼之重翼戴聖真之隆萬樞仰成一德咸乂危言據正辨牢承之慭牙沖慮保安成星狼之虎尾挺然進退罔及貳虞錐宣風四方而歸重九貲爰洛魁壘之碩允寄休戚之

同類體眷毗時蕃福祿方須舟楫之濟行慶袞衣之歸敷融皇猷允格天極庶緣直尚聿紀茂庸畢情不任跂嚮翹勤之至

代上王相公啟

右其啟其開漢風隆洽宗臣遂萬物之宜晉道宣臻綿㝢播無窮之詠蓋所以恢明職業暉潤典彝俾百度以惟貞靡一夫之不獲然後翊巖廊之景化贊法座之鴻樞寅亮懿綱緝熙駿嘏撫辰凝績冠茂伐於人彝宅揆

奮庸飛淑聲於帝載永言休範宜屬洪鈞恭惟其官日
域靈輝天球懿質睟儀霞舉會荃宰之昌期偉量淵渟
稟天人之先覺夙蹈凝嚴之地亟推渥縟之私建竑議
以熙朝舒懿文而麗國論思東序先賈誼以受釐閒宴
西清比倪寬之上壽自爾彌綸庶務協賛宗工潤緑詔
之溫純參黃扉之宥密出驅元乘慕談笑而却軍入奏
書規用春秋而繩下茂勲舉集景眄薦隆旋以國家上
聖凝圖虛皇委覽紫清之誨延密諭於真官緑錯之文

委鴻禧於命歷寖尋墜典茂建宏猷追上世之登聞講
鴻儀於希闊天壇秘牒檢玉以升中汾曲隆脽瘞繒而
報厚申明絶業祇答上靈剏復整仙軑以時巡款屬壇
而順拜欝華之館緬想於道真藝祖之區誕頒於俵度
宣恩羡益紀瑞殊尤乃至真馭下臨聖裒登格珠宮寳
地嚴蠖濩之珍祠琅簡雲章薦麗鴻之丕構並繄碩畫
交展縟儀至於約烏策之舊章紬鴻都之秘記搜遺冢
壁大備于討論增緗緹油動臻於良直裁成大典眙示

方來以至按瑞牒之著明測祥源之爲奕上窮真系慓集珍文賁紫宙之輿符紀翠嬀之元命再刊清簡分祕殊庭斯並發自訏謨騰爲穆頌鏤于琬琰允入金匏果膺揆路之求薦正星階之位咸事九德掩皋陶之矢謨不出十年邁安樂之故事民瞻式係天眷日躋凡該動植之流盡被陶鎔之化竊念其惷寔有素優仕無閒濫巾綿蕝之司遷乏華纓之列飲氷受命夙畏於簡書越俎代庖敢踰於官守徒以幼屬垂鴻之運長推延世之

思進懼食浮中疲智効延年斟酌寧有合於當時渚岳拙艱本無心於巧宦洎膺明命出掌關征榮駑筋一駕之勞勵鉛銛一割之用求大夫之仁義方冀飭躬論文學之銅鹽未能卒業旋屬庭闈失養怙恃纏悲對風樹以長號撫陔蘭而永想九回結欷慨無嗣於弓裘十死茹辛幸未先於犬馬逮喪除之云畢復識賦而是司榷貨殖之耗登謹簿書之出納雖復激卬厚惠訂正舊章犯慮裝懷盡分于節目展體率職無潤於脂膏期王事之

有終誓詩人之盡瘁然念物情素定固禀介以難移吏道實繁豈姿材之可學甫終考績粗免曠官效方朔以上書徒取詼諧之誚慕子真而乘傳更懷孤遠之懇重念先君侍郎早接遊從豫聞風義趨平津之閤凝睇有加託趙氏之孤緖言多在遽遺淪裔上荷鴻施俾餘構之未隳實休光而是賴而又質方違願祿靡代耕素衣已化於京塵雪履將穿於車府先疇遷貿曾無平子之田蕞質支離屢緩休文之帶苟媒衒自逃於醜行則冉

三奚決於蒙亨伏望其官郤律融春傳川借潤辨頑金之自躍許鐇木之先容特拯迷途俯矜舊物憫周南之顧託軫江左之流離䲜鰌鱓並逃寧虛於漢罭而牛羊無擇何間於齊仁激波儻化於海淮見卵庶求於時夜願著靡推之效少酬全度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攸措

代上大王謝拜相啟

右某近以對司魁柄再貢衷封列讓悃以既殫柱褒言而弗聽稽愚難久即寵如驚伏念其技本雕蟲愚均伺兎

叨服臣鄰之遇類非國羆之華貪見盛明未圖罷去寧意秉鈞之乏首陳咨岳之僉擬實不倫進容有靳思避罔功之奏獲紆臨摯之顧定命必行孤懷終奪斯蓋其官佐熙邦采協贊朝言謂醇謹之無他冀彌綸而收報敢忘策勵少答獎成

代鄭公回張侍中啟

右某啟伏審光膺帝制出冠侯藩伏惟慶慰恭以其官道格允元業宣寅亮綢繆二后師長百僚封誓著於河

山至誠開於金石入專樞近備鑿謨明阿尹之勤勞王家庭堅之邁種民德功成蘉績禮重均勞果倡妝於乡方爰就封於近甸方符僉論忽枉書辭承敦牢讓之風尚欝疇庸之典冀遵朝旨時奉寵靈欽祝感藏併苹情府

代謝知制誥啟

右某啟伏奉制命蒙恩以本官充職仍就賜金紫者程篇甫上明綍遽頒用不值才懼深于寵竊以發中施令

象皷動于雷風建官代言本彌文于筆舌周家則誥煩而悉以便于時漢氏則訓厚而深用稽于古出言至慎稱職其難矧屬洽平寧容冒處若某者天資蒙瑣鄉品下中舍農畔之耦耕習士民而州處陶邦善教與吏偕西得用片文首壓上第驟階廷尉之屬出貳諸侯之藩代靡及瓜愬令給札帖美名于史觀濫清秩于儲坊曾是在梁日虞傷錦適會官常之乏進叨計版之聯不職應誅在寬蒙赦要家之罰解籍去邦薦天之瘥窮年弗

影惟大恩之未報借薄景以幸存逮獲外除庶存暮齒復佐中都之調兼司左記之言內實空疎舉皆濫竊是以對旌不進自謂守官媚與已踈罔知餘禱所希寡悔非近外馳會辨論于黍髦亦參陪于誠矩終煩覈練仍允敷求喈歸報之無期顧取材之難強不謂諜聽過聽私覆兼容審以樸忠加其救拭試作文書之草第矜晷刻之工上誘其衆遷非所次引內星垣之秘就新佩璲之華官佚攸箴居接三公之府法當侍從遂望六飛之

塵且某多難以來不材可驗危心煩塞蒿目眊昏才望未升寵階無漸虛受則諉于速謗固辭則近于取名助長揠苗遼致中田之槁均憂續脛諒非庶物之宜然渙汗之已加匪蔭雲而安託斯蓋伏遇某官協宣文治收獎人材察無他惡之膓可備先容之器寧從過立罔以廢人因推轂以移談遂積薪而冐賞敢不寢尋丕律澡雪病襟奉承四禁之規審處六曹之議效無言之溫樹克慎幾初希為寶之白珩謹脩詞令甘于砥節申乃知

多當鼇力以疾驅報噓枯之大賜過兹以往未識所圖

　　宋　宋祁　撰

上王內翰書

某頓首遞中被書教曉誨諄諄感與慰并承侍從外百況清宜某在塞下久無尺寸功可持報天子望輕運蹇飛謗中興正煩臺家裁詰不勝惶恐聞語初傳兩制諸公保辨最力羣誹爲息此乃仁人錫類鎮浮囂邁陰德爲多士帡幪非僕區區者專享所惠銘著衿膺何日敢

忘踐更未得休瞻企奚極順適服餐安守寵名叩叩

撰埋銘讓物書

某惶恐伏以令君功格天寓時無與二名儒大筆願欲誦徽烈紀世家藏識陵谷以為榮觀者甚衆而君侯不鄙樸學俾屬累辭訴讓弗諧屬綴無取槩舉大節終篇方懼軋思訥言無以光明敷暢愧孤孝嗣之託外招文苑之嗤心焉震慹未克遑處不謂君侯猥徇常禮垂錫餘珍叙推雅懷未諒素志且孤孱之蹟託庇有初大鈞

之私歸酬無所甫竄及空之役營至煩寧兹執簡之微首紵布幣之重顧還厚賜仰助蕆功自他感悰進面伸聲謹奉手啟敷謝不宣

王太博書

某頓首別忽忽行瘴癉心欝結不可宣別明日稅征鞍懷良朋戚心顏塊焉坐叵新歡二州壤百里間官異居會獨難末何如成屢歎吾所仰惟高山日日冀示音翰規暗拙慰衰殘春益和勉加餐筆倦慵意不殫

宋 宋祁 撰

代回謝呂相公書

某惶恐再拜今者某官以格天元勛維巖碩老克厭師錫還冠上司命冊誕頒朝欒胥慶是以賛制前具使節亟馳追鋒接乎迓人卓馬踵於覲路三接虛竚百辟具瞻周室之思姬公宣聖之微管仲異時相望我實無慚尚且垂顧下陳申念舊物千損溫教心照至情察父愬凡均乎覆育不肖無狀殆匪克堪但側耳鑾聲傃目輗

次得侍餘論徐罄感悰此焉區區罔逮敷展謹手記上謝

回晏相公書

去晚垂賜和章四解心微物妙皆布言下有以知不役官智而自成於天機也申誦别教彌見襃誘若執事遒婉贍放方乞靈之不暇何庸有未至哉如孤生之賴司南則敢奉來命餘懇遲侍乃宣

上龎相公書

某惶恐被教并詩一章捨簀驚扑迷魂還集宣父一字所褒如禪衮今乃聯韻百餘言孰復奬進寧孤生克堪是賜耶大鈞垂護葢欲嘘枯作榮撤毁為譽敢不三陌以拜命之辱病思荒劣加手戰少力未能具愬百之一減裂為恨輙因使人附謝

上文相公書

某惶恐再拜慶禮已具啟上通百貺何如方協氣充格茂祉翔舞邊鄙樂和物情欣欣此皆代天夾輔之餘

庇想鈞懐與臺萊同無疆之休泰云某荷德最舊以病告尚未造朝不克與閤下客奉觴上雅壽稱道盛德擁結勞悁距躍可言惟因喬松壽養敢告君子萬年之永畀情無任惓惓之極

上宮師相公書

某惶恐奏記宮師相公下執事奉被手教以某仍職容典猥賜褒諭拂庇披蔀訓所未聞因苞勉早俾就嘉穀某完士也曷足堪善誘之賜而自彊於斯路乎漢徐生

善為容制李氏但紀鏗鏘而已今之尸官尚未敢望二人者況使究情文聲體之外哉夫駕柴車駑乗朝去燕而暮欲逮楚者雖行道之人知其誆妄即愚其之嚮道幾亦類此然使積月持久百駕不止庶亦終大鈞之惠敢無勉焉銘戢於中此不辭費

呂梓州書

惎惶恐一介使人至奉被書教長跪窮觀喜與媿并承春序以來福具宜兼部中甘澍需足有以見美化所召

嘉生茂對也其即此蒙免無他郵惟屯膏未滂田畯瞿然方走羣望以禳以禬思不吝餘波旁濟隣壤也順始時訓益介多祥

彭州朱職方書

某頓首使壯之西本冀一望履約承徽輿攝治徑走鈴下沱此悵恨不能平再得墨教猶不足紓瞻企之百分一但玩筆妙咀情瀾知哲人眷我之厚也郡小地僻非麋賢之所寬中愼疾進一札之眷召云

樞密張諫議書

某再拜比聆少愆攝衛謁告療治神明擁佑計日平愈天輔仁人必且大副具瞻而光賛王室陽休山立信有所基伏聞騰草屢丐歸政上方倚注庸得遂懷幸抑沖高下慰輿誦乃情區區

上樞參書

某惶恐再拜某外領州事荷全度多矣然常日不敢一二道私懇誠以公府崇絶非冗吏可以通問訊之地心

系門闌何有暫忘即日方夏熙安惟燕居宜適甘澤沾潤和氣回翔蚩蚩之民不知君相之力但謳舞疆畝而已伏望仰寬深慮畢情無任惓惓

興元府句郎中書

某徧覽所著有以見覃思優入之敏不任欽仰真為斯文伐柯以取則也未得覩見眉宇浴素秘藴可勝恨哉公餘夏日彊

謝兩地書

其惶恐其病力恩録徽勞特改官序匪服為災讓不克免大鈞之賜未知所酬倘殘喘尚存兾盡節門下以報萬分一有如皦日

張工部書

某頓首元常工部專使至墜教承敵帳近在析津持節殊不至勞還走闕下百體宜適我懐欣欣可知也某久病入新歳始安人言自蜀還者類若此況長年素羸之人哉鬢髪一切如舊腰帶比平日移三眼才元具悉之

來喻丁寧敢不祗佩今則緘藥止一進兩飯有味定可支持矣府事繁冗似覺厭之有一麈之願茲亦善策人生大幸安與樂耳自役役何時了哉吾輩皆日薄西山粗得餘廩了婚娶可矣若又俛眉强笑以奉當路乃行之醜云咫尺不得快談故縱筆及此矜矜亮亮順時自愛

武六宅書

某頓首連得二書並論欲乘戎隙収取幽燕地刷中國

之耻有以見足下忠壯得於天資筞畧素定非苟取一時名空言無實者也足下之長非老夫所逮幸甚幸甚僕服文翰職在上左右二十年具見國家措置今者大臣新執政務欲鎮静四方又聖上至仁不欲傷一人一卒故歳棄百萬繒為四海屈禮於蠻夷安肯與十萬衆與契丹分天之功畧定漢家舊地哉僕雖欲建如足下議者不唯大臣指笑其説則又不當上心守邊之臣孤遠在外出一議論為大臣所笑又不合上意持必不用

之計以邀聽從故以我為狂為濶而罷耳願足下具為匠計度時可行者言之今邊候紛紛未能明得要領更候敵禍著明然後圖之乃善僕欲於中山聚五歲糧三司以為不可今出輙改況行師於敵國蹈危事𦗳奇功也哉幸悉之

與人論六書

某頓首辱書論篆意甚悉僕患世人不知六書矣書之學出於聖人夬揚於王廷百官以治者書契也仲尼見

泰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文皆不同安得謂仲尼不知書邪子雲持三尺素未央庭中以集訓纂復作奇字子重為說文解字以佐孔氏伯喈自為三體勒五經於太學今之視揚許蔡若高山然未聞以善書為訾也足下自謂工篆而負知六書抑揚其意則可若曰恐世人指以為藝胡自信不厚耶工篆而不知意藝也待詔於翰林者是已工篆知意儒者學也揚許蔡常兼之矣足下胡不曉人之未曉反以人之不曉而自晦其曉邪后夔

為伶人伊尹為饔人足下必怪且噱胡明於此而未燭於彼歟自唐室學廢諸儒搦管者雖題部點畫不復能別逮今百年經偽史駮僕此不自揆與葉道卿建言於朝欲以九經刊石用篆隸二體檢正偽駁其不與文合者以救流蕩之失幸上開許俾之卒業足下又倡藝自惑是欲助人之醉而恩僕醒也耶今人不知六書非不好也葢未有以告之云耳文王嗜昌歜習之者蹙頞三年叵能甞之萬一使石經之成流布寓內數十年後蹙

顪者皆張頣澤吻嚐爲佳咏何藝之鄙乎願勿爲疑審能正羣經之文以垂碩琬僕方磨研執筆從足下游矣忽忽答報不悉

上南陽王安撫密學簡 按宋史列傳王琪字君玉

某頓首使者至奉答教亟啟疾讀儻焉不知誒詒之去體也君玉歷險不跲與齊汩相上下故能排世俗戚戚引至和自舍于中如醇醨之濯纖垢非篤於學者疇逮兹哉今者乃聞以直學士西領南陽未能光明厥道然

亦進用之漸不得不釋然雲生山澤為甘雨或澍丘壑

或潤畎畝人事亦然有王佐之才不得在王佐之列丘

壑是已顧君玉安服寵名毋介介立功立事要之白首

乃定耳某卧病初愈尚若未克平彊須新歲或可造朝

幸勿念辯嚴在何日便道或過審圖之

上安撫雜端簡

某惶恐叱因手啟通問承御者近止常山宿昔當臨奨

邑百吏引領遲見風采雖檄吉丁寧不遣迎拜猶須出

郊屬韃槖以望馬首用紓區區方次舍順愛不宣

景文集卷五十七

宋 宋祁 撰

皇從姪孫贈左領軍衛將軍墓誌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諱仲伉生六齡卒於慶歷之二年其年菆延祥僧舍右千牛衛大將軍宗諤穎川郡君馮氏鍾愛悲悼乃啟上更贈左領軍衛將軍四年將軍之從祖燕恭肅王葬河南永安縣詔鴻臚井護其柩以夏四月癸卯克窆西原之塋嗚呼以潤王之曾孫信安郡

王之孫叢華累祥詒庇後嗣尚且屈耆筭惟天閼天賦於人蓋自有數哉爰命史臣欵石於壙銘曰

蘭茁然風或敗之玉瑟然握乃碎之人固宜有惟將軍之悲

景文集卷六十二　　宋　宋祁　撰

故皇叔祭文

惟王帝子帝弟朕之從父厥有昭德以強本支爵隆地親訖無纖悔庶倚磐石扞寧我家天不慭遺宗艾傾隕

我顧之痛無所寄懷今殯位在辰同姓畢會爰伸羞酌敷究榮哀凜然之烈在幽無間並筴告猷樟宮啟道方遂碣邸永即泉窀厝聖軫慈官師結慘特陳芳酹用致哀悰

故鄂王祭文

卜兆既安撰日云及方從窀穸永閟徽音用具葦苞以榮哀禮筵吉叶從祖裝稱具左遂京室右傺雖原有感愛慈載深鯁塞酹於出祖魂庶有知

王暐祭文三道

維慶歷四年歲次甲申正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皇帝遣入内内侍省内西頭供奉官勾當内東門司張茂則致祭于故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王暐之靈曰揆日既良祖載惟始方從恍柳言閟泉塗俾即私庭聿陳嘉奠尚饗

壤隧既周窆兹叶體焉則降魂無不之永念窀穸將榮芳酹尚饗

惟爾代家聯美公姓方休厥問進席兹榮不淑于身未如興嘆殯階云具厚夕無辰特致祖羞用榮哀禮尚饗

補鄉貢進士劉傑充堂長詞

前日以堂長在學録右主者言學録録一學事堂長為諸生首位當在次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剌史是以曉有司釐正今補君州學堂長其率諸生典學無忽

補監生牒詞

國家崇飾儒黌招俠國胄厥修典學俾趣大成屬當著

錄之辰茂謹程能之式備觀廣業咸序俊名噫中錫百朋既善循於聖域實興三物將大對於王庭盍各良圖以副褎然之舉也

補鄉貢進士趙肅元充州學教授詞

士之入學至大成必因夙儒碩生引而納諸聖賢之域以君博物多識求文章法度今肄業之彦褎然朋來君當示以規模棖闑拂所蒙而先明之得英材教育孟軻所樂也刺史慕焉今補君州學教授

定陵賦

泰山觸雲不足佐崇朝之澤黃河繚帶不足階卜世之辭

拖虹蜺之宛延植星槍而蒙密玉輙浮霞霜戈拂日

禮爲政輿賦

舉皆輿數潛轉轂於萬機動必制心鎮傾輈於庶政始掛轄於聖域終服箱於義路人防由是以丕顯農用因茲而遐布

象實近取功惟大成何天秩之垂軌與王猷而抗衡

斲雕爲樸賦

誼有更張既就圓而破矩教無遠復方息派以求深

仁器賦

振作風聲雅契天將之鐸抗爲言辯宜符日出之卮

無絃琴賦

撫惟自樂言乃至于無言動協太和指遂忘于非指

仲尼五十學易賦

畀百年而訓行道非幽贊鄙一經而皓首義止勤修

漢濱覽古詩序

予初筮之吉貳倅漢上簿領多暇江山在目而先賢遺事星羅棊置雖祀歷浸遠而神對若存昔有過高唐者慕王豹之謳登九原者思隨武之德懷人感事古今一[illegible]因爲詩七章各有所[illegible]命曰漢濱覽古云

王仲宣

諸葛武侯

龐德公

羊鉅平

杜征南

山季倫

習鑿齒

附録

按祁著述卷帙記載錯出舊聞軼事傳述滋多今撮舉三十餘條稍加考證以附於集

宋史本傳　祁修唐書十餘年　按唐書之成凡十有七年見曽公亮等進表諸書多言祁與范鎮在局一十七年祁有讓轉左丞劄子叙次甚明見本集第三十三卷今觀本傳修唐書在改龍圖學士之後祁筆記亦云年過五十奉詔修唐書改龍圖學士在慶歷五年年五十在慶歷六年詔修當在慶歷三年似奉詔在前列修遲至數年後故本傳與筆記俱止云十餘年耳

自守亳州出入内外嘗以槀自隨為列傳百五十卷　按王得臣麈史景文亦自撰唐志與紀家藏其槀世莫得見

預修耤田記　按明道二年二月命宰相張士遜撰皇太后謁太廟及躬耕耤田記檢討宋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耤田記

集韻　按書

錄解題景祐集韻十卷宋祁鄭戩修定廣樂記按即景祐廣樂記又撰太樂圖二卷按當作太樂圖義祁有序見本集第四十一卷文集百卷按本傳祁徙判鹽鐵院曾同修禮書今查文獻通考惟太常新禮四十卷始於景祐四年成於慶歷四年祁所修當即此書但編修官中不載祁名當俟參考

宋史藝文志 宋祁集一百五十卷按卷數與本傳不符又濡削二卷刀筆集二十卷

景文神道碑范鎮撰 天聖初祁兄弟試禮部糊名籍奏公第一兄元憲第三章獻曰弟不可先兄遂擢元憲

第一降公為第十人歷官性明果以嚴肅稱其言事蹇蹇無所回避而於論兵若素習然其為文章乃天資也所著唐書列傳一百五十卷行於世文集一百五十卷藏於家（按文獻通考疑本此）卒年六十四

曾鞏隆平集　宋祁有文集一百卷廣樂記六十五卷（按本傳但云預修不著卷數諸書俱作八十一卷與此不符書始景祐元年成於三年祁雖與馮元等同修然皆以李照為主祁於寶元二年有議樂狀已備言其非見本集第三十四卷）祁非特文章有見於世其守邊議兵雖古名將不能過也章疏

之達於上者尤切世務然不至大用時論惜之卒年六十四按續通鑑長編祁卒於嘉祐六年五月考歷代名臣奏議載祁在定州上便宜劄子云臣年五十有六居真定不半年徙武定又禦戎論云皇祐四年七月待罪成德軍五年二月改定武軍由皇祐四年壬辰至嘉祐六年辛丑計閱九年祁年實六十五矣諸言六十四當指行年而言王偁東都事畧所紀全與此同茲不復錄又考王珪所作宋庠神道碑庠於是年徙相州自陳云臣年六十七是庠長祁二歲

唐庚集 宋尚書文集二百卷按此疑除唐書以外總舉生平著述而言子得九十九卷其餘在曾子開家詳見序文

鄭樵通志宋景文公集七十八卷出麈小集五卷奏議一卷太樂圖義二卷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原注馮元等撰崇文總目六十四卷原注王堯臣等撰按晁氏讀書志宋祁等預修書成各加階邑進秩今本集第二十六卷有謝書目成加階勲表集韻十卷原注丁度等撰筆録一卷

馬端臨文獻通考以下書目凡與通志合者俱不復載宋景文集一百五十卷按宋藝文志本通考筆録三卷原注宋庠宋祁皆有筆録三卷未知是一是二按百川學海作筆記

文淵閣書目宋景文筆録一部按書目内不載祁文集但焦氏志尚見不應此時已佚當屬脫簡

焦竑經籍志宋祁集一百卷按卷數與本傳隆平集東都事畧相符似當以此為據三聖樂書一卷筆録一卷按通志通考及焦志俱不著撰人姓氏或云宋祁未知所據姑附於此載有雜與集十卷

北宋人小集西州猥藁一卷按祁有西州猥藁系題卷據云有詩百餘篇門人段釋之刻石置大智禪坊之亭皆守益州時作也今卷内雜録祁平時之作其非原本可知卷首有闕人曹學佺題辭今並附録於下

文獻通考景文集一百

五十卷内有出麾小集西州猥藳按公曽以知制誥出守成都按本傳祁由翰林學士出知許州復守亳州徙成德軍定武軍凡閲八年始守益州時正修唐書詔許以藳自隨而公燃官燭以二婢侍筆硯至今為成都佳話云公集已不傳百川學海所刻之筆記亦僅百十之一余但於成都文類瀛奎律髓文翰類選内採擇之亦思過半矣晁公武以景文通小學故其詩文多奇字蘇子瞻謂其淵源皆有考間或奇險難句然公晚年見少所作憎之必欲燒棄

今所輯公詩謂其學問淵源則有之而無奇險難解者所得於磨礱之功居多也按祁全集詩格俱極莊雅文中間有奇字然總計亦屬無多要皆係經史諸子及騷選所曾經用之字不識舊人何故輒以是為病疑皆傳聞之過古今詩話謂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與公詩皆宗李義山時號西崑體楊文公集尚存秘閣晏同叔竟自寥寥胡元瑞筆叢謂抄沒嚴分宜家有元獻集為人所持去不可復尋石倉居士曹學佺宋百家詩存近人嘉善曹庭棟刊宋祁有詩文集百卷原本失

傳是編祗存詩集四卷

以上各條皆著述卷帙

李燾續通鑑長編　天聖二年正月癸卯命御史中丞劉筠等四人同知貢舉三月癸卯禮部上合格進士姓名詔翰林學士晏殊龍圖閣直學士馮元編排等第乙巳御崇政殿賜宋郊葉清臣按西清詩話宋郊後改更名庠移書葉道卿清臣目為同年葉戲答云清臣宋郊榜第六人及第偏閱小録無宋庠者此次屬第二乃西清詩話有誤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

不中格者六人以常經真宗御試特賜同三禮出身丙午又賜諸科一百九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郊與其弟祁俱以詞賦得名禮部奏祁名第三按本傳與諸書俱作祁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推郊第一而置祁第十

嘉祐六年二月甲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遇入直許一人主湯藥祁以羸疾請之也五月丁酉按月日與神道碑相符翰林院學士兼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知制誥

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尚書按本傳脫刑部二字祁兄弟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論者謂祁不至公輔蓋亦以此按本傳尾語本此陳振孫刪去蓋亦二字

晁公武讀書志 宋朝宋祁字子京與其兄郊同舉進士奏名第一章獻以為弟不可先兄乃擢郊第一而以祁為第十當是時兄弟俱以詞賦妙天下號大小宋累遷知制誥除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擅名一時

終不至大用衆頗惜之張方平為之請謚按景文得謚在英宗治平三年景文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子瞻常謂其淵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句世以為知言集有出麾小集西州猥藁之類合併而為一

陳振孫書録解題景文清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輔所撰唐書列傳不稱良史景文筆記余於為文似蘧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

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景文未第時為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為文謹嚴至修唐書其吉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按史稱二宋兄弟相友愛然祁凡得要職皆以避親改罷庠執政祁豈能至二府剗其卒又在庠先乎本傳敘載甚明入後忽摭及雌黄臆說遂令一傳顛末有踈顧應

新編姓氏逢華修唐書上命宋祁王堯臣楊察張方平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按氏族言行類纂祁以下四人為修撰鎮以下四人為編修賈昌朝提舉丁度劉沆兼領歐陽修分撰紀

志按氏族言行類藁呂朝羅相以丁度兼領度卒劉沆代之沆罷王堯臣代之堯臣卒曾公亮代之初堯臣以憂去方平察相繼出外祁送獨秉筆久之又命歐陽修刊修分作紀志劉義叟撰天文五行志梅堯臣撰方鎮百官表祁與范鎮在局修書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並各十年書成按進書在嘉祐五年六月有曾公亮表及祁謝恩表狀可據宋史仁宗本紀作七月歐陽修進者誤且提舉編修係曾公亮不當止稱歐陽修祁進工部尚書翰林承旨祁文章名世守邊有古名將風三入玉堂前後十八年嘗路經繁臺逢內家車馬簾內呼小宋祁作鷓鴣

天詞曰畫轂雕輪狹路逢一聲腸斷繡簾中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金作屋玉為籠車如流水馬如龍劉郎尚恨蓬山遠況隔蓬山一萬重此曲流聞仁宗問第幾車何人呼小宋有一自首上賜宴翰林上從容問此詞祁惶懼上曰今蓬山不遠詔出宫人賜之按此詞襲李商隱無題詩作筆墨游戲殊傷輕薄有何佳處而致流聞並達宸聰恐出小說家附會

元一統志　宋庠父玘按庠及祁兩神道碑亦皆作玘今本宋史庠傳譌作杞為

應山令僑寓安陸城中錦標坊即其居也兄弟俱以文學顯夏英公竦守安陸日有書表史鄭生者鄰二宋情跡甚稔凡郡守所欲牋狀多二公為之英公怪而問曰若將學而自為此耶對曰非也乃二宋秀才之文英公他日見之得其所著大嗟賞因命賦落花莒公一聯曰漢皐珮冷臨江濕金屋樓危到地香景文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按祁詩共二首見本集第十一卷英公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異

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
言宋庠母鍾氏夢人畀一大珠受而懷之既覺猶覺
暖已而公生後又夢前人攜文選一部與之遂生子
京故小名選哥二公文學冠世天下謂之二宋按名
臣遺事宋庠兄弟為兒時因大水漲其居有穴蟻汎
水面二公編橋為戲濟之有僧見二公曰公有救萬
人命陰功神彩殊異小者魁天下大者亦居首選或
問之曰一歲安有二魁之理後宋祁為狀元郊甲科

第十其時太后臨朝謂弟不可先兄移郊狀元祁居第十故有大宋小宋之號果符僧之言按本傳及神道碑皆云初祁第一郊第三此云祁第一郊第十恐誤

趙德麟侯鯖録 宋莒公兄弟作落花詩為時膾炙

趙彥衛雲麓漫抄 景文修唐書藁用表紙朱界貼界以墨筆書舊文傍以朱筆改之嘗見所修韓退之傳藁末云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塗之改云景星鳳皇復塗之仍書泰山北斗字

王明清揮麈録 宋景文應舉安陸試仲尼五十而學易賦按賦全首已缺惟存摘句一聯見本集第六十二卷次日試周成漢昭孰優論景文質其是非於令狐子先答以兩可之説既出各舉程文令狐乃以孝昭覺上官傑謀為優於成王不察四國之流言也景文由是不懌是年景文首薦令狐被斥故景文謝啓有曰言雖執於盈庭文不同而如面蓋謂是也

龔鼎臣東原録 宋子京明道初名試學士院琬圭賦

其辭有曰爾功既昭則增圭之重彼績不建則貽王之羞是以上靡虛授下無妄求又曰爾公爾侯宜念吾王之厚報按賦全首見本集第三卷時翰林盛公度奏御日極襃稱之曰此文有作用有勸戒雖名為賦實若誥詞也即授直史館頌之仁宗御製上皇太后恭謝太廟詩而子京次韻在諸公之右其詞曰柔極深慈冠古先謝成宗祏奉齋牲欲知太姒徽音盛親見周王作雅年按此詩載本集第十八卷仁宗嘉之賜縑三百匹

歐陽修六一詩話　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云色映堋雲爛聲迎羽月遲尤為京師傳誦當時目公為宋采侯按宋朝類苑鄭公庠省試良玉不琢賦號為擅場脊公謂非二宋不能韻模名字為改一作聲奏下果宋庠也

宋朝類苑　韓魏公知定州因作閱古堂自為記刻於石後人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闋其一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真宰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按本集卷七內有閱古堂五律一首當即十闋

之一

周源石林詩話　景文公子京不甚為韓魏公所知故公當國子京多補外嘉祐末按續通鑑長編祁至嘉祐五年拜翰林承旨已三入翰林矣嘉祐共八年此時亦非末也始再入為翰林學士偶朝會子京因病謁告以表自陳云不獲預率舞之列魏公見之殊不樂

邵伯溫聞見錄　宋子京在翰林時同院李獻臣以次有六學士一日張貴妃詞頭下按溫成冊封貴妃宋史仁宗本紀在慶歷

八年十二月丁卯后妃傳謂皇祐初者誤議行告庭之禮子京遽以制上妃怒抵於地曰何學士敢輕人按本集第二十一卷有封妃容張貴妃制子京出知安州按祁本安州安陸人安州疑屬定州之訛但據本傳係出知許州去徙定州時尚遠以長短句詠燕子有因為銜泥涴錦衣垂下珠簾不敢歸之句或傳入禁中仁皇帝覽之一歎尋名還玉堂署

子京罷守成都故事當為執政按此語亦未盡然未至宰相於兩地見次晝以他人充之按祁知鄭州在嘉祐四年四月據仁宗本紀自

嘉祐三年六月以韓琦同平章宋庠為樞密後兩省未曾易人子京聞報悵然有梁園賦罷相如至宣室釐殘賈誼歸之句按祁詩全首見本集第十一卷又東軒筆錄亦載此聯出句俱與本集異言者又論蜀人不安其奢侈按本傳論祁奢侈者衆及論祁游讌者包拯然韓琦所作張詠神道碑有蜀之風尚侈好遊樂公從其俗云云則守益之多游讌非自祁始遂止為鄭州望國門不得入久之再為翰林承旨未幾不幸訃至成都士民哭於其祠者數千人謂不安其奢侈者誣矣按此知祁之受誣前人有辨之者宰相韓魏公言者包孝肅也按是時庠方執政祁自無並入二府之理韓包

而公未可輕議其禍又按本集第二十六卷鄭州謝到任表有誼不處嫌理容上訴果沐中旨許收誤恩云云是祁除三司早以避親陳讓不待包拯奏止矣然子京先有碧雲漫有三年信明月長為兩地愁之句竟不至兩地悲憤而没世以為讖云

聞見後録　劉夢得作九日詩欲用餻字以五經中無之輙不復為宋子京以為不然故子京詩云颺館輕霜拂曙袍糗餈花飲鬭分曹劉郎不敢題餻字虛負詩家一世豪糗餌粉餈餻類也出周禮詩豪樂天目

夢得云按詩梜入本集補遺上卷與野客叢談所載小異

優古堂詩話　雲齋廣録云二宋以文章齊名天下祁守蜀日作詩三百名曰猥䕺按祁系題止云詩百餘篇有句云碧雲漫有三年信明月空為兩地愁後卒不入兩府人以為詩讖予以子京用何遜與胡興安夜别詩會此一筵笑分為兩地愁雲齋之論不知所自也

吳曾能改齋漫録　三泉龍洞以山為門深數十步復見天日及山水之秀蓋自然而成非人力也宋景文

公賦詩云云 按詩係五言長律見本集第十六卷內

西清詩話 二宋俱為晏元獻門下士兄弟雖甚貴顯為文必手抄寄公求雕潤嘗見景文寄公書曰莒公兄赴鎮圃田 按宋庠神道碑庠於嘉祐三年封莒國公五年判鄭州祁神道碑亦云嘉祐五年秋自鄭州移疾還京師庠罷政據仁宗本紀在十一月祁詩有云樹腹才融臘外煙似作於次年之初春 同游西池作詩云長楊獵罷寒熊吼太乙波閒瑞鵠飛語意驚絕因作一聯云白雪久殘梁複道黃頭閒守漢樓船仍注空字於閒之傍批云二字未定更

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於閒且見雖有船不御之意又字好語健蓋前輩務求博約情實肶至盖如此也按歐陽修集晏殊神道碑殊卒於至和二年正月至庠守鄭州已先卒四年矣其時庠亦未封莒公此書附會顯然祁全詩從文翰類選採入本集補遺上卷

元獻初罷政事守亳社按宋史晏殊傳殊罷叅知守亳州在明道二年四月罷平章知穎州在慶曆四年九月漁隱叢話以守亳時詩為指予京而言真不根之論每歎士風雕落一日營妓曰劉蘇哥有約終身而其母禁之至苦不勝鬱悒方春物喧妍馳駿馬出郊登高塚曠望

長慟而卒元獻云士大夫受人盼睞隨燥濕變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為序其事以詩弔之蘇哥風味逼天真恐是文君以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綠大家攜酒哭青春 按苕溪漁隱叢話元獻弔劉蘇哥詩蓋指子京而言今觀本集殊守亳州時祁為代作謝上表有孤立少助依違取容獨木不林衆怨成府云云則殊詩所指當即衆怨中人斷非為祁發耳

魏泰東軒筆録 子京博學能文章天資蘊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帶唐書於本任刊修 按本傳祁

自守亳州即以葉自隨矣每宴罷盥漱開寢門垂簾燃二燭媵婢夾侍和墨伸紙遠近觀者皆知尚書修唐書矣望之如神仙焉按祁書吉鞅詞苦恐非媵婢夾侍時所可為或但以為二婢侍筆硯尚捎近理尚書一作太守多內寵後庭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按此亦形容過當之詞男女非可同服忍冷而歸則恐甚矣祁年踰六十尚至是耶

李心傳舊聞證誤　曾布云晏元獻當國宋子京為翰

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遷居之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晏罷相宋當草制詞頗極詆斥至有殖私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宿酲尚在左右觀者亦駭嘆按續資治通鑑全引此條又見東軒筆録按殖私規利章疏中語也按殊罷相由孫甫蔡襄之劾振云殊當被詔誌宸妃墓不言生聖躬又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懷安苟且無向公之心語見宋史晏殊傳及東都事畧今本集第二十一卷載祁制詞全首有廣營産而殖私多役兵以規利致乃公論達於予聞云云是祁紀禦章疏中語並無增飾詆斥駭嘆之槪者殆未見孫蔡原奏耳

元獻實以九月十二日罷去中秋遠矣蘇子由謂景文救解曾子宣謂景文詆斥二者皆誤按宋史仁宗本紀殊罷相在慶歷四年九月庚午與此相符曾布魏泰筆尚均屬臆說乃李燾續通鑑既繫殊罷相於九月後綴中秋啓宴一條於下何也子由語並錄於後

蘇轍龍川別志

晏殊作相八大王疾革按八大王即荊王元儼也上問疾王曰叔久不見官家不祁有奉敕撰墓誌銘見本集第五十七卷知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名在圖讖胡為用之上歸閱讖得成敗之語并記章懿誌文事欲重黜

之宋祁為學士當草麻詞爭之乃降二官知潁州詞曰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以他罪之殊免深譴祁力也李燾續通鑑長編原注按元儼以此年正月十二日乙亥薨殊以九月十二日庚午罷自春初至秋末凡半載有餘乃罷殊相此蓋妄云然諸書亦多有是說今並不取按李燾長編不取蘇轍之說而續通鑑尚存曽布之語且蘇說誤處亦不止此見上證誤

程正敏遯齋閒覽宋子京往見張子野曰欲見雲破月來花弄影郎中子野屏後呼曰得非紅杏枝頭春意鬧尚書乎按本集第五十四卷祁有與張先書稱子野同年是張宋舊識不自作郎中尚

書曰始也祁詞採入補遺上卷惟考祁舉進士在天聖二年先舉進士在天聖八年不知何以有同年之稱

景文筆記 吾少而學本無師友家苦貧無書習作詩未始有志立名於當世也願斗米養親紹家閥爾年二十五而以文投宰相夏公按夏竦守安州當即此時乃真宗天禧五年也公奇之以為必取甲科吾亦不自知果與否天聖甲子按是年祁二十八見本集第二十四卷熙文內從鄉貢試禮部故龍圖學士劉公按續通鑑長編即劉筠嘆所試詞賦大稱之朝以為諸

生冠吾始重自淬厲力於學摸寫有名士文章諸儒頗稱以為是年過五十被詔修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之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視五十以前自所為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魄芻狗矣夫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後可以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之臣僕古人譏屋下作屋信然陸機云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愈云惟陳言之務

去此乃論文之要五經皆不同體孔子沒後百代奮興類不相沿是前人皆得此旨嗚呼吾亦悟之晚矣雖然若天假吾年猶冀老而後成云按祁此條備述文章甘苦可作自序一則特爲摘錄

以上各條皆舊聞軼事

安陽集卷七

水嬉

巧匠矜能作水嬉偶形千狀擬真為機關自謂無知者手足其如有見時釣叟投竿魚自出舞姬揮闕

范文正集　　　　　　　　　　　　別集類二　北宋

范文正集序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

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之遺藁見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

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畧皆定於畎畆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髙皇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筞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

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

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
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
新知杭州軍州事蘇軾叙

祠部集卷九

宋 强至 撰

湯七秀才見和前作

占此青春未是遲天工造化豈能遺既教喉舌清能囀何事飛翔始得時庭檻暫須隨乳燕禁林終穩擇高枝回看尚未遷喬者羽翮摧殘更嘆衰

祠部集卷九

宋 强至 撰

辛亥九日晚登龍山樓

樓倚秋風引興長龍山山帽憶前良簾虛霜氣清逾逼

業脫天形遠更詳巧送四筵雙舞袖坐收萬景一詩囊

登高且醉銅壺酒黃閣多年望袞章

蘇魏公文集卷十三

和晨發柳河館憩長源郵舍

君逢嘉景思如泉欲和慙無筆似椽山谷水多流乳石旃裘人鮮佩純綿服章幾類南冠縶星土難分列宿躔知是土風沿習久邊庭自有一山川（邊地多掠燕薊之人雜居番界皆削頂垂髮以從其俗惟巾衫稍異以別番漢耳）

契丹帳（鹿兒館中見契丹車帳全家宿泊坡坂）

馬牛到處即為家一卓穹廬數乘車千里山川無土著

四時畋獵是生涯酪漿氊肉誇希品貂錦羊裘擅物華生齒益繁人自足天教安逸在幽遐

廣平宴會 禮意極厚雖名用漢儀其實多杂他法

他邦宮室本穹廬暫對皇華闢廣除編曲垣牆都草創張旃帷幄類鶉居朝儀强效鵷行列享禮猶存體薦餘玉帛係心真上策方知三表術非疎

蘇魏公文集卷六十九

為河南郡陳太夫人服藥設醮

伏以羣生稟賦莫非造化之陶蒸萬事推遷蓋有災祥之倚伏惟大道默垂于救度故高真顯述于禳祈伏念臣生質至愚福基甚薄過冒塵于祿仕致時遘于迍邅近屬偏親偶嬰沉疾上池良術未臻瞑眩之功大洞仙科敢發依投之願丹誠纔起善應俄彰米詁勿藥之和遂獲調甘之適因涓吉旦載潔公庭案藥簡之彝儀叩玉清之飈馭仰祈至鑒大布鴻恩息疢癘于四時集禧福于百順慈親上壽倍延仙籍之期人子畢生永協養

堂之慶舉族均蒙于保祐所居咸遂于康休上酬陰騭之隆搭守勤行之志

華陽集卷二

仁宗皇帝輓詞五首

忽覺宮車晩乘雲御帝鄉空餘羣玉殿不奏萬年觴白髮孤臣淚黄塵九陌荒返虞歌未斷陵柏已蒼蒼

西葬青嵩道千秋豈復晨皇圖先與子廟號獨稱仁二帝衣裳舊三王禮樂新茂陵書奏晩不及議東巡

七月攢宮曉愁看動素旂乾坤清淚滿車駕昔遊非落月低黄繖流塵上玉衣蒼梧何日返耘鳥傍陵飛

平昔傳清蹕金輿下紫宸忽從滄海宴遂隔屬車塵劍
落橋山夜衣留漢廟春東廂朝聖子絶慟見羣臣
憶昨頒遺詔猶聞玉几香鼎湖龍已去海水雁空翔北
極星辰暗三山日月長宸遊在何處尚想赭袍光

英宗皇帝輓詞五首

上主提皇器眞人獻赤符夜書勞玉几夕駕從金凫洛
自三陵咽嵩猶萬歲呼誰言虞帝壽終不返蒼梧
一夜催仙仗悲聲到九宸玉階猶報曉金殿不知春碧

海無來使青宮有舊臣華封曾未幸應誤祝堯人

欲問俞跗術秦亡世少傳玉書纔命子金鼎已成仙華渚星猶爛昭陵柏未圓空餘罪已詔不似禹湯年

五載臨朝淺羣生受福多嵗名方鏤玉顧命忽陳戈風露翻金鐸塵埃滿畫翣從茲天慶節萬壽復誰歌

憶昔承君召春風侍禁門曾陪蘂珠殿獨賜紫花墩臣去年二月十五日蒙召對蘂珠殿特賜紫花墩令坐踰數刻乃罷遼水千年隔鈞天一夢存龍鬚攀不得無路可酬恩

清獻集　　　　　　　　別集類二北宋

清獻集序

三衢靈隩有爛柯紫微九龍諸勝天披神刓奇特萬狀有浮石砥瀾轂波東沛蕩漾乾坤流而不息粹凝哲獻若聖胄僑寓固足為山川之光挺生其間如趙清公史氏稱其凡所謂必質諸天存誠之學密矣嵗嘉靖巳未予承乏來守暇則取公之文集閲焉誦其詩冲澹如陶而燕李之豪邁不煩刻削自成機軸讀其奏疏有鄭公

之剴切而無宣公之識浩乎其氣而不可屈撓論其人歷仕三朝無適不宜韓公謂其為世人標表槩可見矣或謂公友濂溪而後聞道要之公之粹稟夙成而慎獨實踐人不可及閱是集者能自得之惜字畫脫落幾不可讀因謀諸二刺薛君文臺監郡張君雲田節推任君鍾山屬西安邑庠訓導汪旦亹正續梓焉嗚呼天地之道一誠也川流山峙天地之至文也公之詩律奏疏皆誠之所發可以翼聖而垂訓亦人文之至也海內傳誦

久矣梓之者豈特存衢之文獻哉
嘉靖壬戌歲季冬賜進士第中憲大夫衢州府知府宜
興安吾楊準書

公是集原序

公是先生總集七十五卷敘文字為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十五卷諸五言七言歌行篇曲皆歸之詩集內二十卷諸議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碑刻誌行狀皆歸之內集外集十五卷諸制誥章表奏疏駁議齋文覆謚皆歸之外集小集五卷諸律賦書啓皆歸之小集大凡若干篇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胸中之緼積暢物理之有無合衆美以為已用超倫類而獨

得使其語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瓌偉奇折放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故自申韓管商慎墨屈原之倫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之統貫誠明之本攷百子之雜博判其真偽雖至於六經可折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于今日可按行也是好古博物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其道真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于前人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

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賦予雕刻衆形萌芽夭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所不周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蹇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於此不善於彼由其氣寐而化狭也嗚呼先生可謂備矣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先生之言孰有知之者哉言可知也先生為常存也是有志聖人者訊其通貫穿諸子者觀其辯濟用當世者尚其辭莫不有為師之道焉合而觀之若韶濩武象之天覆地載也離而

聽之若琴瑟磬管之迭奏靜深要妙歸于平心氣感神明而已乎先生論春秋易象七經説弟子記不載集中具别録云弟敞序

彭城集卷三十一

與張待制啟

近審剖符分陝揭節經塗鞲弩前軀預郊迎而自幸樵蘇不爨慭地主之無堪何大賢泛愛之隆存久要不忘之眷位貌無隔讌談若初欽緒言之有餘惜曜靈之俄景前旌既抗清塵遂遥寤寐音徽勞企杳腑恭惟和布善化翕受純禧矧以某官智度淵沖懿文珍晬自一時之領袖為本朝之羽儀孟嘗有言必將出相李固盛德

是復為公方且試蕭芝于治民廣召南之聽訟乃睠攸
重奮庸非睎敢冀上為宗祧精調寢餗

謝運使某太丞啟

伏審膺方底之詔書登奉常之峻秩陟明懋賞所以敦
勸于有勞增秩即留益使久成于美俗側承休命良激
懦衷恭以某官稟氣粹真毓材長茂聲隆隆而浮實刃
恢恢乎有餘百城畏懷師保立則九賦所入歲時罔虛
果疇異庸驟躋清貫益以示奮飛之漸亦將為拜進之

先某方守屬城阻修謁賀區區之至一奚同

回單州蘇駕部啟

叨膺詔除領持漕事無將明之遠畧有塵敝之陋心何以宣布上仁商度利術視事伊始撫已惕然某官交分素隆朋情深篤何以見教方有賴于高明反同衆人但曲貽于竿牘愧佩之至啟處不遑匪遠披承併當款叙

丹淵集　　別集類二　北宋

丹淵集年譜

宋　家誠之　輯

天禧二年戊午

先生生按先生墓誌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陳州享年六十二推而上之實生於是年

天聖八年庚午

先生年十三按先生墓誌考都官公嘗誨之曰吾世

為德汝其克家乎將高吾門於吾廬之東偏以待汝

宜勉之公時年十三俛而對曰謹奉教即是年也

慶歷四年甲申

是歲按實錄文潞公除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七年擢

諫議大夫入政府按先生墓誌潞公守成都譽公所

贊文字以示府學學者一時稱慕之必在是年或五

年六年之間也

皇祐元年己丑

是歲先生登進士第按登科記皇祐元年三月策進士馮京以下四百九十八人先生第五蓋軫象天地賦日昃不暇食詩天聽君人之言論考先生墓誌亦同

二年庚寅

是歲先生赴昂州軍事判官按先生親筆跡篁恠木碑云王成鍔力臣文同與可張鶴子京樂褒聖舉皇祐二年六月六日來此命同書

四年壬辰

是歲先生在邛州攝蒲江縣有移縣學諸生文皇祐四年二月七日司戶參軍權縣事仇偁立石縣東三十里有忠孝寺柱間有紀行云郡從事文同鄉江李興太學周之翰進士文象皇祐四年壬辰上巳前一日同遊縣學文作於二月忠孝寺紀行作於三月意仇偁者繼先生攝縣在後方立石耳又按先生留題鶴鳴化壁詩刻後云壬辰歲仲冬月書則先生自蒲

江又攝大邑也

五年癸巳

是歲先生在邛州按先生親筆墨林碑云余皇祐癸巳從事此州因閑為此後為好事者所護其迹如新嘉祐辛丑來倅郡治平乙巳復權守事一紀之中凡三覽此舊墨令人眷眷又題云余皇祐癸巳從事此州因閑作此二壁嘉祐辛丑自秘閣復貳郡政已為好事者欄護其蹟如新治平乙巳復權守印再覽舊

墨裴回其下計此歲已十三秋矣又按先生留題鶴鳴化上清宮詩後癸巳歲季春月題又有重序靜林寺僧惟已九準集後云皇祐癸巳下元夜杳杳堂書堂必在大邑縣治今不復存矣然先生有賞豐亭詩刻在今郡圃豐樹乃皇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守賈平立石不知詩作於何時立石在是年也

至和元年甲午

是歲先生卭州代還再調靜難幕官當在京師

二年乙未

是歲冬末先生赴靜難軍節度判官按先生作謝都運傅諫議啟首云蒙恩授前件官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赴上訖又云向官西鄙幸逃過尤此官南幽警見名節此必作次年之春則知赴官於此年之冬末也

嘉祐元年丙申

是歲先生在邠州按先生作靜難軍靈峯寺新閣記

云嘉祐元年同佐靜難幕紫微山靈峯寺者凡出必

遣馬五月初一日記又作

南幽大旱土人走寧之要册池取神水禱雨不應余

為作問神祠使歌之

二年丁酉

是歲先生在邠州按公作捕魚圖記後云嘉祐丁酉

二月十日新平官舍記又作搏蒱格序後云嘉祐二

年丁酉仲冬月十有三日新平官舍序按九域志邠

州新平郡靜難軍節度使

三年戊戌

是歲先生在邛州有送通判張總之都官赴闕序云往年拜總之於成都及來南幽復得預總之職事反覆參視無有奇缺以先生墓誌考之秩滿改太常丞赴官靜難在至和二年之末秩當滿於是年次年則召試矣序蓋作於此時

四年己亥

是歲先生召試館職判尚書職方兼編校史館書籍

按先生墓誌云爾又按先生謝館職啟云吏佐兩郡行周十年近緣公章入改朝序先生於皇祐二年赴邛州判官至和二年赴靜難判官至是葢十年矣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在朝按先生作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其畧云予典校中秘書暇日納涼於城南道宇有道士肅予坐堂上以字請其後云嘉祐五年庚子元日謹

序又作種栁詩序其畧曰楊君灝巨川為令種栁千根表絡諸道作三詩紀其事和者連章以至大軸攜入都下示余屬以序後云嘉祐庚子人日安靜文同序然先生墓誌云以親老請通判邛州先生又作榮州楊處士墓誌云嘉祐五年二月葬以書狀拜道士李有慶來詣山居意先生是年歸鄉矣

六年辛丑

是歲先生倅邛州按墨林碑先生曾於嘉祐辛丑

來倅郡又作嘉州平羌縣夫子廟記云道士李有慶過邛訪余五月廿日記又作成都楞嚴院畫六祖記後云予自秘閣校理乞侍親得相於臨邛郡嘉祐六年辛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州亭書東園即今倅廳之圃也郡圃在西故以東別之同日又作鳳凰山新禪院記鳳凰屬邛之大邑縣思安鎮然按先生墓誌云通判邛州至未幾丁都官公憂則知先生是年必以憂去先生後通判漢州謝成都端明啟云向嘗遂

外官之請尋用持先子之憂一居家山四改歲序蓋

自是至治平二年公赴漢州四年矣

七年壬寅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撰先生家集有作邛州永福院

新修桂華閣記後云壬寅六月十日記必在家時作

也今碑已不復存不可考矣

八年癸卯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撰先生作梓州處士張希澤墓

誌云治平改元正月以疾終於家希澤初復疾余持服里居考希澤得疾之初必是年也又按先生作賛先生詩集序亦稱嘉祐癸卯東平先生以詩為示

治平元年甲辰

是歲先生在鄉按先生作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云上即位之明年永泰縣重建北橋既成其令佐有請於邑人文同治平元年二月一日記又作東橋記後日同者字與可縣人又作終江縣樂閑堂記後云

治平元年五月日記又按先生墓誌服除歸館又以
母云請通判漢州蓋在是年

二年乙巳

是歲先生赴通判漢州又攝守邛州按漢倅題名記
治平二年二月五日到任又按墨林碑先生親筆云
治平乙巳復攝守事蓋以漢倅來攝臨邛也又作中
江縣新堤記云治平二年春河內廖君子孟爲之令
貢士賈汝奇等二百人請余求文意此記作於未起

漢倅之時以邛州太守題名記考之嘉祐八年十二月七日張赴以虞部郎中到任治平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劉介亦以虞部郎中到任張必未滿秩而去先生必攝守於張之後劉之前也又按先生權邛州謝成都府尹啓云為治中之官殊恐不職行太守之事固非其宜然而一紀之中三來於此自為從事攝守者十二年矣然先生作羅屯田墓誌首云治平二年九月十日職方員外郎羅公登詣同於成都回車館

手授其先人行狀則先生八月解臨邛歸廣漢道出

成都作此誌銘無疑矣

三年丙午

是歲先生在漢州六月如普州按先生作成都府運

判霍侯燕思堂記云既落之侯謂廣漢都尉文同曰

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子予其謂何同曰諾治

平三年二月十五日記又作宋仁壽太君李氏埋銘

云宋治平三年丙午春太常博士宋瑋與其弟瑄葬

其母夫人仁壽太君李氏於犀浦縣俾其友廣漢郡

尉秘閣校理文同譔歲月之實納諸壙中又按先生

作綿州李處士墓誌云治平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

卒于家嘗憶去年六月自廣漢移守安岳道先生門

下入拜於南堂先生與語恐不能久留於世别未百

日而秘書張君遣使以狀來曰先人臨終攬誼伯手

屬之曰吾死當使普州至吾墓則知先生是年六月

赴普州矣

四年丁未

是歲先生在普州按先生作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云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治平二年夏四月被詔守蜀明年春三月上巳來遊學射山四年初五日記此記疑作於普州又有普州三亭詩曰均逸曰東溪曰碧崖然按先生墓誌云賜五品服知普州丁仁壽憂服除熙寧三年知太常禮院則是年必以憂去官矣

熙寧元年戊申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

二年巳酉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按先生題黄氏易圖後云熙寧巳酉孟冬望日墨君堂書又有夏日閑書墨君堂壁詩云先人有樊廬涪水之東邉我罷漢中守歸此鄉息焉則墨君堂在先生所居明矣十月十五日又作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十一月十五日又作彭州永昌縣治巳堂記

三年庚戌

是歲先生在朝按先生墓誌云熙寧三年加太常禮院兼編修太宗正司條貫又作送朱郎中詩序首云熙寧三年庚戌三月癸丑同自蜀還臺宿臨潼華清道館朱康叔引名見訪又作利州羊摸谷仙洞記云熙寧庚戌春予還朝時利州通判屈諲為予言故為記後九月二十三日

四年辛亥

是歲先生歸鄉赴陵州謝表云臣已於三月五日赴任記又作榆陰詩自序云熙寧辛亥歲春予自京師赴陵州因過家省墳墓作此又有辛亥孟秋虹下飲古井詩

五年壬子

是歲先生在陵州按先生作送朱康叔郎中詩序有云是年同守陵州康叔之子維縣尉瞻之遣使致書後云壬子中元平雲閣序閣必陵之州治也又作仁

宗皇帝飛白書序其畧曰太子賓客掌公禹錫時預
此集乃蒙帝子之殊渥也熙寧五年十月其孫文紀
為陵州貴平縣令願將刊鏤見求短引以著其下初
八日謹序又謝知府吳龍圖薦章乞召還書啟以備
諮訪啟云自從登科以至遊宦二紀於此一節不回
先生以皇祐元年登科知此二十四年故必作於陵
州又以先生集考之先生後知興元奏乞差洋州狀
云蒙恩除臣陵州得一年十箇月因改州為監復蒙

就差知興元府則先生於是年冬罷去矣又按先生作張思孺撫詞云昔在天彭郡僑居過一冬感君常見訪無日不相從意先生罷陵州寓居彭州四年方赴漢中也孟冬猶作紓竹記

六年癸丑

是歲先生自天彭赴漢中按先生作提刑張公射中金錢詩序云公尹作詩天尹以下咸屬和馬馳寄於同詩序其略熙寧六年正月甲子謹序又作送趙大

資再任成都府詩序云嘗欲有所論譔以紀公之休懿會赴官興元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為之序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又作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云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無演在焉又作彭州張氏畫記云予寓彭累月居甚閑暇後書熙寧六年中秋日謹記以是考之先生必於是年之春至成都辭臺府復回天彭乃赴興元也又作送敏行無演序云無演自成都來為余設減緣

之梯引除妄之綆一日忽語余以西還之期書此贈
別熙寧六年癸丑季冬甲申書此必無演訪先生於
興元耳

七年甲寅

是歲先生在興元按先生作拈古頌序後云熙寧七
年甲寅五月戊子謹序雖不言作序之所度前年已
赴興元後年上元作送張嘉州序於甚美堂此年必
在任爾又按先生奏乞差洋州狀云蒙恩除臣知陵

州一年十箇月因揚州為監復蒙就差知興元府令到任已及一年五箇月替期非遠切慮差官代臣赴闕乞再差知洋州一次奏當作於此時

八年乙卯

是歲先生在興元按先生作送張益孺學士知嘉州序後有云朝中士大夫以詩餞之視事之明日即走書興元求余為序熙寧八年上元甚美堂書堂必興元之府治也又作靈夢記云興元府唐安寺戒壇院

六臂大悲觀世音菩薩者乃通判軍府事太子中舍
盧洪薇之之夫人長安縣君朱氏之全飾也後云熙
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十五日丁丑記又按先生將
赴洋州書東谷舊隱詩其間云昨從漢中歸於此度
炎燠還當武康去就養若雞鶩又作夏日墨君堂詩
云先人有弊廬涪水之東邊我罷漢中守歸此聊息
焉是時五六月赤日烘遥天又云行將佩守符復爾
趍洋川又種榆詩序云熙寧辛亥春予自京師赴陵

州過家省墳墓見所居長衢比戸競取榆栽列植官道後移與元滿替復歸待洋州闕始四年爾而榆已高大繁茂深密可愛予正得此過一夏蒙庇厚矣詩蓋作於是年之夏意公歸鄉度夏方赴洋州耳

九年丙辰

是歲先生在洋州按先生題魯肅簡公尺牘後云熙寧九年丙辰七月癸酉洋州守居灙泉亭記

十年丁巳

是歲先生在洋州按公墓誌洋州代還判登文鼓院
蓋先生赴洋州於八年秋冬之間至是秋滿還京師
考之實錄不見除判鼓院之月日而墓誌止言數月
乞郡疑是年冬赴京師鼓院之命或在元豐元年之
春也
元豐元年戊午
是歲先生在朝按先生墓誌判登聞鼓院數月乞郡
東南除知湖州又案神宗實錄元豐元年冬十月壬

寅朔戊午以判登聞鼓院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文同知湖州盖十月十七日也又按先生寄題湖州沈秀才天隱樓詩云自念久不偶歸老東南州地名水精宮家有天隱樓詩蓋作於此時又有湖州提轉先狀云已謀便道之行即此提封之下比亦必作於是年之冬

二年己未

是歲先生卒按先生墓誌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以疾卒於陳州之賓館葢先生自京師赴湖州至陳而卒也

丹淵集拾遺卷上

贈蘭溪先生 黄森字君倚依政人

南陌黄夫子平生氣凜然吟詩舊有癖寫字近方顛可惜空山老須為後世傳蘭溪修禊否願續永和年

丹淵集附錄

小簡 司馬光

某再啓特承寵惠詩序石刻渺然想見與可襟韻游處之狀高遠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也某再拜

小簡　趙抃

某别啓向以蕪音況聞承末鄙誚過有稱肯副之佳頌為況讀復數四益用感𠜱其理明語快到古作者第歎服而已何日珍集下懐瞻詠不宣某祗拜

送與可通判卭州詩　范鎮

半刺為官美臨卭自古名何言緹軾寵更侍版輿行仙籍新年貴賓僚舊日榮壺漿故父老應在半途迎

送知湖州

浙西古名城號稱水晶宮使君老手筆文字窺化工江山久有待瑩潔如磨礱堂階走清渠珮玉鳴丁東臺觀面衆巖擁抱開屏風逶知到未幾都下傳詩筒西南四麾守一一獄戶空令行定論最歸來掖垣中

送與可通判卭州　王安石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王揚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巾選為郎擁書天禄閣奇字校偏傍忽乘駟馬車牛酒過故鄉時平無論檄不訪瞽羅祥問君行何為關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豈特為親榮區區夸一鄉

送出守陵州　蘇軾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而况我友似君者素節凜凜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逍遙齊物追莊周

奪官遣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
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遠別懷抱惡時遣君解我愁

和與可洋州園池三十首

湖橋

朱欄畫柱照湖明白葛烏紗曳履行橋下龜魚晚無數
識君拄杖過橋聲

横橋

貪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霜錦段

從教匹練寫秋光

書軒

雨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

冰池

不嫌冰雪遶池看誰似詩人巧耐寒記取羲之洗硯處碧琉璃下黑蛟蟠

竹塢

晚節先生道轉孤歲寒惟有竹相娛粗才杜牧真堪笑
喚作軍中十萬夫

荻浦

雨折霜乾不耐秋白花黄葉使人愁月明小艇湖邊宿
便是江南鸚鵡洲

蓼嶼

秋歸南浦蟪蛄鳴霜落横湖沙水清臥雨幽花無限思
抱叢寒蝶不勝情

望雲樓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出本無心歸亦好白雲還似望雲人

天漢臺

漾水東流舊見經銀潢左界上通靈此臺試向天文覔閣道中間第幾星

待月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挂簷低戶映蛾眉只取昨夜十分滿

漸覺氷輪出海遲

二樂樹

此間真趣豈容談二樂并君已是三仁智更煩訶妄見坐令曾叟作瞿曇來詩云二見因妄生

灩泉亭

聞道池亭勝兩川應須爛醉答雲烟勸君多揀長腰米

消破亭中萬斛泉

吏隱亭

縱橫憂患滿人間頗怪先生日日閑昨夜清風眠北牖
朝來爽氣在西山

霜筠亭

解籜新篁不自持嬋娟已有歲寒姿要看凜凜霜前意
須待秋風粉落時

無言亭

慇懃稽首維摩詰敢問如何是法門彈指未終千偈了
向人還道本無言

露香亭

亭下佳人錦繡衣滿身瓔珞綴明璣晚香消歇無尋處花已飄零露已晞

函虗亭

水軒花榭兩爭妍秋月春風各自偏惟有此亭無一物坐觀萬景得天全

溪光亭

決去湖波尚有情却隨初日動簷楹溪光自古無人畫

憑仗新詩與寫成

過溪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四柱亭前野彴微忽悟過溪還一笑水禽驚落翠毛衣

披錦亭

煙紅露綠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老繡屏錦帳咽笙簧

禊亭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娥應不要畫船來往勝於人

菡萏亭

日日移床趁下風清香不盡思何窮若爲化作龜千歳巢向田田亂葉中

荼蘼洞

長憶故山寒食夜野荼蘼發暗香來分無素手簪羅髻且折霜蕤浸玉醅

篔簹谷

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濵千畆在胸中

寒蘆港

溶溶晴港漾春暉蘆笋生時柳絮飛還有江南風物否桃花流水鮆魚肥

野人廬

少年辛苦事犂鉏剛厭青山遶故居老覺華堂無意味

却須時到野人廬

此君庵

寄與庵前抱節君與君到處合相親寫真雖是文夫子我亦真堂作記人

金橙徑

金橙縱復野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煙雨裏小船燒薤擣香虀

南園

不種夭桃與緑楊使君應欲候農桑春畦雨過羅紈膩夏壠風來餅餌香

北園

漢水巴山樂有餘一麾從此首歸塗北園草木憑君問許我他年作主無

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

爲愛鵝溪白璽光掃殘雞距紫毫鋩世間亦有千尋竹

月落庭空影許長

林子中以詩寄與可及餘與可既沒追和其韻

斯人所甚厭投畀每不受欲其少須臾奪去惟恐後云誰尸此職無乃亦假守賦才有巨細無異斛與斗胡不安其分但聽物所誘時來各飛動意合無妍醜坐令雞棲車長載朱伯厚平生無一旅既死咤萬口自聞與可亡胸臆生堆阜懸知臨絕意要我一執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遺文付來哲後事待諸友伶俜嵇紹孤老

病孟光偶世人賤目見爭笑千金帚君詩與楚詞識者
當有取但如愛墨竹此難吾已久故人多厚祿能復哀
君否不見林與蘇饑寒自奔走

書與可墨竹并序

亡友文與可有四絶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
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
既没七年覩其遺迹而作是詩

筆與子皆逝詩今誰為新空遺運斤質却弔斷絃人

題與可墨竹 并序

故人文與可為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令作詩其側與可既没八年而軾始還朝見之乃賦一首

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時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賞會獨余最知音古難合奄忽不少待雖云死生隔相見如龔隗

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為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為問者言也以為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

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為
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
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
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
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
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為子夏也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
其拒為子張者也與可之為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
忘利修德而忘名與為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

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為子張者也

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與可畫墨竹贊

風梢雨籜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爲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序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閑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

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與可飛白賛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畫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褭褭乎其若流水之舞荇

蔕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與可枯木賛

怪木在庭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蒲氏畫者文叟賛者蘇子觀者如後

與可畫竹木石賛并引

友人文與可既沒十四年見其遺墨於呂元鈞

之家嗟歎之餘輒復賛之

竹寒而笑木瘠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檠乎其可接邈乎其不可囿我懷斯人烏乎其可復覯也

跋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縑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即逡巡避去人就求每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

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為已也獨不容有發者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然彼方以為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

跋與可紆竹

紆竹生於陵陽守居之北崖蓋歧行也其一未脫籜為蝎所傷其一困於嵌巖是以為此狀也吾亡友文與可為陵陽守見而異之以墨圖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玉

冊官祁永使刻之石以為好事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如此云

跋趙屼屏風文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静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静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歎也

跋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甫謂之鸜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鸜鵒之於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

十月一日

張長史草書必竢醉或以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寄於詩乎僕亦未免此事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於欲速古人云怱怱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怱怱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與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跋與可論草書後

與可云余學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鬬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

為各有所悟然後至於如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龍糾結後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一捧腹絶倒也

小簡八首

軾啓近承書誨喜聞尊候益康勝見乞浙郡不知得否相次入文字乞宣與明若得與兄聯棹南行一段異事

也中前桑榆之詞極為工妙尋曾有書道此却是此書不達耶老兄詩筆當今少儷惟劣弟或可以髣髴墨竹即未敢云爾呵呵佳墨此望老兄分惠反蒙來索大好禪機何處學得來大軸揮灑必已了專令人候請切告烏絲欄兩卷稍暇便寫去近見子由作墨竹賦意思蕭散不復在文字畛域中真可以配老筆也亦欲寫在絹卷上如何如何乍涼萬萬珎重

又

軾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復挈而東仕宦本不擇地然彭城於私計比河中為便安耳今日泝汴赴任與舍弟同行聞與可與子議姻極為喜幸從來交契如此又復結此無窮之歡美事美事但寒門不稱計與可必不見鄙也臨行冗甚奉書殊不謹悚到任別上問次

又

軾再拜姪女子獲執箕箒非獨渠厚幸而不肖獲交於

左右者緣此愈親篤矣欣慰之懷殆不可言不敢復具
啓狀必不見罪也聞舍弟談埒之賢公之子固應爾姪
女子粗知書曉義理計亦稱公家婦也更望訓誨其不
逮也

又

軾啓疊辱來教承起居佳適聞中間復微恙且喜尋已
平復軾比來亦多病漸老不耐小放意輒成疾不可不
加意謹護也水後彌年勞役今復聞決口未可塞紛紛

何時定乎寄和潞老詩甚精奇稍閑當亦作六言殆難
繼也未緣會晤萬萬以時珍重

又

軾啓稍不馳問不審入冬尊體何如想舊疾盡去眠食
益佳矣見秋榜知八郎已捷不勝欣㷀惟十一郎偶失
甚為悵然然一跌豈廢千里想不以介意寄示碑刻作
語古妙非世俗所能髣髴長句偈甚奇非獨文字廿降
便當北面參問也近有一僧名道潛字參寥杭人也時

來相見詩句清絶可與林甫相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令人蕭然有一詩與之錄呈為一笑也未由展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宜

黄樓賦如巳了望付去人如未幸留意

又

軾啓近遞中辱書承非久到闕即日想巳入覲矣無緣一見於邑可知苦寒尊候何似貴眷令子各安勝軾蒙庇粗遣秋來水災幾巳為魚必知之矣寄惠六言小集

古人之作今世未省見老兄別後道德文章日進追配作者而劣弟懶憧日退卒爲庸人他日何以見左右慙悚而已所要拙文實未有以應命又見兄之作但欲焚筆硯耳何敢自露凡淹外旣久雖與時闊疎而公議卓然當遂踐清近也歲行盡萬萬以時自重不宜

又

軾啓郡人還疊辱書教承尊候微違和尋已平愈然尚未甚美食又得蒲大書云尊貌頗清削伏料道氣久充

微疾不能近然未免憂愁惟謹擇醫藥痛加調練莫須
爇艾否軾近來亦自多病年老使然無足怪者蒙寄惠
偃竹真可爲古今之冠謹當綴黄素其後作十餘軸謹
援此例不可過望所示當作歌詩題之軾作此乃莫大
之幸日夜所願而不得者今後更不敢送淅物去矣老
兄恐嚇之術一何疎哉想當一大噱别後亦有拙詩百
餘首方令人編錄以求斤斧後信寄去老兄盛作尚恨
見少當更蒙借示使劣弟稍稍長進此其爲賜又非頒

惠墨竹之比也冗中奉啓不盡言

又

軾啓冗廹稍踈上問伏想尊履佳勝承書領吳興衆議謂公當在近侍故不甚快然不肖深為左右賀也吳興山水清遠公雅量宏度在王謝間此授殆天意耳軾欲乞宣城若幸得之當與公為隣國真是一段奇事然事之如人意者亦自難遂從古以然公自河南赴任舟行艱澁何不自五丈河由曹鄆濟過我於徐自泗入淮乎

但恐五丈河無水不然者公必出此也且更熟籌之餘惟萬萬以時自重筆凍奉啓殊不謹

石幼安言亦可呼水精宫使此語可記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

余為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為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

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

於劒拔千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走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

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

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丈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

貧饞太守渭濵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笋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没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祭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湖

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踈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敦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寛而明乎孰能為詩與楚詞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

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尚饗

黄州再祭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

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於岐實始識君廣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為膏以自濯薫藝學之多蔚如秋蕡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紛使我羞歎筆硯為焚再見京師黙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英昔藐我黍今熟其饋啜漓歌呼得淳而醇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術仰三州春戀桑枌仁施草木信及麛麖昂然來歸獨立

無羣傀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焄君没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瀆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於墳嗚呼哀哉尚饗

與可學士墨君堂　　蘇　轍

虛堂竹叢間那復厭竹遠風庭響交戛月牖散凌亂尚恐晝掩關嬋娟不長見中堂開素壁蕭颯起霜幹隨宜賦生意落筆皆葱蒨根莖雜土石枝葉互長短依依露

下綠冉冉風中展開門視叢薄與此終何辨

和與可洋州園亭三十韻

湖橋

湖南堂宇深湖北林亭遠不作過湖橋兩處那相見

横橋

湖裏種荷花湖邊種楊柳何處渡橋人問是人間否

書軒

綠竹覆清渠塵心日月疎使君遺癖在苦要讀文書

冰池

水深冰亦厚滉蕩鋪寒玉好在水中魚何愁池上鷺

竹塢

空陂放修竹蕭蕭復㝠㝠莫除塢外笋從使入園生

荻浦

離披寒露下蕭索微風觸摧折有餘青從横未須束

蓼嶼

風高蓮欲衰霜重蓼初發會使此池中秋芳未嘗歇

望雲樓

雲生如湧泉雲散如飜水百變一凭欄悠悠定誰使

天漢臺

臺高天漢近匹練掛林端秋深霜露重誰見落西山

待月臺

夜色何蒼蒼月明久未上不上倚城臺無奈東南嶂

二樂榭

動靜惟所遇仁智亦偶然誰見二物外猶有天地全

瀿泉亭

泉來草木滋泉去地塘滿委曲到庭除清泠備晨盥

吏隱亭

隱居亦非難欲少求易遂有意未成歸聊就茅簷試

霜筠亭

林高日氣薄竹色淨如水寂歷斷人聲時有鳴禽起

無言亭

處世欲無言事至或未可惟有此亭空燕坐聊從我

露香亭

重露覆千花繁香凝畦圃不忍日將晞散逐微風去

涵虛亭

虛亭面疎篁窈窕衆景聚更與坐中人行尋望來處

溪光亭

溪亭新雨餘秋色明滉漾鳥渡夕陽中魚行白石上

過溪亭

溪淺復通橋過者猶恨懶賴有沙土鷗常為獨遊伴

披錦亭

春晚百花齊綿綿巧如織細雨洗還明輕風卷無迹

褉亭

觴流無定處客醉醒還酌毋令仲御歌空使人驚愕

菡萏亭

開花濁水中抱性一何潔朱檻月明時清香為誰發

酴醾洞

猗猗翠蔓長藹藹繁香足綺席墮殘英芳罇漬餘馥

貧當谷

誰言使君貧已用谷量竹盈谷萬萬竿何曽一竿曲

寒蘆港

蘆深可藏人下有扁舟泊正似洞庭風日暮孤帆落

野人廬

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試與叩柴荆言辭應有味

此君菴

風梢遶林匝霜幹當窻静遥知素壁上醉墨森相映

金橙逕

葉如石楠堅實比霜柑大穿逕得新苞令公憶鱸鱠

南園

官是勸農官種桑亦其所安得陌上人隅葉攀條語

北園

使君美且仁遍地種桃李豈獨放春花行看食秋子

答與可十首

遠遊既為東魯遷居又愛南山齒髮自知將老心懷且

欲偷安
舜井溢流陌上歷山近在城頭羈旅三年忘去故園何
日歸休
野步西湖綠縟晴登北渚煙綿蒲蓮自可供腹魚蝦何
嘗要錢
飲酒方橋夜月釣魚畫舫秋風冉冉荷香不斷悠悠水
面無窮
雨過山光欲溜寒來水氣如蒸勝處何須吳越隨方亦

有遊明

揚雄執戟雖久陶令歸田未能䏶看雲山無祟神傷薄

領相仍

終歲常親鞭朴此生知負詩書欲尋舊學無處時有故

人起予

故人遠在江漢萬里時寄聲音聞道禪心寂寞未廢詩

人苦吟

佳句近參風雅微詞間發離騷竊欲比君庾信莫年詩

賦尤高
相思欲見無路滿秩西歸有時及君鈴閤少事飲我松
醪滿巵

送與可知湖州

連持梁洋印久作溪山主深知為郡樂但畏買茶者來
歸天禄閣坐守登聞鼓九重未明入百辟盈庭舞城南
獨歸臥心事誰當語舊聞吳興勝試問天公取家貧槖
裝盡歲莫輕帆舉苕溪淨多石弁嶺瘦無土湖藕雪氷

絲山茶潑牛乳香粳飯玉粒鮮鯽鱠紅縷宮開水精潔
人寄畫屏住俗吏自難堪詩翁正當與從來思清絶况
乃病新愈團團肘後丹咼咼胸中素高臥鎮夸俗清談
靜煩訴應笑杜紫微湖亭但狂顧

墨竹賦

與可以墨為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夫受命
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而萌芽夏而解
弛散柯布葉逮冬而遂性剛潔而疎直姿嬋娟以閑媚

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之淩厲均一氣於草木差壤同而性異信物生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令子研青松之煤運脫免之毫髀腕牆堵振洒繒綃須臾而成鬱乎蕭騷曲直橫斜穠纖庳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於崇朝子宣誠有道者耶與可听然而笑曰夫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槩乎予心朝與竹乎為游莫與竹乎為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

日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持淒兮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歴忽依風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筍含籜而將墜根得土而横逸絶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藂薄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犖埆荆棘生之蹇將抽而莫達紛既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已病而增奇淒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冱乎陂池悲衆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既寒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栢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為

此則竹之所以為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紙之在前勃然而興而修竹森然雖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兹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為之者異爾况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已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恩豈無他人君則兼之君妝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於陳往見姑嫜使者未反而君淪亡於何不淑以至於斯匪人所知神實為之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劌柔而不屈發為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無擬倫人得其

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
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
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留遣使往奠涕泗橫流絳旙
素車歸安故邱嗚呼哀哉尚饗

淨德集卷十二

宋 呂陶 撰

答和州守啟

伏審詔除適遠政體更新雖屈高才實歡輿頌恭惟某官處躬於義飾吏以文言其踐歷之深衆推久次考以猷為之素率有嘉聲尚煩叱馭之行聊重憑熊之寄夷塗未駕每懷驥櫪之嗟瑞翮將翔安復鷦籠之戀即聞褒召歸序高華陶謬綰使符忝依容庇捧玉音而載抃瞻德守以增勞欣詠之私深切於是

淨德集卷二十四

宋 呂陶 撰

朝請郎潼川府路提點刑獄杜公墓誌銘

吾友杜君諱敏求字趣翁其先出於唐杜氏歷世有顯人益西漢御史大夫曰周東漢諫議大夫曰穰晉有恕有預皆名臣也洎唐之盛為宰相者十一人子孫又以文章顯者有曰審言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肅宗時以右拾遺論事忤旨出為華州司功會關陜凶歉棄官流落劒南居成都西郊嚴武待之甚厚表為節度參謀

久之崔旰亂甫徃來二蜀至大歴初南下沅湘卒於耒陽甫初娶司農少卿楊怡女生二子及下江陵留二子守成都籍楊子琳之亂避患奔眉之東山大埡因家焉具後族屬蕃衍遂為郡大姓後有葬青神者遂為青神人公之曾大父光期隱晦不仕大父允昇以文行推髙於衆為鄉先生父萬靜默守道篤好經史由公貴朝贈朝散大夫妣宋氏贈昌國縣太君公幼稟穎秀不與羣兒類在襁褓時每見字書輒喜動於色或指而道之幼

教以班固史遂能記七歳嘗賦閔雨詩有農夫苦相問
爕理是何人之句年十八問學談瞻嘗應進士試眉素
多士試者二千人能合於式度中選者數止二十由是
人人競衒所藴以爭能決勝於一時有司深慎去取莫
不搜索隱奥標而為題明經中選或於題有所不知者
公凡兩試每臨為一詞則詳盡意謂責以辭藻選在甲
乙乃登嘉祐六年進士第授簡州司理參軍徙緜州西
昌判州事尋而丁大夫公憂除服知漢州什邡縣嘉州

犍為灤縣激入江有羅護灘據險奔激屢為患公導而通之至今民賴以濟賴田寨控羌凿率以武弁領之公至未期月主者數以凿人相侵擾為告意在開邊隙以要賞公揣知其情不荅而告至不已公曰某雖不肖來臨此邦羌人未必我欺他日苟有患吾自任其責已而終公之去竟無他警邑人孫熙祖險猾慢上縣官稍不假借輒造作飛語欲中傷之前後來者往往悦以美言幸無事公將抉剔其惡而誅鋤之終公之去吏不敢涉

縣境以昌國君憂去職既除喪屏處里舍恨然有不願仕之意部使薦之就監成都商稅成都市征歲多羨入至者往往苛歛以覬賞公獨不然務舉職以辦事朘削民以希進於是上下兩得民甚樂之元祐中以十科進擢天下士命近臣薦而後用時薦公者十數人既還闕未嘗一言聞於人乃請吏部擬潤州通判以歸或告之曰公德望之重十科所薦尤多儻詣丞相當得美仕何不審為計而遽歸乎公曰富貴窮達固有命吾讀書聞

道踰四十年未嘗求知於人苟有知者皆自相知耳何暇修辭令俛禮色汲汲自媒以取辱哉執政惜其所守如此不得已除公成都府教授公聞命喜甚促裝而西官滿執政見其姓名問同列曰是嘗除成都學官欣然而去而未嘗識之者若人安恬靜退豈須識其面目而後用之乎即日除太學博士自熙寧元豐以來士専一經或畧去文學及委公撰堂試策目乃條析班馬之學以詢之自是諸生稍稍習史傳未幾罷詞賦復以經術

取士公曰吾昔以詩賦舉進士故在此選今用非所長安能屑屑務向背以狗合於人乎即請於朝求罷去改差通判定州在韓公師樸幕府事無巨細多以諉公公率以仁恕忠厚輔之韓公嘗謂同僚曰吾與治中君性相若氣相投無異凡弟但姓不同耳有掾曹以母疾赴官淹緩衆皆難之公為出力必爭毅然不可奪徐詰之乃故右轄胡公壻也公告韓公曰萬里從官以母疾後期不失為孝子又況胡公壻乎某素受胡公之知深儻

不一言他日泉下何面目見之竟使就職韓公歎曰篤於風義至如此可為薄俗戒元符初除廣漢太守京居僅二年掩關讀書未嘗妄與人交一言士論偉之今上即位覃霈遷朝請郎除梓州路轉運判官就移提點刑獄識者謂朝廷將大用俄感疾乞致仕卒於官享年六十有三實建中靖國元年八月二十日也公初娶太原王氏崇德縣君再娶郭氏旌德縣君又娶郭氏長安縣君二子長曰端方博學孝友公篤愛之先公十五年卒

次曰續今纔六歲女三人長適進士孫燮次適新授成都郫縣主簿張澈季適進士郭琛而先亡孫男一人曰嗣老將以崇寧某年二月二十三日葬於玉臺鄉敦教里舉長安君及端方之喪而祔焉有文集三十卷藏於家公仕宦四十年未嘗殖產或勸之則曰君獨不聞蕭相公所謂令後世賢師吾儉乎使没於利者聞之當足以自警故今西南指士大夫廉潔者必推以為先既喪梓人哀其貧賙以賻贈孀婦諸孤號且訴曰先君子昔

以禮義自持終身未嘗一毫取於人今不幸至大故雖貧甚寧寒餓以死敢納人之遺以累其清白邪辭不受聞者深嘉之以為非公廉潔自處素信於其家安能至是嗚呼予從公最久知公最詳方少時學有原本文辭純明博贍謂其可以標範後來故愛之既壯而仕則聞其治有體要重民貴義謂其可以擴而充之以及遠大非特區區郡縣耳故畏之及見其信道守已愈老愈堅不以一毫屈於物而覬尺寸之苟獲然亦竟不為時用

故惜之又悲其平生患難死亡憔悴歲月相繼將卒而子尚幼已死而家尤貧諸孤尚不忍苟得以累其素履可謂賢矣天地之報施善人吉士果可知邪果不可知邪予又聞昔者孔子論死生之際則曰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至朋友之喪則亦弔於寢門之外斯皆要以恩義而歸諸禮也予於公既弔而又傷之哭於寢門之外而又銘之孰謂非禮歟銘曰

終始從公可得而知義操於我從容典彛德愛在物涵濡詠嘻弔且傷矣曷窮予悲大山之堊青江之湄著信以銘云乎庶幾

淨德集卷二十六　宋　呂陶　撰

隴西李君墓誌銘

皇祐甲午正月二十六日隴西李君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貧不克葬熙寧壬子十二月二十二日其子著作佐郎逢始以君及夫人畢氏之喪葬於大邑縣依仁鄉

臨江里循宜考吉務中禮也君諱平字仲和世居唐安郡有高行三皆衆人所難能淳化中蜀寇起大擾州邑雖父子或不相攜持以避母劉氏方娠君纔十歲侍而往俱匿野澤中既生子病且不粒君晝夜望天號泣若以危難訴之求完其生已而採蔬茹藥煑以飼疾乃愈會有盜過又得所棄米以具饘粥盜稍息扶以還舍父老驚異歎服謂其篤孝為神靈陰助雖漢江次翁唐支叔才殆不能過既長莊謹自律鄙絶戲好善治家不為

米鹽斗筲之計而田至數頃貲數萬諸弟欲析而享君一毫不忍私罄所有與之里人稱其友愛自是不復營産惟聚書延賢師友以教子或告之宜少蓄藏庸畀後裔君曰吾子苟力學他日能大吾門其得失豈潤屋比耶畢氏性懿淑能盡婦道於内外仁而好施常閲書善誨諸子往往執經問其大吉閧弦誦吟諷之聲則喜見容色子與朋友歸必親饋饌雖貧不敢廢禮享年五十有一至和庚寅六月二十七日卒故李氏家範最號雖

睦蓋夫人有助於君也君之先世多隱晦鄉閭曾祖充
祖勤父園皆不仕進至君以高行飭齊其家而逢遂以
顯得非慶善之報歟子四人其長乃著佐君也守承之
曰適曰還曰遘適從承之官秭歸死年三十四今祔葬
於親之墓還繼夭遘舉進士未第三女早亡子早從度
支閬公顒學公材高識明於人物少許可常器獎承之
子因與之交承之有文而敏於政君子也將葬其親來
求銘予其敢辭銘曰

孝其親友其弟訓其子三德備宜熾而昌驗於後世

周居士墓誌銘

居士諱厚字德祖姓周氏錢塘人少居鄉黨自好慈祥易感勇於赴人之急家有藏書清晨必焚香發其覆拜之有笑者輒曰聖賢之道盡在是敢不拜耶晚習導引衛生之經頗能察脉治病人有疾聞而藥之輒愈嘗遭異人得祕訣以奇草化水銀為銀而諱之焚其方戒子孫不得學四世祖仕錢氏卒錢氏納國大父仁禮尚幼

隨流散遷徙遂迷其墳墓父維翰受遺言求之及其將死又以囑居士曰吾嘗問墳而祖嘗於何所求之若祖疾甚語已艱難屢稱曰黄山終吾身求之而不得豈嘗須臾忘此也居士因野服往来里社閒陰訪其地距城五十餘里偶入微徑漸見牛羊廬舍問其地則曰黄山居士乃佯與父老狎為無町畦真若其儕者徐詢周氏前世有翁九十餘噫嘆久之曰周氏名某者昔為某官死葬於此兒孫某欲衷之輙見變怪墳今具在此其域

也居士矍然起曰我周氏後求此墳三世矣乃今得之及見其家古券又驗於封具故甕之誌曰雖即死無恨矣春秋五十有一熙寧丙辰四月辛亥以疾卒居士頃嘗感疾魘去初有使者呼召遽甚闇中行數里然後有白光圓如規尋光又行數里忽大明見二道士有童子執象齒授之曰弟子未應至此今賦詩為盟詩成使人導還曰後二紀當復會此既寤猶能記其詩皆非世間語迨今亡果二紀也娶張陳二氏女適里人陶溉男曰邦

直鎮邦彦鎮早死邦彦有軼才在太學久獻賦闕下天子嘉之命以太學正諸生莫不榮願馬將以元豐八年二月壬辰葬居士於錢塘縣黄山之原於是問余以銘余聞之也人無顯晦道在則為尊故雖生芻一束不能脱落君子詩曰其人如玉是也若居士者雖隱約之中而能自好雖微吾言譬如藏香匿光其將自聞自見雖然不銘無以慰其孤之思銘曰

嗟若人兮無爵齒兮天職為之曷其爾兮匪天不庸睠

言子兮耆定厥家相在此兮

淨德集卷二十八

宋 呂陶 撰

興龍節開啟道場疏文

華渚開祥爰紀慶辰之吉梵筵設供適當勝果之圓馨率土之歡心伸後天之善祝恭惟皇帝陛下恩覃萬彙德配二儀紹不拔之鴻圖集無疆之遐福全生愛戴輿頌沸騰度資慧力之明通仰助睿齡之延久伏願堯眉八采咸顏增重於壽山舜目重輪臨照並齊於佛劫

上清儲祥宮開啟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妙道難名孰測化鈞之運至仁獲報寔由帝鑒之明敢薦純誠仰希寶蔭伏以太皇太后陛下保祐元聖乂寧中區緣宵旰之積勤致炎涼之違裕未臻嘉應當虔祈輒循金簡之靈科恭侯玉壇之吉貺伏願九清開照五太儲休逢中鼎之丹遂收功於速愈比南山之壽自享樂於無疆

祝聖語

仙科致敬潛通霞壽之神寶籙迎祥仰冀康寧之福願

拖真造順佑清躬副生靈愛戴之心為宗社延長之計

淨德集卷三十一　　宋　呂陶　撰

蜥蜴

前年詔書褒蜥蜴為與生民致膏澤聖君虔禱享嘉應

其功似共乾坤敵載之令甲告天下郡縣奉承誰敢易

大臣作詩紀盛事更唱迭酬盈卷帙去冬不雪春不雨

雲在西郊尚凝密頓來熒惑犯太陽曜靈無光如血色

九重焦勞念凶旱細札數行殊怛惻庶官羣吏各奔走欲以精誠干化力佛宮老廟皆懇叩龍宇鵝壇競搜索又令中使持御香岳瀆遍祈猶未獲首種不入最大事而況三農方失職傳聞九路已蠲稅應是田疇少禾麥吁嗟蜥蜴厚顏否造化至幽非爾責青童柳枝宛如故何事威靈減當日蒼生若望爾爲霖安用廟堂賢輔弼

謝惠酒

山徑雪深樵未歸茅簷煙冷午未炊黃精無苗萊甲沒

鑴籃竹箬氷淋漓松煙細大養畫坐瓶笙妙音兒女嬉
床下凍鷄聲喔咿誰家酒香入疎籬

和思道招晦甫飲

酒如仙藥應有靈達士飲之不欲醒花如浮榮易彫落
貪榮何似貪樽酌青雲塗轍競奔走富貴幾人能入手
朝游赤墀暮丹禁高懷未必常高枕豈如良朋皆盡歡
而況又為文字飲

貽寬恤聞人太博

治平日久法制寬遠方民力尤衰殘昔之陸海號富庶
今也樂歲嗟饑寒不惟淺夫事苛簡抑有能吏爭彫刓
天涯僻陋九重阻自棄溝壑甘長嘆咄嗟蚩蚩乃邦本
基本堅厚邦如磐吾君仁聖重恤此擇才將命圖全安
詔云詢訪民疾苦可以革獘而更端士之蓄蘊貴及物
鎡基知慧乘時難惟君措置有大畧高談所吐皆琅玕
力踰積㑹火頋避深體上意思保完綱維修舉有條目
源流澄潔無波瀾遲聞王澤得下究淪浸骨髓其聲歡

淨德集卷三十二

宋 呂陶 撰

送滎洛道

并府最多士朋游皆喜君小官雖困俗秀氣自凌雲道遠東方軋風高酒未醺親闈極西望薄靄似秋汾

送王侍禁

塞上青雲暗天涯碧草微人情殊念遠客意自懷歸孫官甘循默亨塗會奮飛田游如入蜀肯構亦庭闈

挽毛太君詞

善慶平生積康寧忽考終人間為上壽閨內有清風禄在蘭蓋徹恩深彩誥空惟餘九原淚灑恨到無窮

和黄夷仲雅安雜詩

地產行將竭人言信不訛錐刀名已甚骨髓病尤多原注夷仲嘗言茗法之害自秦雍得皮至蜀道得肉過卬雅得骨遍諸山場得髓其受弊之詳如此漢詔十行札湯仁三面羅山翁也歡喜屢舞欲婆娑

贈張迪山人

解玉溪頭坐于今四十年塵埃晦朋迹日月改華顛反

覆談幽數丁寧索贈篇誰為朱有傳君合附前賢原注有成都人祥符天禧中隱於卜

奉詔決獄過左綿見民間禱雨甚勤次龍安夜聞霈灑黎明測之潤及五六寸詢諸父老未滿其意馬上口占

雨氣收未盡山巔雲又飛一犁猶有望十日莫相違野壠忙耕耨雩壇罷禱祈誰知好生德歲歲及圜扉原注朝廷每以稍旱為憂降詔臨決遣御史按畿內委使者行所部促治留繫仁德至矣和氣應焉

張允中挽詞

道業隱君子恩榮鄉大夫骨雖藏吉地名不没幽塗夢兆飛蝴蝶年華過白駒千車來弔者應有蕆生芻

和毅甫惠茶相别

茶新詩亦新垂貺及羇客有味皆清真無瑕可指摘隴西飄何依湘水流自北别後誦高吟料公猶相憶

長江道中

春晝長江道行人倦阻長山花雜紅白隴麥半青黄灘

外郵亭出松間縣舍藏風簿書聊寓目回轡已斜陽

宋太傅挽詞

福壽無餘恨哀榮莫擬倫素風傳幾世純行見終身簪紱方優禮星霜已古人舊松高百尺歸祔想寧神

趙府君挽詞

養德輝光煜傳家訓範成九泉無愧色一子有清名壽域高風在天恩福報明他年霈醲渥褒贈極哀榮

楊寺丞挽詞

禄養平時安否情重慘傷千車來弔客五鼎過前喪草
斷新培隴雲依舊隱堂終天猶飲恨誰為問蒼蒼

喻延平挽詞

雍睦傳家本詩書教子心平生潛德在他日漏泉深往
事銘幽石新阡長茂林孝思何以慰章句盡悲音

安岳集卷六

寄題宇文之邵公南止亭

公南九亭名以止亭不妄作名何為羣公賦詠得深趣清絶正與斯人宜鋪張止義到無説使我下筆先遅疑聖賢出處無定轍俯仰輕重争毫釐云行非行止非止由賜狂病淵騫癡公南少年負才術試仕吐出胷中奇一言齟齬便投袂自道豈欲求人知公卿文章强且起舉手謝絶無遠期傳家萬卷書史樂負郭五里松楸悲

岷峨嘉景照硯席事攬輙醉醒仍詩有時日晏卧不動
欝欝經濟埋如脾太師竹洞枕温落龍圖樂圃臨清伊
二公止迹不止道力與名教相扶持今君所處近伊洛
道在不必分高卑文章自可敵行事荀孟皆我知為誰
亭非俗亭止古止人物不到西南欺

元豐類稾卷四十九

政要策

契丹

契丹旣勝晉歷漢周為中國之患宋興太祖明經綸之體專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自山西闗南所屬任皆天下之材委任專而聽斷明豪傑之士得盡其智力以赴功故養士少而形勢强當此之時疆境泰然無北顧之憂閒有窺塞之謀敵騎六萬太祖命田欽祚以三

千人破之當世以為契丹既屈服于是叩關請吏脩書幣之使天子見羣臣謙讓不自以為德也其後向之宿將稍死而天子伐晉晉敵連兵既破敵而平晉遂用事于燕不克而還自此敵復為中國之患雍熙中曹彬以十萬之衆不能舉燕而退有祁溝之敗既而楊業敗于陳家谷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又敗士多亡失乘塞瘡痍之兵至不滿萬趙魏大震敵遂深入陷郡縣殺官吏執士民將吏依辟自固敵輒掠坰野收子女之俘掊金帛之

積而去自鄜而北千里蕭然天子下哀痛之詔而邊吏屢請益兵始科河内之民以戍邊不足則又科河南之民猶不足則取後兵為振武之軍以自助然猶不能以為足也咸平之間命傅潛為大將敵旣入塞塞上皆飛檄請救潛按兵不出將卒人人欲戰不許天子屢使人督戰又為益發兵使進而潛終不敢出敵乘其隙也連破州邑遂越魏犯澶百姓騷然天子為戎衣濟河而敵之謀臣射死兵遂解去楊延以為乘其㡬痛殺幽薊可

收天子抑其言而講和之策遂定焉自此邊境去矢石之憂天下無事百姓和樂至今餘四十年先帝之功德博矣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詞

挽詞　　韓維

崢嶸儀貌國輝光曽典天家寶録章列郡狙豪皆震懾間生英氣忽飄揚文章絶筆星辰晦德業遺芳史冊香不以期頤畀賢傑傷嗟何處問蒼蒼

元豐類稿後序

南豐先生曾氏之文與廬陵歐陽氏眉山蘇氏臨川王氏並稱名家而皆有集行於世先生之集蓋刻自元大德甲辰此為元豐類藁宜興有刻為樂安鄒君旦豐學重刻為南靖楊君參縉紳章縫遂有善本爭相摹印人人得而觀之鄒孟氏所謂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學者觀先生之文則知先生矣知先生則于感發也特易易耳歷歲茲遠板畫多磨雖嘗正于謝簿普再補

於莫君駿顧旋就湮至不可讀予謫盱之再稔公暇即
留意于斯而郡齋所存若李盱江先生集養生雜纂耕織
圖和唐詩昔所殘缺悉為增定既又取是集讐校焉易
其敝朽剔其汚漫更新且半庶幾全錄越三月始就緒
嗚呼先生之文何事於予顧誠有不容已者而亦學者
誦法所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願相與勉之若徒以其
文焉爾也淺之乎求先生者矣嘉靖甲辰仲春前參議
仁和後學陳克昌識

忠肅集卷十

宋 劉摯 撰

追薦英宗皇帝疏

把國天墜軒湖鼎成臣子摧心仰仙游于莫挽法王有教資覺慧以申虔恭像𫜚筵祇陳梵會廣香山之妙供宣海藏之祕詮伏願英宗皇帝締集勝因自適冲虛之御佑延寶命益滋歷數之休

英宗小祥齋疏

靈輿不返已嚴廟貌之觀歲歷奄更今迨朞祥之祭憑

法王而仲薦極海宇以經哀恭惟英宗皇帝德紹祖宗

仁函夷夏天開神筴方受朝於無疆仙去鼎湖忽攀龍

而莫及燧燧有變霜露感時罔極在天之恩適臨奉諱

之日臣任叨守土哀欲忘生祇設艡筵仰陳法會香花

唯潔鐘唄以時譯海藏之真詮盡人天之幽賛伏願乘

茲勝果超覺路以升真佑及寶圖錫洪休而過歷

追薦神宗皇帝疏

湖劍空遺莫挽鼎成之御杞人何恃竟纏天壤之悲萬

國崩摧三靈震越念仁恩之欲報憑寶覺以致虔延旅
淨徒肅瞻黼座嚴祇園之梵事譯海藏之祕詮以是因
緣庶伸薦慕伏願神宗皇帝以住世之功利安在天之
威靈賓御白雲超九清極樂之上佑延鴻緒永萬世無
疆之休

追薦宣仁聖烈皇太后疏

樂乘白雲莫返賓天之御悲摧黔首同深喪妣之情啟
梵席以歸依廣真乘之幽贊伏願宣仁聖烈太后超升

覺路諸天極樂於非非延佑寶圖備福更資於種種臣無任

慈德殿開啟莊惠皇太后三周年道場疏

丙殿上僊歘周於閏歷蘭塲集福是薦於神游追慈闈保助之勤均昊極劬勞之感 特緣道蔭前啟齋科備熏祓以方初達高明而有冀竢圓淨果別罄哀悰

路王宮開啟故魏國肅成賢穆夫人五七道場疏

寶宙垂明善應存於響答幽塗拔苦冥福濟乎神游眷若人卜乳之勤遘祖運收華之痛特緣齋旦恭啟道場庶邀沖貺之蕃緬篤舊恩之報哀悰所叩靈境焉依

忠肅集卷二十

宋　劉摯　撰

梅

春風不待隔年回寒暖無時花自開九月蘄州秋熱在著紗揮扇賞江梅

石棊局

壂平宜荷明堂柱方潔當函玉牒書且拂塵埃伴君坐
一枰相與寄清虛

擊壤集卷十六

答甯秀才求詩吟

林下閒言語何須要許多幾乎三百首足以備吟哦

南陽集卷十五

五臺山開啓謝雨道場齋文

近以亢陽表沴勤雨疾懐遠致精祈果蒙善應敢陳法會昭荅靈休尚冀慈憐終垂福庇

景靈宮天興殿爲開坐明奏告聖祖真宗皇帝

青祠祝文

伏以寳構之興仰延飈駕粹容之設祈寓威神屬繪事之載新庶仙儀之克備式申昭告兾諒虔誠

集禧觀修建太一殿開撅修築地基祭告太歲

已下諸神祝文

伏以肇營珍館以迓靈游涓日其良僝工兹始尚惟相佑毋或震驚

修塞北京第五埽決口并開二股河上流登告

河瀆已下諸星辰祝文

河流衍溢以災吾民心之閔傷發於監寐度地涓日或壅或釃神其相之俾克就事

昭厚陵寺上梁祭告太歲諸神祝文

伏以祇奉寢園肇興棟宇上嚴勝利仰薦真游屬寶勢之垂成繫神休之協相爰陳薄祭尚監精誠

節孝集卷三十二

附録

跋諸公與徐仲車詩簡　楊龜山

余昔過山陽嘗一見先生侍坐終日得所未聞多矣逮今二十餘年追念不能忘也紹興二年其子安道來尉吾邑一日踵吾門出諸公與先生往還詩書示余求言以刻諸石余謂先生之節義如大圭不琢而其美自見非雕繪所能增飾也然諸公皆一時名世

之士其言足以信今傳後而歆慕如此鏤之金石使
百世而下見之必有闗而興起者亦非小補也

文忠集卷八十五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 三月

卿等將命逵辭回轅届道方涉川塗之邈宜伸宴犒之私式示優延體兹眷厚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 二月二十九日

卿等夙將信聘言復使軺方就館於别都宜示恩於錫宴式彰優渥當體眷懷

範忠宣集卷十八

附録

范忠宣公行狀

公諱純仁字堯夫幼警悟五歲知讀書八歲從羣兒戲能以其所授書為之講說正席環侍剖析有理文正奇之十一遭楚國喪哀毀如成人文正仕漸顯一時知名士多所延揖如孫復石介胡旦李覯輩率命公從之游乃博通羣書為文無有長語切於語事文正曰是必能

世吾家以文正恩起太常寺太祝皇祐元年進士及第知常州武進縣辭不行改許州長葛復辭文正曰彼遠固有名此纔數舍爾何辭焉公曰本不欲去親側遠近非所恤也文正薨家貧無歸借官屋以居僅庇風雨長兄早得心疾不省事門内幾百口公實主之人不堪其憂而上下無一言之異服除始就仕賈昌朝守大名辟公掌安撫司機宜文字公曰方北道多事時彼將以我為助義不當免其如吾兄相與為命何人固彊之曰偕

行何妨耶公曰兄之疾一作則數人不能制未論官守不得專在側此去隔大河萬一中流疾作則我必與之俱溺矣再辭遂已宋庠薦公堪館職召試學士院公以兄疾辭再召又辭卒不赴以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民不知蠶公曰是可緩耶乃課民種桑後紡織比他郡為多既去思公不已至名其地為著作林簽書許州觀察判官事會昌朝守許事無巨細待公而後決知開封府賈黯辟公知襄邑縣凡隸官屋舍無一椽不更而民

不知勞縣有牧地衛士歲牧馬率縱之壞民田前此莫之禁或訴於公即捕而杖之主校抗聲曰令敢爾耶遽白其事詔劾公甚急公曰衛士非令所當杖然民吾子也又兵實資田以養安忍坐視其抑哉亟自列以上尋報免令遂兼領牧地蓋自公始天久不雨下將艱食公命賈販者輟他貨一意積粟而告之曰異時之出吾當為爾宰果如其計賴以全活者甚衆利及旁境大興學校號舍飲食畢自區處來學者益盛比自公湖外歸

邑人夾道焚香羅拜逆挽公舟唯恐其過之速也距公去四十餘年矣擢河南東路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未拜遷侍御史知制誥錢公輔繳詞頭謫滁州團練使公言此其職事也言雖有過情則無他陛下近詔求直言而侍臣未聞有所獻得非以公輔為戒耶又言自公輔貶謫以來朝廷除授寧免失當臣下不敢言虧損聖德無甚於此京師大水公請詔侍從官各上封事指陳時政闕失餘官依次轉對如故事又乞罷秋宴以承天

戒時更定江淮荆湖福建路鹽法公請並依兩浙法減價並下三司别定私販之令又言近日雜學士待制脩撰太冗宜立定員數又乞為棣王東陽郡王擇保傅又言歲上辛祀天南郊致齋日當聖壽節乞上壽不用樂以明克己奉天之意有詔兩制依典禮議濮安懿王稱號封册已定而政府議不同復有詔權罷公謂同列曰此大事也不可不辯蓋將有甚者焉乃上疏曰陛下昨受仁宗詔命親許為仁宗之子至於封爵悉用皇子故

事以至纂承大統天下以陛下為仁宗之子與前代入繼之主事體不同願以大公斷之特降詔旨恭依兩制所定相次果議尊濮王為皇夫人為后公又疏曰仁宗當盛年立陛下為子皇太后不避六宮之怨力贊先帝保育陛下是皆欲陛下繼統承祧一意大業不期陛下卒然建為此議上則違先帝之意中則傷太后之心下則失天下之望又奏歐陽脩首開邪說妄引經據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請寘於理累上章未報公遂

繳納告身居家待罪皇太后俄出手書申追尊殊號之
議尋降勑命奉行公言此事始因中書之謀陛下謙愼
未行聞太后曾下手書切責政府因此權罷始末不同
天下將何以取信此必權臣欲為非常之事假母后之
命以行其志或乃出於逼脅願察臣言凡繫濮王典禮
陛下自可擇而行之何必以母后為說既而促公供職
公言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永昭
陵土猶未乾豈遂忘而弗顧再有旨起公公言臣不能

早悟陛下罪益深重豈可復居言路臣之心有死無二

又中書劄子督迫公出公乃錄前後未降出凡九章回

申又申御史臺殊號之議遂止公猶未已乃出公通判

安州移知蘄州改京西提點刑獄未到移陝西未到權

陝西轉運副使未到權京西轉運使復移陝西召對神

宗問公曰卿在陝西久必精練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

何公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脩糧儲粗備上愕然曰卿

才如此朕所倚賴而職事皆言粗何也公曰粗者未精

之辭然如是足矣臣願陛下無留意邊事陛下若留意
邊事則邊臣覬望要功生事結釁外地殘害生靈耗竭
財用糜費賞爵不唯目前之害又將貽他時意外之憂
願陛下深留聖慮公又奏王安石變更法度物議沸騰
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
怨上曰何謂不見之怨公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
言而敢怒者此不見之怨也上曰卿才如此善論事宜
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以為鑒戒者以聞公遂作尚書

解以進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
陛下深究而行之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
知諫院公辭不允邊帥种諤擅興謫湖外俄除秦州
都監公言朝廷既許夏人納款及謂取綏州非本意今
便令諤處邊任不唯致外國疑阻亦無以戒勵沿邊生
事之臣又乞催促齎夏國封冊詔書使人進發所貴朝
廷恩數速達異國而疆場早得寧靜進集賢院同脩起
居注公五上章辭不允乃促公受勅公既不獲免益思

所以為報公嘗謂人主之勢既重而又堂陛阻絶非開
廣聰明則下情無由周察頃雖有言只緣一時之事事
過即已今須推而行之以防壅蔽乃上疏言兩府之下
則有侍從官實古九卿之職是宜朝夕論思同國休戚
今則只將主判司存便為已之職事寵亞四輔報同庶
僚人情既習因循朝廷不知考核或有時政得失唯能
退有後言處之不慚僅同胡越願降詔督責凡朝廷闕
失並須論列其所上章疏付政府詮定量加賞罰時上

新即位躬親庶政公言盡心所務督察細事者有司之職經國阜民選賢任官者宰相之職容載如天地廣大如江河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者王者之德願陛下潛晦頤養擇相而任廣聽納察邇言使愚智效力上下盡心自然端拱垂衣太平可致又言近日御前揀退年老將校皆是久歷艱辛累歲戍邊守之人既因對御選擇將來殿前馬步軍司便為永例此軍政也不可不察望於其間取稍堪部率者改隸已次軍分以示人主隱恤知

難之意知秦州孫永以守邊失策詔以李師中為代公言師臣尤須久任方能練習事若屢更則難責其效而又百事從而變易兵民無不煩擾兼永忠謹鎮靜師中任術躁動不若責永後效依舊在任又請用慶歷中故事增置諫官以廣言路又請重定縣令考課之法以防濫奏神宗切於求治臣下多自疎遠召對延訪得失公言小人之言聞之似可采行之必有累蓋其知小忘大貪近昧遠急於奮身不思害國願加深察又言走馬承

受妄有論奏動搖帥臣過索承奉其言不可輕信又請宣諭執政如有妄奏邊事及曾惹引生事之人不得與邊任又請委監司體量走馬承受不得於條約外妄陳邊事又言人長短其所入文字乞降出公行京東轉運使陳汝羲進羨財及以官緜折還和買紬價荆湖北路孔延之進納入官本户不充則令三四户共買一官公請重行貶謫以戒聚斂辱國之臣富弼再相輒辭疾家居謝客屢詔不起公言弼起布衣仁宗擢為宰相先帝

暨陛下倚為舊德四方士民以為賢臣弼當自任天下之重而盡陳其所欲為而乃恤己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向背失宜弼與先臣最厚臣待罪諫垣不敢通私謁以致忠告願陛下宣示此奏使弼循省以供厥職又奏唐則天以僭竊之政務求多士以收人心廣令臣下舉薦庶人亦得自舉選任雖冗然猶多得人材故姚崇宋璟相繼時出開元之治實有賴焉願詔內外之臣各舉所知以備選任御史中丞呂誨以言事降

黜公言誨正人也願留之左右以勸忠良又奏臣前此面奉德音令臣具陝西利害今列十事以進一於邠寧二州移置帥事二擇帥府通判令兼經畧判官專董糧草三罷監牧以其田為營田四委帥臣監司裁省冗占官兵五新城中武藝人於近裏州軍差使候有警急旋行勾抽六沿邊次邊鄉村酒場月課不滿二萬貫者並停閑城寨酒課不務增羨七通解鹽茶馬於轉運司八依秦漢軍功爵級置散官及牙校名品募人入粟以實

邊備九沿邊置榷場以茶並雜貨博易仍通入解鹽額
十陜解號絳四州歲差夫採斫黃河梢木並以官錢收
買神宗一日謂公曰取士之法不均行之雖久不能無
遺才命公條其利害公曰祖宗以進士一科為盛公卿
以降多此途出然所舉之業東南川陜之士最工至禮
部只合西北而考之故東南川陜多得而西北少設欲
明示區別不無寄貫巧偽之弊願詔郡邑嚴養士之法
每下詔責長吏與學官取本貫及曽入學滿二百日有

行者於解額中分三分之一送至禮部則別為特舉一科只試論經義明記路分考校優立所取之數至御前賜第亦如之若是則均矣又乞詔政府臺省館閣經筵監司並數路參取無拘有無出身著作佐郎章辟光請岐王出居外第公言親王居外自有故事豈容小臣輒生間言萬一岐王聞之不安其處則傷陛下友愛防微杜漸不可不察三司判官張靖論陝西轉運使薛向博買鹽馬不實事詔靖就劾而向已前知矣兌換藏匿唯

意所任靖至而欺罔之迹已不可得靖反坐謫向還發運使公上疏極論賞罰之失致天下疑陛下責君子太重獎小人太深靖許風聞言事即坐左遷向違法罔上驟加進用向在陝七八年靖一旦體量不能盡見虛實責君子太重則忠臣難立獎小人太深則姦邪易滋微臣恥枉尺直尋陛下不可啓寵納侮望追還二人之命以正賞罰又言陛下但愛向小有才可備驅使其詐佞不足深慮此臣所以竭力陳論死而後已兼臣在陝西

親見其姦不獨壞法民實被害上有大臣主張下有小人鼓譽衆雖深疾在陛下無由得聞今又被旨體量之人遽先坐譎而小人奬用益深復使均輸六路則必增其姦計巧於前日且復人人以靖為戒誰復有言是縱裴延齡之詐妄極皇甫鎛之誅求為朝廷斂怨害民使陛下財聚人散又言臣曾奉德音欲脩先王助補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之法而使小人為之必將剖割生靈斂怨基禍蓋是中書不合差除致累陛下聖德章十餘

上展轉詳盡其意欲人主之必聽也餘十九卷在第

范忠宣集卷十九

附録

是時王安石初秉政置三司條例司興青苗助役法分遣專使諸諸路搜抉遺利將盡變祖宗法度同已者進異已者逐富弼趙抃唐介日交論於上前或以疾辭或以事去或以至發疽而死司馬光吕誨范鎮章疏論辨每進對亦必極口指陳中外紛然公曰君子信而後諫

未信以為謗已姑取必於聽納而已逆耳之言可遽效耶不若馴至於深切則庶能售以故公自陝西召對因事以及安石者無一䟽不反復開曉至論薛向均輸則漸至於深切於是上䟽言臣自到諫垣方見陛下進用王安石與士大夫相慶以為儒者得用必賛陛下行堯舜三代之政脩巳安人之務且朝廷臺官天子耳目將使警察百辟以防僥倖今琦等一言柄臣便蒙降黜況在廷大半趨附陛下更以法令驅之使畏大臣則其勢

將無不至然而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以急求積弊不可以頓革所以景帝削七國之地而鼂錯戮東漢疾横議而黨錮興宋襄公急於求霸而致喪師唐文宗急於除姦而訓注禍作故帝王之圖治必顯仁藏用人材以長育而成功德以積累而大通其變使人不倦神其化使人不知無為而天下自安矣

又䟽六路均輸為害借周官賒斂理市之法謂可以奪兼并百物其實乃商賈賤買貴賣漁奪之術久之不免

抑配民間邀求羨息罔上毒下有傷盛德蓋上率下以
儉上化下以勤上下勤儉則自然公私有餘矣願速詔
罷之公以數言事未見聽因見上自陳曰臣言可用願
加采納臣言不可用願罷臣言職重行賤竊上曰官家
留御不可求去公曰臣為言事官言不信於陛下雖聖
恩隆厚臣愈難當遂居家待罪上祭公不可彊乃罷公
諫職移公管勾國子監公求去愈堅執政密遣人謂公
曰議除知制誥可出視事公曰斯言何為至哉得用過

於得美官如不用萬鍾非所願也又再乞早賜降責不從公言多激切神宗每優容而所上章疏未嘗降出左右近臣亦不得而知蓋防執政之或聞也而公每乞宣付中書樞密院施行至是公盡錄前後章疏申中書安石見之怒甚攜以告上曰范某狂妄如此不可不重貶上曰范某無罪安石爭不已上久之乃曰與一善地遂以公知河中府蓋方用安石故屈公令少避也未幾移成都府路轉運使安石憾不能釋而謂新法行之民間

多不便公蓋盡論仍戒州縣不得遽行以待報安石愈怒命其客李元瑜為提舉常平官且伺察公將遂害之鈎索抯摭無所不盡卒亦無所得公竟坐謝景初李杲卿遊宴事為失覺察降知和州移邢州未到進龍圖閣權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因入覲神宗見公喜曰卿父在慶有威名卿今繼之可謂世職也公謝曰臣不肖何足繼先臣又問曰卿兵法必精公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上曰卿久隨侍在陝西必熟邊事公對曰先臣

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體恐不同公察上意欲喜立功開邊境徐對曰臣不才陛下若使繕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開拓侵攘願別謀才帥因堅辭上曰卿才何所不能但不肯為朕悉心爾公對曰臣子之於君父殺身且不避豈有不盡心之理但陛下所問悉非臣所長不敢上欺公又辭上曰不可明日上謂韓絳曰范某論邊事一何疏耶絳退而問公公即以對上之語語絳絳歎曰非我所及也上之詢公絳適與聞故及之

慶大饑道殣相枕藉公到遽發常平米賑貸僚屬願請而後行以避不用赦原之令公曰報到則無及矣當獨任其責何復累君等耶民遂蘇復斂殣為聚塚已而懼無以繼忽蓬結實延袤原野類粟而甘食之可飽境內以足前此民謡曰飯來即飽方公命下民相告曰范果來矣至是民德其祥仍收所餘以實倉廩益市耕牛穀種分貸墾殖殆遍雨暘隨禱而應歲大熟或謗公賑發過多全活不實朝廷遣使按視皆曰公實活我其忍累

公乃相與兼晝夜輸還使到巳無所負其窮核至發冢
數骨卒無所中公知環州种古執屬羌爲盜奏流南方
過慶輒聲寃公以屬吏果非盜古乗間訟公爲挾情變
獄朝廷遣御史制勘獄急而情不可得古反誣告𤋮朝
廷終不捨公會鄜延呂惠卿密奏公擅回宥州牒坐是
落職知信陽軍方公召對合四州之民無慮數萬遮道
涕泣挽公馬不得前皆曰公擅回宥州牒而反坐獄我
生不如死至是有自投於河者又有小兒數十號哭以

詩送公西州至今傳誦移齊州或謂公齊俗凶悍輕爲
盜劫屠販治不峻急不能戢公曰我寬乃性也矯以猛
則不能久適取玩耳獄至不能容公問其然則皆不當
繫不敢出公曰不出奈何曰出則官所病也公曰終如
是安乎曰姑待其痰用以除民害公曰是豈天理耶盡
呼出立庭下而令曰爾等害民柰官莫不欲爾爲痰者
苟能自新我將生爾皆叩頭如令後犯法者至減常歲
之半而獄幾空以連喪子請宮祠詔以公管勾西京留

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保甲教閱甚嚴非老弱不能在家諸路專置官提舉督責按劾聳動天下公曰妨農無甚於此三上疏請輟其力以應歲事之急俟其隙計日補之遂乞計一歲應教之日並就閒月餘日令並歸業

請著為令又乞選武藝精熟人材可覩者以次選用其頽惰者刺充軍録事參軍宋儋年暴卒公疑其非命即

遣子弟家人與後事微得其遇毒乃下吏果如之其謀

瑣細悉如公所料復直龍圖閣帥慶哲宗即位宣仁聖

烈皇后權同聽政詔中外實封言事公上疏請凡在官
各陳本職事及所經歷利害無間遠近仍設科條須隨
事具因革亦可因之以識其人時邊事未寧絶西夏歲
賜之物方議還其所賜或以為夏國困弱不足慮公乃
録光武報臧宫馬武詔書上之又引孟子以大事小可
以保天下之語為據并渭邈川首領温溪心所言夏國
大旱無苗難集人馬為不足信務欲休兵息民已而夏
人入貢極恭順然每頓市物過平日之數謂恭順為悔

過市物多為於我無疑間公言恭順非本情多市物似不為頻來計恐於分畫地界之際阻兵脅盟願戒邊臣益加嚴備遷天章閣待制以兼侍講召道拜給事中辭不允公以謂人君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然後發號施令為宗廟社稷之福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辨哉公每進講必反復開陳期於人君可行而後已於是司馬光初相將盡改熈寜元豐以來法度公開而嘆曰先帝勵精求治十九年間寤

寐堯舜三代之君如旦暮相與紬繹但大臣用心太過
希合者不計可行與否趨風迎意私致先帝寤寐之求
旦暮之遇轉而之他今特去其太甚者可矣又須徐徐
經理乃為得計一時與光同者多指公為好名公聞而
歎曰是又一王安石矣又曰差役一事尤不可槩當擇
人付之使之施行以審利害方可去取然而不獨此也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法度無不便者既見光光即以所
上役書藁示公公曰方欲有請也力陳不售又作書告

光曰此法熟議緩行則不擾急行則疎畧而擾委非其人其擾滋甚公忍以擾重毒吾民耶大不類公所舉或已奏難回則可先行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而持之益堅公曰不從容尚有説遽爾以益堅之請是使人不得言爾不言人孰不能亦可以賛公苟取容悦者若果爾何如少年合介甫以速富安用彊顔於此以媚公求合哉公未可以我心至誠便為民受其賜也不勝憂懼光又欲進士得朝臣保任乃許應舉公曰不可此議已

行人不我同則虛勞思慮而失宰相體若遂從則衆人莫如公者正人退而謟諛得乘其間不獨乘間且將增飾以迎公意推此以往何所不至既而都堂召公計事退而上言曰三省樞密院召臣議邊事臣已隨問畧對矣欲降詔則臣對以解仇釋怨罷兵息民欲審察敵情措置事機則臣對以專委帥臣欲棄地則臣對以不可徒然便可與換易陷蕃兵民此安危所繫而執政所異同計陛下深居九重不易裁決願賜對上前使得詳盡

上尋遣中使賜御膳及實封劄子問公曰夏人自升遐
累遣使入朝外雖恭順中則未測向日所得城寨守之
棄之何者可久公對曰今聞夏人將到請擇押伴臣僚
使與推誠語論聖政好生惡殺捨巳從人之德以索其
語如其意在得地則以換易諭之如無說則以此事付
延州趙禼俟其押生口至界上乃還入城寨居人句集
得到生口人與地相交還然後罷兵息民以圖無前之
利臣所以乞責之臣下者慮其言不婉順有虧國體爾

又奏乞依嘉祐敕重定案問舉首之法又奏四方讞請
大辟案見依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詔書臣竊校之降
詔以後比舊斷死者無慮數倍罪疑惟輕寧失不經得
失甚明望委執政必決於上而降除誣奏之罪則可無
冤濫進吏部尚書公再辭未報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
院事有旨諸命更不由門下省逕付外行下時夏人在
廷上欲公遂任此責而公與司馬光聯親慮光引嫌有
言稍稽入院也公既辭又指此為嫌不允公知上意所

託乃力陳前議而同列或難之持久不下公偶移賜告
遂上疏具三策以獻以地易人一也留蘭州定西城二
也并塞門吳堡義合三砦與之三也又乞還地之外每
送到一漢人支絹十疋以誘其利心而人盡可得章惇
得罪去父年九十歲議與一便郡已行矣而言者遽止
之簾中宣諭三省今後不得如此似形責戒公言置往
咎而念其親與夫從諫不惑皆陛下甚盛之德然戒約
之言君臣之間不免形迹況二三大臣多是老於患難

進之猶恐不及若更退之不免顧避自防翻怨無所裨益而偷合苟容之人進矣又聞宣諭假令私家尊長有所怒卑幼豈容寛解臣愚以為不然人主之量如天地豈得更有喜怒好惡臣恐佞人讒間以惑聰明乃引唐魏徵對太宗語君臣一體若有形迹邦之興喪未可知也公自以不次被遇尤思所以為報事雖非所與必亦竭盡啟沃知鄧州鄧綰知揚州言者指綰舊事論斥甚急公於簾前極論以為非退又上疏言綰已經先朝謫

降令來因人易地豈可再有所貶三上章反復開陳期於必省又言臣曾蒙差知襄州因緡奏罷今日之言蓋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尚恐進呈之際有所移易不免再三冒瀆上遣中使密賜批語以謂當時希合者衆若人人而責則事無窮已似非安静之道欲作一詔書諭以更不行遣當各安職業令改過自新如何卿更具可否奏入公奏臣伏讀批旨不勝感嘆望只以此意付詞臣潤色以成訓誥之美學士院試館職人蘇

軾草策題言者論其引用不當公言軾乃臨文周慮不至本非有罪而聞言者不已臣深恐萬一施行則相與論辨紛紜不免上煩處畫望召言者諭以朝廷置諫官蓋欲補闕失辨邪正人臣小過本無邪心不須深論若其引咎求去則云朝廷不欲以小事輕去言者有司議太皇太后冊禮依明肅皇后故事御文德殿受公乞不用此例又言近日以久無雨上心焦勞羣下利病寬恤殆遍獨禁軍教閱主兵之官牽於賞罰不復究察頗聞

嗟怨有傷和氣望詔有司並依祖宗故事各量人力為
石斗察其偷惰而不繫賞罰則自然相濟公在樞密以
進退人材蓋大臣之事而地參丞弼乃不得與聞遂因
旱上疏言古者多因菑異求訪直言所以宣導人情以
防壅蔽陛下即位之初所得應詔章疏其中必有可采
願選官置局隨宜行下公奏尚書六曹諸路監司多執
文害事以致寃無所訴亦宜取索元案看詳求訪邊防
利害軍民疾苦務從寛恤韓維有旨與外任公言維論

議賞罰直前盡心未聞別有大過遽然罷去必有人譖
毀致誤陛下任賢不終失進退大臣之節乞追寢前命
是後朝廷議論稍以朋黨相目公疏其害並以歐陽脩
朋黨論連進以明善惡好惡願上深加照察無使滋蔓
以敗風俗諫官王覿以言事忤旨遂坐朋黨罷公曰覿
不免則朋黨興矣乃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上曰
朋黨甚多宜早施行亦恐於卿等不便公對曰朝廷本
無朋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臣已論之詳矣又指彥

博公著曰是皆累朝舊人陛下延之左右豈容雷同罔
上庇護黨人只如臣向以言事不合擯棄二十年陛下
拔擢置之此地惟一心事上豈復懷私自玷家世臣先
因面謝曾具奏聞先臣與韓琦富弼同為仁宗柄任各
舉所知引用忠良當時造為飛語指作朋黨三人者相
繼補外造之者公然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
下深以為戒次日又與彥博公著大防等上前斥論公
曰彥博公著以重德老成特留共政大防陛下親自識

拔以為有聞望可信之人今同論一諫官差除久不見納臣實憂懼覰由是得直龍圖閣知潤州元祐二年經冬雨雪不止明年春積陰不解下民失業公又上疏言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或慮朝廷之上君子少而小人多以致陽不勝陰願詔三省選用正人以迎協氣公在樞府踰年邊奏未寧夏人唯受封冊而不遣使入謝坤成節亦不貢奉稱賀全失恭順公言西人之勢可慮矣昔臣竊位無效以致如此願除臣陝西郡萬一用兵則就

近可以備任使再奏不報公既不得去而議事終不能同雖罷兵還侵地已決而慮邊臣不切為備議遣中使分詣陜西河東撫諭帥臣各盡心無致因此或失守禦詔書所云體量邊事公言元議無體量二字若加之恐失朝廷恩數宜削去熈河俘蕃酋鬼章以獻上御便殿受俘百官入賀命從官告裕陵即遣中使賜公黄金三百兩犀帶兩條使者宣諭以公指蹤有勞故爾賜賚公辭所賜不報尋議貿鬼章塞上以招其子公力陳不可

又條十利害事請正典刑使四夷聞之彼雖怙彊如此
卒為我擒而其罪必誅無赦也夏人空國寇鎮戎諸路
赴援到有先後故所俘有多寡議分犛賜銀合茶藥公
曰均用命爾今乃有全不及者非所以激勸也請不及
犛亦賜知熈州李舜卿因李憲故事擅支金帶銀器與
立功將佐及走馬承受朝廷議行戒約公言方委帥臣
理節制而苛細責之所失不少上察公之忠將以為相
久矣特以邊事未定故留公樞密以責其成至是乃拜

公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日降三麻在廷愕然延望至唱公名則舉笏相賀曰天下事無慮矣公辭至六七上遣中使促公視事不得已而就位公前在樞密欲誅鬼章以謝天下同列深不為然上亦未決阿里骨使到文彥博欲令見之庶幾其子結兀捉知其父在僥倖得其心公曰不可鬼章既就擒彼國已絶望阿里骨納欵因已歸罪鬼章矣若使之見必别生覬望而其子以必見為期或未見聞死則嫌隙再生矣又

欲以鬼章為校尉公曰未正藁街之戮已為非是況可官之耶前日曾以團練使命之又寵以金帶且不顧尚何校尉之能有方受俘告陵之際有志之士為先帝快意而熈河死事之孤皆欲就食其肉於刀鋸之下今乃一切倒置何所示信元豐中河決小吳口水遂北流神宗命因其性而導之要功之徒乘時射利輒謂北流害塘濼請塞小吳使之東注文彥博呂大防是其說公曰水性固未易知然水性就下則不待講而後信彥博大

防不悅公曰上初即位母后垂簾是豈宜興大役時耶
附會者益衆彥博大防持益堅乃議遣使按視遂以吏
部侍郎范百祿給事中趙君錫為使既回具言東流地
高水不可行議遂罷然起事者終不快也輒密啟從中
批出再申前議以河未復故道終為河北之患公言先
帝因議者以為夏國微弱若不早取必為北敵所併亦
是從中批出令邊臣相度而希旨生事者謂刻日取勝
遂興雲武之師後貽永樂之患今日之議正與之同又

言大河之役休戚半天下不先規度便欲興工將來乖
成水勢擁遏上下危急公私無備欲罷不能矣又言既
回之後不免擁住北下使之東向則舊河不能吞納必
致決溢附會者既不得逞乃欲先開減水河以探水勢
公曰此不攻自破也可回則回不可則止何用探為必
其工料已有所費萬一不回則以此為除破之名爾又
言水官驟乞計置梢草中書舍人彭汝礪請見其可回
計置未晚此安民惜費之所同也公因奏事上遽曰河

事且熟講公對曰臣前後所論無所易也欲望收回批旨一切付之朝廷上遂遣使收回所批責大臣與水官參議知漢陽軍吳處厚以蔡確知安州所為詩解釋而進以為譏訕簾下助之公曰不可長也句端語隙輒快私忿而欲置人於死地羅織黨錮之禍將起於此已而章疏交上所以詆確者無所不至遂流確新州公於簾前具言不可以曖昧不根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為將來之法又上疏言臣知蔡確衆議不容不可以不

容之故行希闊之事又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
所不容至於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不免傷恩又奏
以重刑除害正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況國
體久安尤重審慎明日見上公再三論列呂大防曰蔡
確之黨甚盛不可不治公曰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
此事正宜詳審公又上疏極論朋黨為國家之患且如
王安石喜同惡異至今風俗以觀望承迎為能事願陛
下寢確命下詔釋附會者之罪以安反側又於上前期

於必辨方論次同列不顧公而退王存議與公協因留存同議卒不能回或勸公引去獨明已之力盡公曰我方慕古人願為良臣不為忠臣安得楚楚以自見耶言者果復論公公遂與存俱待罪不報繼請補外竟亦同罷而窂執内屈不敢罪公乃如公請出公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公到潁水菑之後官私屋舍例皆漂蕩井邑蕭然公極力振補上下康乂遂環城築長堤植榆柳以防其害後數年水復至堤遂有功公因請將兵所駐遇

水火盜賊急難之際協心拯救仍許長吏不拘常制差使餘在第二十卷

范忠宣集卷二十

附録

公才罷相廟堂復興回河之議調發入潁昌公得報歎曰是可已耶上疏言堯舜之治不過知人安民知人則不輕信安民則不妄動小人希功好進行險生事以求爵賞然其利口足以欺罔勸更法令則曰君臣千載一

遇時不可失勸興邊事則曰將為北敵所并時不可失勸回河則亦曰河勢方東時不可失故臣前日深畏其言而力陳之今日之舉又必用時不可失之說動揺天下遂欲少快其意如一路生靈何如一路民力何上曰范某之言有理宜從其請議復少緩其調發猶未已也會公再相紹興初再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寛來相視亦言其不可公罷東流之役遂與搔費半天下而不閲歳果大河之北幾為一空天下益以公為

著龜也頴昌歲料河役每輸七千則免一丁之行或以為便已奏得請公曰此有錢而不出力者之便有力而無錢者何便之有且用民之力於古有限而今其遠不過五百里乃一概催之特在官者與上户為地爾復奏罷之移鄜延路經畧安撫使知延安府未行進大學士改河東路安撫經畧使知太原府河東地狹民貧至吝尺寸地使死不得葬公下令葬必如期又撥官錢殮無主者瘗之仍檄一路皆如此熙河分畫地界邊將以兩

不耕地為控扼而不與以故持久不決公請依元約因上言與司馬光陳棄寨之策與陛下議定大計以示輕地愛人之德今邊將蓄疑敗謀留兩堡之地將再起事端以招後患望詔邊臣速令界畫悉依已行詔旨三上章並乞録示邊臣夏人犯麟府神木寨無所得而去朝廷猶詰責將吏公一無所累上章待罪上曰無所得而去何罪之有公請不已曰非將吏失律乃臣之罪也人君賞罰必信不可為老臣屈乃不得已降公一官移河

南府又知潁昌未幾上遣中使齎詔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召公赴闕拜通議大夫再為右相公辭六七不允又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謝簾中驟曰卿此來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人言卿必先引用王覿彭汝勵公對曰臣方欲薦此二人望陛下早賜進用一日奏事次簾中曰卿父文正公在明肅皇后垂簾之初仁宗親政之後忠厚正直見於始終卿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公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陛下獎勸委任之意太

皇太后崩所賜遺留物公再上章辭不從則又乞以助
山陵之費亦不報侍御史楊畏議除諫議大夫公難之
呂大防曰畏曾論公必無所嫌公曰初不知也除自不
敢與聞容上前別有奏請三上章乞避位哲宗謂大防
曰范某有時望不宜去卿可為朕留之亦遣中使促公
歸府第又遣中使促公入見有間上獨問公曰先朝行
青苗法如何公對曰先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
法過當激以賞罰所以官吏急功故為民害上曰當時

不須立賞罰公對曰不唯賞罰不當立付之尤宜得人

遂又述此意上疏引諭精確卒言青苗非朝廷所能行

行之終不免擾人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而侍

從言事官多不由進擬公上疏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

目以觀知人舉直之化小有失當其繫不細疏奏上為

之動而中批之人類由密啟上乃以所得姓名質之於

公公曰天下治亂實本於此不可不慎又疏言舜舉皐

陶不仁者遠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聖政之初選用人材

正宜如此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中書省以二疑獄為不可貸已畫可門下省復奏貸之公曰門下非取旨之地就使未安亦當各正其職容無辨耶遂上疏言二囚一殺舅一殺妻之父皆已殺也情雖可疑如死者何若論親黨則全無渭陽之念頓戾寡妻之刑公然背義忘恩弗思投鼠忌器尤緊朝廷風教不可不慎也請如已畫又言王存可大用彭汝礪可任言責上曰王存如何人公曰忠厚正直臣所信也今年已七十願

早用之紹興元年言事者交章力排垂簾時事人情大
恐公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欲躋天質於堯舜之上其
功烈其誠心幽明所共鑒也今人主初親政而議者輒
自為計不恤國是一何薄哉遂以明道二年五月癸酉
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已而狂人趙
天啟作擬試策傳播中外御史章疏稍取以為用其語
何止誣罔也公曰太皇太后勤勞公正陛下尊奉備至
一旦策題出小人僥倖臨事致誤陛下又曰狂妄詆訐

者已多矣容之則累聖孝懲之則恐塞言路不若以詔書禁約一遵仁宗故事天啟在元祐中已上書詆熈寧政事為非道矣後見其書編管鄧州上不納公言亦不許公去客省副使高士敦以太皇太后恩特旨改官蘇轍謫知汝州御史來之邵言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又論轍所謫太近公言之邵為成都府路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執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公知不容於時再上章乞去語

甚懇切遂以公為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陛辭日賜坐啜茶慰勞甚渥上曰卿耆德碩望朝廷所賴然堅不肯為朕留卿雖在外两為宰輔凡有所以裨益於時政者但入文字來無事形迹公曰敬受命既到官值與廣武埽役下潁昌汝州科稍草一百萬公曰兩處之民不習河役方荐饑之後加之道路阻遠乘此急難又須數倍之價何以堪異時遂以為例則永為深患力請至七八方免然破産失業已十三四有至非

命而死者矣報到閭巷田野讙呼鼓舞如脫機穽方為
公立生祠會公南遷畏事者止之司馬光呂公著奪恩
數毀墓碑凡元祐時大臣侍從官例皆貶竄章惇以公
嘗斷國論遂以為黨而將因其例上曰范某非黨也但
不肯為朕留爾惇曰不肯留即黨也上勉從其請降公
一官移知河南府公以疾辭改陳相次大防等竄嶺表
先是公未罷相上嘗問公曰貶謫之人幾似永廢公察
上意甚善特有所牽制而未果因致賀曰陛下語此堯

舜不如也今重罪編配之人尚理期叙復豈兹等人不與此比願陛下只用檢舉候進呈令依條則或有言者亦易裁處唯在陛下力主之爾是歲郊祀上懷公語將因赦稍理大防等寛而惇近測上意前期奏大防等難從恩宥遂以為永例公聞而憂憤乃齋戒累日奏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而又憂慮不測何以自存迹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已為怨讐以疑似為訕謗違老氏好還之戒忽孟

軻反爾之言誤國害公覆車可鑒然牛李之禍數十年
淪胥不解豈可尚遵前軌靡邮效尤兼臣與大防等共
事臣有所言多相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
仰報聖德不為其他兼今夏内地大熱炎方想不易處
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尚曽有言深
蒙陛下開納又陛下常憫還謫之人幾為永廢臣測知
聖心亦曽乞用檢舉之說陛下以一蔡確常軫至念今
趙彦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

將大防等引赦原放奏上亦感悟惇持意益堅反詆公為同罪未録遂落職知隨州方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為解萬一得遠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如此無一人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不小設有不從含糊觀望之際體國愛君亦曾有人力陳其非者果得罪死復何憾耶促家人束裝以待謫命在隨幾一年州事豪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

陳終移上意遂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少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閒有唁者則曰我兩為真相報國無狀今日之貶無所憾也或謂公近名公聞而嘆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在永三年人不堪其憂公處之有餘裕非醫藥方書未嘗經理非脩身行已不以語人預作棺衾以俟暝目上即位皇太后

權同聽政南遷流人倒徙內地以公為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二聖將復用公而意若未得伸乃遣中使至永州就賜銀合茶藥閒勞委曲曰二聖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已虛位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為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公頓首謝又云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何說公謝曰唯鼓舞聖德又云天下有何不便但奏取來公對曰不敢不奉詔又云鄧州莫且去否公對曰已出望外如歸鄉里

又云離闕日二聖再三命某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公感泣不已俄進公右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許歸潁昌遂復觀文殿大學士充中太乙宮使召赴闕供職而公病矣詔書有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體謀嘉謀日聞忠告之語公捧詔感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將至畿內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促公入覲仍宣諭渴見之意公曰老臣昏忘不可勉彊中使曰朝廷

自有優禮公曰老臣命薄虛蒙聖眷繼又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仍遣國醫診視醫藥所須並出內府一錢不得取於公又敕須公病愈乃得歸公乞免供職許歸潁昌養疾上不得已而許後見輔臣問公安否乃曰范某得一識其面足矣久之上知公決不能起始命上宰公既安里第有閒疾少瘳念醫者在門不許受私謝乃以天寧節所得冠帔請改其服色上批其奏曰冠帔可留與骨肉醫者之服色已依所請卿有忠

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眷求耆德求治之意公上表
謝遂復告老尋降詔不允比詔到而公薨矣實建中靖
國元年正月二日也享年七十五歲正旦坐受家人賀
如平時明日若熟寐然家人視之則公逝矣前期戒諸
子殮如古人周身之外不得侈一物葬務至約口占遺
奏以授諸子歷叙家世遭遇晚被厚恩不得一見上為
不足言不及私唯指陳切務數端而已讀者益知公為
不可及也又令遍別廟堂及侍從諸公内外知舊書其

大致則欲尊王庇民竭誠盡瘁以輔成聖世也上覽表
震悼時東朝晚出中外縞素輔臣進見語及公上為之
出涕尤嘆恨不得用公也得遺書痛悼嗟惜益期不負
公之囑潁昌之人無不揮灑而遠近來哭者無虛日上
遣中使密賜銀三千兩且宣諭曰非常典也撫慰諸孤
索其所須無纖悉問欲勅葬否諸孤以治命力辭尋勅
潁昌河南府給其葬事賜其墓碑曰世濟忠直添差壻
蔡轂通判潁昌府專督喪轝及存恤喪家諸孤卜以四

月十日葬公於河南府河南縣萬安山下文正墓之西北初楚國之娠也夢步月中庭有兒自月中下以衣裾承得之明日生公既就學晝夜不少休夜坐帳中燈煙所薰帳頂如墨色後公貴魏國出以教子其在襄城有貴公子挾進士第筮仕方初歆豔一時公頹然其後政事之餘從諸公勸講賦詠為樂嘗賦秋風吹汝水讀者已知為公輔器也文正墓碑石未得而葬之日且逼公衰服行哭密有所禱遽得之道左逮公將終潁昌城内

外林木俱冰集賢殿脩撰唐義問與公久遊且相好也亦起自謫籍而歸遇公於鄂相語甚歎公折簡抵義問曰某非久就木後事願公證明公捐舍館義問適守潁昌凡經理陳請切於己事雖氣類相求亦公精誠前有所托也方文正即世遺二稚子一男一女甫七八歲公教養至於成人男為名臣官至龍圖閣直學士女嫁令族封和義郡君又公伯姊嫠居公為給事中請以所得恩典改授冠帔簾下諭政府曰范氏文正公女宜特賜

何必改也公草謝表曲盡感遇之意後亦以公恩封高平郡太君公有文集二十卷臺諫論事五卷邊防奏議二十卷公内剛外柔端亮不撓其正身齊家以至許國愛民皆得之天資而本於平易不宿怨不吝過不茍近利不邀虛名未嘗忽細故而不親常欲以天下如一堂之上人心如已之心利害休戚皆欲與之同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忠恕二字耳食不重肉亦無所擇衣纔蔽形體不事華靡暑月必襲衣見子孫必冠所得錫賚入

手盡散任子恩必先踈遠故其仲子垂五十而官未寄祿幼子與五孫猶未仕也位宰相如布衣時無好惡不以聲色加人在政府賜予纔在門徑以廣義莊歸自南遷家人衣食將不給所賚金帛均給親族曰上不忘老臣之賜也幸同此恩論事周旋油油翼翼唯理之得唯陳請之通而後已知無不言無不盡上自人主信其忠士大夫服其義武夫悍卒匹夫匹婦懷其德外至遐遠皆知其名其為留臺也一時耆德多在洛公與司馬

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杯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誇以為勝事而天下唯憂公不起也方其在永也天下固未嘗一日忘公其召而來天下跂首以望其用其病而歸也天下猶幸其復興至其薨也莫不咨嗟太息或至泪下故其歷事五朝用捨出入踰五十年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安危方之晉叔向唐裴度雖近是而彼則不能無少愧矣夫人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魏國夫人卒於永州令舉以祔五男長正民

單州團練判官次正平次正思宣德郎次正路次正國五女嫁將作監崔保孫朝請郎荆湖北路轉運使莊公岳奉議郎司馬宏承議郎蔡轂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馬氏二女皆先公卒孫七人直彦宣義郎直方郊社齋郎直雍直英直清直舉直孺女一人嫁長安李琥曽孫一人公雖篤於恩仁然非其義纎介不以假人教子弟則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以謂有為亦若是豈不在人耶故

皆表表自起士大夫指以為勸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其如病者何故雖以人材為已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内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元祐中嘗實封手詔委公薦士公具十餘輩上之後皆進用亦有至廊廟者上以為公知人性不欲生事不欲撓人其歸葬兄也廊廟先以屬河南府守將以為助公既葬而後見太守守問公曰卜葬定何日公曰已葬矣姑

一見公而去守蘄曰何不一相及也廟堂諸公皆有書以見託今將何以報之比其薨也前飭子弟無以後事累公上皆取給於私力而亦不可以煩人也公之再相也簾下非特知公之賢亦將有所託故其引文正以賞公其意可知也公亦感激遭遇期以身盡而哲宗亦察公之忠咨訪眷待不與他等然退而寒之者至矣公雖披見肺肝上亦無從可知也嗚呼之儀既銓次公章疏每至抑揚論列之際未嘗不掩卷而嘆亦或至於墮睫

也蓋無一語不出於誠意無一事不切於物情或所指
者小而所戒者大所陳至近而所及至遠其言而未行
也亹亹如理棼絲必至於緝而後已也丁寧反復愈拙
愈勵甚者如救焚溺其已行者畧而不行者詳竊以問
公子其子曰此先公微意也已行者君臣一心而信矣
所以畧不行者將以示吾君優容聽納臣下屢瀆而不
厭所以詳既互見君臣一時相與之盛而又可以為來
者之勸也使公之言行於熈寧元豐間必無元祐之更

張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元符之已甚至是上虛心
必有待於公而公病矣所謂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與有
陰德者必饗其樂天下孰不有禱也而公弗顧以往其
果有命耶抑物理自有其數也觀公終始一致白首不
渝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者於斯可以無憾矣一時之語固不得而
加損姑撮其切於事者載之蓋非其語不見其實故不
得而簡盡其文不出其事故不必備使讀之者聳然必

作而欲有所為則如公臨之而致不朽之托公既有所命矣或曰孔子作春秋而定哀之間多微辭是不能無所避就也然則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執筆者固當論世而言亦當知盡萬物不能易巳之重庶幾不負公之記而異時可以下見於公而無憾也謹狀

嘉祐集卷一

幾策二首

審敵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盍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

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及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遒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敵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數十萬計曩者幸吾有西夏之變出不遜之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勢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

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剥劉項戰奪之後中國瘡痍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強固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瑭茍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

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

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風俗勁悍肆其強狡思啟封疆者固其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鋭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

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邪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絶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昔者冐頓欲攻漢漢使至

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詞卑者進也詞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廬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邪曩者陜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

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羌蠻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

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旣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強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倘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喣喣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

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茍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匈奴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

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驏驏乎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

瑜吕蒙知其勝伐吴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内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原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

其力今也遽絶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爾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

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鬭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蔽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虛

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鄰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嘉祐集卷四

衡論上

廣士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戎蠻古之人非以盜賊戎蠻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戎蠻遠鄙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怍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能繩

趨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
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
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古者天下之國大
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而管夷吾相齊賢也
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
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未聞有以用盜賊戎蠻而
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非戎蠻而猶不獲用吾不知
其何故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

之公卿之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方持尺紙之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灑埽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藩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怨之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

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吏之賢優而養之則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平津侯樂安侯輩皆號為儒宗而卒不能為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絕儁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胥吏中者耳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儁明博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獄訟老奸大豪畏憚

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姦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賈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為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為市其人常曰

長吏待我以犬彘吾何望而不為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為犬彘之行不肯為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為之乎然欲使之謹飾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貰忍者而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間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自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

絶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廣陵集拾遺

宋　王令　撰

酒船

刳木以爲舟蓋取諸渙象有能爲其模黄金授良匠虚中無檣楫所載惟佳釀繡段團華堂妖姬發清唱坐乘歡來時落日翻紅浪借問醉鄉遊何如江海上

別表弟司秀才

吾學老無長吾日亦自愛念當相舍去反覆互嗟嘅謀

道苟能同千里如坐會又何重子行吾意自有在

别黄端微 聲倆子

滄江無纖鱗太岳無低岑鳳凰遺其卵意欲留清音昂昂卧虎兒已有貪牛心吳山山雖高湍路紅棘林不如早西來草堂松竹深 端微始欲泊吳俊與予約予家園草堂為會

長江萬里明如鏡

長江萬里明如鏡江面無風江水静白日當空照江底蛟穴龍居難隱映亂山影落碧波寒漁翁醉卧愁不醒

遲暮東西見海門海門日斷烟雲瞑幾度狂濤日月低

舟師鼓枻歌相慶長江雖長繒網多纖鱗何處逃生命

題步君叙園亭

我愛練湖春柳好四十里圍青玉城平流中澄綠鏡匣

遠山傍卧翠虎横黄林主人樂此地瞰壓湖面開以亭

常將醉目望野色數曲老畫誰家屏山禽水鳥盡相識

飛入欄壁馴不驚有時落照到波上一眼萬叠金鱗明

伊余與世既齟齬奈此有地來歸耕回頭把眼看市道

愁向塵埃着脚行

樓上曲

逆口不唱當時歌當時笑聲與曲和思目不視當時字當時字寫當時意當時意斷字空存總有前歌不忍聞

樓凭西北欄干睠病眼看天淚障昏望望行雲迷笑電

曉夢依稀有時見雙眉聚綠眼揉紅猶似臨歸别時面

秋夜遲遲夜燈短翠被孤眠不成暖舊時咲月不長圓

如今愁看月空滿武陵幾欲尋歸路桃花迷人不知步

霜餘芳草不成青暮鳴飛入斜陽去

憶江陰呈介甫

江上城隍古鏡中城邊山色翠屏風魚蝦接海隨時足稻米連湖逐歲豐泰伯人民堪教育春申溝港可疏通朱輪天使從君欲異日能忘笑語同

平山堂

豁豁虛堂巧篆城平池相與遠山平横崖積翠簷邊出度隴浮蒼瓦上生春入壺觴分蜀井府酒取此井作風同談笑

落蕪城謝公已去人懷想向此還留召伯名

吳學士席上作

塵沙欺客日㝠㝠喜對賢豪耳目清爛熳共誇文字飲歡娛誰憶管絃聲風牽翠幕燈相照月掛珠簾酒屢傾後夜想當煩剩處梦魂還繞北池行

羇旅呈介甫

羇旅廹歲晚班毛混潲簪遊無輮下馬坐乏囊中金塵漲風聲濁天昏雪氣深幸聞清論數竟日解悲吟

送介甫行幾縣

廐牧三年厭舌頰况今持斧似行春詪民墮窳慷寬政吏士因循倚近親被水田疇思貸種經冬鰥寡待周貧想令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

次韵介甫懷舒州山水見示之作

皖上相逢昔少留登樓隱几聽鳴鳩山峯游處令何在溪水流來此有求就食四方甘不繫為生一世信長浮共知局促京沙裡回首當時始覺羞

因憶瀟樓讀書之樂呈介甫

憶昨瀟樓幸久留乾坤談罷論睢鳩時講詩易宅時已恨相從少此日能忘共學不此去溪山隨梦斷比來身世若雲浮行藏願與君同道祇恐蹉跎我獨羞

次韵介甫集禧池上詠鵞

池上溶溶浮暖日野鵞無數自相呼謀生迹與風波密擇地心將網弋踈毛羽鮮明疑振鷺聲鳴和好似關睢應憐豢食輕身者只直犧之數紙書

與君佐簡

令啟令以親者至輒具不腆之禮茍得不遺一辱臨之良幸令頓首君佐足下

荅王和甫書

令啟久相違此忽奉來教大慰所懷自鄙取階以抵取京師愈加迂緩車馬冒寒能無苦乎令既至家後復謀遷常遠出連病稽學頓喪往還雖多祇以廢日心之所懷誰與講(一本作言)者朋友之遠其思如何哉不知行李以

869

何時至京與平甫誰為先後既相聚應復甚歡一本作相聚應歡苟辱不遺幸時以書見及一本作顧時慰問冬寒砭骨凡在起處宜謹為護惜遠客尤望加愛不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　集部　宋元卷　第一册
作者＝杨讷
页数＝８７０
ＳＳ号＝１２３１５５２９
出版日期＝２００６．０６